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八一・史部・正史類

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卷一百十八至卷一百五十五

〔清〕李

清撰

.....

2289/01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八

明李清撰

北史三十二

高 祐 祐從子乾 昂 季式

高 祐 祐從子乾 昂 季式

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仕燕慕容垂為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為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歲奉祖泰喪還本即泰燕故吏部尚書也允推財與二弟為沙門名法淨未久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神嘉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諸州囚多不決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

以貪穢得罪惟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

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

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

範太武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

還樂平王丕西討上却復以本官參丕軍事以謀平涼

州勲賜爵汝陽子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

國紀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有薄蝕五星行

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譏今猶今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於理耳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惟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

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伯恭之術陽源之射也眾乃歎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為秦王翰傳後勅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為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四海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何憂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即吏又守令宰人宜使

更事者浩固爭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遠東公翟黑子有寵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等咸言宜諱黑子以鑒等為親已怒而絕允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郊樹性巧佞為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求勅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作

或識允不言於崔浩而私謂宗欽然允長者也安肯乘浩之死以自詡先覺言亦未可知恐未可以足允

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

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言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否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言否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為乞命耳實不問臣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五

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

資治通鑑曰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忠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語更明亮

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之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怒甚赦允為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乃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

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生若更有餘譽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數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史籍帝王實錄今以觀往後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史之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六

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寔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酷市廛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不獲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

魏書載允言曰昔號之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致顛亂前鑒如此深可畏懼

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景穆薨允久不進見後召見升階歔歔不能止帝流淚命允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聞之召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七

宮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悲耳先是敕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

魏書載允表曰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先其善惡驗以災異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飭漢成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傳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今謹依洪範云云

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畧其文辭凡為八篇帝覽而善之曰允明災異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所營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温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廣修壯麗宜漸致之不可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八

卒計斫材軍士及諸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眾所損費已多矣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絕雖條旨久班尚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悔改為下者習以成俗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

皆樂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以媒娉繼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昔堯葬於林農不易畝舜葬於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地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九

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為灰燼苟靡費有益亡者古人奚獨不然上為之不輟而禁下民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妻敗風化贖人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益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不奏物非正色不列今之大會內外

相混酒醉喧譁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汗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清純此五異也若陛下不矯然矜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禮教矣允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逆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時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為不作書諫之衆中而於家內隱處豈非恐親過彰於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十

乎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是彰君之短明己之美也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過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皆以弓刀侍朕微勞位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國家不過著作即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

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
人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為
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
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
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
採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
氏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免瑾之親故莫恤者允憇焦年
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十一

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
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
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
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
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而前史
載卓公寘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信余與高子游處
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愠喜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
柔弱啁啁不能出口余嘗呼為文子崔司徒謂余云高

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
崔公之謹起於纖微及至詔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
欽以下伏地流汗皆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
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仁及察友保茲元
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任勢威振四海嘗
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
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所謂風
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十二

心內崔亦漏之形外鍾斯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
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允常不名呼
為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
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
決大政又詔允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卿儒
宗元老宜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

魏書載允表曰臣聞經綸大業必先教養辟雍光於
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

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凌夷百五十
載仰惟先朝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申祖宗遺志
興周禮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宜如聖旨崇建學
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明時郁郁之音流聞
四海

允表請制大郎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
郎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郎立博士一
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郎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十三

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履行中清堪為人師
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
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
修謹堪束修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
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表乞骸骨不許乃著告
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遊懷人作徵士頌蓋
止於應命其有命不至則闕焉其著頌者中書侍郎固
安侯范陽盧玄子真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河內太

守高邑侯廣寧常陟公山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
高毗子翼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李欽道賜河西
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鈺
士衡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閻友規京兆太守
趙郡李詵令孫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中書
郎中郎邱子趙郡李遐仲熙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
偉仲業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征東大將軍
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十四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
宋宣道茂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鑒中書郎武恒子河間
邢頴宗敬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高濟叔仁太平太守
原平子鴈門李熙士元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
宋愔州主簿長樂潘天符郎功曹長樂杜熙征東大將
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祕書郎
鴈門王道雅祕書郎鴈門閔弼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

山即苗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陳郡太守高邑子
趙郡呂季才合三十四人

魏書載允序曰夫百王御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
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為盛魏自神麴
字內平定偃兵息甲修立文學夢想賢哲思過其人
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
冠冕之胄著聞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
等其就命三十六人自餘州郡所遺不可稱記爾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十五

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昔與俱蒙斯舉或從容廊
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為千載一時
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織殆盡在者數子
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為悲戚張仲業東臨營州遲
其還返一敏於懷齊衿垂沒之年寫情柔榆之末其
人不幸復至隕沒在朝皆後進之士居里非疇昔之
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體永
嘆不已事切於心豈可默乎

其詞曰紫氣干霄羣雄亂夏王龔祖征戎車屢駕掃盪
遊氣克捕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
壹偃武櫜兵唯文是恤帝乃虛求搜賢採逸巖隱投竿
異人並出疊疊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
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齋升堂嘉謀日陳自東祖南躍馬
馳輪借馮影附劉以和親茂祖莞單夙惟不造克已勉
躬聿隆家道敷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
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仕不苟進任理栖遲居沖守約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十六

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
以義和若瑟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遊卒歲聊以寄
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
爵寔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
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寔邦
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
冥形隨流浪雖屈玉侯莫廢其尚趙寔名區世多奇士
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

雲而起說尹西都靈惟作傳垂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
中夫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深長雅性清
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逢嶮艱常一其操納衆以仁
訓下以孝化洽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
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
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輜軒一
舉橈燕下宗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
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臯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十七

飛紫冥頻在省闈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歎
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於高莫恥於
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為四僞華藻雲飛
金聲夙振中遇沈疴賦詩以訊忠顯於辭理出于韻高
滄胡達默識該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倅和璧文照
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馬不惑振袂來
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孔稱游夏漢美卿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秘閣作

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
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
魏蹇蹇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標尚
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常科幽
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為
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飧豈要斗食率禮從
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即苗始舉用均已試
智足周身言足為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十八

古曷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已惟義是敦日縱
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
競屈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
邊土納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
襲朱裳腰紉雙佩榮耀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
難階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所猶
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衷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
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

而行勿辭也後允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

魏書載頌曰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鹵舊隸稟政在蕃往因時缺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寔繁敢率犬羊圖縱猖獗乃詔訓師興戈北伐躍馬襄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馘翦厥旅積骸填谷流血成浦元兇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十九

奔假息窮豎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有魚斯美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野獲惠加生生死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貫幽冥澤漸殊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克合萬邦以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播之來葉帝覽而善之帝雅薄富貴

本史及魏書皆作帝時有不豫如此便與本紀相背

故易之

以孝文冲幼欲禪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帝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於是傳位孝文賜允帛百足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崔浩故事準春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乃薦高閭自代以定議勲進爵咸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二十

公尋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為善者何望乃表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決為事後正光中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為允立祠野王之南紀德樹碑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章十餘上卒不聽遂以疾告歸其年詔安車徵允勅州郡發遣至都復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勅論

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

魏書載允酒訓曰自古聖王其為饗也玄酒在堂醴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厚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商辛耽酒殷道以亡公旦陳誥周德以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為戒或百代流芳酒之為狀變感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為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三十一

乃損其命諺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無以酒荒陷其身無以酒狂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導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道其言也善則三復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狂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為不羈縱長酣以為高達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為譬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

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為妄也今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從善履正存貞節酒為度順德為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崇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仰答所授俯保其成不可勉歟

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三十二

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尋詔朝晡給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驕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孝文文明太后遣

醫護療存問相望司駕將重生允啟陳無恙乞免其罪
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侍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
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未嘗
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
覽篤親念故虛己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
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
講好生惡殺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常出
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始其君中以獄訟留滯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二十三

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
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臯陶至德其後英蓼
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
況凡人能無咎乎性簡至不妄交遊獻文平青齊徙其
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寒徙人中多允
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賑慰問周至無
不感其仁厚又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
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

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
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
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
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
后聞之遣醫李修往視脈告以無恙修入密陳允禁衛
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饈自酒米至鹽
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
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二十四

篤老大有所養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
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綿五
千斤錦五十疋雜絲百疋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
存亡蒙賚者莫及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
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詠頌箴論表
讚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事
凡百餘篇別有集行世允尤明算法為算術三卷子忱
位長安太守為政寬慈百姓安之後例降爵為侯卒弟

懷恬淡退靜位太尉東陽王正諮議參軍子綽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雅有度量博涉經史稍遷洛陽令為政強直不避豪右京邑憚之延昌初尚書右丞後為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朋附高肇詔並原罪歷豫并二州刺史

魏書曰綽除豫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強扶弱百姓愛之流民歸之者二千餘戶

卒諡文簡允弟推早有名譽大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二十五

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宋南人稱其才辯卒於建業諡曰恭推弟燮亦有文才太武每詔徵辭疾不應恒笑允屈折久官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始神麈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濟位滄水太守卒諡曰宣子矯襲矯弟遵賤出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允允作計為遵父舉哀以遵為喪主京邑無不吊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後允為營宦路遵感成

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隨都將廣公侯窮奇等平定三齊以功賜爵高昌男撰太和安昌二殿畫圖後與中書令高閭增改律令進中書侍郎假中書令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使濟充徐三州觀風理訟進中都令及新制衣冠孝文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事為俯仰之節粗合儀矩帝頗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冲等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出為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二十六

宗卿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驛馬將從百餘屯逼民家不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間縑布千數即邑苦之既莅方岳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憑屬取貨嚴暴殺害有貪酷響帝頗聞之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謂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遷都無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唯貪恠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王猶

不免於法卿何人為此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鄧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春孝文多奉以賀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啟救遵帝不納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學尚有文才詣洛訟冤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它處沐浴引椒死初允所引劉模長樂信都人頗涉經籍允撰修國記選為校書郎與共緝著常令模帶持管籥每日同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二十七

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九年已九十手目稍衰多遣模執筆而占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模預有功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王肅歸闕路經縣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經給所須帛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潁州模猶在即由是得為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聲稱遷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飾老隱年味禁自効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矣祐字子集允從祖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孝文

賜名馬父謙從太武滅赫連昌以功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性通放不拘小節自中書學生再遷中書侍郎文成末充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京師時無識者詔問祐祐曰此三吳所出厥名鯪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乎又有人於靈印得玉印一以獻詔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時謂祐言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二十八

驗孝文初拜秘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實錄

冊府元龜曰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敏古今曲有條章斯實前史可言者

惟聖朝自始祖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史弗能傳臣等疎漏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書

冊府元龜曰陛下洪功茂德事萃曩世而秘府冊勳
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蹟或
遺而弗傳

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
有成矣帝從之孝文嘗問祐此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
致豐稔祐曰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
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
盜之方祐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二十九

魏書載祐言曰昔宋均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
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

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賊止矣祐
又上疏云今選舉不采職政優劣專簡年勞多少斯非
盡才之謂宜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又勲舊之臣年勤可
錄而才非撫人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
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皆善之加給事中
冀州大中正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為令時關豫而已出

為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大學
縣黨宜有黷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村立小學又令一
家中自立一碓五家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
寄春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連坐初
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傳昶以其
舊官年耆雅相祇重拜光祿大夫傅如故昶薨徵為宗
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不赴僕射李冲奏祐無事稽命
處刑三歲以贖論免卿任復為光祿卒太常諡曰煬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三十

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諡為靈孫顥襲

魏書曰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世宗遣李平為
都督率眾討之平以顥為錄事參軍軍機取舍多與
參決擒愉後別黨千餘人皆將伏法顥以為擁逼之
徒前許原免宜為陳請平從之於是咸蒙全濟

顥子德正別見顥弟諒字修賢少好學多識強記居喪
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孝文妙簡僚佐諒
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正光中加驍

騎將軍為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逼諒同之不從見害詔以諒臨危授命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優授一子出身諡曰忠諒造親表譜錄四十餘卷自五世以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祐從父弟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魏孝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濟間因置東冀州以翼為刺史俄除定州刺史以賊亂不行及爾朱兆弒孝莊翼保境自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三十一

北齊書載翼謂諸子曰今社稷阽危人神憤怨破家報國此正其時爾朱兄弟性忌忌則多害汝曹宜早圖之時不可失

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錄尚書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文宣子乾字乾邕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長而修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員外散騎常侍魏孝莊居藩乾潛相託付及爾朱榮入洛乾東奔於翼乾兄弟本

有縱橫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於河濟間受葛榮官爵孝莊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為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榮以乾前罪不應復居近要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自娛及榮死乃馳赴洛陽孝莊見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鎮河北又以弟昂為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令俱歸招集鄉閭為表裏形援帝親送河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三十一

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援劍起儻誓以死繼之及爾朱兆弒帝遣其監軍孫白雞率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括馬實欲因乾兄弟送馬收之乾宿有報復心而白雞忽至知欲見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內太守封隆之隆之父先為榮所殺聞之喜曰國恥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發今正其時謹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潛勒壯士夜襲州城執刺史元欽射白雞殺之於葛榮殿為孝莊舉哀三軍縞

素乾升壇誓衆詞氣激揚涕泗交集將士莫不感憤欲奉其父翼為主翼曰和鄉里我不及封皮乃推隆之為大都督行州事隆之欲逃昂勃然作色拔刀將斫隆之隆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俄靈助為爾朱氏所擒屬齊神武出山東揚聲討乾衆情惶懼乾謂之曰高晉州雄材蓋世不居人下且爾朱弒主肆虐正英雄効節時今者之來必有深計勿憂吾將偕諸君見之乃間行與封隆之子子繪俱迎於滏陽因說神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三十三

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舉則屈強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結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詳其計神武大笑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寢呼乾為叔父乾旦曰受命去時神武雖內有遠圖而外迹未見爾朱羽生為殷州刺史神武密遣李元忠於封龍山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偽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偽為之計羽生出勞軍彭樂從馬上擒斬之遂平殷

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侍中司空公是時軍國草創乾父喪不得終制及孝武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既去內侍朝政罕闕居常怏怏孝武將貳於神武欲乘此撫之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懇懇逼之乾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孝武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三十四

有他志遂不固辭亦不放神武帝以乾為誠已時禁園養部曲稍至千人帝數令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詣賀拔岳計又出岳兄勝為荊州刺史外示疎忌陰令相近冀據有西方乾謂所親曰難將作矣禍必及吾乃密啟神武神武召乾問之乾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袖掩其口曰勿復言今啓叔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仰委及頻請帝不答乾懼變啟神武求為徐州乃以乾為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將行帝聞其與神武言怒使謂

神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復反覆神武聞與帝盟亦惡之乃封其前後密啟以聞帝對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有他圖更言臣反覆匹夫加諸尚或難免況人主推惡何以逃命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昔然也若死而有知差無負莊帝耳詔賜死於門下省臨死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諸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業傾卵破夫欲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三五

言後神武討斛斯椿等謂高昂曰若早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諡文昭以長子繼叔襲祖爵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為父所愛歷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自隨為政嚴酷又縱左右吏民苦之乾死慎棄州將歸齊神武孝武敕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神武以為大行臺左

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累遷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選馬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為慎所棄暹時為文襄委任乃為暹高嫁其妹禮夕親臨之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艷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慎為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常與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構於慎遂被拉殺文襄聞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已遂罕所糾劾多行縱捨神武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為北豫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三六

史遂據虎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率眾東出敗於芒山慎妻子盡見擒神武以其家勲故慎一房配沒而已仲密妻在逆口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馬西魏以慎為侍中司徒遷太尉慎弟昂字敖曹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為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昂性似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儼儼有力過人龍眉豹頸姿體雄異父翼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

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翼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教曹故以名字之少與兄乾數為劫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為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乾及昂等並劫掠父翼常繫獄遇赦乃出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鐵土耶及翼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鐵土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三七

被壓竟知為人否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魏孝莊旨散眾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與兄乾俱為爾朱榮所黜免歸鄉里陰養壯士又行抄掠榮聞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送晉陽及入洛將昂自隨禁於駝牛署既而榮死孝莊即引見勞勉之時爾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縲紲被甲橫行與其從子長命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閣將軍賜帛千疋昂以寇難尚繁

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加北平將軍及開京師不守孝莊見弒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爾朱世隆從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十人掩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援甲馳之乾城守絕下五百人追救未及而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開門奉迎昂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道以布裙神武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來安定王胡即位除冀州刺史仍為大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三十八

督率眾從神武破爾朱兆於廣阿又討四胡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等三千人神武以昂純將漢兵恐其不濟欲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合對曰教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配北齊書載昂言曰教曹部曲練習前後戰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却兆等方乘之昂與蔡儁以

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兆大敗是日微昂等神武幾殆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為侯及兄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神武向洛陽令昂為前驅孝武入關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追至峭陝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終於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好著小帽世稱司徒帽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徑趨商洛

談藪曰昂酷好為詩時有情致常從軍與襄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孫騰作行路難曰卷甲長驅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時言作虎牢停更被處置河橋北迴首絕望便蕭條悲來雪涕還自抑又有征行詩贈弟季式詩不復載

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教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酌時山道峻阻巴寇守險昂轉鬪而進莫有當其鋒者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仙并將數十人欲入藍田關會竇泰失利神武召昂昂不忍棄

眾力戰全軍而還時昂為流矢所中創甚顧左右曰吾死無恨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耳神武聞之馳驛啟季式為濟州刺史昂還復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於虎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眾在馬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者曰枷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惟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為鮮卑言昂若在列則為華言昂常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性好為詩言甚陋鄙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與周文戰敗於芒陰死之是役也昂使奴京兆侯西軍京兆於傅婢所強取昂佩刀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已

寤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棒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訐
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必死遽奔馬昂心輕敵建旗
益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城
太守高永洛先與昂隙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
拔刀穿闥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
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
斬以去先是昂夢為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
乃止果及難時年四十八桃棒會喪於路神武聞之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四十一

喪肝膽杖永洛二百西魏嘗斬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
稍與之比至周亡猶未能克贈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錄
尚書事冀州刺史諡忠武西魏尋歸教曹首猶可識先
是有鵲巢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函至置正當
巢處葬後妻張氏常見教曹夜來旦去有若生平傍人
莫見唯犬隨吠之歲餘乃絕其故吏東方老為南充州
刺史追慕其思為立祠廟靈像既成頭上拆裂改而更
作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子突騎早卒文襄復親簡昂

諸子以第三子道額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以道額
襲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為儀同大將軍隋開皇
中卒於黃州刺史昂弟季式字子通亦有膽氣天平中
累官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勲於時自領部曲
千餘人馬八百匹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境內賊盜
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椿等又陽平路叔文徒黨各
為亂季式並討平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四十二

百一戰擒之

有容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何忽遣私軍遠戰
季式曰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

北齊書載季式言曰且賊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
外州有救未備間破之必矣兵尚神速何得後機

若以此獲罪吾亦無恨芒山之敗河中流屍相繼敗兵
首尾不絕人情騷動所親部曲請季式奔梁季式曰吾
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而亡之不

義

北齊書載季式言曰若社稷顛覆當背城死戰安能偷生苟活

是役也兄昂歿馬興和中行晉州事解州仍鎮永安季式兄慎以虎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奔告神武神武待之如初武定中除侍中累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尋遷太常卿仍為都督隨司徒潘樂征江淮間為私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赦之四年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四十三

發疽卒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恭穆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之朝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子又神武塔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耶

北齊書載消難固請云我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

參朝理且一宿不歸恐家君大嗔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何辭君慮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恐家君嗔欲以地勢脅我耶

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又更索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方俱脫車輪更留一宿

北齊書曰是時失消難兩宿莫如所在內外驚異

及消難出方具言之文襄輔政曰魏孝靜賜消難美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四十四

數石珍饈十舉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此自昂起兵為羽翼者有呼廷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捧隨其建義者有李希光劉叔宗劉協等名顯可知者列之後云東方老鬲人與昂為部曲文宣受禪封陽平縣伯位南兖州刺史後與蕭軌等渡江沒李希光勃海修人初隨高乾起兵後位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文宣怒陳武廢蕭淵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

騎數萬以天保七年三月渡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侷英起以侍中為軍司蕭軌與希光並為都督軍中抗禮不相服御競說謀畧勳必乖張頓軍丹陽城下遇霖雨五十餘日故致敗將卒俱死軍士得還者十二三劉叔宗樂陵平昌人歸昂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劉協浮陽饒安人聚眾附昂兄弟位終大丞相司馬坐事死其餘並不知所終云神武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為爾朱氏守據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四五

與從叔為二曹曹愷曰將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為馬皂脰長丈六尺以為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強舉之未幾曹遇疾恫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為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葬畢潛散曹身長九尺鬢面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卧疾猶申足舉二人柔然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羣酋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

號為神力惟曹與之角曇讚聞叫聲則勝

論曰高允踐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己全名自非體隣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藝用有聞聿修之義世禮貪而無道能無及乎子集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殞乾邕兄弟不階尺土之資奮臂河朔自致勤王之舉神武因成霸業但非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八

四六

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或過此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其餘託而義倡亦足稱云
愚按高乾附和崔悛廢賢君節閔亦足以死假手孝武宜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一

北史三十三

崔 鑒

崔 辯

崔 挺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自六世祖贊至祖遭皆仕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魏晉及前燕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世與盧玄高

允等同徵以母老固辭後為郡功曹卒鑒有文學自中

書博士轉侍郎出為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新附民有年

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銅冶為農具兵

民獲利卒贈青州刺史謚曰康子秉少有志氣陽平王

頤為定州秉為衛軍府錄事帶母極令時甄琛為長史

曾因公事競言以拳擊琛墜牀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

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往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為

部下總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累遷廣平

內史大納財貨為清論所鄙後為燕州刺史為杜洛周

攻圍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赴救譚敗秉奔定州

坐免官太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以老病求

解永熙三年去職卒贈尚書令司徒公謚靖穆子仲哲

早喪所生為祖母宋氏所養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

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畧自許以軍功賜爵安平縣男及

父秉於燕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戰歿孫子樞學涉好文詞強辯有才幹仕齊位考功郎

中參議五禮待詔文林館兼散騎常侍聘周使還除通

直散騎常侍兼知度支子樞明解世務所居稱職因度

支有受納風聞為御史所劾遇赦免仕周位至上士預

尉遲迴事被害長瑜弟叔瓚頗有學識性好直言其妻

即齊昭信皇后姊也文宣擢為魏尹丞屬蝗蟲為灾帝

以問叔瓚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作厲當

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故此灾帝大怒令左右毆之又

擢其髮以溷汗沃其頭曳以出廢頓久之後卒於陽平
太守贈本州刺史鑒兄擿擿孫伯謙見循吏

崔辯鑒從祖弟父經贈兗州刺史辯學涉經史風儀整
峻獻文徵拜中書博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
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長子景雋鯁正有高
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
文中散孝文賜名為逸後為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
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為孝文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
侍廷尉少卿卒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
文學武藝叔楷為殷州巨倫仍為長史北道別將在州
陷賊斂恤存亡為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為黃門
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贈詩巨
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喘
吐舌以此自晦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恐不濟
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死一尺便欺賊曰吾受勅而

行賊爇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
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別
將北討初楷喪之時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
偷路改殯并竊家口歸尋授國子博士孝莊即位除東
濮陽太守時河北汾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歲儉饑乏巨
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北海王顥入洛據郡
不從孝莊還宮封漁陽縣男後除光祿大夫卒初巨倫
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求其家議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角妻聞而悲感曰兄盛德不
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
義

魏書曰崔氏與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
度蕭寶寅討關隴引為西征別將屢有戰功封槐里縣
伯後行岐州事擊賊歿於陣永西中贈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都督相州刺史模弟楷楷另見子士謙

周書曰謙深沉有識量歷觀經史不持章句每覽經國緯民事未嘗不撫卷歎息

字士遜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後賀拔勝出鎮荊州以士謙為行臺左丞

周書曰勝雖任方岳衆務皆委謙謙亦盡其智能以相匡弼勝有聲南州謙力也

孝武西遷士謙勸勝倍道兼行謁帝關右

周書載謙謂勝曰今皇家多故主上蒙塵實忠臣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戈時也公受方面之重總宛葉之衆若伏羲而動首唱勤王倍道兼行謁帝關右與宇文行臺同心電討不庭則桓文之功復興矣捨此不為中道而退恐人皆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

勝不能用州人劉誕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奔梁士謙與俱行及至梁每乞師赴援梁武雖不為出軍而嘉勝等志節並許還國乃令士謙先通隣好

周書曰魏文帝見謙甚悅謂曰卿出萬死投身江外

今得生還本朝豈非忠貞之報

周文素聞其名甚禮之及勝至拜太師長史以功拜尚書右丞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禮於隨郡討李遷哲於魏興并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真州刺史賜姓宇文氏古有賜姓事不賜國姓而賜家姓足見宇文泰無君恭帝初轉利州刺史士謙性明悟深曉政術吏民畏而愛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周書曰蜀人賈晃遷作亂逼州城謙率千許人拒戰會梁州援至遂擒晃遷謙誅其渠帥餘悉原之遂得安輯

周保定二年加大將軍三進爵武康郡公天和中援江陵總管荊州刺史州既統攝遐長俗兼夸夏又南接陳境東隣齊寇士謙外禦強敵內撫軍民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為天下最屢有詔褒美初士謙隨賀拔勝在荊州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

為榮卒於州閩境痛惜立祠堂四時祭饗子曠嗣士謙性至孝少喪父殆將滅性與弟說

本史作說今依周書正之

特相友愛雖年位並高資產皆無私居家嚴肅曠及說子弘度並奉其訓云曠少溫雅大業末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弟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並畧通大義仕周累遷門正上士隋文之為相也周陳王純鎮齊州隋文恐其為變遣彭以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詐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請問因顧騎士執鑠之隋書曰純至彭所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辟人將密有所道純麾從騎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從詔徵可執也騎士執而鎖之愚按彭倚權臣威擅鎖親王無君哉此賊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左右愕

然去至拜上儀同及隋文踐祚遷驃騎將軍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閩二十餘年當上在伏危坐終日未嘗有墮容帝每謂曰卿當上日我寢處始安又曰卿弓馬絕人頗知學否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休沐之暇不敢廢也帝曰試為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帝稱善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帝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梁帝命彭射之中帝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軍一見帝曰此必善射聞於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庭耳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戴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落突厥莫不歎服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時漢王諒初平令彭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卒贈大將軍謚曰肅士謙弟說本名士約少有氣槩膂力過人尤工騎射賀拔勝攻荊州以為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奔梁復自梁歸西魏授武衛將軍都督從周文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遷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賜姓宇文并

賜名訖累遷總管涼州刺史訖蒞政強毅百姓畏之後
加授大將軍建德四年卒贈廓延等五州刺史謚曰莊
子弘度字摩訶膂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
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
子中山公訓刺史蒲州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
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
欵擲下至地無損訓以其拳捷大奇之後以戰功授儀
同從平齊進上開府鄴縣公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盧昌期於范陽鄆公韋孝寬經畧淮南以前後勲進上
大將軍及尉遲迴起兵弘度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攻
之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迴子為妻及破鄴城迴
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將射弘度弘度脫堦
登謂曰相識否今日各圖國不得顧私
隋書載弘度言曰以親戚之情謹過亂兵不許侵辱
事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大丞相
極口自殺弘度顧弟弘昇使取迴首進位上柱國時行

軍總管例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迴縱致惡言降爵一
等為武鄉郡公開皇初以行軍總管拒突厥於原州還
納妹為秦王俊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
隋書曰吏民間其聲無不戰慄

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主蕭琮來朝以弘度為江
陵總管鎮荊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以行軍總管從秦
王平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隸
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於素素每屈下之一旦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素意甚不平多不用素言素亦優容之及還以行軍總
管檢校原州事備胡無鹵而還帝甚禮之復以其弟弘
昇女為河南王昭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
妃無所降下每誠其察吏曰人當誠素無得欺誑皆曰
諾後嘗食鱉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鱉美乎人懼之
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鱉安知
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
時有屈突蓋為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

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灸三斗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
居家子弟斑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為當世稱未幾秦
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弘度憂恚謝病於家煬
帝即位河南王為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
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使者反帝曰弘度有何
言使者曰弘度稱疾不起帝默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
幾卒弘昇從平尉遲迴以功拜上儀同封黃臺縣侯隋
文受禪進爵為公歷襄州總管以戚屬故待遇隆重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十一

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涿郡太守遼
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
敗奔還發病卒
崔挺字雙根辯從父弟父鬱位濮陽太守挺幼孤居喪
盡禮少敦學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
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
不釋卷鄉人或有贖遺挺辭而後受仍散之貧困舉秀
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工書受教於長安

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
令賜帛穀馬牛等尚書李冲甚重之孝文以挺女為嬪
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挺為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
為長史其被遇如此後拜光州刺史風化大行及駕幸
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畧因及文章帝甚悅
謂曰別卿以來修焉三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
卿副本顧謂侍臣曰擁旄者皆如此何憂哉復還州及
散騎常侍張彞巡行風俗見挺政美謂曰彞受使巡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十二

採察諺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掖城西北
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挺於頂上
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相
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
有蚪龍倏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
挺既代即為風雨所毀遂莫能立衆以為善化所感時
以犯罪配邊者多逃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連七閭門充
役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

閩門

魏書曰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

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孝文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遙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欣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遂不肯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表送都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繚帛送贈悉不納散騎常侍趙修得幸宣武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為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為司馬固辭不免人皆歎其屈挺處之夸然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求遷挺終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為申請遽伯玉恥獨為君子亦何故嘿然挺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至自銜求進竊羞之詳大相稱數其為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卒贈輔國將

軍幽州刺史諡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赴八關齋追奉冥福初崔光貧賤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中世稱其知人歷官三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雍雍如也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為字及葬親故多有贈賄諸子推挺素志一無所受有子六人長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孝文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此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今當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羣拜紀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間然斯言吾不敢聞也後襲父爵累遷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遷廷尉少卿孝昌初梁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鄴道元都督河間王榮討之

魏書曰停師城父累月不進

教孝芬持節齎齊庫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荆州刺史李神雋為梁攻圍以孝芬刺史荆州兼尚書南道行臺

領軍司率諸將援神雋因代焉時路由三鴉梁已先據
孝芬遂從恒農道南入出敵不意敵便奔散民還安堵
孝明嘉勞之後以元義黨與盧同李獎等並除名徵還
又除孝芬為廷尉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案以重
法及融為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時孝芬弟孝演率宗從
在博陵為賊攻陷遇害融密啟云孝演入賊為逆遂見
收捕全家投梁遇赦乃還後梁將成景雋逼彭城除孝
芬兼尚書右丞為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
之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內首元義
車內稱此姬須了却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
有之誰能得聞若有聞者此人於元義親密過臣遠矣
乞對之足辨虛實太后有愧色孝芬既至景雋等力屈
退走以孝芬兼尚書為徐兗二州行臺建義初太山太
守羊侃據郡反引南師圍兗州行臺除孝芬散騎常侍
鎮東將軍仍兼尚書東道行臺與大都督刁宣往救援
至便圍之侃突圍奔梁永安中授西兗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五

魏書曰莊帝聞元顥有內犯計教孝芬南赴徐州顥
潛師向考城擒大都督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遣其
後軍都督侯暄守梁國城以為後援孝芬勒諸將往
圍之恐顥援至急攻晝夜不息五日暄突出擒斬之
俘其卒三千遂刺史兗州

孝芬倦外役固辭不行仍為太常卿太昌初加儀同三
司兼吏部尚書孝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與尚書辛雄劉
廐等並被誅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聞口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五

善談論愛好進終日忻然商榷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
疲文筆數十篇有子八人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普
泰中兼尚書右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為尚書
令爾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為世隆所知
勉與季景內頗不睦季景向世隆求右丞世隆奪勉所
兼啟用季景勉悵快自失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
軍定州大中正教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逃免後
見齊神武勞撫之天平中遣勉送勲貴妻子赴定州因

得還家屬母李氏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勉弟猷字
宣猷少好學風度閑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畧普泰初累
遷司徒從事中郎既遭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
哀動左右帝為之改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即
以本官奏門下事大統二年為給事黃門郎大軍擒竇
泰復弘農破沙苑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翰五年除司
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俳
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上疏諫並納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遷京兆尹時婚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又屋里富
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請禁斷事並施行與
盧辯等初修六官十二年除浙州刺史十四年侯景據
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周文與思政書曰崔宣
猷智畧明瞻有應變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否思政
初頓兵襄城後於潁川為行臺并致書於猷猷復書曰
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
既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

兵襄城為行臺治所潁川置州遣郭賢鎮守

周書曰賢趙興陽州人性強記學涉經史以征討有
功累官都督大統二年齊神武襲陷夏州太祖慮其
南下與朝臣議之賢曰高歡兵士雖眾智勇已竭策
其舉措必不敢遠來昔賀拔公初沒關中震駭而歡
不能因利乘便進取雍州是其無智及鑿駕西遷六
軍寡弱關門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機以要一戰是其
無勇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歡志沮喪寧敢送死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幽夏荒阻千里無煙縱欲南寇資糧莫繼以此言之
不至必矣齊神武後果退如賢所策尋從王思政鎮
弘農轉行弘農郡事賢質直有筭畧思政甚重之禦
邊之策多與參決十二年累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東魏遣蠻酋魯和扇動羣蠻規斷鴟路賢密簡士
馬徑往掩襲大破之遂縛魯和既而潁川陷權景宣
等並拔軍西遷自魯陽以東皆附東魏其將彭樂因
之遂來攻逼賢撫循將士咸盡其力用樂不能克引

軍退而東魏又以土民韋默兒刺史義州鎮父城逼
賢賢攻默兒擒之轉廣州刺史周武成二年累遷安
應等十二州諸軍事安州刺史進爵樂昌縣公賢在
官雖無明察聲以廉平待物去後頗見思天和元年
卒賢以儉約自處而室有餘貲論者譏其詐

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使人見周
文具以啟聞周文令依猷策思政重啟求與朝廷立約
賊若水攻乞一周為斷陸攻請三歲為期限內有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煩赴援過此以往惟朝廷所裁乃許之及潁川沒周文
深追悔焉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周文賜以馬隨軍與
之籌畧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
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恭帝元年周文欲開梁漢舊路
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等五人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
百餘里至於梁州即以猷為都督梁州刺史及周文薨
始利沙興等諸州阻兵為逆信合開楚四州亦叛唯梁
州境內民無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猷追兵六千

赴之信州糧盡猷為送米四千斛二鎮獲全猷第二女
帝養為己女

周書曰猷深為晉公護所重養猷第三女為己女北
史帝字誤

封富平公主周明帝即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時依周禮
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為世有澆淳故帝王因以泐
革今天子稱王不足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
朝議從之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明帝崩遺詔立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帝晉公護謂猷曰今奉遵遺旨君以為何如對曰殷道
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言雖
不行時稱其守正

愚按周書載護謂猷曰魯國公秉性寬仁今奉遺旨
翊戴為主何如及猷以殷道周道數語對護曰天下
事大恐畢公沖幼耳畢公者明帝子也猷又曰昔周
公負成王朝諸侯況明公親賢莫二若行周公之事
方不負顧托北史刪此數語故首尾不明當時閔明

二帝皆死護手猶欲其作周公以輔幼主乎予故備錄之以見猷一意黨護非守正也若寬仁二字本出明帝遺詔明帝識武帝甚深而護識武帝甚淺宜其卒死帝手也夫

又陳將華皎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公卿莫敢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創痍未復近者長星為灾乃上玄垂誠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護負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周書又載猷言曰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隣好無庸違約納叛利其土地與無名之師

議不從後水軍果敗禪將元定等沒江南隋文帝受禪以猷前代舊齒授大將軍開皇四年卒諡曰明子仲方嗣仲方字不齊少好讀書有文武才畧年十五周文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隋文亦在其中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為晉公宇文護參軍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微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

時武帝陰有滅齊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復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下晉州又令仲方說下翼城等四城授儀同等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鄴國公王軌擒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策居多宣帝嗣位為少內史會帝崩隋文為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隋文嘉納之又勸其應天受命從之及受禪帝召仲方與高頴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為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帝除六官依漢魏之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進爵固安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明年復令仲方發丁十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暮起為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按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帝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丙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實乾圖云王

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至矣陳氏草竊起於丙子至今丙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顛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禘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顛頊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鳩虞運盡語跡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隋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五

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是數極益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陳主既昏於上民譏於下險無百二之固眾非九國之師獨此島夸而稽天討今惟須武昌以下斬和徐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

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益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渡如擁眾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帝覽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陳經畧帝善之賜以御袍袴并羅雜綵五百段進開府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為行軍總管與秦王會陳平授會州總管時諸羗猶未賓附詔仲方擊之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五

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隣望方涉題干礪小鐵圍山白男弱水等諸都諸賊悉平賜奴婢百二十口黃金三十斤遷代州總管後被徵入朝會文帝崩漢王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遣周羅暉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眾拔之進位大將軍歷戶部禮部尚書坐事免尋為太常卿以衰老出為信都太守後乞骸優詔許之卒於家孝芬弟孝偉趙郡太守郡經葛榮亂後人皆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偉勸民多收之郡內乃安教其民種植

招撫遺散先思後威一周後流戶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厲百姓賴之卒即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一子昂字懷遠七歲孤事母以孝聞伯父吏部尚書考芬嘗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立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

北齊書曰昂沉深有畧堅實難傾動

頗綜文詞天平二年文襄引為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及輔政召為開府長史并攝京畿長史事時勳將親族賓客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十五

密旨以法繩之未幾內外齊肅尋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為妄認繼嗣事披訴經久長史王元景郎中鄭憑掾盧斐屬王敬寶等窮其獄始末積年鞠掠不獲實司徒妻昭付昂推問即日詰根緒獲其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元景憑甚愧武定中文襄普令內外極言得失昂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尚矣曹魏破蜀業以興師馬晉平吳兵因取給朝廷頃以懷洛兩邑隣接邊境薄屯豐稔糧儲已贍準此

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州控帶奚賊孺孺徐揚充豫連接吳越強隣實藉轉輸之資常勞私糴之費諸道別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則人加勸勵倉廩充實供軍濟國實謂在茲其次法獄之重人命所懸頃者官司糾察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深未有雪大為小畏避嫌疑共相殘劫至如錢絹粟麥其狀難分徑指為贓罪從此定乞敕羣司務存獲實如此將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後除尚書左丞其年兼度支尚書左丞兼尚書近代未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十五

朝野禁之度支水漕陸運昂設轉輸相入之差付給新陳之法有利於人遂為常式右僕射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襄問昂昂曰亦既官煮須斷民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準關市簿為竈稅私館官給彼此有宜從之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宮闕文武同賀考靜問右僕射崔暹尚書楊愔崔陵邢邵散騎常侍魏收御史中丞陸操國子祭酒李澤曰可各言德績感致所由北齊書載考靜問暹等曰甘露之瑞漢魏多少可各

言往代降處德化感致所由北史刪之語意不明且
是時權臣睥睨有同寄坐考靜明主豈有自言德績
感致之理

次至昂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維之戒實啟中
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
帝為歛容曰朕既無德何以當此後攝都官尚書上勸
田事七條尋兼太府卿齊受禪改散騎常侍兼大司農
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偽又奏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文

橫市妄費事三十四條其年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
初禮式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琰等
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文宣教諸人遞相遵率違者
命昂以聞昂部分科條校正今古手所增損十有七八
轉廷尉卿昂號深文

北齊書曰昂性清嚴凡見黷貨輩疾之如仇以是治
獄文深

世論不以平恕相許又與尚書盧斐別典京畿詔獄俱

有殘刻聲然至推繩大事明言是非不至冤酷有濮陽

子沈子遐齋侯景鐵券告徐州都督府長史畢義緒期
舉兵應景又衛尉卿杜弼門生郝子寬告弼誹謗并與
元子雄謀逆帝盛怒付昂窮鞫昂皆執正雪免告者引
妄獲罪天保三年除度支尚書時有儲藏小吏因內臣
投書告事又別有飛書告事者並付昂窮檢昂言笑間
咸得告情者辭窮飛書遂絕轉都官尚書仍兼都官事
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謂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文

太子曰此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復侍宴金鳳臺歷
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
夫俱省罪過十年除兼右僕射數日即拜為真未幾還
為兼楊愔少時與昂不平文宣崩後遂免昂右僕射除
儀同三司光祿勳皇建元年轉太常卿河清元年兼御
史中丞太常如故昂從甥李公統坐高歸彥事誅依律
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官時公統母年始五十餘而稱
六十公統舅宣寶求吏免其姊昂弗知錄尚書彭城王

洩發其事竟坐除名三年復為五兵尚書遷祠部天統元年卒贈趙州刺史昂有風調才識負剛直名然好揣上情感激時主或陳便宜獨省或列陰私罪失深為文宣所知賞朝之大事多委之情尚嚴猛每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則崔暹季舒為之親援後乃高德正是其中表常有挾持意色矜高以此不為名流歸服孝偉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沉浮鄉里位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歸及鮮于修禮起逆遇害弟孝直字叔廉身長八尺眉目疎朗早有志尚稍遷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爾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太昌中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辭不赴卒於家誠諸子曰吾才疎効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意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亡號哭不絕見之為之悲恻志尚貞立博學經史雅好辭賦喪紀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位太尉汝南王悅行參

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毀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盡恭順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不敢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入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庫四時分贖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子朗如同氣焉挺弟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為宗族所稱為秘書中散在內謹教為孝文所知孝文南討自高陽內史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為榮遷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內太守陸瑒與咸陽王禧同謀為逆禧敗事發振窮案之時瑒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為言之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於獄其奉法如此除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卒於河東太守贈南兗州刺史謚

曰定振歷官四十餘年考課恒為稱職議者善之子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尚位侍御史加平東將軍卒

魏書曰挺從父弟元珍累官唐州刺史爾朱榮取洛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鄴惲拒守不從城陷被害世咸痛之

挺從父子瑜有子季舒最知名別見挺從祖弟敬邕性長者位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數百匹因風入境敬

邕悉令送還夸人感附卒於太中大夫贈濟州刺史謚曰恭敬邕從弟接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檢為中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博士樂陵內史雅為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為本部接了無人王敬王欣然容下之後為樂陵太守還鄉卒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既不為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尋為廷尉正每有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禮又啟求解位後為洛陽令卒贈司徒左長

史纂兄穆穆子暹字季倫少為書生避地北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慎慎後臨滄光二州啟暹為長史委以職事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為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神武與語悅之以兼丞相長史神武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凡百後事一以屬暹

北齊書載神武謂暹曰丈夫相知豈在新故軍戎事重留守任切家弟年少未閑後事一以相屬

握手殷勤至於三四琛後以罪被責暹亦黜免尉景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并州起暹為別駕從文襄鎮鄴累遷左丞吏部郎領定州大中正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癡也

據本史邢邵傳又言邵毀暹無所知解暹頗銜之借事短邵邵由是被疎史筆之矛盾乃爾

高慎之叛偽與暹隙神武後知之欲發其事而殺暹文

襄苦救得止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
崔瞻杜稹嵇粦鄴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史世稱其
知人文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朝故令暹後通名因
待以殊禮暹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文襄分庭對
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
食公必留暹曰適受教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
降階送之旬日後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
驅為赤棒所擊文襄回馬避之暹前後表彈尚書令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七

馬子如及尚書元羨殷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司州
牧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冀州刺史韓軌罪
與鄴下諸貴極言褒美且誠厲之

北齊書曰暹彈子如等罪罪狀極筆並免官其餘死
黜者甚衆高祖書與鄴下諸貴曰咸陽王司馬令並
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親無過二人崔暹始居憲
臺乃爾糾劾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慎之

先是僧尼猥濫暹奏設科條篇以沙門法上為昭玄都

檢約之神武如鄴羣官迎於紫陌神武握暹手勞之曰
北齊書載神武勞暹曰往時朝廷豈無法官莫肯糾
劾貪婪中尉盡心為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羣
公奉法衝鋒陷陣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

小兒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直中尉自
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馬使騎以從且行且語暹
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為擁之而受轡孝靜宴華林園謂
神武曰自頃百司多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七

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
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
以回賜時孝靜又褒美之文襄亦催暹酒神武親為之
抃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神武將還晉陽
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
服

愚按此皆高歡父子故為此舉以愚人耳目而重其
權其所糾彈亦奉高氏意旨以行非真為國也觀其

屈節族叔季舒求一僕射豈真矯矯不阿者合二傳
觀之自見

神武殂未發喪文襄以暹為度支尚書監國史兼右僕射委以心腹之寄仍為孝靜侍讀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為己任文襄盛寵王昭儀欲立為正室暹諫曰天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無罪不容棄辱文襄不悅苦請乃從文襄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文襄亦為止臨淮王孝友被文襄狎愛數歌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五

戲謔於前顧見暹輒斂容止有獄囚數百文襄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不進文襄意釋竟免司州別駕司馬仲榮中從事陸士佩並被文襄毆擊付獄將餓殺暹送食藥為言而釋之是時法網已嚴官司難於剖決繫獄千餘人暹初上省便大錄囚旬日間斷雪畧盡文襄欲封暹神武亦欲封之暹並固辭自出身從官常日宴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辯玄理夜久乃還寢一

生不問家產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唯寄求佛經梁武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內然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名傳諸江表子達擊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教其解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擊高坐開講同郡睦仲讓陽屈服之暹用仲讓為司徒中郎鄴下為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仲讓竟官至右丞此皆暹短也文宣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五

寬政網去苛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文宣從之及踐阼譖毀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永業搜暹家甚貧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眾口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鑠赴晉陽窮驗無實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慮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屏手板換暹竹者自措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

足慮也帝既鑠暹責其往昔擊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贖罪帝悟曰我之免禍乃得暹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暹太常卿謂羣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初文襄欲以最小妹嫁暹子達拏會遇害遂寢至是譙於宣光殿羣臣多在焉帝謂暹

北齊書曰顯祖於坐上親作書與暹

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

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欲作婚姻乃以主降達拏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暹

尋遷中書監兼并省右僕射帝數出遊多至暹宅欲以暹女為皇太子妃李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遷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絹以七丈為匹暹言之乃依舊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廢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卒帝撫靈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貞節達拏溫良廉謹有識學位儀同三司司農卿周御府大夫大

象中使鄴屬尉遲迴起兵以為總管司馬迴平見害

本史作伏誅今正之

初文宣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云甚相敬唯

阿家憎兒文宣令宮人召達拏母入而殺之投漳水

信斯言也何以本紀又云暹亡文宣至其第親斬暹

妻李氏至第則非召入史筆自相背乃爾

齊滅達拏殺主以復仇云

愚按齊若不滅達拏何以處置樂安故其從尉遲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暹

死也名忠臣不得名孝子

暹從祖弟游字延叔少有風騁為東郡太守郡有鹽戶

常供州郡為兵子孫見丁從役游矜其勞苦乃為表聞

請聽更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游移置城南開敞

處親自說經學者莫不勸勉號為良守正光中除南秦

州刺史先是州人楊松栢洛德兄弟數叛游深加招慰

兄弟俱至

魏書曰松栢歸款引為主簿稍以辭色誘之兄弟俱

至

松栢既郡豪帥感游恩獎諭羣賊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據州為逆數日內游知心不安謀欲出外尋為州人韓祖香等所攻游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小女下殺之義不為羣小所辱也尋為祖香等所執害永安中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定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史

論曰崔鑒以文業應利用之秋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為盛哉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措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何能若此士謙昆弟非惟武毅見重忠公之稱亦足嘉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聞見重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市朝可變人馬不絕至若宣猷之立入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具舉仲方兼資文武雅長謀算伐陳之策信為深遠奕

世載德夫豈徒然昂智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委遇良有以焉而謝彼仁心安茲苛政晚途遭躓理其宜也季倫受分庭之遇其霸朝微權乎榮矣抑所謂彼有人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十九

史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

明 李清 撰

北史三十四

元志 弟 子 琛 德 公 緒

李孝伯 兄 孫 諡 弟 子 士 謙

李義深 弟 幼 庶

李 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李靈字虎符趙郡平棘人出自趙將武安君牧楚漢之

際廣武君李左車其先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

趙魏間道武平中原聞其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

太守神麴中太武徵天下才雋靈至拜中書博士再遷

淮陽太守以學優選授文成經加中散內博士文成踐

阼卒於洛州刺史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諡曰簡子綜見

後長子悅祖悅祖子瑾位大司農卿

魏書曰葛榮圍逼冀州勅授瑾防城都督長子戰死

瑾恐動人情忍哀輟哭城陷沒賊既而走免

瑾純謹好學老而不倦卒贈司空悅祖弟顯南豪俠知

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

居之顯甫為其宗主以軍功賜爵平棘子位河南太守

贈安州刺史諡曰安子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

陽術數有巧思居喪以孝聞魏清河王懌為營明堂太

都督引為主簿遭母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既獲

盜即與之居母喪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曰

禮豈為我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禮豈為我

北齊書曰相州刺史安樂王鑒請為府司馬元忠以

艱憂固辭不受

初元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性仁

恕無貴賤皆為救療家素富其家人在鄉多出貸求利

元忠焚契免責卿人甚敬之孝莊時盜賊蝥起清河有

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

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食之遣奴為尊曰若逢賊但

道李元忠所遣奴如其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自保坐大榭樹下前後斬違命者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為趙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孝莊遇弒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高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報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三

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闕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余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苞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已見神武因給曰從叔輩羸何肯來元忠曰雖羸並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策深見嘉納

又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濟大事冀州大藩若何冀州高乾苞兄弟必為明公主入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唯劉誕點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敵神武急握元忠手謝馬時殷州刺史余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衆與大軍擒斬之神武即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魏孝武納神武女為后詔元忠致娉晉陽每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無正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神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後神武送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良久乃蘇神武親自撫視封晉陽縣伯後為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民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少北齊書曰元忠以為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四

有虛名不能救弊

遂出十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徵拜侍
中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于懷唯聲酒自娛大率
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
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遊里閑每言寧無食不可使
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
復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樂多美酒故也神武欲用為
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撻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五

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
宜勿飲酒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居閒穴以養餘
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文襄蒲桃一盤文
襄報以百緡

北齊載文襄與書曰儀同出藩入侍備經要重猶室
若懸磬嗟咏無極忽辱蒲桃聊用絹百疋以酬清德
其見賞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
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

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
而散之俄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卒有米三石酒數斛書
籍藥物充滿篋架賻未至以金蟬質絹乃得斂贈司徒
謚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父墓中夜驚起甚惡
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
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
八嘗從文襄入謁孝靜有集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
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九奉至尊威靈一九承大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六

意氣兩丸足矣如言而落子撻嗣撻字德沈少聰敏有
才藝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武
定末自丞相記室除河內太守居數載流民盡復代至
將還都父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為立碑終於儀曹
郎撻妹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為尼所居去
鄰三百里往來恒步在路或不得食飲水而已逢屠牽
牛脫衣求贖泣而隨之雉兔馴狎入其山居房室齊亡
後遭時大儉施糜粥於路異母弟宗侃與族人孝衡爭

地相毀尼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為輕致忿
訟宗侃等慙遂讓為閭田渾字季初靈曾孫父遵有業尚
為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贈幽州
刺史謚曰簡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後以四方多難求
為青州征東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
子同赴青齊未幾朱榮入洛衣冠盡物論以為知幾
時河北流移人聚青土衆踰二十萬共劫河間邢杲為主
起自北海襲東陽青州刺史元世儁欲謀誅之府人遂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貳渾乃與長吏崔光韶具陳禍福由是唾血而盟上下還
睦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為都官尚書
東北道行臺赴援社客諸城各自固保渾以社客賊之根
本烏合易離若銜枚夜襲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諸郡可傳
檄定諸將尚遲疑渾乃決行果擒社客斬首送洛陽海陽清
定天平初丁母憂行喪家側殆將滅性武定初兼散騎常侍
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令實居
多使還為東郡太守以贓賄徵還齊文襄王使武士提入置

諸庭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文襄笑而舍之
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太常邢邵為少師吏部尚書
楊愔為少傅論者榮之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
邢邵崔陵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嘗謂魏收曰彫蟲
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尋除海州刺史後
土人共圍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
內先有一池夏旱涸竭渾齋戒朝服而祈一朝天雨泉
流涌溢賊以為神應時駭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鄴都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妾郭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卒於鄴子湛字處元涉獵文
史有家風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渾與弟繪緯俱
為聘使主湛又為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門繪
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
姊筆牘用之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內外以為非常兒
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備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
其高遠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後
勅撰五禮繪與太原王入同掌軍禮魏孝靜講孝經禮

記於顯陽殿繪及從弟褰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為
 錄議簡舉可觀歷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總
 集對揚王庭常令續先發言端為羣僚首音詞辨正風
 儀都雅聽者悚然文襄益加敬異又掌儀注武定初兼
 散騎常侍為聘梁使主梁武問高相今在何處黑獺若
 為形容高相作何經畧繪敷對明辯梁武稱佳與梁人汎
 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
 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九

行人皆通啟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
 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虎為患繪欲修檻忽因闕俱
 死郡西咸以為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虎因闕而
 斃自是偶然貪此為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陽舊多陂
 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
 給人足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為繪立碑于郡街神武
 東巡郡國在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即中陳元康喻慰
 之

北齊書載神武喻慰曰孤在晉知山東守惟卿一人
 用意

河間太守崔湛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鶴羽繪答書
 曰鶴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庸體
 踈嬾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任人時文襄使暹
 選司徒左長史暹薦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及文襄
 嗣業普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與清河太守
 辛術而已至補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十

徒侯景進賢冠賜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為三公
 莫學景叛也及文宣嗣事仍為丞相司馬天保初除司
 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門以此久而沈屈
 卒贈南青州刺史諡曰景子君道有父風繪弟緯

魏書緯作系

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
 不逮之位中散大夫聘梁使主侍中李神雋舉緯尚書
 南主客郎緯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為稱職鄴下為之

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齊文裏攝選以緯為司徒諮議參軍謂曰自即署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梁謝蘭來聘勞之蘭問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暹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

魏書曰系與其二兄前後將命時人稱之

緯常逸遊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絕塵意使還除太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十一

家令卒齊初諡曰文靈弟趙郡太守均均子璩字世顯身長八尺五寸容貌魁偉受學於梁祚位中書郎雅為高允所知初宋徐二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獻文復以璩參二府軍事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遂不降宋將張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磻元令璩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說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克退還時永輜重在

武原璩勸元乘永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遂定淮北加璩寧朔將軍與張諲對為兗州刺史安帖初附以參定徐州功賜爵始豐侯卒諡曰懿子元茂元茂子秀之位尚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子雲弟子羽子弟弟子岳秀之等並早孤事母孝謹兄弟容貌並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元茂弟宣茂正始初歷官光祿勳與游肇往復肇善之卒於幽州刺史遺令薄葬諡曰惠子籍之性謹正粗涉書史位司徒諮議參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十三

文多不載卒贈定州刺史三傳至德饒字世文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弱冠仕隋為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權貴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冤枉褒孝悌雖位秩未通德行為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絺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

其盧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盧弔慰之因改所居村為
孝敬村里為和順里後為金河縣長未之官屬羣盜蝥
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勃海有勅許其歸
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奏曰若德饒來
即相率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至冠氏會他賊
攻陷縣城見害弟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為離石郡司
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唐兵起子崇遇害棄尸
城下德侶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唐帥請葬子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十三

見許因贈子崇官令德侶為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徹
弟公緒字穆叔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為冀州司馬屬
疾去官絕迹贊皇山齊天保初以侍御史徵不就公緒
沈冥樂道又不開時務故誓心不仕尤明天文善圖緯
學嘗謂子弟曰吾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
七及齊亡歲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雅好著書
撰典言十卷禮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
十卷玄子五卷趙記八卷趙語十二卷並行於世公緒

既善陰陽術有秘記傳之子孫而不好臨終取以投火
弟槩字季節少好學然性倨傲每對諸兄弟露髻披服
略無少長禮為齊文襄大將軍府行參軍進側集題云
富春公主撰閒緩不任事每被譏訶除殿中侍御史修
國史後為太子舍人為副使聘於江南江南多以僧寺
停容出入常袒露還坐事解後卒於并州功曹參軍撰
戰國春秋及音譜行於世又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
達生丈人集其序曰達生丈人者生於戰國之世爵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十四

姓名無聞馬爾時人揆其行已彊為之號頗好屬文成
輒棄棄常持論文云古人有言性情生於慾又曰人之
性情慾寔汨之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為
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為形骸之役
由此言之性情之辨斷焉殊異故其身泰則均齊死生
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否則屏除愛著擯落枝
體收視反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無染遭厄窮而
不悶或出人間或栖物表逍遙寄託莫知所終

後早晚當滅對曰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如聞燉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必是此人然比之於父僉

云不逮殆天所以資聖明也帝曰朕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為晚及蒙遜死問至太武

謂順曰卿言蒙遜死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尅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寵待彌厚政

無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二返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言恐順泄之以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十一

寶納其懷中故蒙遜罪覺得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涼州詔追之順受蒙遜金聽殺之浩並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帝問以平河右計順言民勞既久不可頻動請待他年帝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執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而聽其殺曇無讖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

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

魏書載浩毀順曰順昔受牧犍父子重賂言涼無水草幾誤國事

帝大怒刑順於城西順沒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為太武知重居中用事浩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至此由浩遂殺卿從兄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獻文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十八

謚曰宣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長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為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並以聰敏內參機密敷性謙恭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遷秘書下大夫後累遷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秘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懸瓠降朝議謂未必可信敷固執必然

魏書載敷言曰劉氏喪亂骨肉內離藩屏外叛魚并

之會宜在于今況安都等識機歸命奉誠萬里小民
企仰皇化今之事機安可復失

乃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
者十餘人弟奕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
十餘條獻文大怒皇興四年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為民
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闖亂公私同時
伏法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居喪法度吉凶書記
皆合典則為北州所稱美既致斯禍時人歎惜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十九

魏書曰敷二子伯相仲良俱先後見殺伯相庶子孝
祖年小藏免後敷妻崔氏得出宮養之至平涼太守
敷弟式學業知名位西兗州刺史式自以家據權要心
慮危禍常救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啟然後度之既而使
人卒至紹津吏云南過不停此州命弗告刺史既濟突
入執式赴都與俱死子憲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
太和初拜秘書中散雅為孝文知賞後拜趙郡太守趙
修與其州里修歸葬父母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憲不為

屈時人高之後以黨附高肇為御史所劾孝昌中除揚
州刺史淮南大都督及梁平北大將軍元樹等來寇憲
力屈降因求還國既至勅付廷尉適憲女壻安樂王鑒
據相州反靈太后謂鑒心懷劫脅賜憲死永熙中贈儀
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文靜子希宗性寬和儀貌
雅麗有才學位金紫光祿大夫齊神武擢為中外府長
史文宣納其第二女為皇后位上黨太守卒贈司空公
殷州刺史謚文簡長子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文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二十

足自通位齊州刺史淫於從兵妻見殺弟祖勳位給事
黃門侍郎齊文宣以其女為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陽
郡王降封公濟南即位除趙州刺史濟南廢還除金紫
光除大夫大寧中文宣后寵於武成除齊州刺史坐賊
賄狼籍免官復起為光州刺史祖勳性貪慢兼其妻崔
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媪母元氏即祖勳妻
姨為此附會又除西兗州刺史殿中尚書祖勳無才幹
自少及長居官無可稱述卒贈尚書右僕射武平中將

封后兄君璧等為王還復祖勳王爵其弟祖欽封竟陵王位光祿勳希宗弟希仁有學識卒於侍中太子詹事子公統仕齊位員外郎高歸彥之反公統為之謀主歸彥敗伏法母崔氏當沒官其弟宣實行賂改籍註老事發武成梧殺之肝腦塗地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贍位尚書左丞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後生事免論者以為非罪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云監河愛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三

魏書載騫全詩曰幽棲多暇日總駕萃荒垆南瞻帶宮雉北睇拒畦瀛流火時將末懸灰漸云輕寒風率已厲秋水寂無聲層陰蔽長野凍雨暗窮汀侶浴浮還沒孤飛息且驚三禡俄終歲一丸曾未營閒居同浴疾歸身款武城稍旅原思藿坐夢尹勳荆監河愛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豈若忻蓬華收志偶沈冥 蓋失職之志云後除給事黃門侍郎卒其文筆別有集

錄齊受禪贈儀同三司諡文惠騫弟希禮性敦厚容止樞機動遵禮度起家著作佐郎修起居注歷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與邢邵等議定禮律卒於信州刺史子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對曰禮雖不肖請附子臧昂握手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遠至簡靜不妄通賓客射策甲科遷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李彙使陳孝貞從姊則文宣昭信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三

從兄祖勳女為廢帝濟南王妃祖欽女一為後主娥英一為琅邪王儼妃祖勳叔騫女為安德王延宗妃諸房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文宣后故與帝室姻媾重疊兄弟並以文學自達恥為外戚家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諧之出為太尉府外兵參軍武平中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假儀同三司以美於詞令勅與中書侍郎李若李德林別掌宣傳詔勅周宣帝即位

轉吏部下大夫隋文為丞相孝貞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為犯廟諱故稱字元操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修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後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令李德林參典文翰元操無幹劇之用出為金州刺史卒官所著集三十卷行於世弟孝基亦有才學風詞甚美以衛尉丞待詔文林館位儀曹郎中孝基弟孝威涉學有器幹兄弟中最高為敦篤位太尉外兵參軍修起居注仕隋為禮部侍郎大理少卿式弟奕美容貌有才藝位都官尚書與兄數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奕兄弟及誅李訢存問憲等一二年歲時賜以布帛奕弟問字道度少為中散逃避得免後歷度支尚書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幸長安問以咸陽山河嶮固秦漢舊都勸帝去洛陽都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三

愚按孝武西奔長安遂都於此周隋唐因之方信問言有見

後孝文引見問笑謂曰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問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嶮自固婁敬之言符於本旨今陛下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帝大悅問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駁公卿無所迴避百寮皆憚之帝常加優禮每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卒子祐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博陵太守以清幹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四

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民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令送鹿故處郡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荊州刺史諡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太武徵為中散謂曰真卿家千里駒也累遷散騎侍郎光祿大夫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秘人莫能知遷北都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真君末宋文帝聞車駕南伐遣其弟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三五

尉江夏王義恭率眾赴彭城太武至彭城登亞父冢望城內遣送其俘刺應至小市門宣詔勞問義恭等問士馬數應曰中軍四十餘萬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帝明日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可施彼國何得稱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否縱為隣國之君何為不稱詔

於隣國之臣又何至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彼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尅日交戰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何用廢橋杜門窮城中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

魏書載暢曰我本闔人不關馬足且冀之北土是馬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孝伯曰城守君所習野戰我所長我恃馬猶君恃城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三六

既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馬賜安北

魏書載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眾賓至門未為有禮孝伯曰非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匆匆無待賓調度耳

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帝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鼓孝伯曰有後詔

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為人暢曰魏帝為人久為往來所具李尚書親自叩命不患不盡故不復遣信

魏書又載孝伯曰王玄謨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至辱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拒鄒山之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二十七

彼之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便爾入穴將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其北人故為前驅大軍未至河水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為失算但因夜歸致戎馬驚亂耳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眾制一邪利乃足言耶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鎮軍神算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主上當不圍此城自帥眾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城不待圍若其不提彭

城亦非所欲我合當南飲江湖療渴耳語竟暢曰冀蕩定有期君還宋朝為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君耳 愚按北史李孝伯與南史張暢傳兩國之史各誇使人能言今擇孝伯詞說之長者補入孝伯傳餘入暢傳

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風容閒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帝大喜進爵宣城公為使持節散騎常侍秦州刺史卒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二十八

昭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景穆曾啓太武廣徵俊秀帝曰朕有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求訪此輩亦何可得其見貴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廷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為己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武寵眷有亞

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卒之日遠近哀傷孝伯美名聞於遐邇孝彪使江南齊武帝謂曰北有李孝伯於卿遠近其為遠人所知若此妻崔蹟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為妻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為也元顯志氣甚高為時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

本史避唐太宗諱書安民為安人今依魏書正之

安上俱有風度安民襲爵壽光侯無子除安上鉅鹿太

欽定四庫全書

前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三九

守亦早卒安民弟豹子後追理先封

魏書載豹子表曰先臣榮寵前朝勲書王府爵封埋

隆實深荼苦竊惟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並以

勲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況先臣勲

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數族追賞於先朝先

臣絕封於聖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且沈約偽史翻

流上國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見稱

載非直存益於時亦沒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

卒不得襲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位中書博士時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為軍司略地至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兗豫之南置淮陽郡撫之拜祥太守流民歸者萬餘家勸課農桑民皆安業遷河間太守有威恩稱徵拜中書侍郎即氏千餘上書乞留數年朝廷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諡曰憲子安世幼聰悟文成引見侍郎博士子簡其秀雋欲以為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帝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

欽定四庫全書

前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三五

陳說父祖甚有次第即以為生帝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謹慎獻文親愛之累遷主客令齊使劉纘來聘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為典客安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

世曰亦石頭與番禺耳時每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貸之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續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續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民饑流散豪右多占奪安世乃上疏陳均量之制

魏書載安世表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三十一

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益欲使土不曠功民因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之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疆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

有長短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桑柘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均兆庶如阜如山可積此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覲覲守分之士永免凌奪

孝文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三十二

魏書食貨志曰太和九年詔均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人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資治通鑑注云倍之者合授四十畝授以八十畝此一易之田也三易之田三年耕然後復故再倍以授之諸民年及課則授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

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附賣者坐如律

出為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敦農桑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為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為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擿親往討之大為波敗遂為逋逃之藪公私成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二十

患百姓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於鄴市州內肅然病卒於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謚郁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為友時人多絕戶為沙門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缺當世

之禮求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

冊府元龜又載瑒言曰伏願躬致郊廟之禮親行朔望之虔釋奠成均竭力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祿孝弟可通神明德教可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徹僧寺不急之華還復有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約將來之造權令停息況今南服未靖眾役乃煩百姓多方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慈孝比屋是沙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二十

門矣

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為毀佛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

魏書又載瑒言曰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為教者正未達眾妙之門耳

太后雖以瑒言為允然不免暹等意猶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為統軍瑒德洽鄉閭招募

雄勇樂從者數百騎場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黃見瑒至拊其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黃故瑒為左丞仍為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黃又啟為中書侍郎建義初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做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須學問稽博古今何用專經為老博士也與弟謚特相友愛謚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形骸毀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五

人倫哀歎之弟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謚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琴書為業有絕世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正於經典真文援證定疑必驗於周孔遺訓乃可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

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皆除斯豈不以羣儒舛互莫適可從典文殘滅求之靡據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惜哉言乎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聖人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六

頠賢於仲尼矣余竊不自量據禮尋義不苟偏信乃藉以禮傳考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盡美未盡善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

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子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三七

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名於考工校之户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眾儒僮或在斯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

者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記二三但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以美說飾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三七

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聽朔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同制之言皆出鄭

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于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賁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髻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三九

處室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倭構思王爾營度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辰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哉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不然一也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

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窓若為三尺之戶二尺窓窓戶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算門圭窬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辰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間而鄭氏禮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四

說宸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於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辰置二尺間此之叵測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間哉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樸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

不相稱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可見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余謂盛德篇得之戶牖失之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五

無所據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一室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為怪矣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為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憲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時學士見重當時即識其修廣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為謬更修而

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矣余今省彼眾家委心從善但是古非今俗間常情而千載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

魏書載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老莊貴無為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為人移脫尋予志者陶然正若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五

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謚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異同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為璠等判折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

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不背理辭氣磊
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
迹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
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北黨議隆冬達曙盛夏通宵
雖仲舒不闕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
方之斯人未足為喻謚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
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
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四三

時親識有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謚耽學守道不悶于時
常欲致言但未有序耳諸君何為輕自媒術謂其子曰
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
何不就業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謚以
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空方欲訓彼青衿宣
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
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推梁之慕況璠
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

詔曰謚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
傍惠康近準玄晏諡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
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郁字永穆好學沈
靖博通經史為廣平王懷友深見禮遇時學士徐遵明
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
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
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其朝夕教授唯郁而已謙虛寬
雅有儒者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四四

撫育孤姪歸於鄰里永和初以都官尚書領給事黃門
侍郎三年於顯陽殿講禮記詔郁執經郁解說不窮羣
難鋒起無廢談笑孝武及諸王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
卒贈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都督定州刺史謚子士謙
字子約一名容即髻觀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
中毒因跪嘗之伯父瑒深所嗟尚稱此兒吾家顏子也
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
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為伽藍脫

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善天文術數
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
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為國子祭酒固
辭得免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隋有天下畢志不仕
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
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
必高會極宴無不沈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
先為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長荀卿亦云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四十五

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相
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所
乃為人所疎頓至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為
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奔走赴之隨之供濟有兄
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
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
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
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

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用醉角力震扼其
喉斃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
然可速去無為吏拘性寬厚皆此類後出粟萬石以貸
鄉人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
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責家為設酒食對
之燔契曰責了矣幸勿為念各令罷去明年大熟責家
爭來償士謙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死者士謙罄家資為
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四十六

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
軍遺惠也仁心感物羣犬生子交共相乳凶年散穀至
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子
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
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
有客坐不信佛家報義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
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耶佛經云轉輪五道
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

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鯨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蠶宣武為蟹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時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四七

詠懷詩輒毀其本不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為頓改今日賊重者死是酷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則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左腕流刑則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為亂階適以召戎非求安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為得政體隋開皇

八年終於家趙州士女聞之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而今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印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諡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乃散粟五百石以賑窮乏免奴婢六十人李氏宗族甚盛有李平李機李隱李保皆以括為字時謂四括又有李晃李棊李勁李叡皆以黃為字世謂四黃機初家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四八

平棘南其後李慎李敦居柏仁子孫甚微李義南徙故壘世曰南祖李祖李勗李充兄弟居巷東李盛李敏李隆李喜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為目云愚按李氏以下本史敘述甚冗國史非家譜既無功德可記瑣述非體今節而存之他傳皆類此李裔小名楹父秀林裔性溫直太和中中書博士為頓邱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抑強扶弱政以嚴威為名母憂去職後為司徒司馬定州大中正太中大

夫卒贈齊州刺史裔出後伯父鳳林孝昌中為定州鎮軍長史帶博陵太守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裔潛引洛周州遂陷沒洛周特無綱紀市令驛帥咸以為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裔定州王洛周尋為葛榮所滅裔仍事榮亦朱榮擒葛榮遂繫裔及高昂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大平中歷候尉大將軍陝州刺史及周文攻克州城見害東魏贈尚書令司徒定州刺史子子雄

隋書無子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陝州破隨周軍入長安家世並以學業自通子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素業子雄曰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功業者鮮矣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仕周累遷小賓部後從達奚武與齊戰芒山諸軍大敗子雄所領獨全累遷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道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即位行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

隋書曰雄以輕騎數百至硤口說下十餘城

拜亳州刺史隋文總百揆徵為司會中大夫以淮南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及晉王廣出鎮并州以子雄為河北行臺兵部尚書帝謂曰吾兒既少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委吾無北顧憂矣子雄頓首流涕誓以效命子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歲餘卒官裔族人肅位員外常侍初陷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盡腹銜刀於隱屏處為紹求福故紹愛之薦為黃門即性酒狂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弟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暉為有司彈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五十

魏書曰太后怒之出為章武內史

卒於夏州刺史肅從弟仲璇司徒左長史恒農太守先是官牛二姓阻險為害仲璇示以威惠即並歸伏累遷右光祿大夫大平初遷都於鄴以仲璇為營構將作除將作大匠所歷並著聲績卒族人煥字仲文小字醜瓌

中書侍郎盛弟隆之後煥有幹用與鄜道元俱為李虎所知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煥以治書侍御史與任城王澄推究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諭乃執泰等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煥以司空從事中郎為軍司馬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迎接仍行揚州事及荆蠻擾動勅煥兼通直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梁州刺史時武興氏楊集起舉兵作逆勅假平西將軍督別將大破集起軍又破秦州賊呂苟兒及斬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季二

王楊定還朝遇患卒贈幽州刺史諡曰昭子密字希苞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愈乃精習經方洞開針藥母疾得除由是以醫術知名屬余朱兆弒逆與勅海高昂為報復計後從神武位襄州刺史

北齊書曰在州十餘年深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天保初授散騎常侍卒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父紹殷州別駕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胸險峭時人語曰斂戟森森李義深初以殷州別

駕歸齊神武再遷鴻臚少卿見余朱兆兵盛叛歸之兆

平神武恕其罪遷齊州刺史好利多所受納轉陽夏太

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卒於禁所子駒駘有才

辨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陳人稱之隋開皇中為永

安郡太守絳州長史卒于政藻明敏有才幹駒駘沒陳

政藻時為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便謝病解職居處

若在喪禮人士稱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卒於

宜州長史義深弟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季三

無該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舉秀才再遷著作即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

冊府元龜曰孝武常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勅祭酒

劉歊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杲講大

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與聽獨同軌經義

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為慨恨

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耽釋學遂集名

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豫席兼

遣其朝士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為善盧景裕卒齊神武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為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為倦卒神武嗟悼之贈瀛州刺史謚康同軌弟稚廉

北史作幼廉今正之

少寡欲為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彊付輒擲之地州牧以其蒙稚而廉故以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五

名性聰敏累遷瀛州長史齊神武行經冀部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稚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為諸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

北齊書載神武謂司馬子如曰觀稚廉處分快人意也

仍責諸人曰若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人指否時諸人並謝罪稚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神武還并

州以告文襄文襄喜謂人曰吾足名知人矣文襄嗣事除霸府掾時以并州王政所基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後因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君好長史處李稚廉即其人也遂命為并州長史常在文襄弟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為館客天保初除太原郡太守

北齊書曰嘗召見語及政刑寬猛帝意深文峻法稚廉固以為非帝不悅

文宣嘗與語及楊愔誤稱為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五

郡守累遷大理卿所在稱職後主時和士開權重百寮盡傾稚廉高揖而已出為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橫歷政不能禁稚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挺妓婢二十人稚廉不受遂殺之罷還鄴祖珽執政求紫石英於稚廉以其南青州所出稚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珽有不平之言或以告稚廉稚廉抗聲曰李稚廉結髮從宦不曲意求人天生德于予孝徵其如予何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耳時已授并

省都官尚書辭而未報遂發勅遣之齊末官至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稚廉獨不霑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覺為榮卒贈吏部尚書義深族弟神威幼有風裁家業禮學又善音樂撰集樂書近百卷卒於尚書左丞又有李彙世居栢仁弱冠以文章知仕齊位東平太守後待詔文林館除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梁晚節頗以酒累貧無居宅寄止佛寺嘗著巾帔終日對酒招致賓客風調詳雅彙從兄子胡才辭亦彙之亞兼有吏能位中書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人

李冲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寶見李氏家傳冲本名思冲孝文改焉少孤為兄承訓養承常言此兒器重非恒方為門戶所寄冲雅有大量隨兄至滎陽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冲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獻文末為中書學生冲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孝文初以例遷秘書中散典禁中文字以修教敏慧漸見寵待遷內秘書令南部給事

中舊無三長唯立宗主主督護所以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户冲以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上之

魏書食貨志載冲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強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年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約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民八十以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

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羣臣多不同魏書曰時中書令鄭羲秘書令高祐等以為難行義言之尤峻獨太尉元丕以為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或謂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民必勞怨請至冬閒月徐乃遣使冲曰民者實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課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

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今議遣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為之易行

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常分包蔭之戶可出使倖之人可止何為不可詞議雖有乖異然惟以變法為難更無異議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沖為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千萬進隴西郡公密致珍寶服御以充其第外人莫知沖家素清貧遂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五七

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於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由之躋敏者亦多初沖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構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為南部郎

魏書曰護又糾佐賊罪佐及沖等坐繫會赦乃免佐甚銜之

深慮為沖陷常求退避沖每撫慰之護後坐賊罪懼必不濟沖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恕之遂得不坐沖從甥

陰始孫貧往來沖家如子姪有人求官托其納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言後假方便借沖此馬主見沖乘馬而不得官乃自陳首始末沖聞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時王公重臣皆呼名孝文謂沖為中書而不名太后崩孝文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孝文雖自下筆無不訪決沖竭盡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舊臣戚輔莫能逮之俱服其明斷慎密孝文亦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五八

相仗言親敬彌甚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拜廷尉卿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禧師東宮逮拜太子少傅孝文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沖女為夫人及營明堂詔沖領將作大匠與司空長樂公亮共監興繕車駕南伐加沖輔國大將軍統眾翼從自發都至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孝文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皆稽顙馬前孝文曰今大軍將邁公等更欲何云沖進請曰自發都淫雨士馬困弊矜喪反旆於義為允

孝文曰

魏書載孝文曰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

統一之文

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無辭一同區域敢以死請孝文大怒曰朕方欲經營宇宙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孝文乃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五九

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鑿當移都於此王公等以為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遷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前南安王禎進曰臣聞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行非常之事夫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啟於前陛下行於後固其宜也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之願亦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孝文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為大舉因脅定

羣情外名南伐其寔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

魏書載沖言於孝文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建六寢築城郭難以馬上待就願暫返北都待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狩南徙軌儀土中帝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未宜便旋遂不從沖言

冊府元龜曰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孝文謂沖曰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六

欲從此通渠之雒南伐之日從雒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渭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闚此乃軍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魚人之

尋以坤為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侯車駕南征以沖兼左僕射留守洛陽魏書曰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

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克
 城則遣冲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今豫差戍卒
 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
 情連胡接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
 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
 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
 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寔
 馬腹也且王者之舉情在極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
 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
 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
 漠北江外耳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然
 後置邦樹將為吞併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諸
 城新野陸步弗降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寧可
 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
 中地接寇攘才負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
 令陷沒恐後舉日以留守豈懼其死効未易可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十一

推此而論不成為上高祖從之
 遷尚書左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泉縣侯及太子恂廢
 冲罷少傅

冊府元龜曰宣武立為太子帝譙于清徽堂謂冲曰
 皇儲關係甚重故延卿一譙以暢欣情又曰有升有
 黜悼往欣今良用深慨冲曰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
 茲得遇譙喜懼交深帝曰朕尚弗革其昏何勞師傅
 愧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十三

孝文引見公卿于清徽堂曰今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
 大構未成要自條記略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先靈密
 邇朕取南之計決矣
 魏書曰若依近代也天子下帷深宮準上古也則有
 周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滅
 頃來陰陽卜行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既家國大事
 宜共君臣各盡所見冲曰征戍之法先論人事後察天
 道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京師始遷眾業未定加之

征戍以為未可帝曰僕射之言非為不合然咫尺寇戎無以自安

魏書曰朕於十七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
事之盛而非天時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
致不捷

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將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
征理

魏書曰若秋行無捷諸君並付司寇不可不入盡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三

心遂罷議而出 魏書載沖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

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

等以為律文養子而為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生

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薄

既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為罪而父兄不預然

父兄為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

不然臣以為依據律文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

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不稱子不從父當是尊屬

卑之義臣禧等以為律雖不正見五文起制無罪必

矣且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

繼國除不襲是為有福不及己有罪便預坐均事等

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以

為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僕

射之議據律太尉等論乃曲矯也養所以從戮者緣

其已免所生故不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舟

於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絕推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三

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斯則應死可特原之

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卽太廟及洛陽初基安處

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沖沖勤志強力孜孜無怠且理

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劊劊在前初不勞厭也然顯

貴門族榮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官爵一家歲祿萬匹

有餘

魏書曰是其親者雖復駭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

以是少之

年纔四十而鬢髮斑白姿貌甚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於孝文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為中尉兼尚書為孝文知待便謂非復藉冲更相輕背唯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意冲頗銜之後孝文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手自作表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孝文覽其表嗟嘆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隘也僕射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七

為滿矣冲時震怒數責彪前後僭恃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大肆辱詈冲素性溫柔而一朝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餘日卒時年四十九孝文始聞冲病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鑿朝務使我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愴懷及聞冲卒為舉哀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書褒述其美曰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於是贈司空公給東園

祕器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疋蠟二百斤有司奏諡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孝文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冲墓左右以聞孝文卧疾望墳掩涕久之遣太常致祭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斂冲亡沒之故言及流淚其相痛惜如此

魏書曰冲兄弟六四母所出頗相忿鬩及冲貴封祿恩賜皆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別宅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冲德也始冲見私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七

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乃自安而冲明日當官自始迄終無所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李靈兄弟並有焉靈則首應弓旌道光師傳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各能克廣門業道風不殞餘慶之美豈非此之謂乎至如元忠倜儻從橫功名自卒季初家風素業昆季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振憲之子弟特盛衣纓宜惟戚里是憑固亦文雅所得安世識具通雅時幹

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謚之高逸固可謂世有人馬義深弟兄人位兼美子雄才官不替門緒茂矣

魏書 沖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一時之
聖主佐命太和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
愚按亂之一言固先聖成言亦史臣弄
筆觀風流一字可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

字七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一

山陰胡方回

胡方回

段承根 宗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劉延明 即魏書劉炳

趙柔

索敞

宋 繇 曾孫游道

江式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太武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稍遷太子少傅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

明 李清 撰

北史三十五

高閭

胡叟

張湛

闕駟

魏書刑罰志曰恭宗監國雅上表曰臣按漢武時啓
河右四郡議諸疑罪適徙之十載年後邊郡充實並
修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事也帝王於罪
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徙善懲惡適徙之苦其懲亦深
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投遠欣喜赴路力
役終身不敢言苦且遠流分離心或思善則姦邪可
息邊垂足備恭宗善而未行

愚按文成後用源賀言遂行之矣然無知雅先言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雅性剛慤好自矜誕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
允才允性寬柔不以為恨允將婚邢氏雅勸允娶其族
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入自棄伯度我
自敬黃頭其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重雅
雅因議論長短忽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
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父幼北
燕馮跋假廣平太守明根幼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其
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壺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

鎮將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雅雅使人贖之教
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攻為窟讀書積歲雅稱
為太武擢為中書學生性寡欲綜習經史文成踐祚
為都曹主事帝以其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
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獻文時累遷東
兗州刺史為政清平孝文時為儀曹長清約恭謹號為
稱職

冊府元龜曰孝文嘗集羣官謂之曰近論朝日夕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皆欲以二分之一日於東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
准若一依分日或值月出於東而行禮於西尋情即
禮不可施行昔秘書監薛暹等嘗謂此事以為朝日
以朔夕月以朏二者孰是明根曰宜從朏月
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
魏書曰詔以與蕭贖絕使多年今宜通否明根曰中
絕行人是朝廷所為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
直在於贖我今遣使於理為長從之

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又參定律令屢進
謙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

魏書曰高祖引明根入見諭之曰卿年耆德茂服勤
累朝便爾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春德思仁情何
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但季俗凌遲斯道弗繼
卿居今行古獨秉沖操有魏以來首振頽俗進可光
我朝化退可榮慰私門明根曰臣鍾鳴漏盡待盡私
庭下奉先帝此陛下大恩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一百二十一

引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勤仍為流涕賜青紗單
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為三老明
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祿供食之味
大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賜布帛等歸本郡又賜安車
兩馬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於行宮優詔賜以穀
帛敕大官備送珍羞為造甲第園有大事恒置書訪之
舊疾發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卒於家宣武帛祭贈賜甚
厚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謚曰靖明根歷官內外五十

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孝文初明根
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
閭以才華時侮明根世號高游馮子肇守伯始孝文賜
名博綜經史延興初遷典命司大夫車駕南伐肇表諫
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
求解官扶侍孝文欲令祿養出為本州南安王禎鎮北
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為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
太守如故為政清簡加以巨贊歷佐二王甚有聲績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一百二十一

父憂解任復授黃門侍郎兼侍中為畿內大使黜陟善
惡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
儒者動存名教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
宣武之舅百寮懾憚謂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以孝文
所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盧昶在胸
山肇諫曰胸山肇爾僻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為利
魏書曰為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
以不得已之衆薄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殊甚

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爭終恐難守

如聞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

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為大帝將從之尋昶敗遷侍中

梁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授首以郁州內

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以為不宜勞師爭海島地

魏書載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常但六里胸山

地實接海郁州又在海中所謂石田無雨且六里於

賊逼要去此閒遠以閒遠之兵攻逼要之衆不可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也新附之民服化猶近宜安不宜勞勞則怨生怨生

則思叛宜捐茲小利不使大損

帝不納及大將軍高肇伐蜀肇又陳願俟後圖

魏書載肇諫曰方今山東闕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

百姓空虚宜在安靜不宜勞役且蜀地險隘鎮戍晏

然更無異趣豈得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

何及願俟後圖

又不納孝明即位遷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惠政再遷尚

書若僕射肇於吏事斷決不逮王者誥呈反覆至於再

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方正之

操時入服之及元乂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集

公卿會議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不可終不下

署卒謚文貞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卷善

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

表落凡七十五篇謙廉不競曾撰儒基以表其志清負

寡欲資仰俸祿而已為廷尉時宣武嘗敕肇有所降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其執意如此

及孝明初近侍羣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下並

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

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

才學位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孝明以肇昔辭文安封

復欲封祥祥守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

不屈乃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

謚曰文

高閻字閻士漁陽雍奴人父洪位陳留王從事中郎閻
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為車子送租至平
城修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為謝中書監表明日浩
歷租車過駐馮曄閻諸車子皆驚閻本名驢浩乃改為
閻而字馮由是知名和平末為中書侍郎文成崩乙渾
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閻與中書令高
允入禁中參決大政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越徐州以
功爵安樂侯獻文即位從崇光宮閻表上至德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八

魏書載閻頌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
垂祐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
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陵
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土靈降鑒思皇反正乃春
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
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內悟遺此
崇高挹彼冲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
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府

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敦之
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禎候
並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
流液黃龍蜿蜿遊鱗奕奕冲訓既布率土咸寧穆穆
四門灼灼典刑勝殘豈遠期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
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
淳澤被服冠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
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九

徽烈被之管絃

高允以閻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為獻文所知參論政
事承明初為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
閻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
北閻表諫陳四疑

冊府元龜載閻四疑曰淮北城五處皆須攻擊然攻
守勢懸未見其利疑一縱使歸心發兵遠入費損轉
多若不置城是曰空爭疑二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



軍聚費疑三天下開泰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四

請特速送旆仗明太后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

難違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問表以為

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問議

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今辨忠佞

魏書載問對曰竊謂袁盎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諧殺

晁錯是其佞帝曰朕所問未然之前卿所對已然之

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問曰佞者飾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

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異名忠佞異名同理求之於同

則得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

換忠佞之境豈皦然易明哉或託佞成忠或假忠飾佞

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問曰子綦諫楚初雖

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為佞也子綦若不設初

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問對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

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

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

武功以威之夫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

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賞罰以勸之用能闢國

寧方征伐四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

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者則雖衆不能成患雖

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並

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

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關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

始長城是築漢之考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

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不長兵衆不足乃防狄要

理宜然也今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鹵雖暫勞

乃永逸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

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悍既不攻城野掠無

獲革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

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

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三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法為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救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兵直至磧南揚威漢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百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利一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利二發城觀敵以逸待勞利三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利四歲常遊運永得不遺利五

魏書又載閭表末云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間外之

事有利輒決赦其小利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然後忠臣盡心征將竭力雖三敗而愈榮雖三背而彌寵

孝文詔曰比當與卿面論

魏書曰高祖引見羣臣議伐柔然左僕射穆亮曰蠕蠕頻肆寇擾為惡不悛宜興兵誅之挫其醜勢閭曰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帝曰先朝有未賓之酋故屢行征伐朕承太平之基何為屢動兵革夫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便可停也

又詔閭為書問柔然時柔然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帝曰卿職典文辭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主敦素和親其子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免冠謝罪帝曰蠕蠕使弔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為非禮事及
還果被譖愬以致枉刑今書可明年提忠於彼國使而
主知之是年冬至大饗羣臣孝文親舞於太后前羣臣
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天子
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敦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踊謹上
千萬歲壽帝大悅又議政於皇信堂閭曰伏思太皇太
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願終成
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為法何者為刑施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之日何先何後對曰刑制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
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帝曰
論語稱冉子退朝孔曰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其事也
何者為政何者為事對曰政者上所行事者下所綜
魏書曰閭以春夏少雨令各上書極陳損益乃言北
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入有同心宜寬其往來
開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明察畿甸之民饑甚者
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

隨運以溢其處開闢弛禁恣其東西隨豐逐食又聞
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
違犯宜申飭外牧寬其使役急其禁令又一夫幽枉
王道為虧可集京師見囚於都曹重加究察輕者決
遣重者定狀又請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皆教有
司施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後詔閭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除鎮南將軍相州
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勳賜布帛粟牛馬等
魏書律厯志載閭表曰書稱同律度量衡四者何先
以律為首豈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氣故也孔子
曰移風易俗莫尚於樂樂者律之本也臣前被敕理
樂事以粗舉但年垂七十恐一朝先犬馬使律法長
絕太樂祭酒公孫崇聰敏精勤頗長推考故臣舉以
教樂今依臣前共所論樂事自作鐘磬志議三卷器
數以備可謂世不乏賢今請使崇參知律呂鐘磬之
事觸類而長之成益必深又著作郎韓顯宗博聞強

識粗解音律亦令時往參知臣雖在外官竊慕古人
舉善之義詔許之

遷都洛陽閻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帝
頗嫌之

愚按孝文遷洛後遂以浸弱惜閻所言十損史不全
錄若遷鄴一議雖格至東魏孝靜遷鄴方驗李罔請
遷長安高閻請遷鄴雖不行於孝文時而它日西東
二魏卒分行其言亦一奇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去

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親降車駕親幸懸瓠閻表諫洛
陽草創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帝不納虎果虛詐諸將
皆無功而還

魏書曰高祖攻鍾離未克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
新附賜閻璽書具論其狀閻言伏承欲留戍淮南招
撫新附昔太武皇后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
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弗克班師日
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

可守小故也夫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

塞本不拔雖剪枝竭流終不可絕壽陽盱眙淮陰乃
淮南根本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

明矣既逼敵大鎮兼隔深淮之險少置兵則不足自
固多置兵則糧運難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泗口
沂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城舟船素蓄若敵因先
積之資拒我始行之路元戎旆旆兵士挫怯夏雨水
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去

通江表西有盱眙壽陽之鎮若必留戍恐為敵擒何
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
固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克大鎮城戍已定而思
叛猶多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
後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天時向
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太武成規班師還京營皇居
於伊洛蓄力待釁侍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
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

駕還幸石濟閣朝於行宮帝謂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
 征但兵士已集恐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遂至淮南而
 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實由晚一月日故耳問曰
 古攻戰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大捷所
 以無大獲良由兵少故也且從都天下大事今京邑甫
 爾庶事草創願陛下從容伊瀝使國中緝寧則向化之
 徒自然樂附帝曰願從容伊瀝實亦不少但未獲耳問
 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江介不賓然中州之
 地盡平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帝曰荆揚未一豈
 得如卿言也問以江南非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
 帝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為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
 駕至鄴孝文頻幸其州館下詔褒揚之問每請本州自
 效詔曰問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志退有塵謙德
 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從授幽州刺史
 令存勸兼行思法並舉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為
 太常卿頻表陳避不聽又駕南討漢陽問上表諫求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苑注
卷一百二十一

九

師帝不納漢陽平賜問璽書問上表陳謝宣武踐阼問
 累表遜位優詔

冊府元龜載詔曰問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納清華
 朝之偶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遂安
 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

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使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
 辭引見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
 求歸帝為之流涕優詔賜安車几杖與馬繒綵衣服布

金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苑注
卷一百二十一

九

帛事從豐厚百僚餞之猶漢羣公祖二疏也問進陟北
 芒上望闕表以示戀慕卒於家謚文貞問好為文章集
 四十卷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問強果敢
 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處朝廷廣衆中則談論鋒
 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
 在中書好置辱諸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
 受其賄及老為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譽弟悅篤
 志好學有美於問早卒

趙逸字思暉天水人父昌後趙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
成仕後秦姚興歷中書侍郎後為夏赫連勃勃所幽拜
著作郎太武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為此
言作者誰速推之司徒崔浩曰彼之謬述亦子雲美新
耳固宜容之乃止歷中書侍郎赤城鎮將頻表乞免久
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
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逸兄溫博學有高名為成王
楊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第三子琰字叔起初苻氏亂
琰為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饘熟之節
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其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
婢令留輕糶當送子應冀州聘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
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
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糶刃得刺六韜命送還
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妻之而去初為兗州司
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為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
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于

蒸嘗拜獻未嘗不嬰慕卒事每逢良辰不受子孫慶賀
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還寔無冀乃絕鹽
粟斷諸饋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孝文遷都洛陽子應
等乃還鄉葬焉

魏書曰逸族人超宗與弟令勝俱身長八尺有將略
為河南太守多所受納賂北海王詳言之世宗從河
東太守更自修厲清靜愛民卒於官百姓追思之贈
華州刺史謚曰成令勝亦累官弘農太守令勝弟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三

以功歷官征南將軍督巴東諸軍事鎮南鄭時蕭衍
將姜修率衆二萬屯羊口姜白龍據南城譚思文據
夾口司州刺史王僧炳又頓南安並扇動夷獠規翻
南鄭遐率甲士九千所在衝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
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出為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
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持
節為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鮑口去朐城五十里
夏雨頻降厲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

徑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眾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
獨破仙琕斬其將李魯生葛景羽等仙琕先分軍於
朐城之西阻水列柵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
結草為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圍進救朐
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文驥力竭以城降賊
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走惟遐獨握節而還時
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朐山至邳城二百里間僵尸
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邳城借假節為軍威遐坐失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免官延昌中起為副將防捍西荆歷官汾州刺史在
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豫州刺史謚曰襄遐弟叔隆
官於秦州秦州殷富去京懸遠與敕使元修義同心
聚欲納貨巨萬賂司空劉騰由大中大夫出為中山
內史在郡專以貨賄為事懸歛之役賴族人前軍將
軍趙文相力以免後更與文相絕文相長者不以為
恨及為汝南內史猶經紀叔隆家後文相卒視其子
弟漢如也時論賤薄之

加藍記又有趙逸非此趙逸也以名氏同故討按逸
自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孝明正光初
至京師見涼州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歎息曰此宅
中朝時太康寺時人未信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
軍王濬平吳始立此寺今有三層浮圖用埽為之指
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驗之果得甄數十萬
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襄陽侯王濬造
乃服逸言號為聖人好事者遂尋問晉朝京師何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今日逸曰晉朝民少於今王侯第與今相似又云自
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
都邑目見其事國滅後觀其史皆非實錄莫不推過
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及詳
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
書君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又曰當今之人生愚死
智感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人爾及死也碑
文墓誌必窮天地大德盡生民能事為君共堯舜連

衡為臣與伊皋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執法
之吏埋輪謝其梗直皆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
文之士慚逸此言逸指城中輝文里云是晉馬道里
里中數宅皆豐堂崛起高門洞開逸又指太傅李延
實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修和宅是吳主孫
皓宅冀州刺史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時內有綠
珠樓於是經過者咸想見綠珠容操也寶光寺有三
層浮圖一所以石為基形製甚古逸見而嘆曰此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石塔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三十二寺皆湮滅此寺
獨存指園中處曰此是浴室前五步應有井眾僧掘
之果然井雖填塞磚口如釐浴室下猶有石數十枚
逸嘗云吾不解養生自然常壽郭璞常為吾筮云壽
年五百歲今始逾半耳孝明帝聞之命給步挽車一
乘遊於市里所經處多記舊跡三年後遁去莫知所
在愚按逸論史一段可謂切中史筆膏肓但云符
生仁而不殺則當時殺魚遵梁安及其子孫者誰恐

非定錄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世為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
十三辯疑釋理與成人交論鮮有屈焉學不師受
魏書曰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其惟易
乎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有探頤未兆者哉就
道之義非在今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能誦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詞又
工鄙俗之句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
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彥待叟不
足叟拂衣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處
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
遂歸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
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蹟人皆奇
其才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采梁秦
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
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

數千人鑄火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眾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值千餘疋叟一無所受後入北涼沮渠牧犍遇之不重乃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暗排疎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悅祝鮀眴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憲章無虧何祝鮀之有叟曰貴主奉正朔弗淳慕仁義未允吾之擇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濶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文成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檄未及柔然舒文劣於叟尋歸家不事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為恥養子字煥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犢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啜醉飽盛餘肉餅以付煥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敦嘗

遺以財皆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編為美談吾子以弦韋為幽贊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識其惟假成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汜潛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辨然案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疋贈之亦無辭免閭作宣命賦叟為之序密雲左

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卒無子無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殯於家葬於墓次即令弟繼之襲其爵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收恤至厚議者以為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後秦姚泓黃門侍郎方回任夏赫連勃勃為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為勃勃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太武破赫連昌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回入魏未為時知後為北鎮司馬為鎮修表有所稱薦帝覽之嗟美問知方回召為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魏執金吾恭九葉孫為河西著姓父顯有遠量西涼李暹據有西夏引為功曹甚器異之嘗稱曰吾臧子原也位酒泉太守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天志仕北涼沮渠蒙

遜位兵部尚書涼州平拜寧遠將軍賜爵南浦男司徒

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平河右燉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雋才見稱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為解注故為之解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薦為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浩詩頌言多箴規浩亦欽敬其志每常報答極推崇之美浩誅湛懼悉火之閉門却掃慶弔皆絕以壽終兄銑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懷義開粹有才幹亦仕沮渠蒙遜位建昌令性至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崔浩禮之與湛等卒於征西參軍孫通博通經史沈冥不預時事頓丘李彪欽其學行與之遊款及彪用事言於中書令李冲冲召見甚器重之太和中徵中書博士中書侍郎永平中又徵汾州刺史皆不赴終於家通四子徹麟儉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風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著五經異同評十卷為儒者所稱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頽九世孫父暉字長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奉教游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馬騰虛而去暉自知必貴仕西秦乞伏熾盤為御史大夫熾盤子慕朱襲位政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慕瑋慕瑋內附暉與承根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三

置金馬鞮中帝密遣視之果如告者言斬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為燉煌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收葬

愚按承根此時何在父尸不收乃委之他人與女即此為薄行第一事且父戮子仕獨不聞王褒終身不向朝廷生乎而况仕也其及禍宜哉

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疎薄司徒崔浩見而奇之與同郡陰仲達俱被浩引以為俱涼土文華才堪注

述言之太武請為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承根文而薄其行甚為燉煌李寶所敬待

魏書載承根與寶詩曰世道哀陵淳風殆緬術交問鼎路盈訪壘絢競爭馳天機莫踐不有真宰榛棘誰掬其於皇我后重明襲煥文以息煩武以靜亂剖蚌求珍搜巖采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其自昔涼季林焚洲涸矯矯公子鱗羽靡託靈慧雖奮袂氣未廓風戩崑丘龍潛玄漢其數不常擾艱極則夷奮翼幽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三

翰飛京師珥蟬紫闥杖節方畿弼我王度庶績緝熙其自余幽淪春參舊契庶庇餘光優游卒歲忻路未淹離轡已際顧難分歧載張載繼其聞諸文舊累聖疊曜淳源雖漓民懷餘劭思樂哲人靜以鎮躁藹彼繁音和此清調其詢下曰文辨評曰明化由禮治政以寬成勉崇仁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聲其

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仕北涼沮渠蒙

遜為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箴

魏書載欽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叙

彛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顛而能扶屈而能申昔在

上聖妙鑿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

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途改步是以

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純運桀起瓊臺

紂醜糟山周滅妖似昇喪以田險披敵其耳目鄭衛

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端是纏豈伊害身厥亂職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三

茫茫禹跡畫為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

垂橫美虞疎網解祝殷道攸敷龍盤應德隋地銜珠

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命子桓

靈數攸臻儀刑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津

用能重離襲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錄夕惕

乾乾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焚獨猶懼思不逮遠

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枝克昌永符天祿

微臣作箴敢告在僕

太武平涼州以魏拜著作郎與高允書贈詩允答書并詩甚相褒美

魏書載欽與允書及詩曰昔皇網未振華裔殊風九

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

邁京師才非季札而春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

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酬諮路塞端拱

蓬宇嘆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

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三

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

彩以耀榛薈迴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鬼

我恒崩混濛滄溟山挺其和水耀其精啓茲令族應

期誕生華冠衆彥偉邁羣英其一於穆吾子含貞藉茂

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冲翫易體復戢翼九皋

聲溢宇宙其二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

鏡乾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徑其三經緯

曰文著述曰史料酌九流錯綜幽旨帝用酬諮明發

虛擬廣開四門披延髦士其爾應其求翰飛東觀口

吐瓊書手揮霄翰彈毫珠零落紙錦梁墳無疑割典

無滯津其山降則謙含柔為信林崇日漸明升斯進

有邀夫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其南薰邈

矣史功不申固傾任實雄穢美新

愚按雄穢美新一語欽已先朱熹言之矣人無知

者

運以陵腐尊由卓沃時無逸勒路盈摧輪其尹佚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文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周孔明述魯抑揚羣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

武勿謂古今建規易矩其自昔索居沈淪西藩風馬

既珠標榜莫緣開通有運閣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

一言其九詰疑秘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田蘇望

儀神婉即象心虛悟言禮樂採研詩書其履霜悼運

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之由賜退非回憲

素髮掩玄枯顏落藉其十文以會友友由知己詩以

明言言以通理巧坎迷流觀限閣止伊爾虬光四鱗

曲水其十一允答書曰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

勞為日久矣王途一啓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

已足下兼愛為心每能存顧養以風味惠以德音執

翫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

憑賴賢勝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

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耐所以留連

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且表

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湯湯流漢藹藹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文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都載稱多士載擢靈珠邈矣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郢

城振彩涼區其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

克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羣僞響駭華戎其響

駭伊何金聲允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勤書恬

心初素潛思淵渟秀藻雲布其上天降命祚鍾有代

協耀紫宸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

永昭大賚其伊余襟散才涇庸微遺緣幸會忝與桓

機竊名華省廁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天暉其明升

非諭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失
 淵潛既慙朱闕亦愧問閭其六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
 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
 佩明箴其七遠思古賢內尋諸已仰謝丘明長揖南史
 遐武雖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止其八世之圯
 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莫
 從王澤遠洒九服來同其九在昔平吳二陸稱寶今也
 克涼吾生獨矯遂映儒林義為羣表我思與之均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紆綺其十仁乏田蘇量非叔度韓生屬降林宗仍顧千
 載曠遊遺茲一過藻詠風流鄙心已悟其十一年時迅
 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亦
 敝兩間可守安有回賜其十二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
 哉刎頸義已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
 忘歲寒

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可稱

闕駟字玄陰燉煌人父玖有名西土位會稽令駟博通

經傳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謂之宿讀注王
 朗易傳撰十三州志北涼沮渠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
 訪以政治損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
 經籍判定諸子三千餘卷收捷待之彌重拜大行臺遷
 尚書及姑臧平樂安王丕鎮涼州引為從事中郎王薨
 還京師家貧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
 無後

劉昶字延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北史以避唐世祖丙廟號故隱其名余依魏書改之
 燉煌人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昶年十四就博士郭瑀
 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
 選良偶有心於昶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
 覓一快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昶遂奮衣坐神志湛
 然曰昶其人也瑀以女妻之昶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
 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西涼李暠徵為儒林祭酒從
 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昶時侍側

請代其事焉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焉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書白日且然夜何休息兩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兩何人斯敢不如此兩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寶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數百月致羊酒收捷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時同郡索敵陰興為助教並以文學見稱每巾衣而入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風聞其名拜樂平王丞從事中郎詔諸年七十已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兩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非谷窟疾卒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兩河右碩儒今子孫泥出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遂除其一子為鄆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樂平王從事

中郎燉煌劉兩著業涼城遺文在茲如或愆累當蒙數世之宥况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今久淪阜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為竊歎乞教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敦化厲俗於是乎在詔曰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為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北涼沮渠牧犍時為全部郎太武平涼州內徙京師歷著作郎河內守甚著仁惠柔當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數百緡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錢數百枚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采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注解之為當時俊僧所欽味又憑立銘讚頗行於世索敵字巨振燉煌人為劉兩助教專心經籍盡傳兩業涼州平入魏以儒學為中書博士京師貴遊之子皆敬

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此為喪服要記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為請謚詔贈涼州刺史謚曰獻初敞在涼州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被罪徙和龍屈上谷困不前達士人徐能抑掠為奴敞行至上谷遇世隆對泣而別敞為訢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芸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甲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世仕張氏父僚前涼張玄靚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為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張氏卒居喪遇禮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延師就學閉戶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後涼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為中散騎常侍以業無遠略奔西梁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在兵革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決

斷時事亦無滯也北涼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

數千卷鹽米數十斛歎曰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蒙遜將死以子牧捷託之牧捷以為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太武拜繇河西王右丞相錫爵清水公及平涼州從牧捷至京師卒謚恭公曾孫稚性清嚴居家如官位勃海太守子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民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為奴誣以構逆遊道誘殺之魏廣陽王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甲

北伐請為鎧曹及刺史定州又以為府佐廣陽為葛榮所殺城陽王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為訢得釋與廣陽子迎喪返葬中尉鄺善長嘉其節氣引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孝莊即位除左兵中軍為尚書令臨淮王彧謫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暕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偽梁廣發士卒圍彭城乞增羽林三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乎今代下以

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
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乎兄子
遣省事謝遠三日八度逼迫臣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
下罔上孤負聖明但乎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使
請放還進退為身無憂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或乃
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
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爾朱世隆吏部郎中臣薛
琚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獻直言忠臣奉國事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聖

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
清宮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趣惡
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
言或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
遊道嘉勞之或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
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後除司
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
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而作此聲因大癡遊道應

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亦大癡後齊神武自太原來朝
見之曰此人足遊道邪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遊道
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
歡手中酒者大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
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
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相似啓以遊道為中
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為御史中尉以遊道
為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人人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聖

北省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
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
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賍賄終是不避權豪
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
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
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
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
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庭尉科罪高隆之不同

於是反誣遊道屬色挫辱已遊枉拷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偽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周上王政所不容謹按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蹈言肆其姦詐空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毀譽由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偏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遙相糾舉又左外兵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為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並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况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脏汙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時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

謂楊愔曰此真鯁直大剛惡人愔曰譬之畜犬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將將來無復吠犬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他經不忍略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為大行臺吏部又以為太原公洋開府諮議參軍及平陽公為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治書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謀繫諸獄餓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將為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遊道判之曰遊道稟性道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痍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忽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欲為脫枷游道不肯曰此令公命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游

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游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謚貞惠游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極捷嚴酷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游道案之文襄以子貞預建義勲意將含忍游道疑陳元康為其內助密啓云子貞元康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早六

游恐別有請屬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子貞又兗州人為游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游道別効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游存然諾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為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營視為司州綱紀與收樂昌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為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既而獎為河南尹辟游

道為中正使者相屬以衣恰待之握手歡謔北海王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共殺之游道為獎訟寃得雪又表為請贈迴已考一沉階以益之又與劉廐

北齊書作尉廐

結交後廐坐事伏法洛陽其弟粹以徐州叛官軍討平之臬粹首鄆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匹後聽收游道時為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早七

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游道立理抗之既收粹尸厚加贈遺李獎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闊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游道死後構為定州

刺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為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
 誣奏構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訴士遜晝卧如夢者見游
 道怒已曰我與構思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
 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卒游道每戒其子士
 素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
 孫不足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沈密少言有
 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
 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恒領黃門侍郎自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吳

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為彥深所重初祖珽知
 朝政出彥深為刺史珽奏以士素為東郡守中書侍郎
 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典機密士約
 亦為善士官尚書左丞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瑀晉馮翊太
 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張軌子孫因居涼
 土世傳家業祖強字文威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
 餘條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拜中書博士

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為秘書郎掌國史二十
 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
 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兼行
 參軍檢校御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諡冊
 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
 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表曰臣聞伏羲氏作八卦列
 其畫軒轅氏興靈龜彰其彩古史蒼頡覽二象之文觀
 鳥獸之迹別初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吳

迹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
 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
 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
 轉注六假借蓋是史頡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
 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謂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
 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
 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
 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

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頗有省改所謂小篆也於時秦焚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趨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隸書故秦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符書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父書八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一時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篆書云小篆也四佐書秦隸書也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

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類即前代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好奇歎俗儒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世間人事莫不備載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邕書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篆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閒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

第...一册續修四庫全書第8...

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
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
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
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悅弟靜別放故左枝
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為一
篇而文字與凡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
百王之季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
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免為醜神虫為蠶如斯甚衆皆
不合孔氏古文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凡所關
古莫不惆悵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
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
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
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臣祖遇洛陽亂避地河西數世
傳習斯業所以不墜太武皇帝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
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

時蒙褒錄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臣識學庸
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是以敢籍六世之資遵祖考之
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
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
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
無復重統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
下各有區別詰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
聲並逐字而注所不知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觀同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乞垂教給并學士
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令抄寫侍
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
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
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
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著作
郎辛官贈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由將軍
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

武在東宮教法會侍書後以隸迹見知閭里者甚衆然未有如崔浩之妙也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有乞言之重抑乃曠世一時肇始幸修克隆堂構正清梗概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已遠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挂冠謝事禮備懸與美矣趙逸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善

雅自業瑛加之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叟顯晦之間優游無悶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關駟劉延明趙柔索敞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絲處屈能申終致顯達游道剛直自立任使為累江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四

北史三十六

王慧龍

玄孫松年

鄭 羲

孫述祖 從曾孫道邕 道邕孫儀 儀族孫倅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之子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初宋武徵時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一

不為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沙門僧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忽疑為王氏子彬稱為受業者乃免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中從事習辟強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強與江陵令羅修前別駕劉期公土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為盟主尅曰襲州城而宋武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為荆州衆遂不果羅修等復將慧龍付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渡江遂奔後秦

其自言如此秦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効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為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拜十餘日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任以師旅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妻以女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韞鼻江東謂之韞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太武以其嘆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

愚按浩嘆服南人猶以為責而况刊國史于石其訕鄙孰甚以浩之知而不能見形于影何也

浩免冠陳謝得釋慧龍由是不調

魏書曰魯宗之子軌入國云慧龍是豎龍家豎僧彬私通所生浩雖聞之以女故遂成贊其族

久之除樂安王範傳領并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

願得南垂自效浩固言之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

長史及宋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為援慧龍

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成進圍項城晦敗乃班

師後宋將王玄謨攻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

等同禦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盜賊莫敢先慧龍設

奇兵大破之破之太武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賜爵長

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修大著

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為善政後宋將到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之檀道濟頻頓淮雜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

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司馬楚之羸狂亡人中

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

子訶之宋文縱反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寇入

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以叛太武聞白此必不

然是齊人忌樂殺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

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宋文計

既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

匹玄伯偽為反間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刃玄伯叩首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不殺玄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吾吾方以仁義為干鹵何憂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寄意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持節寧南將軍虎牢鎮都副將未至鎮卒臨沒謂功曹鄭暉曰吾羈旅南人思非舊結蒙聖朝殊慈得在疆場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慙后土修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歿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柔乾暉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謚穆侯吏民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

而讚之呂玄伯感全宥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襲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為親及婚浩為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遐後妻寶興從母緣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時遐妻賜度斤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產自出塞贖歸州辟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襲爵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瓊字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珍孝文賜名太和九年為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為伯帝納其長女為嬪拜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為光州刺史有受納響為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寃神龜中除左將軍兗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沉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鄰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屈抑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夫家女辭哀慟無已仍葬之別所塚不即塞常於墳內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怪之

魏書於怪之下有疑其穢行四字此魏收口業他年發骨之禍當本此北史刪之有以夫

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常詣尚書令李崇秉馬至其黃閣見崇子世哲真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瓊乃下崇性儉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牝嘗威服就褫之崇亦不恨瓊軍元入使奴遺瓊馬瓊并留奴王誦聞之笑曰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六

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為黃門郎故有此投卒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柔然乃詣代京采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為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

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

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群袁翻尚書琅邪王誦並領黃門郎號白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並交游時俊為當時所美及爾朱榮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孝莊有從姨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七

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才而譏其躁贈并州刺史著三晉記十卷子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并州辟為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歷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孝昭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獲

梓宮還郭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
朝士咸恐武成雖念松年然以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
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
委焉兼御史中丞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諡曰平弟
二子劬最知名別見遵業弟廣業性沉雅涉歷書傳卒
於大中大夫廣業弟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以中書
郎遇害河陰

鄭義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暉不仕娶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義第六文學
為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妻以女文成末拜中書
博士天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獻文詔
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赴之遣義參石軍事到上蔡珍
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汝北未即入
城義謂石曰機事尚速合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
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出珍奇不意策之全也石
從義言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

珍奇宅內石既克城意益驕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
義曰觀珍奇意不平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
果使人焚府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義齎
白虎幡安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又引軍東討汝陰宋
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攻不克議欲還軍長社待
秋擊之義曰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
已盡不降當走而欲棄還長社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
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戎食盡城潰
乃克之竟如義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
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義河南民望為
州郡所信遣乘傳慰喻義到宣示禍福衆皆散智度尋
見擒斬以功賜爵泰昌男孝文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寧
朔將軍使於宋中山王叔章於文明太后置王官義為
其傳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
及李冲貴寵與義昏姻乃就家徵為中書令太后為父

燕宣王立廟長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建碑廟門還出為西兗州刺史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嘗各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醬肉西門受羊酒輒東門沽賣之以沖威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鄆城令董騰別駕賈懷德中從事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太后為孝文納其女為嬪微為秘書監太和十六年卒尚書奏諡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政道明範義雖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十一

有文業而政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謚文靈長子懿涉歷經史位太子中庶子襲伯爵懿閑雅有政事才為孝文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宣武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總親出刺史齊州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清潔義然後取

既云義然後取何云不潔清此魏收誤筆惜北史未

正

百姓猶思之卒贈兗州刺史諡曰穆子恭業襲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害齊神武見害

愚按神武東魏權臣恭業謀害必有因北史書伏誅非也今正之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學綜覽羣言兼中書侍郎從征沔北孝文饗侍臣於蘇軾方大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曜江左一隅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十二

未照彭城王總續曰願從聖明兮登銜會萬國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闕率土來賓一正歷刑蠻歌曰舜舞干戚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載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洛寧如大化光四表孝文後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偶不廢詠綴未若今日遂命邢巒總集叙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禍每春文席常用慨然

愚按孝文數言語意不接疑有訛脫

尋正除中書郎累遷國子祭酒

魏書載道昭表曰臣聞崇治須才養才先學今國子

學堂房粗置絃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

毀恭懼蕪穢遊兒牧豎為之嘆息有情之輩實亦悼

心伏願重勅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

日興毀銘可不日就樹舊經于帝京播茂範于不朽

期有天下之美業也不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宣武時廣平王懷為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為

州都督道昭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為本殷周致

治以道藝為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

伏惟大魏定鼎伊瀍惟新寶曆而先帝雖躬六師猶停

臺駐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

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以崇學教澄等依旨置四門

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

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

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彫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者德卷

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於此

陛下垂心經素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

立臣往年刑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

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請早勅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

準詔褒美之而尚未允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來頻

請學令並置生員未蒙一報館宇既修生房粗構博士

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

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秘書監屈光青二州刺

史復入為秘書監卒謚文恭道昭好為詩賦凡數十篇

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子嚴祖頗

有風儀祖觀文史輕躁薄行不修士業孝武時御史中

尉慕偽劾嚴祖與宋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之而嚴祖

了無愧色孝靜初出為北豫州刺史還除鴻臚卿卒贈

司空公庶子仲禮少輕險有膂力齊神武娶其姊大車

以親戚被昵擢為帳內都督掌神武弓矢出入隨從與任胄俱好酒不憂公事神武責之胄懼潛通西魏為人糾告懼遂謀害神武事發大車欲乞哀神武避不見類武明后及文襄爭為言故仲禮之死不及其家嚴祖更無子弟敬祖以子紹元嗣紹元子子蘇另見敬祖子元禮少好學愛友藻有名望齊文襄引為館客後累遷待詔文林館太子中舍人崔昂後妻元禮姊魏收又昂妹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曰視元禮比來詩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亦不減魏收思道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陳於婦弟元禮大象中卒於始州別駕敬祖弟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為先達所稱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兖州刺史時穆子容為巡首使數曰古人有言聞伯考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兖州見之矣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為兖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

之白雲堂述江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以歸者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亦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琴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自造龍吟十弄當時以為絕妙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威儀饌待賓將迎不倦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名遺子孫死無所恨前後行瀛殿與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充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殿懷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天統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中書監北預州刺史謚平簡述祖女為趙郡王叔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命坐乃敢坐又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且貴重宿舊君不得並之其見重如此自靈太后豫政淫風稍行及元入擅權公為姦穢自此素族

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正婚宦無貶有識咸歎息
義長兄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
多行無禮鄉黨內疾之若讐小白位中書博士子胤伯
有當世器幹孝文納其女為嬪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
子幼儒好學修謹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位司州別
駕有當官稱及卒後其妻淫兇肆行無禮幼儒時望甚
優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為令德不幸得
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為悲歎胤伯弟平城位東平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十三

太守性猜狂使酒為政貪殘卒贈南青州刺史長子伯
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歷太學博士領殿
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欵孝靜元象初以本官兼
散騎常侍使梁前後使入梁武皆令其侯王於馬射日
宴對申禮獨伯猷此行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接議者
以此貶之使還除南青州刺史在官貪恠妻安豐王元
延明女專為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
空虛乃誣陷良善云猷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己其大

夫婦女配沒百姓冤苦聲聞四方為御史糾劾死罪數
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作相每誠厲朝士常以
伯猷及崔叔仁為喻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卒伯猷弟輯
之司徒諮議齊太寧中位金紫光祿大夫東濟北太守
卒贈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魏書曰輯之歷官黎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舅范
遵鎮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渡規欲掩襲
輯之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十七

別駕尋轉司空長史
洞林子敬叔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字瓊有強幹稱位
范陽太守頗有聲孝昌中弟儼罷要贈青州刺史儼別
見瓊兄弟雍睦諸姊姒亦咸相親愛閨門內有無相通
為時稱美子道邕字孝穆幼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
冠涉歷經史父叔並早歿昆季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
有如同生閨庭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
軍累以戰功進至光祿大夫太師咸陽王禧長史及孝

武西遷從入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大統中行
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羆時為雍州刺史欽其
善政貽書咸相稱述先是所部民久遭離亂逃散殆盡
道邕下車日戶共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內有
四萬家歲考績為天下最周文賜書數美之

周書載書云昔郭仍政成并部賈琮舉重冀方以古
方今彼有慙德

徵拜京兆尹及梁宣帝以岳陽王稱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七

周書曰時議欲遣使咸選行人太祖歷觀內外無踰
孝穆者

乃假道邕散騎常侍持節拜晉為梁王使還稱旨進散
騎常侍時周文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軍次潼關命
道邕與左長史孫儉司馬楊寬尚書蘇亮諮議劉孟良
等分掌衆務仍令道邕引接關東歸附人士并品藻才
行而任用之撫納銓叙咸得其宜後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免周孝閔踐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歷宜華虞陝四州刺史皆有政績入為少司空卒
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曰貞子譯於隋文帝
有翊贊功別見伯夏弟謹琅邗太守性嚴暴撻撻僮僕
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為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

逃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被髮率村義馳追之及
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不聽放矢自射之一發而
中落馬墮流擒至家縛殺之與弟思和並以武力自效
思明位直閣將軍子先護少有武幹孝莊居藩先護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七

自結託及爾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
等守河梁先護聞帝即位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
昌縣侯廣州刺史北海王顥入洛帝北巡先護據州起
義兵不受命帝還京進爵郡公歷東雍豫二州刺史兼
尚書右僕射及榮死徐州刺史爾朱仲遠擁兵向洛詔
先護與都督賀拔勝行臺楊昱同討之聞京師不守先
護部衆逃散因奔梁尋歸為仲遠所害孝武初贈使持
節都督四州刺史子偉字子直少惆儻有大志每以功

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爾朱氏滅後自梁歸魏及孝武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年河內公獨孤既復洛陽偉乃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舉兵陳留信宿間衆有萬人遂拔梁州擒東魏刺史鹿永及鎮城守將令狐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西附梁陳間相次降款偉馳入關西周文與語歎美之拜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從戰河橋及斛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侯景歸款周文命偉率所部應接及景叛偉亦全軍還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三

榮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睚眦間便行殺戮副防主杞賓王坐除名周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和六年為華州刺史偉前後蒞職皆以威猛為政吏民莫敢犯禁盜賊為止雖非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卒於州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謚曰肅偉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答之亦吃偉怒謂其效已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述祖族子雖有識尚

操行清整仕至膠州刺史初齊文宣為皇太子納其女為良娣雖時為尚書郎趙郡李祖昇兄弟微相敬憚楊愔奏授雜趙郡太守祖昇兄弟具服至維門投刺拜謁文宣聞之喜笑曰足得殺李家兒矣

論曰王慧龍拔難自歸間闕夸險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實有令子克播家聲松年送終惡舊有古人風矣鄭義機識明悟為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共濟其美述祖德業足嗣家聲展祖仲禮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二



年卒官帝以所圖未遂深悼惜之贈并雍二州刺史子
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高才博學隨劉裕渡江位府記室
參軍辯將歸魏密報謹謹亦來奔授河東太守後襲爵
汾陰侯

魏書曰謹所治與勃勃連結結士抗敵甚有威惠

始光三年與宜都王奚斤共討夏主赫連昌擒其東平
公乙兜寇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并為一郡除西平將軍
復為太守神嘉三年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白龍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險作逆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並為都將討平之封
涪陵郡公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遷州威恩兼
被風化大行時兵荒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
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
儒道更興真君元年徵授內都坐大官輔政深見賞重
每訪以政道駕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討與中山
王辰等後期見殺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元
公

愚謂既斬復贈何如慎之于始乃知太武已殺復悔
不獨崔浩也

長子初古拔本名洪祚太武賜名沈毅有器識弱冠司
徒崔浩見而奇之真君中蓋吳擾動開右薛永宗屯據
河側太武親討之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
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太武南伐以拔為都
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反氏平之皇興三年除
散騎常侍尚文成女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南
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兖州刺
史游明根南平太守許含等以善政徵詣京師獻文親
自勞勉復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河東公卒贈左光祿
大夫謚曰康長子肩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
爵鎮西大將軍河東公累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
山河俗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強憑險最
為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肩至郡即收其姦魁二十

餘人一時戮之羣盜懾氣郡中清肅卒於郡謚曰敬拔
弟洪隆位河東太守長子驍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
博士齊使至詔驍駒兼主客郎接之卒贈河東太守謚
曰宣始拔尚西河主有賜田在馮翊驍駒徙居之遂家
於馮翊之夏陽長子慶之字慶集頗有學業開解几案
位廷尉丞廷尉寺鄰北城曾夏曰於寺傍得一狐慶之
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
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儁表翻互有同異雖曰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五

詭詞義可觀行滄州刺史為葛榮攻圍城陷尋疾卒贈
華州刺史慶之弟英集以軍功累治書侍御史通直散
騎常侍子端字仁直本名沙陀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
禮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辟為
參軍端以天下擾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周文令
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降東魏
東魏遣行臺薛修義都督乙干貴西度據楊氏壁端與
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修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度

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修義亦
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
端與并力固守貴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
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瑛達守楊氏
壁端率其屬并招喻村民多設奇兵臨之懿等疑有大
軍便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
壁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
闕以為大丞相府戶曹參軍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六

並有功賜爵交城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強直每有
奏請不避權貴周文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質相副自
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簿者未嘗升擢
之每啓周文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
職周文深然之大統十六年大軍東討柱國李弼為別
道元帥妙簡英察數日不定周文謂弼曰為公思得一
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真奇才也乃遣之轉尚書右丞
仍掌選事梁宣帝曾獻馬璫鍾周文執之顧丞郎曰能

擲擗頭得虛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頃至端乃執擗擗頭而言曰非為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擗之五子皆黑周文大悅即賜之魏帝廢近臣有勸周文踐極者召端告之端以為三方未一速正名號示天下不廣請待龕翦僞然後俯順樂推周文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帶袍袴賜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久處選曹雅有人倫鑒所擢用咸得其才周孝閔踐阼累遷戶部中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七

夫進爵為公晉公護將廢帝召羣臣議之端頗有同異護不悅出為蔡州刺史為政寬惠民吏愛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籍鎮撫總管吏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訴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遺誠簿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文城郡公謚曰質子胄嗣胄字紹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累遷司金

大夫加開府隋文帝受禪三遷為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偽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詰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責以容姦當連坐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偽時謂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八

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兗渠胄以天下太平遂遣博士登太山觀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帝謙讓不許轉郢州刺史有惠政累拜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為稱職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頴稍被疎忌及王世積誅頴事與相連帝因欲成頴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忤旨械繫之久乃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漢王諒起兵并州

遣其將慕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
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
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為人臣去就須
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乃釋去進圍恭陽及良為史祥
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民
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
道卒

高僧傳曰胄所居堂礎忽變為玉胄謂為美徵設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慶之獨僧靈裕曰斯琉璃耳宜慎而戒之後果徙邊

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弟聞於州里弱冠為丞相參軍
事時京兆常曼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
酒肴候之談宴終日曼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
大丈夫運當聖明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為世所知雖復
栖遑徒為勞苦耳至如常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
然守道榮辱弗及其樂也裕曾宿宴于曼之廬後庭
有井裕夜出戶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却行遂落井同

坐共出之因勸裕酒曰向慮君有不測憂幸得無他宜
盡此爵裕曰墜井蓋小耳尚當逾於此人問故裕曰
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之士誅之者數人周文
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端從祖弟湖字破胡少有節操
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
人或有兄弟忿鬪隣里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內自改悔
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為先三台州都再辟主簿州
將傾心致禮並不獲已應之為本州中從事別駕除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東太守兄弟並為本郡當世榮之後罷郡終於家有八
子長子聰知名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
游處雖在閤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加敬博覽墳籍精
力過人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其所長遭父
憂廬墓側哭泣聲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
弟雖昏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
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
品士大夫解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

論美之後遷治書侍御史彈劾不避強禦帝或欲寬貸
聰輒爭之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自是
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直閣如故聰深為帝知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為寄
親衛禁兵委其管領故終太和世恒帶直閣將軍羣臣
罷朝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
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
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二

高固非人爵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
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蜀人否
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侍漢朝時呼為漢臣九世祖永
隨劉備入蜀時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鹵非蜀也帝撫
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出
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宣武即位除都督齊州刺
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吏民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
贈征鹵將軍華州刺史謚簡懿子孝通字士達博學有

偽才蕭寶夤征關中引參驃騎大將軍府事禮遇甚隆
及寶夤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託以拜掃求歸乃見許
同察咸止之但笑而不答遠還鄉里寶夤後果逆命北
海王顥入洛宗人薛永宗修義等聚徒欲應之孝通與
所親計曰北海來虛遠入吳兵不能久住事必無成若
與永宗等同舉滅族道也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
襲嬰城因守及寶夤平定顥退走預其事者咸罹禍唯
同孝通者皆免事寧入洛除員散騎侍郎爾朱天光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三

關右表為關西大行臺郎中深見任遇關中平定預有
力以功賜爵汾陰侯孝莊帝既幽弒元暉地又踈遠更
議主社稷孝通以廣陵王恭高祖猶子在茂親夙有
令望不言多載理必陽瘖奉以為主天人允叶世隆等
以為疑孝通密贊天光察之王曰天何言哉於是定冊
即節閔帝也以首創大議拜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
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通求以官贈亡兄景懋又
言己有侯爵請轉授兄息子舒帝覽啓傷感以侯爵既

重不容轉授乃下詔褒美特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
孝通尋遷中書郎深為帝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
書舍人元翽獻酒肴帝因與元翌及孝通等宴兼奏絃
管命翽吹笛帝亦親和之因使翌等相朝以酒為韻孝
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為
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
命更朝不得中絕孝通即堅忠為韻帝曰卿不忘忠臣
之心翽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三

木方亦及昆蟲翌曰朝賢既濟濟野苗又芄芄帝曰君
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
嵩時孝通內典機密外參朝政軍國動靜皆預謀謨加
以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俊多
所輕忽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以伯茂
宏放過甚每謂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
自許經綸抑伯茂傲也伯茂笑而不答宏放自若屬齊
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刺史劉誕爾朱天光自關中

擊之孝通以關中險固秦漢舊都須預謀鎮遏以為後
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帝深以為然問誰可任者孝
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有舊二人先在關右
因並推薦之乃超授岳岐華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
雍州牧

通鑑考異曰時爾朱天光尚在節閔安取速除岳鎮
關中魏書節閔作齊神武是

周文為左丞孝通為右丞齋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四

鎮長安岳深相器重待以師友禮與周文結為兄弟情
寄特隆後天光敗於韓陵帝遂不得入關為齊神武幽
廢孝武即位後神武方得志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
懼欲單馬入朝孝通謂岳曰高歡以數千鮮卑破爾朱
百萬之衆鋒誠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侯
深樊子鵠賈知斛斯椿呂延慶之徒於爾朱世皆其夸
等韓陵之役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出本心
其於高王猶曹操之孔融司馬懿之諸葛誕也今或在

京師或據州鎮除之又夫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令孫騰在闕下婁昭處鈞陳必不能如建安時明矣以今觀之隙難未已吐萬仁雖復退逸猶在并州歡之計必先圖平珍今方綏撫羣雄安置內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閩中地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并馳騎勝如穎奇士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况據華山為城雉因黃河為池整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鄙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五

是也乃遜辭為啓不就徵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為常山太守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及樹置賀拔岳鎮關中計遂見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咸為之憂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原免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為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劍履上殿表猶使為文曾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顧而言

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非禮將為神笑拜者慙焉興和二年卒於鄴魏廢帝二年周文追軫舊好奏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有集八十卷行於時子道衡字玄卿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子產相鄭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浹引為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謩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六

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即位兼散騎常侍接對同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傳緯聘齊以道衡兼主客即接對之緯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傳緯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齊後主世漸見親用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帝引為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

自州主簿入為司祿上士隋文帝受禪坐事除名河間
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選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
常侍聘陳使主道衡因奏曰

冊府元龜載道衡言曰江東叢爾借擅遂久良由魏
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畧周齊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
表逋誅積有年紀

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外
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帝曰朕且含養致之度外勿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彫蟲道衡每有所
作南人無不吟誦

隋唐佳話曰道衡聘陳為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
家已二年南人詆之曰誰謂此鹵解作詩及云人歸
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白名下無虛士

及八年伐陳拜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
師臨江高頴夜坐幕中謂曰今定克江東否道衡答曰
凡論大事成敗先以理斷禹貢所載九州本王者封域

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
以運數言其必尅一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
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彫牆酣酒
荒色其必尅二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
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
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臺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
必尅三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
西自巫峽東極滄海分之則勢懸力弱聚之則守此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彼其必尅四席卷之勢定在不疑頰忻然曰君言成敗
理甚分明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
郎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私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
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
樂王府用漢王諒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詔徵還置內
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見禮後數歲授內史
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
卧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帝每曰道衡作文書

稱我意然誠以遷誕後帝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朱門陳戟乃進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帝曰爾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好高頴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仁壽中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帝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一旦見出不勝悲戀言之哽咽帝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故欲令爾將攝今爾去朕如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一百二十三

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疋慰免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蘇威曰道衡既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與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早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頴不死

令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頴乎付執法者推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奏曰冀帝赦之救家人具饌備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殺之

隋唐嘉話曰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道衡由此見殺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寃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子五人收最知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一百二十三

僧玄裝慈恩傳曰道衡有女為唐高祖姨姪好父既學業見稱女亦不愧家訓妙通經史兼善文才高宗幼從受學嗣位初以師傳舊恩封河東郡夫人禮敬甚重後為尼

出後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為大文所有詩詠大致清遠開皇中為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卒於襄城郡掾所洩官皆有能名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即

與孺為後養於孺宅至成長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
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
與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温沈敏有
器局博覽墳典尤善隸書仕周為燕郡太守以簡惠稱
宣政元年卒於郡又從子德音有雋才起家游騎尉佐
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
世充僭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誅文筆多
行於世聰弟和南青州刺史和子善字仲良少為司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三

府參軍再遷監池都將孝武西遷改河東為秦州以善
為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侈每食
方丈坐客恒滿絃歌不絕而善獨恭已率素愛樂閑靜
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周
文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說崇禮

周書載善謂崇禮曰高氏戎車犯順至主上播越與
兄忝是衣冠緒餘荷國榮寵今大軍已臨而兄尚為
高氏盡力若城陷日送首長安云逆賊某甲之首死

而有靈豈不歿有餘愧不如早歸誠款

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為防城都督守
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
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
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
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弟燈俱固辭不受周文嘉之以
善為汾陰令善幹用強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羅美之令
善兼督六縣事尋為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三

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
諸山置鐵冶復令善為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
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皆忘其苦遷大丞相府從
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累遷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進爵博平縣公遷戶部中
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執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
天子何因循在權門善白之護乃殺執以善忠於已遷
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後卒於武威少府贈三州刺

史帝以善告齊執事蓋曰繆善弟愷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周文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周文讀書愷與李燦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公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孫璋河東裴舉薛同榮陽鄭朝等十二人並應其選又以愷為學師以知諸生課業周文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二十三

第內講說又命愷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為大乘學在學數年復以愷為宜都公侍講累遷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愷兄善又任工部並居清顯時人榮之周孝閔踐阼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為湖州刺史界雜蠻夷恒以劫掠為務愷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愷每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間翕然從化諸蠻欣然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也

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婚娶後父母即別居愷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豈有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民俗之失亦牧守之罪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戶蠻別有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愷感其從善之速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尋為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有文集頗為世所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二十四

好屬文起家奉朝請從魏孝武西遷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修國史尋拜中書侍郎修起居注遷中書令燕公子謹征江陵以真為司錄軍中謀略真並參之江陵平進爵為伯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用禮乃令真與小宗伯盧辯斟酌古今共詳定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周孝閔踐阼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瞻而真與方駕世號盧薛久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為浙州刺史卒於位吏民哀惜之贈

虞州刺史謚曰理所著文筆三千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博聞真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溫清之禮朝夕無違時以此稱之

薛愷字景猷河東汾陰人曾祖弘敞逢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襄陽愷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疎宕不拘時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愷世無貴仕解褐不過侍郎既羈旅不被擢用常歎人豈能五十年戴憤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仰向人也常鬱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三五

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架勝達負才使氣未嘗趨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曰君門第非下身材不劣何不裝裾數參吏部愷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寮古人以為歎息竊所未能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愷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充歸魏其子懷雋見愷甚相親善屬爾朱榮廢立愷遂還河東止懷雋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畧將二百卷惟郡守元襲時相要屈與之抗禮

懷雋每謂曰汝還鄉里不營產業不肯娶妻豈復欲南

乎愷亦不介意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愷乃東游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之乃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為行臺郎除鎮遠將軍步軍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愷獨謂所親曰悅才畧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即為人所據何慶之有長高以愷言為然並有憂色尋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三六

文平悅引愷為記室參軍孝武西遷授中散大夫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愷為之頌帝又造二歌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餅以臨器上傾水灌山則出乎餅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歌器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為鳧雁蟾以飾之謂之水芝歌器二盤各處一鉢鉢圓而牀方中有人三才之象也

皆置清徽殿前形似斛而方滿則平溢則傾愷各為領
 大統初儀制多闕周文令愷與盧辯檀翥等參定之以
 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常有戚容後坐事死
 子舒官至禮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論曰薛
 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榮名端以謙直
 見知曹以公平自命道衡雅道奕業世擅文宗令望攸
 歸豈徒然矣而運逢季叔卒蹈誅戮痛乎仲良任惟繁
 劇弘益流譽而陷人詔護以要權寵易名為繆斯豈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二十七

哉寘愷並學稱該博文擅雕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
 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瑯擬彼徐陳慙後生可畏論其任
 遇實當時良選也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四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六

北史三十八

韓 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田益宗

孟 表

奚康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楊大眼

崔延伯

李叔仁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父着字黃考永興中位常山
 太守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
 射明元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
 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
 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為虎賁郎將後從太武
 討夏主赫連昌大破之又從破統萬平平涼當茂所衝

莫不應弦而瘖拜內侍長後從征柔然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茂為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數進爵至安定公從破薛永宗蓋吳又從駕南征至文成立累官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沈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議論合理為將善於撫眾勇冠當世太安二年領太子少師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桓次子均字天德少善射有將略初為中散遷金部尚書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征南大將軍歷定青冀三州刺史甚有治稱廣阿澤定冀相三州界土曠民稀多有寇盜乃置鎮安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大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禁斷奸邪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為業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未賓民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為招懷之本新附人咸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獻文詔書讓之又以五州民

戶殷多編籍不實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卒謚曰康

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太武時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真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太武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官軍已西懼不敢進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濁水擊擒崇之盡虜其眾仇池平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為主圓仇池古弼討平之時豹子次下辯聞圍解欲還弼使謂豹子曰賊取其負敗必求報復後舉為難不如陳兵待之豹子以為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宋復遣楊文德姜道盛寇濁水別遣將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時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眾初

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
 賂得留出奔漢中宋以文德為武都王守葭蘆城招誘
 氏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氏人皆叛應之詔豹子往討
 文德阻兵固險以拒豹子其將楊高來降文德棄城南
 走收其妻子寮屬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宋
 白水太守郭啓玄率眾救文德豹子大破之啓玄文德
 走還漢中興安二年宋遣蕭道成等入漢中別令楊文
 德楊頭等率氏羌圍武都豹子分兵將救之間宋人增
 兵益將表狀求助詔高平鎮將苟莫干率突騎二千赴
 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為尚書出為內都大官宋遣其
 將殷孝祖脩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
 擊之不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邱等助擊之宋瑕邱鎮
 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豹子大破之追至城下免者十
 餘人而已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討
 之不捷而還又生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為內都大
 官卒文成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子道明襲道明第

金匱口目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八弟懷喜文成以其名臣子擢為侍御中散遷侍御長

孝文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飢窘侵掠澆河詔假平西將

軍廣川公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以其父豹子昔

鎮仇池有威信拜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

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懷喜至申布

恩惠夷人大悅首帥率戶歸附置廣業固道二郡居之

徵為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太和元年宋葭蘆戍生楊

文度遣弟鼠據仇池詔懷喜討鼠鼠棄城南走進次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水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

魏書曰懸崖險道偏閣單行

懷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走之追奔西入攻

拔葭蘆城斬文度傳首京師詔慰勉之

魏書載詔曰忠臣生於德義之門知勇出於將相之

族往者氏羌放命侵竊邊戍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

資父舊勳或身建殊效故授以節鉞並罄力盡銳克

荷所司霜戈始動蟻賊奔散及討葭蘆又梟兇醜朕

甚嘉之其所陳計略料其應否寧邊益國專之可也
今軍威既振羣愚懾服寬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
縣亦聽銓置其仇池南秦根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
險阻之要尤宜防守勉勅戎務綏靜新俗稱朕意焉
又詔於駱谷築城懷喜表求於來年築城詔責之曰
魏書載詔曰仇池國之要害往置鎮駱谷是以無危
敗之禍近因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後前勅卿等部
率其將仍于駱谷築城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即今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之一勞永逸無待來年今給軍糧一月使四月盡必
令成就

若不時築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繩之南天水人
柳旃據而不順懷喜討滅之後為豫州刺史詔讓其在
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就州決以杖罰卒

謚曰恭

封敕文代人父為侍御長敕文於始光初為中散兩遷
至使持節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

水公鎮上邽詔敕文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枹
罕衆少不制詔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
軍次武始拾歸夜遁敕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
其民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枹罕金城邊同天
水梁會謀反據上邽東南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設備
賊乃退回會復攻城氏羌一萬屯南嶺休官屠各及雜
戶二萬餘人屯北嶺為同等形援敕文設奇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魏書曰敕文遣二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內別令騎出

擊之既而偽退回率衆騰逐敕文輕騎橫衝

大破之斬回復推梁會為主

魏書曰敕文分兵二百突入南城焚其門樓賊見火
起皆驚亂遣步卒攻門克之便率騎士馳入餘賊奔

東城乘背追擊殺千餘人

安豐公閻根率軍助敕文敕文又表求助未及報會謀
遁先是敕文掘重塹于東城外幾斷賊走路夜半會乃
車陣飛梯騰塹而走敕文先嚴兵塹外拒鬪從夜至旦

敕文謀於衆曰因獸猶鬪而況於人

魏書載敕文言曰賊衆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

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上下離心破之必矣

乃以白虎幡宣告賊衆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

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道敕文縱騎騰蹕死

者大半略陽王元達因會亂聚黨攻城招引休官屠各

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為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

真討破之天安元年卒長子萬護讓爵弟翰于時讓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唯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于後趙石勒時徙居幽州

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質燕

王慕容垂以為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降道武賜爵魏

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飢寒百姓頌之

曰時惟府君克己清明輯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

以享長齡卒官父温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位

上黨太守有能名羅漢仁厚篤慎弱冠以武幹知名温

為秦州司馬羅漢隨侍隴右氏楊難當寇上邽鎮將元

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兵二

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曰今不出戰示敵以

弱衆情攜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餘人令羅漢

出戰衆皆披靡難當大驚

魏書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衆皆披靡

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會太武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回仇池意頭具以狀聞徵為羽林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鹿等

魏書作飛廉

據嶮為逆詔羅漢討擒之後從征縣劬以功遷羽林中

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文

成之立羅漢有力馬累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

陽公後為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氏羌反逼

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項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

隨長孫觀掩擊氏羌大破之賊眾退散詔書慰勉之

魏書載詔曰卿應機赴擊殄此元凶宜召集豪右擇

其事宜以利民益國為本隨其風俗以示威惠

涇州民張羗即聚眾千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擊擒

之仇池氏羗叛逆其賊帥登廉苻忻等皆受宋官爵鐵

券略陽公伏阿奴為郎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擒廉

忻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羗恃險數為叛

逆自羅漢涖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帖然孝文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褒之徵拜內都大官聽察多得其情卒官謚曰莊子興

祖嗣

孔伯恭魏郡鄴人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魯郡公伯恭以

父任拜給事中累進彭城公獻文初宋徐州刺史薛安

都彭城內附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請

援獻文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永與攸

之棄船走

魏書曰永輜重在武原伯恭等攻克之永計無所出

遂退時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與攸之棄舟走伯恭
等進擊獲首虜復凍死甚眾

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內時攸之吳悛公等率眾來

援下邳七軍焦虛曲去下邳五十餘里

魏書曰伯恭遣子都將侯汾等率騎五百在水南奚

升等五百餘騎在水北南北邀之

伯恭密造火車攻其營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

軍退保樊階城宋寧朔將軍陳顯達領眾溯清而上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迎攸之屯睢清合口伯恭率眾渡水大破顯達攸之聞

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從清西

魏書曰伯恭從睢陵城東向零中峽分軍為二道司

馬范仰子軍在清南伯恭從清西

與攸之合戰大破之攸之悛公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

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宋戍將魯僧遵

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大恒等南討淮陽宋太守崔武仲

焚城南走遂據淮陽皇興二年以伯恭為散騎常侍彭

城鎮將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桓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常蠻世為四山蠻帥受制于齊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魏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南司州刺史光城縣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制後以益宗既度淮北不可仍為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為刺史景明初梁師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興之進至陰山關南據長風城逆擊大破之二十二年

梁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于滄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與興之犄角擊討破之復其二城上表陳攻取之術

魏書載益宗表曰臣聞霜葉將淪非勁颼無以速其律天之所棄非假手無以滅其人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為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于轉輸甲兵疲于戰鬪無暇網紀庶方藩城基立孤

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且壽春雖平三面猶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從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衆直據南關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末弗過十旬克之必矣

宣武納之遣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斷梁糧道破梁戍主趙文興倉米運舟焚燒蕩盡時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縣皆沒於梁唯義陽而已梁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克平益宗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慮之乃遣中書舍

人劉桃符宣旨慰諭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狀
詔之曰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橫殺梅伏生為爾不
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關當加任使魯生久未
至延昌中詔以益宗為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
侍如故帝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眾
襲之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關南招引梁兵
光城已南皆為梁保世哲擊破之復置郡戍以益宗還
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十四

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為恨表
陳桃符說毀狀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為獄熙平初
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答不許卒贈征
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少子纂襲

魏書曰田益宗以益州內附初蕭鸞遣寧州刺史董
巒討之官軍進擊執巒并其子景曜送於行宮巒
字仲舒滎陽人真君末隨父南叛性疎武不多識文
字高祖引巒於庭問南軍巒怖不能對數顧景曜景

曜進代父答申叙蕭鸞篡襲始終辭理橫出高祖異
焉以巒為越騎尉景曜為員外郎後謀欲南叛坐徙
朔州及駕南討漢陽召巒從軍景曜至洛陽密啓其
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巒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歷
告二城以魏軍當至深戒為備防計房伯玉劉忌並
云無足可慮巒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北向哭呼
景曜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
曜鎖詣行在所數而斬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十五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邱人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
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渡仕齊為馬頭太守太和十八
年表據郡歸魏除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鎮渦陽後
齊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惟
以朽草及草木皮葉為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
南將軍王肅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
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送關會叔業圍城表後
察叔珍言色頗異即推覈乃叔業姑兒規為內應所攜

妻子亦假妄斬之北門外人情乃安孝文嘉其誠封汶陽縣伯歷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齊州刺史卒謚曰恭奚康生河南陽翟人其先居代世為部落大人

愚按魏書官氏志業云獻帝以弟為達奚氏孝文改奚氏

祖真柔元鎮將內外三都大官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太和初柔然頻寇邊康生為前驅軍主頻戰陷陣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隊主從駕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齊將據渚斷津路孝文募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閣將軍康生應募

魏書載康生謂友人曰如其克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為不決

縛棧積柴因風放火焚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砍投河溺死者甚眾乃假康生直閣將軍後以勲除太子三校西臺直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為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分為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率精騎一

千追胡至車突谷詐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射殺辛支

魏書曰辛支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斃

齊置義陽招誘邊人康生復為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牕扉開即入應弦斃彼人見箭皆以為狂弩齊將裴叔業率眾圍渦陽欲解義陽急詔遣高聰元衍等援之並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退帝乃遣康生馳往一戰大破之及壽春來降遣康生領羽林千人給龍殿馬兩匹馳赴之

魏書曰康生馳赴壽春集城內者老宣詔撫齊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硤石民心駭動康生防禦內外聲問不通固守一月援軍乃至

破走其將桓和陳伯之以功除征虜將軍封安武縣男出為南青州刺史已梁郁州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破擒之時梁間康生能引強弓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

中圍尺有二寸箭鏃如今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
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為絕倫弓即表送置之
武庫後梁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勒甲十萬規寇徐州詔
授康生武衛將軍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
賜驃騮御胡馬一匹出為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
刺史以輒用官炭瓦為御史所劾削官爵尋復之梁直
閣將軍徐元明戍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康
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槩一張并棗柰果面勅曰果者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六

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間郁州刺史復叛及大舉
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邪趣綿竹至隴右宣武崩班師
後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趙主石虎畫像復
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
亦遇疾巫以為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勳領右衛將軍與
元人同謀廢靈太后遷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
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妹夫也又以其通姻深相委
託三人多宿禁內或迭出入又以康生子難為千牛備

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人稍憚之見於顏色康生亦
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二月孝明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
侍坐酒酣迭憊次至康生乃為力士憊及于折旋每顧
視太后舉手蹈足嗔目領首為殺縛勢太后解其意不
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
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
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去
康生大唱萬歲於后近侍皆唱萬歲帝引前入閣左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十九

競相排閣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砍直後元思
輔乃得定帝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為入
所執鑲於門下至晚又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
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難處絞入與剛並
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怨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
生欣子免死慷慨不悲泣語子云我不及死汝何為哭
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
地刻截咸言稟又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

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久為將及臨州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每捨居宅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塔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為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為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默然竟及禍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刺史謚武貞又追封壽張縣侯子剛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一百二十四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少驍捷跳走如飛然庶孽不為宗親顧待不免飢寒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之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尺許繫警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嘆冲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從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

六軍宣武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眾先入以功封安成縣子除直閣將軍出為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為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鏃並驅及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梁武遣其將張惠紹總率眾軍竊據宿豫假大眼平東將軍為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與中山王英同圍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一百二十四

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走坐徙營州為兵永平中追其前勳起為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宣武慮梁人侵軼徵大眼為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過禦淮肥大眼至京時人思其雄勇喜於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後梁將康絢於浮山過淮規侵壽春孝明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寅俱征淮

堰不能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

魏書曰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旋見稱當世

大眼撫循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痍為之流泣自為將

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人所遣督將皆

懷畏懼時傳言淮泗荆沔間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

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康初歸國謂大眼曰在南間君名

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于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

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十三

果以為關張弗過然征淮堰之後喜怒無常捶撻過度

軍士頗憾之識者以為性移所致又為荊州刺史常縛

橐為人衣青布而射之名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

賊吾政如此相殺又北涓郡常有虎害大眼搏獲之斬

其頭懸擐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

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

年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記識令作

露布皆其口授而竟不多識字有三子長甌生次領軍

次征南皆潘氏生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

頗失行及為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告大眼大眼

怒幽潘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卒甌生等問印綬所

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甌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

之汝等婢子勿望也甌生等深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

城車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甌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

問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將射之甌生

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十三

之左右扶掖以叛荊州畏甌生等驍武不敢苦追遂奔

梁

崔延伯博陵人祖壽陷入江南延伯少以武壯聞仕齊

為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魏常為統帥膽氣

絕人兼有謀略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

定陵男荊州土險每有蠻聚結為寇延伯輒自討之莫

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為患永平中轉幽州刺史

梁遣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眾偷據硤石詔延伯為別

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
瓮生夾淮為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
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
輓轡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
通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征南將
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
林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名將比平硤石公
私慶快此卿等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十四

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謂水陸二
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尅延伯曰既對聖顏答旨宜實水
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願聖心閣水兵
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太后曰
卿言善當勅如請二年除并州刺史在州貪污聞於遠
近已為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南將軍賜驂騑馬
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勲封新豐子
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

所擒賊眾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軍
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
餘步

冊府元龜曰寶夤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畧延伯每云
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夤正色曰君總戎出討安危
所係每云賊不可討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
詣寶夤自謝

延伯曰今當仰為名公叅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十五

渡黑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寶夤率騎於水東尋原西
北以示後繼時賊眾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
至賊壘揚威脅之徐乃還賊以延伯眾少開營競追眾
過十倍臨水逼賊寶夤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戰
身自殿後抽眾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
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關張也
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非老奴敵公
但坐觀後日一戰延伯勒眾出寶夤為後拒天生悉眾

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驍銳競進大破之
俘斬十餘萬追奔及小隴秦賊勁強諸將所憚初議遣
將咸曰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克敵詔授左衛將軍餘
如故時万俟醜奴宿勒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
伊甕生數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
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竇寅率
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時醜
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襲來挑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二十六

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
別造大排內為櫟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為排城戰
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衆軍將出討賊未戰
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竇寅延
伯謂其事實遂巡未閱俄宿勒明達率衆自東北至乞
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
摧挫便爾遂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兵
力疲怠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死傷將二萬竇

寅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
西進去賊彭阮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竇
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迸見兵
入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為
賊所害

伽藍記曰田僧超善吹笛能為壯士歌項羽吟延伯
甚愛之及延伯討万俟醜奴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
橋延伯危冠長劍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歌曲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二十七

後及臨陣又令僧超為壯士聲甲冑之士莫不踴躍
思奮延伯單馬入陣旁若無人二年間獻捷相繼醜
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左右未幾亦
中流矢卒

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綏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
為諸將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

伽藍記曰延伯膽略不羣威名早著為國展力二十
餘年攻無全城戰無橫陣

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武烈

李叔仁隴西人驍健有武功前後數從征討有功梁豫州刺史薛真度真度遣叔仁討超宗大破之以軍功封陳郡公除光祿大夫朔州刺史齊州廣川人劉執清河太守邵懷聚眾反自署大行臺詔叔仁為都督討平之再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邢杲反於青州叔仁為大都督出討於淮失利而還永安三年坐事除名尋復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十八

爵後除涼州刺史遣使密通款于東魏事覺見殺叔仁所用之槩長大異常梁時人壯之

論曰自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為將也俱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眾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惟苟要一戰之利僥倖獲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乃蠻夷荒帥翻然効款終於懷金曳紫不其美歟是孟表之致名位不徒然也夫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為國之所繫也奚

康生諸人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十九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五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二十七

北史三十九

裴駿

從孫敬憲

莊伯

從弟安祖

裴延雋

裴佗

子瓌之

皇甫和

裴果

裴寬

裴俠

子祥

肅

裴文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父雙碩位恒農太守駿幼而聰慧親表稱為神駒因為字弱冠通涉經史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益吳作亂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眾應之來襲聞喜縣先無兵仗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屬鄉豪奔赴之

魏書載駿謂鄉豪曰禮君父有危臣子致命縣令為賊逼是吾等殉命之秋也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數百驍勇奔赴

賊退刺史以狀聞會太武親討益吳引見駿駿陳敘事

宜帝大悅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其忠義可嘉補中

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為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宋使

明僧弼來聘以駿有才學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

勞接卒贈秦州刺史謚曰康子修字元寄清辯好學歷

位秘書中散主客令

魏書曰出為張掖子都大將張掖境接胡夷前後數

至寇掠修明設烽候禦以方畧在邊六年關塞清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高祖嘉之

累遷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修斟酌

故實咸有條貫卒謚曰恭修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三

妹並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第務早喪修哀感行

路愛育孤侄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

時人以此稱焉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奕

咸所閑解位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

孝明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婚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

正開司徒召詢為之詢族叔晒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
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秘書監出為郢州刺史詢
以凡司戎主蠻苗田朴特地居要險衆踰數萬足為邊
捍遂表朴特為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梁將李國興寇
邊

魏書曰時四方多事未遑外畧緣境城戍多陷國興
乘勝向州城詢率屬固守垂將百日乃退

朴特與詢犄角為表裏聲援郢州獲全朴特頗有力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為七兵尚書普泰中以本官兼侍中為關中大使未及
發於河陰遇害贈司空公諡貞烈修弟宣字叔令通辨
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稱司空李冲有人
倫鑒見而重之孝文時累遷太尉長史宣上言自遷都
以來凡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骨無人覆
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並符出兵之鄉其家
有死於戎役者皆使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
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為益州刺史宣至

州綏撫甚得戎羌心後晉壽更置益州故宣所莅為秦
秦州

魏書曰武興氏姜謨等千餘人上書乞延更限世宗
甚嘉之

宣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每嘆曰以賈誼之才仕
漢文而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無當世
之志直隨帖推移至此祿厚養親道不光國可言歸矣
因奉表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以叙心宣數明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陽書自始惠便赴亡日果如其言贈豫州刺史諡曰穆
子敬憲嗣敬憲字孝虞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
專以讀誦為業淡於營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
府辟命先進其弟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
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
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咸宗慕之
中山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為最
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

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
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為人所伏
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諡曰文敬憲弟莊伯

魏書曰敬憲莊伯並在文苑傳而莊伯獨無

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愠不形于色博識多聞
善以約言辨物司空任城王澄辟為行參軍甚加知賞
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章與敬憲相亞臨淮
王彧北討引為記室參軍委以章奏及聞敬憲寢疾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五

假不許遂徑還亦矜而不問扶侍兄病晝夜不離側形
容憔悴因葬敬憲於鄉遇病卒年二十八兄弟才學知
名同年俱喪世共嗟惜永安三年贈通直散騎侍郎諡
曰獻兄弟並無子所著詞藻莫為集錄莊伯弟獻伯廷
尉卿濟州刺史少以學尚風流有名京洛為政嚴酷不
得吏民之和但以清白流譽卒於殿中尚書駿從弟安
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
得食相呼况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簿民有

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
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後有人勸其仕進安祖

曰高尚非敢庶幾但京師遠速實憚棲屑耳於是閒居
養志不出城邑曾天熱舍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
觸樹死安祖愍之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蘇喜而放
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
安祖怪問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後孝文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板帝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六

語甚悅仍拜安邑令以老病故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
藥年八十三卒於家

裴延雋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
也父山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虫功贈東
雍州刺史延雋少孤事後母孝涉獵墳史頗有才華舉
秀才射策高第累遷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
恂廢以官官例免宣武即位為中書侍郎時帝專心釋
典不事墳籍延雋上書致諫

魏書載延雋疏曰臣聞漢光神啟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玩籍先帝天縱多能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美實後王水鏡也陛下道悟日深昇法座而釋覺善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書六籍軌俗之本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後除司州別駕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雋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典眾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七

射也孝明時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令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延雋表求營造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咸賴又命主簿鄒暉修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拜太常卿官至兼侍中吏部尚書延雋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子元直

敬猷並有學問與父同時遇害俱贈官有差延雋從叔桃弓亦見稱鄉里子夙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孝文見而異之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許以遠大位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民感而懷之卒於郡一子鑒性强正有學涉卒於廷尉卿鑒居官清苦時論稱之贈東雍州刺史子澤頗有文學齊孝昭初為齊師奏舍人孝昭崩魏收議諡恭烈皇帝澤正色抗論曰魏收死後亦不肯為恭烈諡何容擬大行比皇太后不豫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八

帝殮寢失常聖躬貶損今者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為孝昭因此忤旨出為廣州司馬後為誹毀大臣趙彥深等兼詠石榴詩微以托意有人以奏武成武成決杖六十髡頭除名後主髡位為清河郡守與祖珽有舊珽奏除尚書左丞又引為兼黃門執政疾其珽黨與崔季舒等同見誅

新唐書載高宗永徽三年詔求澤後官之

澤本勁直無所迴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

無規檢故頻敗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
每從駕妻不宿亦至性強立時人以為健婦夫半延雋
從祖弟良稍遷尚書考功郎中汾州吐京胡薛羽等作
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時有五城郡山胡
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眾假稱帝號服素衣持
白傘白幡率諸逆眾於雲臺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又山
胡劉彞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自日間逆徒
遂振以良為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良以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民饑窘夜率眾奔西河汾州之居西河自良始也孝靜
初為衛大將軍大府卿卒於官諡曰貞贈侍中尚書僕
射子叔祉麗涉文學居官甚著功績位終司空右長史
良從父兄子慶孫少孤性倜儻重然諾正光末汾州吐
京郡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為王眾至數萬詔慶孫
為募人別將招率鄉豪討之慶孫每推其鋒進軍深入
至雲臺郊大戰郊西

魏書曰自旦至夕慶孫身自突陣

賊眾大潰徵赴都除直後於是賊復鳩集北連彞升南
通絳蜀亮徒轉盛以慶孫為別將從軹關進討深入二
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於要之所考
明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為太守時民多逃竄慶孫務
安緝之咸來歸業爾朱榮世死隆擁眾北度孝莊詔慶
孫為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眾追擊慶孫與世隆密
通事洩追還河內斬之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
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日逢歲飢凶四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遊客恒有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麗武愛好文流
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坐客恒滿是以為
時所稱

愚謂慶孫大節既虧何必錄其小善此自魏收溢美
之辭北史仍而不削何也

延雋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咸陽王禧為司
州牧辟為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孝文自代還洛次於
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詔仲規曰畿郡望重卿何

能自致此也仲規曰陛下棄彼之壤來宅紫縣臣方躍
焉吳會冀功銘帝籍豈一郡而已帝笑曰冀卿必副此
言駕還見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
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棄
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統軍奏
復本官於陣戰沒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
第二子伯茂後之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
釋褐奉朝請累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永熙中孝武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十一

子廣平王贊咸選實寮以伯茂為文學後加中軍大將
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曾為露情賦

魏收載序畧曰予涉養外和服餌寡術究覽莊生具
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遺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
作是賦所以託名割情寄之風謠矣

天平初遷鄴又為遷都賦二年因內宴伯茂侮慢殿中
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啓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
以黎擊案傍汚冠裳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

竟無坐伯茂既出後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官伯茂了
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伯茂末
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
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後因顧指壁中言
有官人追逐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季
渾王元盧之元胡元季景季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
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酌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
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十二

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
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
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叔義
亦有學行累遷太山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徒
從事中郎卒謚曰宣子景融篤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
高第除太學博士稍遷諫議大夫領著作元象中儀同
高岳以為錄事參軍弟景龍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
選吏部擬郡為御史中尉崔暹所彈云其貪榮昧進遂

坐免官卒景融早退庶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延雋族兄聿以操尚貞立被孝文所知為北中府長史時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事聿帶溫縣時人榮之卒于平秦郡太守贈洛州刺史延雋族人駿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清苦自立為汝南王悅郎中令

魏書曰悅每國俸初入一日內費賜極意駿每隨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十三

辭多受少伺悅虛竭還復奉之悅雖性理不恒然亦相賞愛

孝靜初卒於雍州刺史延雋從父兄宣明位華州刺史有惠政謚曰簡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為驥子景鴻為龍文景鸞位華州刺史景鴻齊和夷郡守子叔卿博涉有孝行時號裴曾子隋貝丘令子神舉最知名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六世祖詵仕晉位太常卿因

晉亂避地涼州秦王苻堅平河西東歸因居解縣世以文學顯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美之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魁偉隴然有器望

魏書曰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並舉其宗

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遷趙郡太守為治有方威惠甚著狡吏奸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荊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餞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來險阻不賓王命前後牧守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十四

能降欬佗至州軍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合境清宴極負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贈祿諸子皆遵行之佗性綱直不好與俗人交遊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子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人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

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辨早得名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為太原公洋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為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

三國典畧曰讓之與祖珽俱聘梁邢邵于省中語曰多奇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五

第二弟讓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繫齊神武問讓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况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厯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常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隄籍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魏孝靜遜居別官與諸臣別讓之流涕

啟欵文宣欲以為黃門侍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起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欵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斂跡盜賊清靖葺月之期翻更非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與久吏奸猾多有侵削因事脅人取財計職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為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密奏陛下受禪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為內官情非所願既而愔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六

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塚邪於是無敢言者事奏賜死於家讓之次弟讓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常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嘆曰應奉五行俱下彌衡一覽便記今復見裴生矣楊愔聞門改葬託讓之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諷之及皇甫和和弟亮並知名洛下時人語曰讓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為戶曹參軍讓之復書不受暑

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為記室遷鄴後諷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諷之為開府屬號洛陽遺彥信敗諷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為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以為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次諷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諷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為妾年友孝昭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五

官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為許昌太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人問無所預及代去日為吏民所懷仕周卒伊川太守次謀之少有風格邢劭每云我裴四武成為開府辟為參軍掌書記次諷之字士言純謹有局量弱冠為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諷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慕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文宣踐阼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諷之與杜臺卿並為齊帥領東

官管記轉太子舍人事衛尉杜弼被其家客誣云有怨言誹訕時政并相諷之與弼交好亦知之坐免官卒天統中追贈平州刺史長子曰樊出後讓之又以長子為人後古乃有之

次子矩最知名別見讓之第六弟謁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帝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六

刃歎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齊亡卒于壺關令馬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父徽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勳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為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投以經書及長深沈有雅量尤明

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詰訪卒于濟陰太守和弟亮字君翼九歲喪父哀毀若成人齊神武起義為大行臺郎中亮率性任真不樂劇政除司徒東閣祭酒思還鄉里啓乞梁州褒中即本郡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梁武不奪至鄴無復宦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賞縱酒賦詩超然自樂復為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亮疎慢自任無幹務才每有禮儀大事常令餘司攝焉性質朴純厚無片言矯飾屬有敕下司各列勤隋亮三日不上省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七

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帝以其恕實優容之杖脛三十而已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曰為宅中水洿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以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坐不稱免官後除任城太守病不之官卒於鄴贈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父遵齊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為陽平郡丞周文曾使并州與果遇果

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號黃驄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率其宗黨歸關周文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

周書果傳後附劉志其歸關亦同志弘農華陰人漢太尉寬十世孫少好學博涉羣書兼有武略魏正光中以明經徵拜國子助教至永熙二年歷官安北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廣州別駕三年齊神武舉兵入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十

孝武西遷志據城不從東魏遣間使奉表長安孝武嘉之授長安襄城郡守神武遣兵攻圍志力屈城陷潛遁得免大統三年獨孤信復洛陽志糾合義徒舉廣州歸國累遷國子祭酒世宗出牧宜州太祖以志為幕府司錄世宗雅好儒學特欽敬志志亦忠慎甚得巨贖體太祖嘉之謂曰卿之所為每會吾志遂賜名志世宗遷蒞岐州志又以本官翊從世宗即位進爵武鄉縣公高祖時為魯公又以志為府司馬高祖

立拜刑部中大夫志執法平允甚得時譽蓮芍界內
數有羣盜劫行旅郡邑不能制乃以志為延壽郡守
督之志示以恩信羣盜相率請罪志表陳其狀詔並
免之自是寇盜屏息遷使持節成州諸軍事成州刺
史政存寬恕吏民懷之卒諡曰文

從戰河橋解玉壁圍推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
從戰芒山於周文前挺身陷陣擒東魏都督賀婁烏蘭
勇冠當時周文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後從開府楊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三

平隨安陸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
以威猛為政民畏之盜賊亦為屏息遷司農卿又從大
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為前軍開劔閣破李慶保
降楊前運皆有功廢帝三年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
俄州民張道李拓驅率百姓圍逼州城糧仗皆闕兵士
又寡果設方畧拒之賊退走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日
間州境清晏周孝閔踐阼除隆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
司進爵為公歷眉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斷決挫抑

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為稱職卒於位贈本官加
絳晉建州刺史諡曰質子孝仁嗣孝仁幼聰明涉獵經
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長寧鎮將扞禦齊人
甚有威邊之略歷建毫二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父靜慮魏銀青光祿大夫寬
儀貌瓌偉博涉羣書弱冠為州里所稱親歿撫諸弟以
篤友聞滎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孝寬兄弟
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游處年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三

以選為魏孝明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
寬謂諸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
西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鎮洛陽
始出見時汾州刺史章子象降東魏子象兄弟在關中
者咸從坐其季弟子與先在洛宮急乃投寬寬開懷納
之遇有大赦或傳子與合免遂出子與卒伏法獨孤信
知而責之寬曰窮而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
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大統五年授都督同執防長史

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侯景圍
景密謀南叛偽親法保

周書曰景往來諸軍間侍從寡少軍中名將必躬自
造

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雖託款于公恐未
可信若伏兵斬之亦一時功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
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自
固而已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五

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推善於占對文襄甚賞
異之

周書載文襄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才識如此我必使

卿富貴關中貧弱何足可依勿懷異圖

解鑠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卧甌夜縫而出因得遁
還見周文周文顧謂諸公曰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
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
我雖古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

帥都督封夏陽縣男十六年遷河南郡守鎮孔城廢帝
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周孝
閔踐阼進爵為子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
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
兵或洩敵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兵出邀擊無
不剋之

周書載永業戒所部曰但好鎮孔城外無足慮其見
憚如此齊伊川郡守梁鮮常抄掠境首一日過妻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五

推牛宴飲寬密伺其醉遣兵襲斬之

天和三年除温州刺史初陳氏與周通和每修聘好自
華皎附後乃圍寇掠沔州

周書作汾州

既接敵境以寬為刺史陳將程靈洗攻之力屈城陷

周書曰時州城卑狹器械又少寬憂其難守又恐春
水暴長陳人得乘其便白襄州總管請增兵并移城
總管府許增兵而已寬乃量年長水至處豎大木於

岸以備舟行及靈洗初來攻水勢猶小未得近城寬
簡驍兵掩擊頰挫其銳俄而水暴長所堅木上皆通
州過靈洗乃以大艦逼城拍杆打樓應即摧碎弓弩
大石晝夜來攻苦戰三十餘日遂上城短兵相接猶
經二日城乃陷陷後水便退縮

陳人執寬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鄴遂卒
于江左子義宣後從御正杜杲使於陳始得將寬柩還
隋開皇元年文帝詔贈襄鄧二州刺史寬弟漢字仲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五

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
武初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
行參軍轉墨曹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贍斷割如
流相府為語曰日下燦爛有裴漢武成中為司車路下
大夫與工部郭彥大府高寶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
必有條理天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少有
宿疾恒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
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漢直道自守八年不徙職性

不飲而雅好賓游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
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絕游從
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
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疾痲彌年未嘗釋卷卒贈晉州
刺史子鏡少聰敏涉獵經史仕隋為兵曹郎漢弟尼
性弘雅有器局

周書曰尼從于謹平江陵謹恣諸將校各取珍玩尼
惟取梁元素琴一張謹深嘆美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五

位御正下大夫贈隨州刺史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父欣西河郡守俠年七歲猶不
能言後于洛城見羣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
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若成人將擇
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
懼以告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
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簿
舉秀才位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北海王

顯入洛執其使人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帶防城別將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令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兼問以西巡計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是據于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三

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既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勇因命名俠以功進爵為侯王思政鎮玉璧以俠為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惟菽麥鹽菜凡吏民莫

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直為官市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今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俱立眾皆默然無敢應周文乃厚賜俠朝野號獨立使君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三

自此始欲使後生奉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為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為俠曰清者蒞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况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則見稱朝廷沒則流芳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慙而退再遷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陵守孫暉鄴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暉自動言肆輕

于去就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狀周文曰裴俠
有深鑿得之矣遣大都督符貴鎮竟陵而鄖城竟不遣
監統及柳仲禮軍至嵩還以郢叛卒如俠言尋轉大將
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周孝閔踐阼加開府儀同
三司進爵為公遷戶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
年隱沒至千萬及俠在官勵精發糶數旬內姦盜畧盡
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於府中悲泣
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三

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責自言隱費錢五
百萬俠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
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
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問鼓聲病愈豈非天祐其勤恪
也又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並來候
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于帝帝矜其貧
苦乃為起宅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足播
紳咸以為榮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諡曰貞河

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民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
德子祥性忠謹有理劇才少為城都令清不及俠斷決
過之後除長令安為權貴所憚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
也以毀卒祥弟肅字神封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
同志友善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
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隋文帝為丞相肅聞而嘆曰武
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與文
帝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三

真州刺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
僕射高頌俱廢黜遣使上書言高頌天挺良才元勳佐
命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願錄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
人得罪已久寧無草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得遷
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照刑非晚今自新永絕愧悔莫
見豈不哀哉書奏謂于楊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
誠也徵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
欲何為也衡曰視肅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太

子甚不悅肅至京見帝於含章殿謂之曰朕貴為天子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皆同母非為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意既而罷遣之未幾帝崩煬帝嗣位不得調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遐遠希旨授肅永平縣丞甚得夷民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立廟障江之浦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父遠性方嚴為州里所推挹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遠糾合鄉人分據險要自固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三

李弼略地東境遂為鄉道多所降下周文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卒于正平郡守文舉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時周文諸子年幼咸簡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狎戲遷著作郎中外府參軍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周孝閔踐阼襲父爵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為司錄及憲出鎮劔南復以文舉為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

文舉答之曰利之為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為非惡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就少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遠之任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論談不覺膝前于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入為司憲中大夫進爵為伯轉軍司馬文舉少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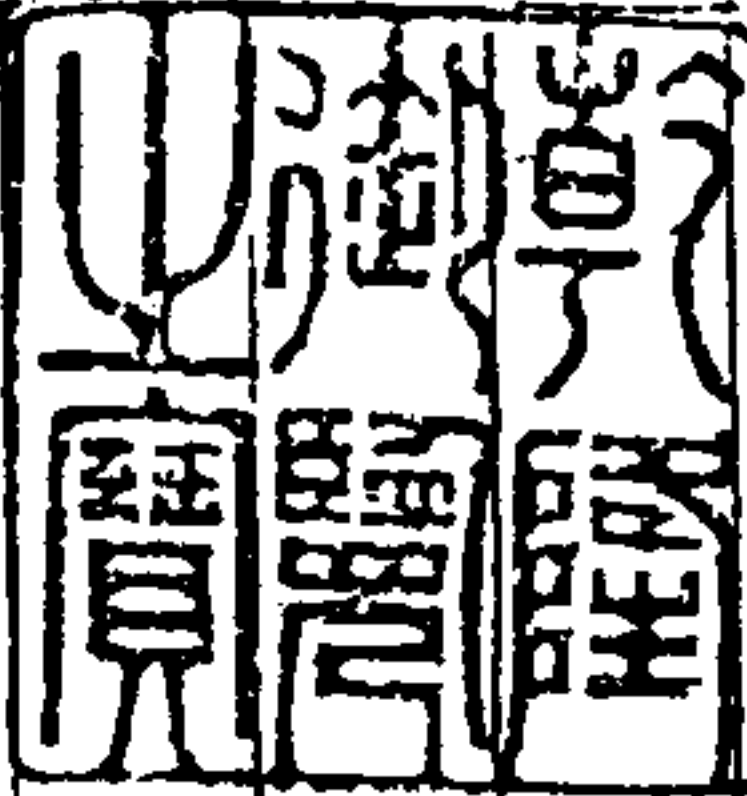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三

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于己子時以此稱之初文舉叔父季和為曲沃令終於聞喜州而叔母韋氏卒于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柩西歸竟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于位子胄嗣論曰裴駿雅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延雋器能位望有可稱乎伯茂才名亦時之良也元化以文學傳業而又修史著美讓之弟兄修身勵行觀

夫出處之跡良足稱乎嵩和廉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加此肅歷官周隋志存經正竟以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因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舉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風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五

南北史合注 卷一二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六

明 李清 撰

北史四十

劉休賓

伯謀 畢眾敬 曾孫義雲

羊 社 孫肅 弟子敦 烈



薛安都字休遠河東汾陰人父廣晉上黨太守安都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
不取片資兄許之居別廡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滿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宋在南以武力見叙遇宋孝武起江州遂以為將和平六年宋湘東王殺其主子業自立是為明帝羣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宋明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降魏請兵救援遣第四子道次為質獻文乃

一五九

遣鎮東大將軍尉元等赴之拜安都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中悔謀圖元等元知之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塔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京師甚見禮重子姪羣從並遠上客皆封侯門生無不收叙又為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卒贈假黃鉞秦州刺史河東王諡曰康子道樹襲爵位平州刺史政有聲稱卒安都從祖弟真度初與安都南奔及從安都來降為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初為平州刺史後降為伯厯荆州東荆州刺史

魏書曰雍州刺史曹虎詐降詔真度督四將出襄陽無功而還後征赭陽為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以真度與其兄安都有送款關土之功還其元爵復除荆州刺史餘號皆削奪曰進足彰功退可明失

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勸先取樊鄴後攻南陽大為帝

所賞改封臨晉縣公食邑三百戶

魏書曰高祖欲先據新野羣情皆異真度獨同帝嘉其勲增邑三百戶

轉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飢真度表聞報日別出倉米五十斛為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極恤歷華荆揚三州刺史至金紫光祿大夫改封敷西卒贈左光祿大夫諡曰莊有子十二人嫡子懷徹襲初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絲竹歌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不報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宣武納焉懷吉好勇雖不善書學亦解達時事

魏書曰懷吉為中山王英軍司以義陽圍急令懷吉馳赴時懸瓠以南至於安陸皆入於蕭衍惟義陽一城懷吉與郢州刺史李悅督厲將士且守且戰卒全義陽與英討復三關諸戍

卒於汾州刺史懷吉為汾州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

誘勝已共為婚姻多攜親戚同行兼恣其取受而將勞
賓客曲盡物情送往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
但嘿然而返既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計錄俄
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於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廝傭咸
過本望真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憎愛
興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
時人恥焉

劉休賓字處幹北海都昌縣人父秦伯宋北海太守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賓少好學有文才仕宋為兗州刺史娶崔邦利女生子
文粦崔氏先歸寧邦利家及邦利降文粦母子與俱入
魏慕容白曜軍至休賓不降白曜表請崔氏與文粦至
以報休賓又執休賓兄延和妻子巡視城下休賓答白
曜曰待歷城降當即歸順密遺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
魏軍形勢文達詣白曜詐言祇候

冊府元龜曰文達詣白曜詐言聞公入境故來祇候
且言休賓父子兄弟累郡連州若束手歸化如何賞

叙白曜曰今若不勞兵甲望風自降非直處以富貴
兼還其婦兒休賓不畏攻圍獨不憐其妻子乎今在
斗城卿自往見

白曜令文達往斗城見其妻子文粦哭泣以爪髮為信
文達曰復經白曜所誓約而還

冊府元龜載白曜曰卿休賓心腹親見其妻子又見
我師旅多少可自求多福

及見休賓休賓撫爪髮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魏書載休賓撫爪髮泣曰妻子幽隔誰不慙念但吾
荷南厚恩受寄遺任今顧妻子而降於臣節是乎
復遣文達與白曜期白曜大喜以酒灌地啓告山河誓
不負休賓

冊府元龜載白曜曰非直休賓父子荷榮城內賢豪
亦隨人補授卿便為梁鄒城主以酒灌地啓告曰山
河若負使我三軍覆沒

文達還謂休賓可早決計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聞慰

固執不可遂差本契

魏書載聞慰曰此固文達誑耳年常抄掠豈有多軍

但可撫強兵勤肅衛方城狹險何為便生憂怯示人

以弱休賓不決

白曜尋遣著作左郎許亦彪夜至梁鄒南門告城上人

曰休賓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降何得無信於是城內唱

告遂相維持欲降不得謂劉休賓父子欲以我城內易

榮位也歷城降休賓乃出請命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一百二十六

人為懷寧縣以休賓為令延興二年卒文畢有志尚綜

覽羣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

愚按聞慰始終不降自是宋室忠臣不得言叛

被徙北邊孝文特聽還代帝魯幸方山文畢大言求見

申父功厚賞屈深見待遇拜協律中郎卒於高陽太守

贈兗州刺史謚曰貞休賓叔旋之妻許氏生二子法鳳

法武而旋之早卒東陽平許氏攜二子入魏孤賓不自

立母子並出家為尼僧既而反俗

魏書曰太和中高祖選盡物望河南才學之徒咸見

申擢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授

愚按以孝標才名竟同遺珠若高祖可作亦當自悔

其夫人何云無可收用魏收忌才

俱奔江南法武後改名峻字孝標南史有傳

房法壽小名烏頭東清河繹幕人法壽幼孤少好射獵

輕率勇果結諸羣小為劫盜宗族患之弱冠州迎主簿

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命常盜殺猪羊供母招集壯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一百二十六

恒有數百仕宋為魏郡太守法壽從祖弟崇吉母妻為

慕容白曜所獲托法壽為計法壽矜其情理與崇吉歸

款白曜

魏書崇吉傳曰崇吉少驍勇為沈文秀中兵參軍後

督太原郡事既而背文秀同於劉彧母叔在歷城為

崔道固拘繫將刑於市以恐之崇吉不顧會道固歸

彧乃出其母彧以崇吉為龍驤將軍領太原太守戍

升城白曜軍至崇吉閉門固守升城至小勝仗者不

過七百人白曜悔之乃遣眾凌城崇吉設土簾方梁
下相春擊不時克珍白曜遠築長城圍三重更造攻
具日夜攻擊自二月至四月糧矢俱盡崇吉突圍走
遁民舍母妻見獲崇吉不肯見道固東歸舊村陰募
壯士欲竊母還奔河南白曜守備嚴固後乃降及立
平齊郡以崇吉為歸安縣令頗懷舊憾乃委縣出臺
訟道固罪會赦不問崇吉乞解縣停京師半載乃南
奔崇吉夫妻異路剃髮為沙門投其族叔法延住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餘清河張畧之豪俠崇吉遺其金帛得以自遣妻從
幽州南出亦得相會至江東病死 崇吉從父弟三
益三益次子士達魏書曰士達少有才氣族兄景先
有鑒識每曰此兒做儻終當大我門戶累官騎兵參
軍領帳內統軍孝昌中鄉人劉蒼生等作亂頻敗州
軍時士達父憂在家刺史元欣欲逼為將士達以禮
固辭欣命其友謂之曰今閩境從賊逆徒轉熾萬一
州陷君家詎得獨全急病如此無拘名教士達不得

已而起率州郭兵二千東西討擊悉破平之武泰初
就家拜平原太守抑挫豪強境內肅然時邢杲寇亂
憚其威名越郡西度不敢攻逼永安末轉濟太守士
達頗為本州士論榮之永熙二年卒贈平東將軍齊
州刺史諡曰武

詔以法壽為平遠將軍與韓騏驎對為冀州刺史

魏書曰以法壽從兄叔玉為高陽太守叔玉兄伯玉
為河間太守伯玉從父思安為樂陵太守已伯玉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弟叔玉南奔徙北邊後南叛為蕭鸞南陽太守高祖
南伐克宛外城命舍人公孫延景宣詔曰朕躬總六
師盪一四海宛城小戍豈抗王威深可三思封侯衆
首事在俯仰伯玉不從又遣謂曰卿早荷前主蕭順
殊寵曾不報以塵露蕭鸞妄言入繼道成贖諸子無
子遺卿不能建忠君前乃盡節逆暨罪一又頃年薛
真度來傷我偏師罪二今鸞旂親戎不面縛麾下罪
三卿之此多則一年中則百日少則三旬克珍非逸

宜善思之伯玉對曰外臣蒙武帝厚恩無忘夙夜但繼主失德主上光紹太宗非徒副億兆深望實兼武帝遺教故不敢失墜往年北師深入寇攘邊民輒厲將士以救蒼生此乃邊戍恒事回已而言應畧此責南齊索虜傳曰隆昌延興昏悖違常聖明慕業家國不殊此則進不負心退不愧幽 愚按隆昌昏悖有之何以並誣延興又誦篡弒逆黨為聖明其舌可犁也餘大同小異 索虜傳又曰虜主元宏向城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前頓止從東南角溝上過伯玉先遣勇士數人着斑衣虎頭帽從伏竇下忽出宏人馬驚退殺數人召善射原靈度射之應弦而倒乃得過 魏書曰宛城既克伯玉面縛降高祖引見責數之伯玉引罪又曰凡立忠抱節皆應有所卿何得事逆賊蕭鸞自遺伊譴伯玉唯乞命高祖曰卿勞我王師彌歷數月如此為降何人有罪且朕前遣公孫延景語卿云天無二日卿答以在此不在彼天道悠遠變化無常卿寧知今

日在此不在彼乎伯玉再三乞命以思安為泣請特宥之伯玉在南故妾楊氏為尼入國令還俗深寵之為有司所奏高祖聽之後歷官馮翊相卒於官 索虜傳又曰伯玉既降虜以為龍驤將軍不肯受高宗知其志月給其子希哲錢米後伯玉就虜乞南邊一郡為馮翊太守常欲南歸生子幼便教騎馬永元末希哲入虜伯玉大怒曰我力屈不能死猶望汝在本朝報國我若從心亦間關求返汝何為失遂卒虜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愚按齊魏兩書參差若此然既降矣必無怒子與求歸事當從魏書 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以法壽為上客崇吉為次客崔劉為下客法壽供給亞於薛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給以田宅奴婢性愛酒好施親舊賓客率同飢飽坎壈常不豐足畢敬眾等皆高其通愛卒贈青州刺史謚敬侯子伯祖襲歷齊郡內史伯祖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皓僧皓大有受納伯祖

衣食不充復為幽州輔國府長史免官卒子翼襲爵翼子豹別見豹兄熊字子威性至孝聰朗有節梁州辟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事七子長子彥恂最知名特為叔豹所愛重病卒豹取急親送柩還鄉悲痛傷惜以為喪當家之寶初彥恂少時為監館嘗接陳使江恂及陳滅恂入關見廉恂弟廉謙曰公是監館弟耶因慘然曰昔因將命得申言款彥恂所贈恂詩今見載恂集廉謙早孤不識父為母兄鞠養長兄彥恂雅有清鑒以廉謙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繼母憂勺飲不入口五日事伯父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遇菴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後受學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六屬齊廣寧王孝珩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網踈濶州郡職尤多縱弛及廉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周師入鄴齊主東奔

以廉謙為齊州中從事廉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不果而止齊亡歸家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為齊州刺史為賊帥府帶劍所執廉謙以書諭之帶劍慙懼送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隋文帝受禪後優游鄉曲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再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帛百段米百石還秦州恂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穎定考課廉謙謂穎曰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愛憎肆意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諂巧官反居上等真偽混淆是非督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眾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唯願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衰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道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類為動容嗟賞

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廉謙對之如響頰謂諸州
摠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頰
言於帝帝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縣令甚有惠化民號
慈父仁壽中帝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否以
廉謙為天下第一超授都州司馬吏民號哭曰房明府
今去矣後百姓思之立碑誦德都州久無刺史州務皆
歸廉謙名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衡重廉謙為人深加
友敬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廉謙所留連數日

欽定四庫全書

前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屑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廉謙善時帝營東都窮
極侈麗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廉謙見衡當塗不能匡
救書諭之曰竊聞賞以勸善刑以懲惡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善者并州蒙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
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眾非為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
其刑罰若審知外內無虞嗣後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
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其間
有情非協同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沒流

移恐為寬濫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真鬻獄之死
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
廷尉非苟違君俱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
是曰神器非天命不可妄得况楊諒愚鄙羣小凶惡而
欲覬幸非望者哉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罔念憂虞
不恤刑政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
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
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於已非

欽定四庫全書

前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宜即加擯棄倘遇諂佞之輩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
求賢何從而至賢材譬棟處屋如骨在身所謂棟梁骨
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故摠收神器歸我
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元惠恤鯁寡委任方直卑非為
心惻隱是務河朔強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
不可動也然而寢卧積薪宴安鳩毒遂使未泰生廟霧
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
楊諒詭惑誑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而有

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玷皇猷足下
粵自藩邸柱石見知既屬明時須存塞諤豈容曲順人
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譴吞蒙眷遇輒寫
微誠衡得書嘆息不敢奏廉謙遂去官隱居將結構蒙
山下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士徵授司隸刺史廉
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所薦舉皆人倫表式有彈
射者曾無怨言司吏別駕劉炆陵上侮下訐以為直刺
史憚之皆為之拜唯廉謙執志不撓抗禮長揖炆亦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事直道守常頗為
執政所嫉出為涇陽令終於官廉謙居家每子姪定省
常為講說督勉之家有舊業資產數殷又前後居官所
得俸祿皆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用務存素儉雖
至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元齡曰人皆
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清白耳所有文筆紙
廓閒雅又善草隸一時知名之士皆與為友雖冠蓋成
列而門無雜賓初開皇平陳後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廉

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尅不納諫諍
太子早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弘遠大之
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
際言皆驗貞觀初以子元齡著勲贈徐州都督臨淄公
諡曰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史糾曰吾讀房廉謙傳而歎賢者不可無後子孫享
威名列高爵祖父之美從而益章子孫不肖降在皂
隸先代茂德湮沒無聞史臣因而上下其手殆已多
矣即邢德之愚不掩邢邵之材而張純之貴遽削張
湯之酷後人負荷蓋可忽乎廉謙誠賢者位非通顯
細行畢書才非作者遺文備錄斯蓋有繇吾嘗謂魏
書高湖之傳為高歡作也楊椿之傳為楊愔作也楊
固之傳為楊休之作也隋書長孫晟之傳為長孫后
作也房廉謙之傳為房元齡作也李氏北史斯病尤
所不免李景長賢魏史不錄因魏徵而立傳榮公護
兒前書數美為來濟而增加正藏兄弟維杜正倫之

故而曲為揚譽世基諂惡因虞世南之兄而頓置文

林今改未詢國書先叅家乘史官此病殆亦同風已

恩倖予因此論故為節之

景伯字良暉法壽族子祖元慶仕宋歷七郡太守後為

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宋明帝殺廢帝子業子業弟

子勛起兵文秀後歸子勛元慶不同為文秀所害父愛

親獻文平三齊隨例內徙為平齊民以父死非命疏服

終身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母甚謹尚書盧陽烏稱於李冲冲時與送拔為奉朝請

累遷齊州輔國長史會刺亡救行州事政存寬簡民安

之後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

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擒之即署其子為西

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

之舊制守令六年為限限滿將代郡人韓靈和等三百

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後為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

景伯性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疏

食終喪期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次第景先亡幼

弟景遠暮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

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好標榜人物無所推尚每云

景伯有士大夫行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遂為

水病積年不愈卒於家贈左將軍齊州刺史景伯子文

烈位司徒左長史與從父弟逸祐並有名文烈性溫柔

未嘗嗔怒為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糶米因爾逃

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插捷子山基仕隋歷戶部考功侍郎並著能名見稱於

時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

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

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乃從之遂得一羊裘

欣然自足晝則樵書夜誦經史遂大通贍太和中例得

還鄉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當世儒宗

歎其精博奏兼著作佐郎脩國史侍中穆紹又啓景先

撰宣武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

歷皆有當官稱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典該魏書載其畧曰問王者受命水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靈者興金德方隆禎發華渚水運告昌瑤光啓祚人道承天天理應實受謝既彰元命若契相生之義有允不違至如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為次遵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不改既事爭代終而數同納麓逆順且殊禎運宜異而兆微不差有疑符應 問禹以絲配天舜不遵父曰明明上天下土是冒道高者負辰四方神積者郊原斯主是以則天不能私其子紹堯不能尊其父絲既罪彰於山川受殛於羽裔化質與鱗甲為羣銘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於國陽當升楹之大禮苟存及躬以亂祀典降上帝為罪鬼之賓奏夾鐘為介蟲之樂奉天之道不乃有淪乎 問湯尊稷廢柱曰

神積道存異世同尊烈山見享綿紀前代成湯革命承天當愆陽之運不思理數之有時黜元功於百世且畢箕感應風雨異徵尊播殖之靈而邀滂澍之潤升廢之道無乃謬與若柱不合薦虞夏應失之於前如以歲久宜遷百神可計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昔 問湯尅桀欲遷夏社為不可武王滅紂以亳社為亡國之誡曰神無定方唯人為主道協無為天地是依棄德弗崇百靈更祀周武承天禮存成秩升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稷當四圭之尊貶土祗隔牲幣之享就如言之稷粟靈威誠允聿追之宜社非商祖孝孚乃考之咎殷鑒致誠何獨在斯 問易著革命之爻而無揖讓之象曰元黃剖別人道為尊含靈行化故義始元首是以飛龍啓徵大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圖異序虞賓以為善終順守有慙未盡不顯揖讓之象而著已日之美豈可兆巨靈為貽厥之謀訓萬世而開安忍之闕求之反衷未識理想 問周禮秩官司烜氏邦若屋

誅為明竊焉曰王道貴產法理尚思舊德見食八象
載其美五宥三刺經禮寶其仁是以祿父巨釁殷禮
不輟三監亂德蔡崩猶存罪莫極於無上逆莫甚於
違天行大辟禍不及族理正刑愆止於身何惡當參
夷之禍何戾受淪殄之辜 問儀禮繼母出嫁從為
之服傳云貴終其恩曰繼母配父本非天屬與尊合
德名義以興兼鞠育有加禮服是重既體違義盡棄
節毀慈作嬪異門為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終思之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五

方齊服是追哭於野次苟存降重無乃過猶不及乎
問禮記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稅喪已則否曰服以
恩制禮由義立慈母三年孫無總葛者以戚非天屬
報養止身祖雖異域恩不及已但正體於下可無服
乎且縞冠元武子姓之服練練之後練經已除猶懷
慘素未忍從吉况斬焉初之創巨方始復吊之賓尚
改緇襲奉哀苦次而無追變孝子孝孫豈天理是與
問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以為不可曰受醮從

夫人倫所重保育異宗承奉郊莫而乃肆極昏淫禍
傾合奄之尊怙亂無終殄滅誕鞠之愛齊桓匡翼四
方正存刑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生貶違以
殺為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未期雖窮勃履朝臣不宜
糾既事反人靈咎將有所施之取衷孰為優允 問
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邱
偏祀猶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廢饗之虞
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五

禮不上通昏瘡後燼四主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無
二統純風既被元北肆尊禮不虛草庶昭異聞 問
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傳
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曰樂以觀風禮為教本其細
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兵屈於周典僖公魯之威君
告誠虔祀穆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推咎於天則神
不棄鑑歸愆於人則頌聲宜替既命龜失辰靈威弗
眷郊享不從配天斯缺即傳所言殆非虛美何承而

制 問尚書省征義和詰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舍
于房曰衡祀不移日月有度炎涼啟辰次舍無代履
端屢臻歸餘成閏是以爰命羲和升準祖節使尋數
應時火流協運致望舒後律耀靈爽次即官 闕 永容
可為愆元象一差未成巨戾且杪秋豈回星之辰授
衣非合璧之月叙食弗當積失加誅律度暫差便造
珍絕仁者之兵義不妄興王赫斯舉將有異說 問
毛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月次周行舍有常分至之後不為愆咎今同之辰而
為深戾者專以金木相殘指日成釁推步不一容可
如之若譏見正陽日維戊午生育相因猶子歸母但
以陰陽得無深忌乎若為忌也朔亦應為灾如不忌
也辛卯豈獨成醜且舉凡之始以屬月時繫之在日
有爽明例義不妄構理用何依 問論語河不出圖
泣麟自傷曰聖人稟靈天地資識未形齊生死於一
同等榮辱於彼我孔子自生不辰從心告齒樂正既

修素王斯著方與吾已之嘆結反袂之悲進涉無上
之心退深負杖之懼聖達之理無乃缺如

符璽郎王神貴益之名為辨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節
閏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子延
祐武定末太子家令後隸魏收修史景遠字叔遐重然
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伺餓者存濟
甚眾平遠劉郁行經齊充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
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忽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
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
景遠好史傳不為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
至謹撫養兄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傳覽眼慕其名義
啓為昭武府功曹參軍以母老不應卒於家
畢眾敬小名奈東平須昌人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
常於疆境盜掠為業仕宋位太山太守湘東王或殺其
主子業而自立是為明帝遣眾敬詣兗州募人到彭城

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
三子當共鄉西從晉安衆敬從之東平太守申纂據無
鹽城不與之同及宋明平子勛授纂兖州刺史會有人
發衆敬父墓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喪行服疑纂所
為弟衆愛為薛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
相報及安都以城入魏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
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
未從時已先遣表謝宋明授衆敬兖州刺史而以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賓有他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破柱曰皓首之年唯
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以城降元遣將入
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充
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燦對為刺史慕容
白曜攻剋無鹽獲申纂無殺纂意而城中火起纂焚死
衆敬聞剋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
酷聞纂死乃悅二年與薛安都朝京師賜甲第一區後
復為兖州刺史徵還京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

致佗方遠味年已七十髮鬚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
騁有若少壯篤于姻類深有國士風張謙亡躬往營視
有若至親太和中孝文賓禮舊老衆敬與高允引至方
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
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
其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
匹文明太后與帝引見皇信堂賜以酒饌車馬絹等勞
遣之卒於兖州子元賓少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與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同建勲誠至京師俱為上賓賜爵須昌侯後拜兖州刺
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
還鄉常呼元賓為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
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決喜見顏色衆敬善
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賓為政清平善撫
人物民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即遙授長兼殿中尚
書卒贈衛尉卿謚曰平元賓入魏初娶東平劉氏有四
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世生二子祖榮祖暉

祖朽最長次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
妻子皆承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
朽等三年終禮祖榮早卒子義允襲祖爵例降為侯祖
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涉獵經史好為文詠善與人交
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為伯以統軍隸邢鬱討梁師有功
魏書曰蕭衍將蕭及先率步騎二萬寇兗州又遣別
帥屯蒙山祖朽大破之賊走還柵祖朽夜又焚擊賊
徒潰敗追討百餘里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餘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斬其二將

封南城縣男卒於東豫州刺史祖朽善撫邊清平有信
百姓稱之後為瀛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兗州刺史祖
暉早有器幹為幽州刺史

魏書曰祖暉先為幽州刺史入為光祿大夫後州民
反招引隴賊以祖暉前在州得民情和復授幽州刺
史且戰且前突圍入治後救至得解

以全守勲封新昌縣子逢蕭寶夤退敗祖暉拔城東趨

華陰坐免官爵尋行幽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後為賊
宿勤明達所攻沒次子義勰嗣弟義雲別見祖歸位建
寧太守子義顯義攜並豪率天平後梁使人還往經歷
兗城前後州將以義攜兄弟善營錙錙器物鮮華常兼
長史接宴賓客眾敬弟眾愛隨兄歸魏以勲為第一容
賜爵鉅平侯卒子聞慰有器幹襲爵例降為伯試守廣
平內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又聞
慰斬其使發兵拒之元以為忠於已遷滄州刺史甚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政績後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為都督安樂王監軍
司馬攻元法僧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卒贈散騎常
侍兗州刺史伯如故諡曰恭子祖彥涉獵書傳風度閑
雅為時所知以侍御史為元法僧監軍法僧反被逼南
入後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卒贈尚書右僕射充
州刺史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修為時所鄙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六世孫父規之
宋任城令太武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邦利

俱降拜雁門太守社性剛愎好刑名為司空令輔國長
史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按之抵死孝文特恕遠徙
後還正始二年以龍驤將軍為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
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為奴婢為御史中尉
王顯所彈免高肇執政社復被起為光祿大夫假平南
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浩未至宣武崩班師夜
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失路社便斬隊副楊明達梟
首路側為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
議諡曰社志存埋輪不避強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
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仁謹依諡法布德
行剛曰景宜諡為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
駁曰臣聞唯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諡準行必當其迹按
社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
述諡之為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準行
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

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
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諡法
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所
準檢社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
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沒也又加顯贈言社誠著
累朝劾彰內外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冊褒美無
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
同剛而能尅亦為德焉謹依諡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議為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場刺稱按社歷官累
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準行易名獎誠攸在
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詔又述奏以府寺為允太后可
奏社自當官不憚疆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
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處人號天狗下及出
將臨州並無恩潤兵人患其嚴虐子深字文淵早有風
尚學涉經史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雋同志相友遷
尚書駕部郎中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

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孝
明行釋奠禮講孝經深儕輩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
光時遷尚書左丞蕭寶夤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
作逆救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共
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進爵新泰男靈太后幸邛
山集僧尼齊會公卿盡在坐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
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孝莊踐祚除太
府卿又為二充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初爾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為太山太守性粗武
遂率鄉人外招梁寇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
慨然流涕斬使人并書表聞孝莊下詔褒其忠烈

魏書載詔曰羊深血誠奉國秉操無二聞弟獨勃自
劾請罪此之丹款實戢於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
深之慷慨氣同古人可令還朝面受委教

令還朝受教遂除名久之除金紫光祿大夫普泰初為
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

東西二省官員委積節閔救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
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帝
甚親待之時膠庠廢替名教陵遲疏請修立國學廣延
胄子

魏書載深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所修尊經重道
百王不易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
薪槓景明已降世極道消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
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之為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
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經升公
相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感德見
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
猶却行及前之燕向楚也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
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
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
俎豆斯闕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道凌夷可為歎息

夫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靈貴元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亢言臣愚以為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並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斗筭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繫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

帝善之孝武初除中書令永熙三年以深兼御史中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五

東道軍司及帝入關深與樊子鵠不從齊神武起兵於兗州子鵠署深齊州刺史天平二年正月東魏軍討破之斬於陣社弟靈引好法律李彪為中丞以為治書侍御史固辭彪頗銜之及為三公郎坐兄社事知而不糾彪劾奏免官甚為尚書令高肇所昵京兆王愉與肇深相嫌忌及愉出鎮冀州肇使靈引為愉長史以相間伺靈引私恃肇勢每折於愉及愉作逆先斬靈引於門時論云非直愉自不臣抑亦由肇及靈引所致事平贈平

東將軍兗州刺史諡曰威子敦字元禮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為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後為衛將軍廣平太守甚有能名姦吏跼踏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飢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藜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供之然政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千斛絹百疋卒官吏民奔哭莫不悲痛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諡曰貞武定初齊神武以敦及中山太守蘇儼在官奉法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五

約自居宜見追褒乃上言請加旌錄詔各賞帛一百疋粟五百斛下郡國咸使聞知靈引弟瑩兗州別駕從事子烈字信卿少通敏頗自修立有成人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元學知名魏孝昌末烈從兄侃為太山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為己利乎卒無所受天保中累遷尚書祠部左右民郎中在官咸為稱

職除陽平太守有能名時頗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
 敕書褒美累遷義州刺史以老還鄉卒烈家傳素業閨
 門修飭為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兗州造
 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為尼咸存戒行天統中
 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代累世本州
 刺史卿世為我家故吏烈云君家自畢執被誅以還寂
 無人物近日刺史皆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為言豈
 若我之漢河南尹晉朝太傅名德學行百世傳美且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惟薄焉
 論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窘圖
 變而竟保寵祿優矣休賓窮而委質孝標名重東南法
 壽拓落不羈克昌厥後景伯兄弟儒業良可稱乎眾敬
 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羊祉剛酷之
 風得死為幸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稱敦烈持已所遵
 殆時彥也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七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二十九
 韓麒麟子熙 顯宗
 李彪孫彪
 甄琛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景穆監
 國為東曹主書父亡在喪有禮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
 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
 今方圖進趣宜示寬厚勸敵在前而便坑其眾
 魏書曰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為守攻之難克日久師
 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
 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
 曜表麒麟與房法壽對為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

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軍須無乏及白曜被誅
麒麟停滯多年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
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
威麒麟曰罰以止惡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
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麟以新附民
未階臺宦士人沉抑乃表請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
置吏員廣延賢哲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恩安土庶
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飢麒麟表陳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
千畝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
崇斯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
常軌令京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一夫
不耕或受其飢况今動以萬計頃年山東遭水而人有
餓終令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民不勸素無儲
積故也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為
明制長史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

浸成侈俗

魏書曰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貴
富之家童妾袷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舖精糠
蚕婦乏袒褐

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
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
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併為格式令貴賤有
別人歸補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使歲一案檢勸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中必有盈贍雖
遇凶災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
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畧無入倉雖於民為利不可長久
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布
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供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
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卒官遣教其子殯以素棺
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日唯
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燕郡公謚曰康

長子興宗好學有文才位秘書中散子子熙字元雍少
自修整頗有學識為清河王懌即中令初興宗以父漁
陽男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懷卒不襲及顯宗
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
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為懌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
用之及元义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為之憂悴屏居田野
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終身不任後靈太后
反政以义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興學官令傳靈榭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理懌之冤極
言元义劉騰誣罔書奏

魏書載子熙表曰竊惟清河王盡忠貞以奉公竭心
膂以事國負康當朝義同分陝宋維以元义皇姨之
婿權勢攸歸遂相附托坐生眉眼誣告親王誣以大
送賴明明在上泥漬自消玉質還潔王以虛謗紛雜
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閣門靜守劉騰因弟補官為王
駁退私深怨遂擅廢太后誣王行毒及會公卿莫不

俛眉飲氣惟誣是徒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
為王致死王搜括史傳著顯忠錄區目十篇分卷二
十既欲彰忠萬代詎肯為亂一朝迄追遺志足明丹
款又籍寵姻戚恃握兵馬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
之柄不由陛下重地要任皆其親黨中山王熙本興
義兵不圖神器誣為大逆合門殲盡奚康生國之猛
將盡忠棄市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胡隴猖狂荆徐
蠢動賊臣亂子莫此為甚開逆起自宋維成禍良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騰宜梟諸兩觀誇其舍廬勝罪尤重合斷棺斬骸沉
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
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傳其翼蔓草難
除去之宜盡况义猜忍更居衡要臣中宵九嘆竊以
寒心實願宸衷早為之所臣等潛伏閭闔於茲六載
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
秦廷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敢請闕披陳乞報冤
毒

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為中書舍人後遂部騰棺賜义死
尋修國史建義初兼黃門尋為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
人事又少孤為叔顯宗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幼
子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
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
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
廷孝明詔遣案檢弼遂大見詰讓爾未帶擒葛榮送京
孝莊欲面數之子熙以為榮既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六

孫無宜見之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孝莊怒而不責及
邢杲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
復及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怒死免官孝武初領著作天
平初為侍讀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還
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刃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
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
事論者高之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嫂王
氏為妻乃姑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與寡姬李氏

姦生三子王李不睦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慙恨遂發疾
卒遺戒不求贈諡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與宗弟顯宗字茂親剛
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稱其聽悟嘗與顯
宗校試抄百餘人名讀一徧隨即覆呼之法撫猶有一
二舛謬顯宗了無謾錯法撫嘆曰貧道生平以來惟服
即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即後兼中書
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一曰竊聞與駕今夏若不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七

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為非計當令徭役宜早息洛京宜
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
魏書曰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時猶比屋供奉勞費
為劇况三農要時六軍雲會雖調欲輕省然大駕親
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畝暫廢則將來
無資且時向炎暑六軍暴露恐生癘疫
願早還北京省諸州供帳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
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二曰自古聖

帝必以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先朝昏卑宮室
致力經畧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趾魏明
所營取譏前代伏惟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
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中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
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洫使寺署有別士庶異居永垂百
世不刊之範三月竊聞輿駕還洛輕將數千騎千金之
子猶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乎清道而行尚恐銜塵之
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四日竊惟陛下耳聽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晷昃而食夜分而寢
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廡明
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熙無疆之祚莊周
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
魏書曰伏願陛下重拱司契委下責成雖冕旒垂纊
天下可治

孝文頗納之顯宗又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
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其實朝廷

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
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遺烈何益
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
聖皇不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膺自陞卑隸矣議
者或云令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
以世無周卻便廢宰相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
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帝皇所以居尊御下
者威也兆庶所從惡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刑法為政有罪必罰罰必當辜雖捶撻薄形而人莫敢
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
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防
檢不在嚴刑今州郡牧守遊當時名行一切法臺閣百
官亦咸以深酷為無私仁恕為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
俗且陛下居九重內視人如赤子而百司過下如仇讐
堯舜止一人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宜教示
百官以惠元元又曰昔周王為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錫

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草創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令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為盛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宗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十

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賣賤錯居渾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戲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

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二徒之訓今令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禮教易興伎作雜居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拔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官塗得與膏粱華望接閑連薨又何其畧也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虧盛美又曰自南偽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僞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十一

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非所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為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得有私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此以來亦為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綺羅僕妾厭梁肉而後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繇寡瞻

濟寔多如不悛革宜周急不繼富之意也又曰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其蒲博以成褻狎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帝善之一日謂顯宗程靈蚪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若欲取況班馬固自遠閱若求之當世文學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等謂程靈蚪曰卿與顯與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曰臣才第短淺然竊謂陛下貴古賤今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瓿之譚二百年外則越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十三

子今臣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萬祀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觀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帝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堯臣顯宗曰陛下齊蹤天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帝曰卿為著作僅為奉職未是良史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復於還國也晒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帝曾詔諸官曰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以為可復以為不可宜

校量之李冲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膏梁兒地為欲益治贊時帝曰俱欲為治冲曰若欲為治陛下何為專崇門品無技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門雖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是以用之冲曰傳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如此之才曠代僅一二耳秘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邑國之與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監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十三

之子必為秘書郎頃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否帝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為本州中正二十一年駕南征以顯宗為右軍府長史統軍次赭陽齊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接等并引蠻賊來繫軍營顯宗拒戰斬法接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顯宗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疋皆為露布之

臣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推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練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勲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為鎮陽王詔議參軍顯宗上表頌自矜伐訴前征勲詔曰顯宗進退無檢虧我清風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彛奏免顯宗官詔以才猶可用命白衣守詔議展其後效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為五言詩贈御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中尉李彪以申憤結

魏書載詩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請臨江愧無若人迹忽尋兩賢蹤追昔梁閣游策駕厠羣龍如何情願奪驟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啣淚局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蒼不我聞千里告志同

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景明初追赭陽勲賜爵章武男子伯華襲程駿字驎駒涼州人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延

明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延明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駿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咸謂老莊言虛誕不可經世駿以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偽生爽性則冲真喪延明曰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北涼沮渠牧犍擢為東宮侍講涼州平遷京師為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為著作即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駿實史才方申直筆請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駿

魏書載敷奏曰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載以成前籍

書奏從之獻文屢引駿與論易老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問駿年對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陛下尊過西伯觀天假餘年竭六韜之效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掖庭假駿散騎常侍持節如高麗迎女駿至

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欲逼辱之憚不敢害會獻文崩乃還拜秘書令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為宜駿獨以為不可表曰臣聞之名器為帝王所貴山河為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見預事宗廟而獲賞疆土雖帝王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十六

作弗相沿襲然一時恩澤豈足為長世之軌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疋

魏書載駿表曰臣聞陳恒殺君則宣尼請討今道成篡殺其君雖欲宴逸其得已乎然戰貴不陣宜先遺劉昶招諭淮南若應聲響悅則長江可朝服而濟尚江南輕薄負劉氏恩義則曲在彼何負神明哉義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示救患大仁揚義風於四海夫

為社稷計莫先守本臣愚以為觀兵江潯振曜皇威特加慰撫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襁負而來庶淮北可定然後觀霧而圖亦不晚矣請停諸州兵且待後舉所諸守本也不從沙門法秀作亂伏誅駿上慶國頌其辭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祐垂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聖敬日新汪汪啟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興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遊田省方問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十三

訪政高年咸秩百靈崇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盛情時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柔大哉肆青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邕邕億兆尸詠來蘓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昇汲為亂祖龍千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翦姦不逞起罪人得情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棄周漢遐軌義庭周漢奚棄忿彼苛刻義庭曷執希仁肖德微

音一振聲教四塞豈惟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風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深感熙苗鯨貧巷詠寡婦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迥秀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惟雨施神徵豐年豐年盛矣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踵欣詠時豈誰云易遇曠齡一逢上天無親惟德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厘千里之倍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連兵踰年歷時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六

車而運廟算失思有司不惠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眾盈川民之從令寔賴衣食農桑失本誰耕誰織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念之實懷嘆息昔聞典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遺芳載與咨臣昏老偏蒙恩宥忽忘狂瞽敢獻愚陋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為十篇文載不載文明太后俱褒嘉之又詔曰駿歷官清慎言事每匯門無挾貨之賓室有

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遺命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為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遽除頗亦矯厲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可歛以時服明器從古初駿病甚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侍御徐謩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少子公稱為中散從子靈蚪為著作佐即及卒孝文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秘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哀州刺史曲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七

侯諡曰憲所作文章自有集錄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孝文賜名家本寒微少孤貧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甚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手抄口誦不暇寐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陸慶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鑿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詣之修師友禮稱之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高閭稱之朝貴李冲禮之

甚原彪深宗附之孝文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散騎常侍衛國子使於齊

南齊書魏虜傳曰虜使李道固來聘世祖於玄武湖集水步軍講武登龍舟引見之自此歲使往來疆場無事

遷秘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已來至於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為春秋體遺落時事彪與秘書令高祐始奏從還固體創為記傳表志之目彪又表上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事七條曰古先哲王為制自天子至公卿下及抱閭擊析其宮車服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為消功之物巨制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為長太息者六此即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士多輕死楚王好瘠國有飢民今二聖躬行儉素詔命殷勤而百姓驕奢猶未革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

魏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不宣人未見德耳臣愚以為第宅車服自百官至庶人宜為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無使稱其侈意用違經典其二曰易稱主器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樂盛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黎元載祀八百逮嬴氏君秦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兇德肆虐以臨黔首故饗年不永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世而亾亾之與興道在師傳禮云冢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於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由今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傳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此近日可鑒也今儲宮誕育日省月課寔勞神慮誠宜準古立師傳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至

太子正則皇家慶矣其三日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收守傾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民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餽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誠可懼也臣謂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賦贖雜物餘財市牛料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穀積人足雖災不害臣又聞前代明王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曹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北隨能序之一可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漢制舊斷獄報重常

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畫十月育三以徵後歲早論者以為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罷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為春三徵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

魏書曰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徵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然今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簞簞之不飭此君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整纓盤水加劍造室而請死此臣所以

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崇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臨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誠足感將死之心慰感屬之情然恩發於衷未著永制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早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夫貴臣者天子為其改容而禮貌之吏民為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三十四

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下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為永制故耳故臣為聖朝過計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得行恩當時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蓋明一體同氣可共不可離及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傷之容子弟

即形父兄無愧惡之色宴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臣謂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孝宣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三十五

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為常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綬同節慶之醜傷父子之道虧天地之經臣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

理所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緣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帝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見禮遇詔曰彪雖宿非清第代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辨之才頗堪時用兼優吏職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何以勸獎勤能時遷秘書令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齊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燕樂彪辭樂及坐語繪曰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三

極故有令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縗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北固應具此令辭樂想卿無怪繪曰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崩月令聖上追鞠育深恩感慈訓厚德執於殷漢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曰若欲遵古何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春可謂亡禮之禮繪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為曠代之制何闕許人繪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萬幾何慮於曠

彪曰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共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齊武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復有來理否彪答請重賦阮詩曰宴行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武惘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閑朕當以殊禮相送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審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三

魏書禮志曰太和十四年高祖命羣臣議行次必令合衷中書監高閎議曰自古帝王莫不以中原為正統不以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夏商之歷厲惠至昏不闕周普之錄晉承魏為金趙承晉為水燕承趙為木秦承燕為火秦之既亡魏乃承制玄朔且魏之得姓出於軒轅臣愚謂宜為土德秘書承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曰魏家帝業神元為首案晉武神元往來和好至於桓穆洛京破亡二帝

志摧聽勒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威并冀是以晉室
啣扶救之仁越石申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衡符石
終平燕氏則是司馬祚終郊鄒而元氏受命雲代昔
秦并天下漢猶排虐羸以比共工卒繼周為水德近
蠲謬偽遠即神正况劉石符燕世業促編網紀弗立
魏接其弊自有彝典豈可異漢之承木捨晉為土神
元既晉武同世桓穆與懷愍接時晉室之淪平文始
大紹晉定德誰曰不宜司空穆亮皆請從彪等議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詔為水德祖甲臘辰

後為御史中尉領著作即彪既為孝文寵性又剛直多
所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為李生從容謂羣
臣曰吾有李生猶漢有汲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
尉解著作事帝宴羣臣於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
博李彪之直我國得賢之基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
僕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
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心冲積其前後罪

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
才技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加金璫
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
為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輿禁省冒取官材輒駕
乘黃無所憚懽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
懷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獄冲又表曰臣與彪
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見其色厲辭辨臣謂是
拔萃一人及彪官位升達參與言宴聞彪平章古今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畧人物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

魏書曰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
折

臣亦欽其正直及始居司直執志徑行其所彈劾應弦
而倒天下改目貪暴斂手然時有私言於臣指其威暴
者臣謂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謬心不
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
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訐枉者二公

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竇加情察方知其威虐猶謂益多損少故不以申徹實失微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知其言與行舛是已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臣與任城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躬曲已若順弟奉暴兄其所欲者無不屈從依事求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亟投彪有北除姦矯之亂政如臣列無證宜放臣四裔息青蠅之白黑帝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有司處彪大辟帝恕之除名而已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為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為志歲寒為心盡心為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為朕與卿為宰事與卿為卿自取

彪曰臣借由已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罪既如此宜伏東臯之下不應逖點屬車之清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弁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自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恟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自言事枉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宣武踐阼彪自託王肅又與郭祚崔光劉芳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琛邢密等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為左右彪乃表曰皇魏奄有中華越百餘年幾十紀史官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勳有關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太和十一年先帝先后召名儒博達之士充麟閣之選于時志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收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孝文皇帝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伏惟先皇

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萌若無天地合德二儀先
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先皇
之茂功也合契鬼神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先皇之
遠也變是協和先皇之鑿也思同書軌先皇之遠也守
在四夷先皇之畧也海外有截先皇之威也禮由岐陽
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先皇之仁也鑿幸幽漠先皇之
智也燮伐南荆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先皇之肅也親
虔宗社先皇之敬也褒實無闕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三十一

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先皇之
志也孝慈道洽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
尊而光為而弗有誠宜功書竹素聲播金石金石可滅
而風流不泯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
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
如有其人宜其世矣

魏書曰故尚書稱義和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
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義

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然前代史官
所以不終業者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
而成賦伯喈違聞而就志近借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
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畫樵薪供爨夜觀文屬綴集
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
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不遇
時也令大魏之史職則身責祿則親榮優哉游式殺爾
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三十二

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並以文才見舉
注述是同並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蚪同時
應舉共掌此務今徙他職官非所司唯著作崔光一人
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
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昔史談誠其子遷曰當世
有美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
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
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

此語曰患為之者不必知之者不得為臣誠不知強欲為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擬漢史之叔皮近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錄庶不為飽食終日耳近則暮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歲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許之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秘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脩史帝親政崔光表曰臣昔為彪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言

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強考述無倦頃來契濶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列高班纖負微愆從祿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縮著

魏書曰停具外役展其內思研積歲月紀冊必就帝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卒於洛陽始彪為中尉號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為木手擊其脅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又慰喻汾州叛

為木手擊其脅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創潰痛毒備極贈汾州刺史諡剛憲彪在秘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史糾曰魏收之修魏書也凡預國書之任者靡不曲加繩削崔浩高允既以編年之體短之崔光李彪踵遷固例復以無就病之歷試前哲自以為功愚謂崔長仁殞命所司李道固白衣東觀腐毫有年豈於國史分寸無補景明以前所著宜曰崔李魏書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言

明以後所著宜曰魏收魏書收畏其如此書成後即焚崔李原本盜掠前美掩為已作塚無存骨殆以報焚如哉

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餘著詩頌賦誄章表別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交弁為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微相優假彪知而不恨及弁卒為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為吏部彪為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與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

祚應以貴游拔之忿怒形言色時論以此非祚祚每日爾與義和至友豈能饒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為雍州彪詣澄為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為啓得為列曹行參軍時稱澄之美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便能屬文彪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耳鴻遂與交款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興我家鄉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聞其名召為婕妤在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三

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為孝文所貴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廷後宮咸師宗之宣武崩後為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歷官所在著績桓叔與外叛南荆荒毀領軍元又舉其才任撫導擢為南荆州刺史建義初叛入梁弟游有才行隨兄志在而荆州屬爾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子昶小名那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初置明堂昶年十

數歲為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制可觀見者咸謂有家

風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

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辯周文

每稱歎之絳德公陸通盛選僚案請以昶為司馬周文

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

二十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雖

處郎官周文恒欲以書記委之以為丞相府記室參軍

著作即修國史累轉黃門侍郎嘗為日卿祖昔在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三

朝為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

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

以易卿乃奏昶為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周保定初累

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

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

臨淄公唐瑾等並為納言尋五年出為昌州刺史在州

遇疾求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瀛二州刺史昶周

文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

所作及晉公獲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稟草唯留心政事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闕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父玄為武邑太守遂居勃海滄縣道悅少為中書學士後為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強禦孝文南征徵兵秦雍斯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人治書侍御史薛聰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左丞王澄位摠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縮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澄良等所居官時道悅兄觀為外兵郎中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孝文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寔嘉其一至謇諤之誠何愧黠鮑其以為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帝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

京時宮闕初基廟庫未構帝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以闕居宇之功作游嬉之用損耗殊倍又沿河撓道久荒舟子不習深薄之危古今共慎

冊府元龜又載道悅表曰又從駕羣寮聽將妻累舟楫問更無限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又氏胡犯順西戎內侵南寇紛擾蠻民踈戾闕閣間隙或生慮外區區丹衷冒昧以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帝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官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秋帝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帝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營州刺史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葬于舊營謚曰貞宣武又追錄忠槩拜長子顯族給事中顯族弟敬猷有風度蕭寶夤西征引為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洩見殺贈滄州刺史

聽一子出身道悅兄雙清河太守坐贖貨將形於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為錄尚書事又多納金室除司空長史後刺史涼州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為幽州刺史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卒雙弟觀尚書在外兵即中城陽王鸞司馬南征赫陽先驅而致諡曰閔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邛之後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步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通夜不止手下倉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乃曰即君辭父母任官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慙感遂從許獻李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為孝文知賞宣武踐作以琛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琛表曰臣聞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

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相濟也周禮雖有山澤之禁正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郭護在公更為民守之耳令者天為黔首生鹽國為黔首郭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貧而苟禁一池臣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語稱出納之各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藏之物猶不施為災况府外之利而可吝於黔首願弛監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付八坐議可否以聞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密等奏琛之所列但恐生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為可竊惟大道既往思惠生焉下奏上施卑高理睦恒恐財不朋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貨取山澤輕在民之貢立稅闕市禱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回彼就此非為身也所謂集天地

之產惠天地之民籍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禁此淵池
 不專太官之御飲此匹帛豈為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已
 彼我理一積而散之將焉所吝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
 出入之間事不如法此乃用之無方非與之有謬至使
 朝廷明識聽營其間今而罷之俱失前旨宜依前式詔
 曰司益之稅自古通典然與制利民亦代或不同甄琛
 之表寔所謂助政毗俗者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
 尚書嚴為禁豪強之制詔琛參八坐議事尋正中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遷侍中領中尉琛倪眉畏避不能繩糾貴游凡所劾者
 多下吏時趙修寵貴琛傾身事之琛父疑為中散大夫
 弟僧休為本州別駕皆託脩申達已脩姦詐事露明
 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告
 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
 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
 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
 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曰戲言巒變色御

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曰謹
 接待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撻是司風邪響
 黷猶宜劾糾况趙修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
 奏方更往來中外警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趙登正四
 之官七品之弟趙陟三階之祿虧先皇選典塵聖明官
 人又與黃門郎李憑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蒙
 彰方加彈奏生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功為己
 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散寔為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
 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親是仗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
 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
 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十餘人
 始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及
 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遺母憂母鉅鹿曹
 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踰百里每得魚內菜果珍美口實
 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食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

瑩兆內手種松柏隆冬負掘水土鄉老衰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休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躬親農園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廁帷幄孝文時琛兼主客郎迎送齊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昕為胸山戍主昕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乃納昕女為妻婿日詔給厨費琛深所好况宣武時以此謔之遷河南尹黃門中正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四十五

故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畧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冠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閭弱不堪檢察故也魏書曰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

攻堅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

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鉞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此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寔為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四十五

觀之不便則改令閑官靜任猶聽長兼况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以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為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為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京邑清靜後皆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

及高肇死琛以黨不宜復參朝政出為營州刺史遷涼州刺史猶以高氏所昵不欲處之於內久之為吏部尚書未幾除定州刺史固辭曰陛下在東宮崔光為少傅臣為少保今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公故僕射游肇時為侍中與臣官階相似肇在省為僕射死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臣今適為北征將軍定州刺史生師保不如死游肇詔書慰遣之琛既至鄉衣錦畫游大為稱滿政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二十六

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光亦揣其意復書悅之徵為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表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已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為將來勸戒凡亮已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修其行迹

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為謚列上諡不應法者博士生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生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為褒貶行狀皆出自其家任言君父之行無是非之事臣子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不高行不美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照鑣伊顏接社論其諡也雖窮文盡武無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為議上不復斟酌與奪致號諡之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四十一

與況階莫異專以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諡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諡於例普重如甄之流無不復諡謂宜依諡法慈愛人曰孝宜諡曰孝穆公自今以後明勅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亂沅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仍踵前失皆付法司科罪詔從之琛祖載曰孝明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

幹具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孝文尤以師傅
加禮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廢
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
世琛長子侃位秘書郎性嶮薄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
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為司州所劾淹在
州獄琛大慙愧廣平王懷為收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
推琛託左右以聞宣武救懷寬放懷固執久乃特旨出
侃自沉廢卒王家侃弟楷粗有文學頗更吏事琛啓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四六

秘書郎宣武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欲戲免
官後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稱孝明末丁憂在鄉定
州刺史廣陽王深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屬鮮于修
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人反於州西北之左入城屠村
掠野引向州城州城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戶修禮
等聲云欲將此輩共為舉動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
乃走收三州人中麤暴者殺之以威外賊及刺史元固
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脩禮等忿楷屠害北人

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為中書侍
郎後齊文襄取為儀同府諮議參軍卒贈驃騎將軍秘
書監滄州刺史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慾頗涉
書史疾世俗貪競乾末榮寵曾為風賦見意後參中山
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密盡私財贖之良歸
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宜相贖
之意及葛榮侵擾河北詔密為相州行臺援守鄴城孝
莊以密全鄴勲爵安市縣子孝靜初為衛尉卿在官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四九

平直之譽出為北徐州刺史卒官贈驃騎將軍儀同三
司瀛州刺史謚曰靖琛同郡張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
交結勝流為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
逃以除名卒纂叔威有器業不應州郡命子宣軌少孤
事母以孝聞累遷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
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

魏書曰神恒農人少有胆畧以氣尚為名累功封長
樂縣開國男蕭衍將趙祖悅據碣石神攻克之孝莊

除衛將軍時葛榮黨充斥民多逃散都督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克及榮被擒進爵為公永熙中卒有固守効以功賜爵中山公後坐事死于鄴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人後徙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宋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氏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平城與將少游為雲中兵大窘困族祖久視之若孫夫加賙給聰涉備經史頗有文才久數稱其美言之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五十一

之以為有文情由是與少游同拜中書博士轉侍即為高陽王雍傳稍為孝文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時使於齊後兼太子左卒聰微習弓馬以將畧自許孝文銳意南討施王肅軍事聰託之習弓馬以將畧自許孝文銳意南討施王肅軍事聰託肅願以禩禪自効肅言於帝故假聰輔國將軍受肅節度同拔潁陽聰驟怯少戚重及與賦交望風退賊孝文忠死徙平州行屆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為表帝見表顧肅

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肅曰此高聰北徙或其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宣武初聰復竊還京師說高肇廢六輔宣武親攻除散騎常侍及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射矢一里五十餘步

魏書曰侍中高顯等奏矢鏃所迷三百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遂刊銘射所聰為之詞趙修壁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脩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五十二

送盡禮聰又為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疎宗曲事高肇竟獲免肇之力也脩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如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魏書曰言咲搗撫公私托仗無所不至

稱皓才識非脩之儔乃因皓啓請田宅皆被許及皓罪戾聰以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皆如此侍中高顯為護軍聰代兼其任顯與兄肇疑聰以間搆獲官聰居

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
聲色賄納之昔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面陳
聰罪出為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
奉肇又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為大使
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接事得寢宣武未拜散
騎常侍平北將軍孝明踐阼以其素附肇出為幽州刺
史尋以肇黨與王世義高緯李憲崔楷蘭氛之為中尉
元匡所彈靈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廢於家斷絕人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光祿大夫

魏書曰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果
卒靈太后聞其凶嗟惋良久贈青州刺史諡曰獻聰有
妓十餘人有子無皆注籍為妾以悅其情及病欲不適
他人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為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遂見紀齊士顯宗以文學自
立而時務屢陳至實錄之功未之聞也子熙清尚自守

蔡過其器程駿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策李彪生自微
族見擢明世輔軒驟指聲駭江南執筆立言遂為良史
建於首龍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
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
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執同奔咸
經危覆之轍惜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八

明李清撰

北史四十二



播弟播 播子昱 播弟津 津子迪
孫玄成 素從叔 異
寬 寬子文恩 紀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曾祖珍祖真皆仕國為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微為選部給事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卒贈本官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孝文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外姑播少修飭奉養盡禮擢為中散

魏書曰播以北部給事中巡行北邊高祖親送及戶戒以軍畧

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熙等出漠北擊柔然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復征柔然至居然山而還及駕南討假前將軍從至鍾離師迴詔播為圓陣禦之

魏書曰師迴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為中軍殿時春水初長敵兵大至戰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敵眾遂集團播播乃為圓陣禦之

相拒再宿軍人食盡敵圍更急

魏書曰高祖在北岸望之以無舟不得救

播乃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出遂擁而濟敵莫敢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蕭衍於鄧城進號平東將時帝耀威沔水上已設宴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矢正中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厄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為伯後為華州刺史至州借民田為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

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侃字士業頗愛
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姪早通而侃獨
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任侃曰苟有良田
何憂晚歲但恨無才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揚州刺
史長孫稚請為錄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
密購壽春人李瓜花表建等令為內應遂已募勒兵士
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
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
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
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集兵遣移書構
是言得無有別圖也稚悟乃云錄事可造移報移曰彼
之募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謂已覺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
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邃後竟襲壽春入羅城
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稚乃奏侃為統軍
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稚討之除侃為稚行臺左

丞軍汝恒農侃白稚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
魏書載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馬超韓遂挾關為壘負
久未決豈才雄與算畧相類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
力今賊守潼關雖魏武更出亦無所騁奇
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闕心華州之圍
可不戰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
愚計可錄請為明公前驅
魏書載稚曰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四
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侃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
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何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湟所
部多在東境修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
保舊村若官軍一臨人自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
勝昭然在目
稚從之令其子子彥等領騎偕侃於恒農北渡便據石
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
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

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不降之村須殄戮民遂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屬北海王顥內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藩寄移任此者正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甚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除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數西縣公及駕南還顥令梁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効爾朱榮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為顥屠榮將為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魏書載侃曰大王發并州日已知有夏州之謀指來相應抑欲廣申經畧寧復帝基乎夫兵散更合瘡愈復戰自古收功不小豈可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今四方顥顯視公此舉

若今即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民財唯多縛筏間以舟

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顥知防河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爾朱兆等於馬渚揚南渡顥便南走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以濟河功進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為秘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聽人與官並鑄五銖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帝將圖爾朱榮侃與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彥等咸預其謀爾朱兆入洛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六

侃時休沐遂竄歸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為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沒冀金百口侃赴之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陀襲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孝文賜改馬性寬謹為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後為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孝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椿諫曰魏書載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節

同匹夫以取僱仆

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官與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為豫濟二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

魏書曰椿在濟州坐為平原太守崔厥所訟廷尉論輒收市利費用官炭免官後為梁州刺史

初武興王楊集始降齊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七

心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兼太僕卿秦州羗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為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守峽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糧盡攻之或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曰並非計也賊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嶮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街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初獻文世柔然萬餘戶降

附居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後叛詔椿徙馬椿表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間正欲悅近來遠亦以別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眾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

魏書曰不安必患土思土則走叛孤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仗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八

愚謂不可時八坐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有京兆王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抄掠如椿所策後除朔州刺史在州為廷尉奏椿前為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收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別格奏罪應除名為民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斷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

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帥百八十四人

魏書曰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户年常發夫三千草乃三百車修補畦堰椿以屯兵惟輸田課更無徭役閑月即令修治不容復勞民亦表罷之

椿在州因修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兵為御史所劾除名為民後累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遇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九

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為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使陳寶夤賞罰所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

魏書載椿曰蕭寶夤雖為刺史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且寶夤不籍刺史為榮觀其得州喜悅特甚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可以吾意先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如其不遣必成深憂

昱還面啓孝明及靈太后並不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鄒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為椿父子所誘建議元年為司徒永安初進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北海王顥入洛椿子昱為顥擒又椿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保弟子道並從駕河內為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民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勸椿携家避禍春曰吾内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孝莊還宮椿頻請歸老詔聽服侍中服賜朝服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朝乘安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十

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否椿奉辭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為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切椿亦歔歔欲拜帝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戒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為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祿郵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

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
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
常自約勒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如今日者慎勿積
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為富也不聽治生求利又不
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已
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
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
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三故不忍別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十一

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因見非為虛假如
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
吾今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
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將為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
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孝文皇帝左右
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
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
於太后孝文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誠曰今忝

三聖近臣居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別人事亦何容
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時大
被嫌責慎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
故不敢言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問言語終不敢輒
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宴孝
文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
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
我酒汝等脫萬一蒙明主知過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十三

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
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
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謹慎口不嘗論人
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
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
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立身大病也汝家仕
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
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驕慢假

不勝人足免尤謂足成名家吾今此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所以孜孜求退者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為爾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時人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史子昱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者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十三

悉除名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酣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屈詳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洵則從其洵伯父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數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時孝明猶在懷抱中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

等凡淺備位官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比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傳導引之美退闕羣僚陪侍之式非所謂示人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為後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乂太后召乂夫妻泣責乂深恨昱第六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十四

叔舒妻武昌王和妹和即乂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別居昱父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不幸早終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別居不聽遂懷憾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之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又言昱父椿叔津並送甲杖三百具謀圖不逞乂構成其事乃遣夜圍昱宅收之並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構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據死刑而乂相左右和僅免官元氏卒

不坐及又廢太后出昱為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又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又旨就郡鎖昱赴鄴囚訊百日乃還任孝昌初除中書侍郎遷給黃門侍郎復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室虛謀欲攻掩刺史元修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何益遂與叔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十五

等俱進斬神達於陣諸賊迸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尋除涇州刺史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太山守羊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為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奈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許羣議深遂還朝未幾顥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擒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

魏書曰顥大兵集于城下招昱降不從乃攻之

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顥至執昱下責曰卿今死甘心否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伏顥帳前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費昨日殺五百餘人敢乞楊昱快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下都表昂為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昱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剝腹取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十六

食之顥入洛除昱名為民孝莊還宮復前官爾朱榮死昱為東道行臺拒爾朱仲遠會爾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外郎奔免匿蠻中潛結渠率謀報爾朱氏微服入洛為爾朱世隆所殺椿弟顥頴弟順順子辯辯弟仲宣與父同遇害皆蒙優贈仲宣子玄就幼而雋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

順弟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名少端謹以器度見
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臨朝津
曾入侍左右忽教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
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言其實遂以敬慎見知賜繡
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宗族姻表
罕相參候司馬馮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
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為恨而津逾遠焉
或謂之曰司徒君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七

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
令尋遷長水校尉仍直閣景明中宣武遊於北芒津時
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帝馳入華林時直閣中有同
禧謀者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閣半為逆
黨非至忠者安能不豫此謀因拜津左右中郎將出除
岐州刺史津巨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齋絹三匹
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告
之使者到州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

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
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
闕境畏服守令察佐有贖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
書切責之官屬感厲莫有犯法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
為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
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民苦之津乃令依公
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亦
為受之但無賜酒以示其恥競相勸厲官調更勝孝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六

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加津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
轉左衛加撫軍將軍津始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
修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
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土眾勞疲柵壘未安
不可擬敵若賊夜至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
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內津揮刃
欲斬門者軍乃得入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後賊攻州
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

魏書曰時城中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
不聽津手劍擊被不中被乃走

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尋
除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
比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逃走津
下教慰喻令其還業閩州愧服時賊帥鮮于修禮杜洛
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間津修理戰具更營雉
堞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七

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樂堅城唯畏
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喻之并投鐵券許之
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乃欲殺普
賢又云賊欲圍城正為取北人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
殺津以城內北人雖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
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送鐵券
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修禮普賢
頗亦由此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

將軍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葛榮以司
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絕之自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
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出詣柔然主阿那瓌令其
討賊遁日夜泣訴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南
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柔然遂還津長史李裔
引賊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
下數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
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慙典守者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十

告洛周弗之責及葛榮併洛周復為榮所拘榮破始得
還洛永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北海王顥內逼孝莊將親
出討以津為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
敗津乃入宿殿中掃灑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
令防守及帝入津迎於北芒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
以津為司空加侍中爾朱榮死使津以本官為兼尚書
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畧津馳至
鄴將從滏口入遇爾朱兆等已克洛相州刺史李仲等

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為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為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為方略乃率輕騎欲於濟州渡河而爾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遇害於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謚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長子道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廢生爵而適性靜退年近三十方為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左丞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太昌初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恭定適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建義初孝莊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常寢御床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惟見異人賴鄉差自慰再遷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年二十九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

民為本民以食為命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為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宜貸二萬詔聽貸二萬逸既出粟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者又於州門造粥飼之將死得濟者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愛民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入或為設食雖在閭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安可取之在州政績尤美爾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民如喪親咸城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村落為營齋供一月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鄆二州刺史謚曰貞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讓兄弟旦則聚於聽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

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
為司空時府主皆自引寮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
事須家兄裁之何為見問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
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
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並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
六矣椿常欲為早娶望見玄孫自是以下率多學尚時
人莫不欽焉一家內男女百口總服同慶庭無間言魏
世以來唯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十三

史糾曰魏收嘗云我為二公作佳傳乃楊播高祐也
高傳殊無謫筆獨楊傳文成一卷其辭數千緣飾過
情未免有之北史一一襲故靡有芟除是為大失
愚按楊氏恃勢凌物亦間見別傳合考便知
爾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為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
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
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害籍
沒其家帝惋悵久之

愚按魏書云節閔不得已止詔有司檢問世隆盡殺
之乃奏云楊家實反夜拒軍人遂盡格殺此帝所以
惋悵久之也北史不合刪

朝野無不痛憤謚弟悛字遵彥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
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
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
與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耶悛便號
泣感噎子恭亦歎欷遂為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十四

王不甚察慧今後更欲刮目視之悛一門四世同居家
甚隆咸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廷前有奈樹實落地
羣兒咸爭之悛頽然獨坐季父暉適入學館見之大用
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
於林邊別葺一室命悛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飯
之因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
銅盤重肉之食悛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謂人
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

里外豈嘗與十餘人賦詩惜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為定州刺史惜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為杜洛周所誦全家被繫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妻以女又逼以偽職惜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陽喑不語榮信之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十五

年十八北海王顥入洛時惜從父兄侃為北中郎將鎮河梁惜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迎駕北渡潛欲南奔惜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惜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帝誅爾朱榮其從兄侃參讚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為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惜隨之任時有邯鄲人楊寬求義從出藩惜請津納之俄孝莊遇弒惜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寬家為寬所執至相州見刺

史劉誕以惜名家威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之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惜謂榮貴曰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讐得自縊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矜感遂與俱逃惜乃投高昂兄弟既潛竄累載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棘門便蒙引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為改容即署行臺郎中南攻鄴歷楊寬村寬叩首馬前請罪惜謂曰人不識恩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十六

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惜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轉大行臺右丞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惜及崔陵出遭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哀毀骨立神武憇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惜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嘆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

追榮之盛古今未有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
 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感寒風雪嚴厚惜跣步號
 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微赴晉陽仍居本職惜從凡幼婦
 為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惜聞之悲懼發疾後取
 急就鴈門溫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
 王欲送卿帝所仍勸其逃亡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
 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微等屏
 居削跡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為業海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

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惜存遺
 惜從兄寶猗賚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
 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洋長史復授大行臺
 右丞遷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為聘
 梁使主至碣磔州內有惜家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
 傅容像悲感慟哭毆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與疾還鄴
 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
 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齊天保初

累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
 愚按惜既云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乃高洋謀篡則
 進禪詔於孝靜及孝靜遇弒又忍妻其后况先妻高
 歡庶女可以此辭百世忠臣應如是乎昔却叛賊之
 女今妻故君之后何也此兩事足死

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封華
 山郡公九年再遷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
 宣之崩百寮無下淚者惜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
 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
 二月為孝昭所誅
 隋書五行志曰齊孝昭將誅惜乘車向省入東門愷
 竿無故自折帝甚惡之歲餘崩
 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公惜貴公子早著聲譽風
 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惟有二弟一妹及兄孫
 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
 前後賜與積累巨萬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並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

而舉火頻遭進厄履艱危一食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警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謂惜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惜不以為意聰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

三國典畧曰惜典選以六十人為一甲令自叙訖不省文簿次第呼之惟誤呼慕容為長孫一人而已

後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惜曰卿前在元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字元

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為士深士琛自言惜曰盧郎玉潤所以比玉自尚主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過李庶頗以為恥謂曰我衣服俱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經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

北齊興亡論曰惜高行異才有齊建國便預經綸軍

國政事一人而已虛襟泛愛禮賢好士聞人之善若已有之諧言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惜之為是以主昏于上國治于下

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投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惜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寮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架篋中唯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惜隣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字元

文宣大漸以常山王演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為念惜與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

北齊興亡論曰幼主繼體數旬近習預權惜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如失肢肱固相敦勉

並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忌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鎮晉陽執

政復生疑二兩王又俱從至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愔先自表解其開府王諸叨竊榮恩者皆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志已中變以潛跡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除二王少主無自安理宋欽道面奏帝云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情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

危宮人李昌儀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妻仲密叛見幸文襄後入宮太后與昌儀宗情甚昵以啓示之昌儀密白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為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為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寮愔等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未可量慎無輕脫案云吾等至誠體國常山拜職豈可不赴何忽有此慮長廣旦赴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勳胄約若行酒至

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日捉酒二日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促及晏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叛逆欲殺忠良耶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欲緩之長廣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豈非命也二王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

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博叩首進言曰臣與陛下骨肉楊愔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唇齒將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為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愔獻武皇帝基業共執愔等入宮未敢形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陸衛叩刃仰視帝不眴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首落乃却因問

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之豈不佳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耳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首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惜忠于文宣可入忠義以其負魏納故后故迎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

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已故先拔舌截手太皇太后臨愴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為一眼親納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翬秃殺翬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廢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為愴角文為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廢姑愴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於是天子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

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愴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愴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後遇周文於關中創業用為典籤將命使於柔然子獻欲驗相者言遂來歸神武大悅先是神武養韓長鸞姑為女是為陽翟公主遂嫁之甚被待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

文宣時官至侍中濟南即位委任彌重除尚書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少髮當狼狽之際排眾走出省門斛律先逐擒之子獻嘆曰丈夫為計遲遂至於此天統五年追贈司空天和事見兄元傳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聰敏頗涉文義而邪險不良初為太原公洋東閣祭酒天保世稍遷中書侍郎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愴始輕宋鄭不為禮俄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舊與濟南款狎共相引致無所

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二人權重與楊
愔埒愔見害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死日恨不得一
佳伴願後與愔同詔追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願弟抗
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播族孫敷
字文衍父宣性通朗彊識有學位諫議大夫以別將從
廣陽王深征葛榮遇害贈殿中尚書華州刺史敷少有
志操重然諾人景慕之

周書曰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事常慨然景慕之與
欽定四庫全書

此不同

魏建義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稍遷廷尉少卿斷獄以
平允稱周

周書曰蠻左等多受齊假署數為亂數刺史蒙州推
誠布信隨方慰撫蠻左相率歸附敷送其首四十餘
人歸闕請因齊所假授之諸蠻愈感悅州境獲寧

天和中為汾州刺史再進爵為公齊將段韶率眾來寇
城陷見擒

周書曰齊將段韶率眾五萬攻城數親當矢石隨事
扞禦拒守屢自韶攻益急時城中兵僅二千戰死已
十四五糧儲又盡數謂其下曰吾等食盡援絕守死
窮城豈曰丈夫今勝兵之士猶數百人欲突圍出戰
死生一決孰與束手死寇乎眾皆泣從命乃率見兵
夜出擊殺齊軍數十人齊軍稍却俄韶帥諸軍盡脫
圍之矢盡被擒

齊人方任用之數不為屈遂以憂憤卒於鄴子素字處
欽定四庫全書

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人多未知惟從祖寬深異
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
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
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象宰
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周武帝親總
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
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
分也帝悟其言贈喪使持節大將軍譙廣復三州刺史

謚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為
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勉之勿憂不富貴
素應聲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
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
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河陰以功封
清河縣子復從憲拔晉州屯兵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
憲懼宵遁為齊兵所躡眾多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
力苦戰憲僅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七

愚按本史齊王憲傳則屯雞棲者乃永昌公椿非憲
也椿告齊眾稍逼憲救之會被救追還憲傳分明乃
爾宵遁獲免等語皆楊素誇大語非實錄善乎予友
朱昭芑史糾曰周隋二書或各有所私獨北史立憲
傳則歸功于憲而素不聞齒錄立素傳則溢美于素
而憲罪同覆軍蓋蹈二家成書不復詳校耳

齊平加上開府尋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
楚州事陳將樊毅築城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城宣

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為安城公尋從韋孝
寬徇淮南及隋文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隋文甚器之以
為汴州刺史至洛陽會尉遲迥起兵榮州刺史宇文胄
據虎牢應迥素不得進拜素大將軍擊胄破之遷徐州
總管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隋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
夫妻鄭氏性妬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
后鄭氏奏之坐免帝方圖江表素數進取陳計未幾拜
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八

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
六拍竿並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
曰黃龍置兵百餘人自餘平乘舳舻等各有差及大舉
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破至流頭灘陳將
賊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遏軍路其地峻峭
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灘
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
十艘

隋書十作數千

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
 劉仁恩趣白沙北岸比明至擊之欣敗虜其眾勞遣之
 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
 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
 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
 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
 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兵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
 州之延洲素遣巴蛇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
 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謹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
 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
 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請降素下至
 漢口與秦孝王會乃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真食
 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獎為清河郡
 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之金寶又賜陳主妹
 唐本事詩曰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妻後主叔寶妹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九

樂昌公主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妻曰以君才

容國亡必入豪門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
 人執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於市當以是日訪
 之及陳亡果入越公楊素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至
 京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大高其價
 德言引至其居設食出半鏡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
 俱去鏡歸人不歸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而愴然
 即召德言返其妻仍厚遺之其妻亦賦詩有云新官
 對舊官笑帝俱不敢遂歸江南以老
 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帝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
 王誼前封郢臣不願與同乃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
 內史令俄江南人李稜等為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以
 素為行軍總管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
 兵據京口素舟師入自楊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
 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
 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皓又平之吳郡沈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四

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眾
援之愴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
大破之擒孟孫玄愴歎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
攻拔之江浙賊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吳州總管五
原公元契鎮會稽畏其兵威降之智慧盡屠其眾契自
殺智慧有船艦千餘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
至申苦戰破之智慧逃入海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
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四二

署其徒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又破永
嘉賊帥沈孝徹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前後
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帝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
朝加子玄感上開府賜綵八千段素以餘寇未殄恐為
後患又自請行詔以素為元帥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
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為亂自以
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奄至國慶遣
遷棄州走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時南海先有五六百

家居水為亡命號遊艇子智慧國慶欲往依之素密令
人說國慶令斬智慧自効國慶乃執送智慧斬於泉州
餘支黨悉降江南大定帝遣左領軍獨孤陀至浚儀迎
比到京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
銀餅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三千口田百頃
宅一區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
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貴內頴推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
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四三

於高頴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
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
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即宮成帝令高頴前視奏頴傷
綺麗大損人丁帝不悅素懼即於北門啓獨孤后曰帝
王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
理論帝帝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綿絹三千段

隋書食貨志曰素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榭宛
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顛仆者推填坑坎

覆以土厚築為平地死者萬數時方暑月死人相次於道素一切焚除帝知而不悅復以歲暮晚日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宫外燐火彌漫又聞哭聲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洒酒宣敕呪遣之自是乃息

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為方陣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四十三

在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為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突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遁眾號哭而去優詔賜緡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馭戎嚴整犯令者立斬無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

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他將雖大功多為文吏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以此願從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早躬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頴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四十四

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廷以功進子玄感位柱國玄縱為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帝善之下詔曰越國公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服出師擒剪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算揚旂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塞垣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豸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從

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
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瑩兆安厝委素經
紀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
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為陰陽之
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遍歷川原親自占
擇志圖元吉孜孜不已遂得神皋福壤營建山林論素
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平戎定寇比其功業若不加褒賞
何以申茲勸厲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孫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四十五

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匹米萬石金鉢一
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
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無
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廷妓妾曳綺羅者千
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
隸皆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為奴

高僧傳曰江南之叛素整陣南討芟剪三十餘萬以
僧真觀才名素美謂其造檄并金陵才士鮑亨謝瑀

之徒並被拘執將斬之適過素前責曰道人當坐禪
誦經何作檄書即將檄示之觀讀曰斯文淺陋未能
動人若觀作當過此乃指摘數處素既解文又信其
言觀曰吳越草竊本出庸人士學才人多被驅逼因
指亨瑀輩以告素曰道人不愁已死乃愁人耶且被
繫多時頗解愁否索紙與之令作愁賦觀攬筆如流
須臾紙盡更與一紙素持讀驚異立命對坐乃盡其
詞素大嗟賞即坐釋之所指文士皆免死為僕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四十六

親戚故吏布列親顯近古未聞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
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
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
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親擢朝廷靡然莫不畏
附惟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塔之重數於帝前面折素大
理卿梁毗表數作威作福帝漸踈忌之後因出敕曰僕
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
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末不復通判省事

隋書刑法志曰高祖仁壽中用法益峻不復依科律而素又稟性高下公卿股栗大理寺丞楊遠劉子通等性愛深文能順帝旨每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則案以重辟無罪死者甚衆二人又能附素每于途中接候以囚名白之皆隨素意輕重赴市者莫不呼枉仰天而哭

帝賜王公已下射素箭第一帝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官晏賜重疊及帝不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四七

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宮居大寶殿慮帝有不諱須豫防擬之封一手書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帝所帝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帝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皆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帝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叛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勰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

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勰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廢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築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衆以兵臨之自以奇兵深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四八

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擒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約賈手詔勞素其月還京師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錄平諒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羅綺千疋又賜諒妓女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司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病卒諡景武贈光祿大夫尉公弘農河凍等十

郡太守給輜輶車班劍三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立碑以彰盛美素嘗以五年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頽拔風韻秀上為一時盛作未幾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乎集十卷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寢疾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恒恐不死素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九

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臾活耶素貪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磴田宅以千百歲時議鄙之子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美鬚髯儀貌雄俊好讀書便騎射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過寵臣以公庭獲展私敬初拜鄆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否纖介必知吏

民皆敬服其能父卒拜鴻臚卿襲楚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趣其門後見朝綱漸紊帝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達升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乃止時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以告兵部尚書段文振振以白帝帝嘉之謂羣臣曰將門有將故不虛也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令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感於黎陽督運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不時進發以餒軍衆帝遣使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不可前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名之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偽為使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募男夫於是取颶布為甲署置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令發兵會

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刺史黎州趙懷義刺史衛州河內郡主簿唐禕刺史懷州有衆且一萬將襲洛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東恭帝時以越王與戶部尚書樊子蓋等勒兵備禦修武縣人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賫務裴弘策拒之弘策賊敗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巨萬金於富貴無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族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轅門請自効者日數千及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皆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化流垂拱而天下又今上自絕于天殄人敗德頻年肆青盜賊滋多所在修營民力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子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

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千里無烟淮江之間鞠為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為我輔弼之惡子孫為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人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有感應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為心勿拘小體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然言無所具遂進逼東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渥澗挑戰玄感偽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鳴叱咤所當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邨一日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

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援玄感與前戶部尚書李子雄計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恐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為兩軍西拒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與子雄計子雄勸之入關開永豐倉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三

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陽請為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已破東都取關西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官父老遮悅玄感曰宮城空虚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為然留攻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閔鄉上槃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薰社原諸軍大敗之玄感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返走至

散蘆戎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鬻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為儀陽太守將歸玄感為郡丞周旋王所殺玄蹤弟萬石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石弟仁行官至朝議大夫斬於長安俱臬磔之公卿請改玄感姓為臬氏詔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四

隋書食貨志曰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為賊不盡誅後無以示懲乃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計 資治通鑑曰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枉死大半流徙者六千餘人後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謂向平玄感所殺尚少也 玄感之亂有趙元淑者預謀誅又有劉元進亦舉兵應之元淑博陵人父世模初從高寶寧後以眾歸周授上

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隋文帝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
王伐陳力戰死朝廷念其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
物三千段元淑性踈誕不事產業家徒壁立後授驃騎
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
周為三原令其季女慧而有色連每求賢夫聞元淑請
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
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及出連又
致殷勤自是元淑再三來晏樂更侈于前因問所須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五

買與之元淑致謝連復拜求以女妻之元淑感而納焉
遂為富人從楊素平楊諒以功進位柱國歷德州刺史
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入為司農卿玄感有異志遂與結
交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光祿大夫封葛國公明
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
自駕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
宴極歡因與通謀并受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告其事
帝以屬吏元淑及魏氏俱斬涿郡籍沒其家元進餘杭

人少好任俠為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屬
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會
玄感起黎陽元進應之旬月眾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
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眾七萬共迎元進奉
為主據吳郡稱天子以燮崇俱為僕射署百官
隋書曰阡陵東揚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應之
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討之為緒所敗燮
戰死俄緒俱羅並得罪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六

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
吳郡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
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渡江

隋書曰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
陵柵

元進遣兵人各持矛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遁適
遇風反火轉元進眾懼焚而退世充大破之元進及崇
俱為世充所殺世充坑其眾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後

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並乘此起素母弟約另者暄弟儉偉容儀有才行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後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卒謚曰靜子昇字文殊美風儀有器局髫髻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減性及免喪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間博涉書記周孝閔時為寧都郡太守甚有能以軍功賜爵樂昌縣侯隋蜀王秀鎮益州朝廷盛選綱紀以昇方直拜益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總管長史後歷宗正卿刑部尚書出為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昇每歲一與王見評論得失規諫疑闕卒于官儉弟寬字蒙仁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坐之見者咸異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父鈞出鎮恒州請隨從展効乃投高闕戍主既而柔然自亂其主阿那瓌奔魏魏孝明詔鈞衛送寬亦從行時北邊賊起攻圍鎮城鈞卒城人等推寬守禦尋城陷寬乃北走柔然後討六鎮賊破

之寬始得還朝廣陽王深與寬素相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孝莊時為侍中與寬有舊藏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為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啓寬為左丞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許顥妹壻李神執謂顥曰匹夫猶不可奪志况義士乎乃止孝莊踐阼累遷洛陽令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邢杲師未還屬顥入洛帝出居河內天穆懼集諸將謀之寬勸天穆徑取成皋會兵伊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周書載寬謂天穆曰吳人輕仇非王之敵况懸軍深入師老財疲願徑取成皋會兵伊洛戮帶定襄事同推朽王何疑焉

天穆然之乃趣成皋令寬與爾朱兆後拒尋以眾議不同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遂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至矣天穆答曰寬非輕去就者吾當為諸君明之言訖侯騎白寬至天穆撫髀笑曰吾固知其必至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與天穆俱謁帝於

大行仍為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陳慶之為顯
勒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園外遣寬至城下寬先自稱姓
名方說慶之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
相見否寬答僕兄既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
煩相見

周書載寬又日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直
以信不見疑忠為令德耳

天穆聞之自此彌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九

周書載天穆曰楊寬大異人何不惜形便乃爾

帝反正除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爾朱榮被
誅其從弟世隆等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使持節大
都督隨機捍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
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之節
及爾朱兆陷洛陽囚執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皋奔梁
至建鄴聞帝以弒崩寬發喪盡禮梁武義之尋禮送還
孝武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帝與齊神武有隙召募驍勇

廣增宿衛以寬為閤內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帝入闕
魏書曰儉寬皆輕薄無行為人流所鄙蓋魏收以入
西魏誠之非實錄也

兼吏部尚書進爵華山郡公大統五年除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周明帝初
拜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除
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城二年詔寬與麟趾殿學士
參定經籍寬性通敏有器幹頻牧數州號稱清簡厯居
於州贈華陝虞上潞五州刺史謚曰元子文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卒

隋書作文思

文思字溫仁在周年十一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
行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行翼州事及項
羗叛文思又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等生獠及東
山獠並破之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

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承寧縣公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塽并在陣擒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隋文帝為丞相從韋孝寬拒尉遲迴於武陟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其將李雋遂解懷州圍破尉遲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後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為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歷戶部尚書位右光祿大夫卒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空

謚曰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弟紀當世多

之紀

周書作文紀

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累遷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王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遇擊走之以功進開府入為虞部下大夫隋文為丞相從梁睿討王謙有功後改封上明郡公卒於荊州總管謚曰恭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榮德慎行為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不過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愚按楊氏以一門孝友嬰此屠毒信報施之反已讀本史魏收傳謂左僕射楊愔勢傾朝野與收親為其家作傳故不欲言史不實然則是傳確否尚未可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空

何遜尤天道耶觀者辨之

惜雅道風流早同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害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託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進不能送往事居觀幾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福

愚按愔受文宣知遇澤厚矣可奈何未可以二語責之也

朝廷之釁既已仗義斷恩猜忌之塗無容推心受亂是

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處道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畧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屬隋文將清六合委以腹心之寄掃氛於牛斗江海恬波摧驍猛於龍庭匈奴遠遁若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實素之由也玄感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既失德當竭腹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空

未議致身先圖問鼎假稱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昆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甚乎

愚按玄感負恩反戈宜入別傳所以不欲離之者以種禍自楊素而天但假手其子以報也

寬問闖夷嶮竟以功名自卒文恩能以爵讓其殆仁與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九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三十一

北史四十三

王肅

劉芳

孫遜
芳從子懋

常真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

魏書云晉丞相導之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父真齊雍州刺史南史有傳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秘書丞父真及兄弟並為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

冊府元龜曰時劉模為潁州刺史肅歸闕路經懸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獨模待以客禮肅臨豫州模猶在郡

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所陳說音

韻雅暢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加親貴舊臣莫之間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許之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募士有功賞加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後聞若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即優授肅至義陽頻破敵軍除持節都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又詔曰肅丁荼薨世志等伍胥窮踰再菘蔬緼不改

魏書有曰但聖人制禮必均愚知曾參居罰寧其哀終吳員處酷豈聞四載夫三年天下達喪肅雖欲過禮朕得不制之以禮乎

有司依禮喻之為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

不雨輟膳百寮詣闕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外已蒙滂澍惟京城內微為少澤蒸庶未闕一食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荅曰朕不食數朝猶自無感乃誠心未至所致朕志確然死而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魏書又載肅日陛下自輟膳以來外有滂澤此有密雲亦既感矣高祖荅曰昨內外貴賤皆云四郊有雨朕恐此輩皆勸勉之辭必欲信而有徵比遣人往視若果雨也便當進膳若其無也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擾民庶

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真也真司馬黃瑤起攻真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以齊輔國將軍被獲特詔付

肅使紆泄哀情

魏書載孝文手詔曰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
卹禍恩義焉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剪一
仇人讖彼凶帥何嘗不與言憤歎美吳閭而長息比
獲黃瑤起知是卿怨尋當相付微望紆泄使吾見卿
差得緩懷 高祖伐淮北令肅討義陽未克會裴叔
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為叔業所敗肅表求更遣軍
救渦陽詔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更往朕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關卿密圖之
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實渦陽卿之過也肅乃
解義陽圍以赴渦陽叔業遂引退肅坐藻等敗黜為
平南將軍中正刺史如故

孝文崩遺詔以肅為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為宰輔
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自魯陽至京洛行
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禧戚禧兄弟並敬昵
之上下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已上

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

宿厯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右肅聞恒降避之尋為
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
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
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閣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
稔于茲請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
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
萬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小岨交州刺史李叔獻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擒叔獻走蕭懿還
京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
縣侯尋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頗
在邊悉心撫按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
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忮頗以功
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為言景明二
年卒於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為舉哀給東園秘器朝服
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

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
 歿定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
 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
 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冲
 預兩墳間使之神游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
 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孝明初詔為肅建碑
 銘自晉代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
 其間朴畧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典
 咸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咸自肅出于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
 前妻謝生也

伽藍記曰肅在江南娶謝氏及過魏復高陳留公主
 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為薄上蚕今作機上絲得路遂
 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曰鍼是貫綿物目中
 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甚有愧色 遇
 謂肅何愧之有讀主詩為愧之其以劉昶于婦再醮
 也情見乎辭矣

肅臨卒謝始携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為夫人孝
 明又納紹女為嬪肅弟秉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
 携兄子誦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於幽州刺史贈
 征虜將軍徐州刺史誦字國章肅長兄融子學涉有文
 才神氣清雋風流甚美歷給事黃門侍郎孝明崩靈太
 后立幼主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疎秀百寮
 傾屬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
 空公謚文宣弟衍字文舒位太常卿出為散騎常侍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兖州刺史為爾朱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令騎牛從
 軍久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敕給東園秘器贈
 尚書令司徒公謚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玘為仲
 遠所害妻子饑寒衍置於家累年贍恤人稱其敦厚玘
 肅次兄深子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
 於榮利結婚元義為濟州刺史清靜有政績入為散騎
 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公徐州刺
 史

劉芳字伯支彭城業亭里人漢楚元王交後父邕宋兗州長史同劉義宣事死彭城芳逃竄青州會赦免舅房元慶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為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數門崔氏耻芳流播拒不見芳雖處窮窘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傭自資夜誦經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

南北朝書

南北朝書
卷一百二十九

守不急榮利不戚貧賤乃著窮通論自慰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知芳篤學有志行言於太后太后微愧會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為中書侍郎俄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選太子庶

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辯析無疑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除正王肅來奔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未及相見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惟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曰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一百二十九

遺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文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孝文稱善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劉石經耶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人號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

吾向言今聞往釋頌祛素惑芳理義精瞻類皆如是帝
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弔之芳為
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
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
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帝征宛鄧起為輔國將軍太尉
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裴叔業入寇徐州
疆場之人頗懷去就帝憂之以芳為徐州大中正行徐
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國孝文崩於行宮宣武即位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手加充冕孝文自襲斂暨啟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
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宣武經及南
徐州刺史沈凌外叛徐大水遣芳撫慰振恤之尋正侍
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為國家者固不崇儒尊
道教學為先唐虞以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
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今之祭酒即周師
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紫
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為先鄭氏注云內則

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
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既徙縣崧瀝皇
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址至於國學宜并替校量
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又
云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
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
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
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
也大戴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
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
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
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
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
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
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大學故坊基

址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遠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為太曠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否求集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為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廉清寡欲無撓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為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脩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十三

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春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

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迎秋於西郊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十三

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

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為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車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遠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為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十四

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止禮儀志云立高禘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為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緣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為洛

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眾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考括墳籍博采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營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為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十五

八音之器後宗為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無以垂之萬葉為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間頗煩三議時朝士頗以宗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語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為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宗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學者彌歸宗焉芳以

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所宜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十六

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業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

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

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惟誠社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植之木案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稷乃社之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十七

蓋亦不離松也帝從之

冊府元龜曰芳又言請以製文武二舞之名施之郊廟漢魏鼓吹之曲亦不相沿須製新曲揚皇家德美詔從之又言樂者感物移風調名變俗今古樂虧缺詢求靡所頃年以來初造非一考之經史每垂典制謹依前刺集公卿及一時儒彥討論謹以申聞請與舊者參呈若臣等所營形合古制擊拊會節元日大享則須陳列詔舞可用新餘仍舊鼓吹雜曲遂寢

芳沉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在東宮欲為納芳女辭以年貌非宜帝歎其謙慎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女乃為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晔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十八

祿大夫孝武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帝於顯陽殿講孝經廡為執經雖酬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帝入關齊神武至洛責廡誅之愚按廡有何罪見責為權臣所誅未必非人主忠臣也史不敢明言耳

子隲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廡遇害隲率勒鄉部赴兖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十九

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武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長子懌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兖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為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累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謚曰簡弟廡字景興好學強立善事當世高聲之盛及清河王懌為宰輔廡皆與其子姪交游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子往還相好太后令廡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

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陷擒送晉陽神武矜而赦之歷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隲前後受敕對其使十六人為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愚按隲雖蒙不殺之恩奈何因已恩而忘父仇終身不仕為晉王哀可也廡弟穢子述字子長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為事愛交游善戲謔齊文襄以為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述遠離家鄉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

之所霸朝人士攸集成務於宴集逖在游宴中卷不離手遇有文籍所未見者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

三國典畧載行臺尚書席毗朝之曰君輩詞藻譬若春榮須臾之翫非宏材也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凋悴逖曰既有寒木又發春榮何如毗笑曰可矣

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事免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子

任氏婦沒入宮敕賜魏收逖籍收提携後為開府參軍及文宣崩文士並作挽歌揚悒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人首逖用二首餘人多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讒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天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復前憾曰高提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逖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同行時

黃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沉密逖求以為副又逖姊賜魏家者收時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逖恐事露亦不逼尋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無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及帝崩和士開欲改元議者各異逖請為武平私謂士開曰武平反為明輔逖作此為公士開悅而從之時士開為衆口所排姜定遠同輔政逖遂回附之使得西貨悉餉定遠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主

遠外任逖不自安又陰結斛律光胡長仁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光門巷逢之彌以為實初逖名官未達時欲事祖珽珽未允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應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逖乃為弟娶珽女遂成密好珽之將訴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逖謀逖告二人故二人得為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逖為士開所嫌尋出為仁州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逖許潛重遷潛曰如此事吾不為更戒逖而護之後被徵還侍

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芳茂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宋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畧善草隸書識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郎中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為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

魏書曰懋性雅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

尚書李平與結莫逆交累遷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十三

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考明初大軍攻硤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送之曰劉生堂堂播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為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為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雋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宣簡懋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

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魏書曰芳族兄僧利累官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徵拜羽林監卒官子世明字伯楚累官彭城內史屬刺史元法僧外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頗請還北衍許之考莊時刺史兖州時爾朱專擅四方怨叛州民王乞得劫世明據州歸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加儀同三司世明後辭固請還北衍不奪其意躬餞樂遊苑既歸奉送所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十三

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以射獵為適興和三年卒贈儀同三司

常與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涼州人父坦仕西秦與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操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締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太武西征涼土

北史誤以太武為武成今依魏書正之

與兄士國歸款軍門太武嘉之賜士國爵五品顯美

男真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
游子弟未遑學術真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
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真立訓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
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
郎程靈蚪皆真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真之嚴教獎勵
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
為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畧注以廣制作
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五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
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啟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
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
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
由者習所因者本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先王
之訓天下也莫不尊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
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
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

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

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
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蓋
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為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
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
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
林畧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畧注以訓門徒其畧
注行於世真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五

時號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子文通文通子景景
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語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
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為協律博士孝文親得其名
既而用之為門下錄事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
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

伽藍記曰景討正科條商確古今甚有倫序今律二
十篇是也又共劉芳造洛陽宮殿樓閣之名經途里
邑之號

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統各作碑銘並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奏景名位處諸人下文出諸人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陽公主未幾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宮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寔稱物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制理雖理闕成哀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隆殺之宜實一是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二十九

臣之為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為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為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寔闕為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典主家之事無君臣之理由

是推之家令不得為純臣公主不可為正君明矣且女為君男為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為君以家令為臣制服以斬垂繆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為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菜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固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即以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

南史卷之二十九

卷一百二十九

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讚之魏書載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爵若奉烟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任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絕世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雞命徒獻金馬文其讚嚴君平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著演

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古素尚邁金貞清標凌
王徹其讚揚子雲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
絕後彥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
謝權寵置酒獨閑遊

景在樞密十有餘年尤為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所
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
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受勅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
元長出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為司馬以景階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五

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民吏
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
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
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敕撰
太和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
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
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
故時孝明行講學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敕景與

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為錄義事畢又
行釋奠禮詔百官作釋奠詩以景作為美是年九月柔
然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曰昔

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下今日為班
宜在藩王儀同三司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
時訪景而行初平齊後先祿大夫高聰從北京中書監
高允為聘妻給資聰後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
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為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五

德頌司徒崔光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
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
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修
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
陳寤之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賑恤阿那瓌執孚過柔
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燕右僕射元纂
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龜山臨瀚海宣敕勸眾而返
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孝昌

初歷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為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既而綜降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馬以本將軍授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三

為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強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為之今求權發為兵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二嶮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嶮路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瑣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安州石離冗城斛蓋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研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

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瑀為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為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為幽安玄四州行臺賊既南出鈔畧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夫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瑀為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景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統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民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干榮刺史王延年置兵衆圍邀其走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三

大敗之斬曹統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別將軍破之於州西虎眼泉擒斬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尋為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北海王顥內通孝莊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仍居本位帝還宮解黃門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

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衣食取濟而已
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
買不問價貴賤必以得為期友人刀鑿每謂曰卿清德
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擊太
常方餽於栢谷耳遂與羊深刀雙司馬彥邕李諧單祖
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為之買馬天平初遷鄴是時
詔下三百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
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牛車四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三三

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
老病去官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卒景善與
人交終始若一與游處者皆服其深遠好飲酒澹於榮
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
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為象讚而述之
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有
朝隱大夫鑿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
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

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
測厚地岳峻川溥誰其戴之不公不畏誰其踐之不陷
不墜故善惡是徵物固同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
惟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聆
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於微好爵是冒聲譽是基身
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未厭或知足不辭是故
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
榮而正不彫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三三

肯曲躬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
改躅改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
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關之度邈
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
爵降而心不保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冲
通而慮滯以知命為遐齡以樂天為大惠以戒智而從
時以懷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畫已決矣猶
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

明李清撰

北史四十四

張彞

孫曼之曾孫乾成

李宗

從弟平平子熒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祖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

黨太守恬太武時浩親罷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卒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浩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為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彥妻之侄也共相調恤乃振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兩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黃門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

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耶祚曰是臣七世伯文

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曰臣先人以通儒英博事

魏文徵臣虛薄遭奉聖明敕以太宰發淮廟今祚自撰

祭文帝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

以智流願陛下修之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為襲

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

仍領黃門是時帝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

征討不息內外號為多事祚與黃宋門并參謀帷幄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

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微後園帝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斯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帝以李彪為散騎帝侍祚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沉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亂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忠諫彪正辭使朕不能復決遂不

換彪官後拜尚書進爵為伯帝崩咸陽王禧等奏祚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

魏書載祚奏云姦吏雖微敗法實甚然法貴止姦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為可傳後

若以姦吏逃竄徒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臣謂罪人既逃止徒妻子走身之身懸名永配於青不免姦途自塞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皆量材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為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逢歲不檢閭境飢弊矜傷愛下多所賑恤雖斷決淹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再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于帝納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

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徒幸東宮孝明幼弱祚持一黃籬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辱齒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桃弓僕射黃籬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為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為徒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階散官徒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今公清獨著

十卷卷一百三十 7 文一下

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
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
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
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依
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升
退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為第隨
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為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
殿為差此條以寡愆為最多戾為殿未審取何行是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愆何坐為多戾結果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
十者為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
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
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否詔曰獨著超倫及
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
八等隨才為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
舍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至
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

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
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
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烽驛未息
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拔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
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就從之宣武末年
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
賜劍杖思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遏淮將灌
揚徐祚表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若民勞危亡已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册府元龜載祚表曰宜命一重將卒統軍三千人領
羽林萬五千人并料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
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則鯨鯢之首可懸若云時方農
桑非發衆時亦事理不得不爾

宜敕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起浮山表裏夾攻
朝議從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
軍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用事
欽祚識幹薦為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狐門往

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若自陳挹辭色懇至冲謂之曰
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
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不息又以東宮師傅
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之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
王澄為奏聞及為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
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
之徒曲躬承接祚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
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十三

十七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
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
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
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初孝文置中正徒容謂祚
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偽
今猶未辨我家何為滅之主上直信李冲吹嘘之說耳
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祚為崇祚子景尚涉歷書傳
曉星歷占侯言事頗驗歷官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

事中郎公強當世善事權寵世號郭尖位中書侍郎木
拜卒

張昇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祖準之皆為東青
州刺史父靈真早卒昇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與盧
淵李安民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為主客
令安民與昇並散令昇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取高上
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詔
集百寮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改改善於督察每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所巡檢曩常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
以此高之遷太中大夫行主客曹事尋為黃門後從駕
南征母憂解任曩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步
從不乘車馬顏貌毀瘠當世稱之孝文幸冀州遣使弔
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勳兩
遷至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
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侍中宣武親政罷六
輔昇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為御史

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兇率彼曠野詔切責之彞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彞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羽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彞與郭祚等俱以勲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彞表解州任詔不許彞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民庶愛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寡居彞意願尚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意不可擊怒諧彞擅立刑法勞後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彞深罪彞清身奉法求其借過不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彞愛好知已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上歷帝圖五卷起元庖儀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十二百七十年雜事

五百八十九

魏書載彞表曰臣聞元天高朗尚假列星助明洞庭淵湛猶藉衆流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詣其幽獨深未詣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自誠克設謗木舜懸諫鼓虞人獻箴規之旨盤孟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思齊聞惡自改伏惟道武皇帝撥亂奕代重光太武以不世之才開蓋函夏獻文以溫明之德潤伏九區孝文開翦荆棘徒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澤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既周武功亦匪猶發明詔思求直士臣以小才私於舊書窮觀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龍麟雲風之瑞卑宮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前歌後舞之應囹圄寂寞之美可為輝風景行者輒謹編丹青以標睿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迫禍武乙逸禽懼震雷暴酷夏祭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暨於漢成失御凶新篡奪桓

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開弱骨肉相屠終使淵聰鴉
視井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革罔不畢載起元庖
犧終於晉末九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
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歷帝旨亦誇木
諫鼓虞人盤孟之類脫蒙置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取
賢棄惡則微臣沉淪無恨矣世宗善之彛又表曰竊
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為美盡理作聖亦假廣楹成
明故詢於芻蕘著之周什與人獻歲流於夏典逮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漢魏晉雖道有隆污而被綉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
失御中夏崩雜劉苻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姚夏
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服搖搖民無定主禮儀典制
此焉堙滅暨大魏應歷翦彼鯨鯢龕靖神縣數紀之
間天下寧一高祖遷鼎成周永茲八百偃武修文憲
章斯改猶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四使
觀察風謠臣時奉常伯充一使列周歷齊魯遍馳梁
宋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實冀片言不遺美刺俱顯而

值鑿與南討問罪究鄧大諱奄臻四海崩慕遂爾之
推遷不及聞微未幾改收秦藩遠離闕下繼以謹疾
相纏寧丁八歲常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
所懷以為深憂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
上呈伏願昭覽勅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埋丘
井臣之願也

宣武善之孝明初侍中崔光表言朝列中惟彛及李韶
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為多而近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
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而推長伯游古人所
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詔加
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自強
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
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
徽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榮官
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接漢中勲希加賞

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
格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
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彞殊無畏避父子安然神龜
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將幾十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
其長子尚書即始均不獲以瓦石擊公門上下懾懼莫
敢討抑遂持火擄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
第曳彞堂下挂捷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時踰
北垣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十三

加毆繫生投烟火中及得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
為驗仲瑀走免彞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與致於
走遠近聞見莫不悚駭

魏書載彞臨終口占左右上啓曰臣年已六十宿被
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若望景顧時推漏就盡若所
上之書稍為益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離紫庭
應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眷力端奉辭亡魂有知
不忘結草

乃卒官為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
即為大赦以安衆心識者知國紀繼墜矣喪還所焚宅
典始均東西分飲小屋仲瑀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
漸瘳始奔父喪詔賜以布帛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
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為張彞飲食
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其悲痛若此初彞曾祖幸所
招引河東民為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罷入冀州積三
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孝文比較天下民戶最為大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十四

彞為黃門每侍坐以為言孝文謂之曰終當以卿為刺
史酬先世誠效彞追帝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彞亡
後靈太后云彞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
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
刺史諡曰文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才幹有美於父改
陳壽魏書為編年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

愚按始均所廣異聞比裴松之註若何惜不傳
又著冠帶錄及諸詩賦數十篇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

莫瀛問遣都督元進討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
即中為行臺念軍士以首級為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
時焚爇至灰燼用息僥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死末在
煙炭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諡
曰孝次子晏之晏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為母鄭氏
教誨動依禮典從爾朱榮平元顓賜爵武城子高岳
征頴州復以為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士兼有
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十五

為岳嗟賞齊天保初文宣為高陽王納景之女為妃令
赴晉陽成禮晏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云天
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嘆曰得卿
歲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為吏民所愛御史
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
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
未拜卒贈齊州刺史太常卿子乾威
隋書作虔威

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吾家子
里駒也隨開皇中累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
衡俱見禮重晉即稱二張即位後授內史舍人儀同三
司又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
本官攝江都贊務稱為幹理乾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
失主求之令左右負行後數日失主求認悉付之淮南
太守楊琳賞與十餘人同謁見帝問乾威肯立者為誰
乾威下殿就視答曰淮南太守楊琳帝謂乾威曰卿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十六

謁者大夫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琳
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焉足蓋慎之至耳其
廉皆此類帝甚嘉之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乾威上封
事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弟乾雄
隋書作虔雄
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總管選為法曹參軍王嘗
親案囚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
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魏書曰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密遣巴州刺史嚴玄思往攻之斬景民冠軍將軍孔陵等率眾二萬據深坑曾方達固南安任僧褒等戍石同密遣統軍王足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資治通鑑曰梁秦二州刺史曾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等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又王景胤等與祖遷戰沒景胤等二十四將皆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

資治通鑑曰時益州城戍降魏者十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

密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叛鄧元起攻圍倉庫空竭兼民人胆喪無復固守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屨屨少年未洽政務夙昔名將

多見囚戮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所恃惟阻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執任意前軍累破後眾喪魂四可圖也淵藻蕭衍兄子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克涪城淵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

魏書曰若其出閬庸蜀之卒惟便刀稍弓箭至少假有逸射弗至傷人

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于威而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時不征伐而統一臣上憑國威頗有薄技既克重阻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必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

魏書曰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凡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於茲

若朝廷未欲經畧臣便為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詔平蜀之舉更聽後不允所辭密又表曰昔鄧交鍾會率十八萬眾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關實力也

况臣才非古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
正以捷得要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
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
便是成擒之物

魏書曰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守則
保境之兵已一萬臣請二萬五千所增無幾又劍閣
天險張載所稱得而棄之良可惜矣

臣誠知征戎危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劍門閣以來鬚髮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一

白所以勉強者既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恩遇
負陛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

魏書曰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
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救援
孤城何能持久臣今欲使軍相次聲勢連進先作萬
全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
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迤邐昔在南日以其統綰勢難
增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

非惟一族雖在山居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冠帶風流
多有可觀但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于州網無由厠
迹是以鬱快多生異圖比夏後道遷建義初嚴玄思自
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
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羣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
以還不復勞征自為國有

帝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

魏書曰足驍果多策畧隸繼伐蜀所在克捷詔行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一

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為益州
足聞而引退遂奔江南

繼既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卷
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
見者鬱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
熊希述巴西遂沒武興氏揚集起等反繼遣統軍傅豎
眼討平之繼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衆庶
以惠歲餘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姓籍為奴婢者二百

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梁人侵軼徐兗緣邊鎮戍繼沒朝廷乃以繆為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帝勞遣繆於東堂曰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不可自古忠臣亦非兼孝也繆曰臣伏神算平殄可待願陛下勿以東南為慮帝曰漢祖云今吾擊即吾無憂矣令將軍董戎朕何慮哉繆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兗州悉平

魏書曰時蕭衍諸將或陷固城或屯孤山或投龜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士民從逆十室而五繆遣將討破之

進圍宿豫平之

魏書曰繆破敵將藍懷恭於睢口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淮南造城規斷水陸繆身帥諸軍自水南進遺平南將軍楊大眼復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造筏火其船舫衆軍齊進拔柵填塹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進仍陷敵城俘斬數萬在陣別斬懷恭俘斬一萬宿豫既平蕭衍亦於淮陽退走二戍獲米四

十餘萬石

帝賜繆璽書慰勉之及梁城寇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繆率衆會之繆以為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何容強遣繆既累表求還

魏書載繆表曰蕭衍傾竭江東為今年之舉大敗而還但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得之則所益無幾不獲則虧損必大且鍾離介在淮外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艱守况加攻討以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敝死傷不卜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戍牢實邊方息養中州以撥後舉又江東之釁不患久無蓄力待機謂為勝舉帝不從詔如前勅進軍繆又表曰今蕭衍未除何能自息惟應廣備以待其來不且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

若為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龍廣陵入內地以出不
備或未可知若欲以八十日糧曷此城臣未之前聞
若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
至春士卒自弊遺臣起彼糧何致夏來之兵不齋冬
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
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
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剋狀一旦不復其辱如何若信
臣言願賜臣侍若謂臣憚行求歸臣所領兵乞盡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五

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臣忝備征將頗
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強遣

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畧初侍中盧昶與密不
平昶與元暉俱為宣武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
昶暉令亮糾密事成許言於宣武以亮為侍中亮奏密
在漢中掠良人為婢密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
景民文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皆奇色也
暉大悅乃背昶為密言云密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

方為此獄帝納之高肇以密有克敵功而為昶等所排
申釋故得不坐

金石錄載密碑云戎車既班猶以在州之誣遭禁一
甚此言不坐非也

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
齊苟仁率眾人據懸瓠詔密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
平舒縣伯賞宿豫功也帝臨東堂勞遣密曰

冊府元龜載宣武言曰早生理不獨立必遠引吳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六

士民同惡勢必交兵卿朝之南仲故令星言出其不
意

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繼曰

魏書載密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知但因司馬悅虐
民乘眾怒為之民憚凶威不得已苟附

今王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
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為慮帝曰卿言壯哉
知卿親老頗勞於外然忠孝俱不得辭也於是密率騎

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鮑口繫賊大將胡孝智破之乘勝至懸瓠因即渡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懸瓠以後軍未至前冠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密分兵將特角攻之梁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密振旅還京宣武臨東堂勞之密曰此陛下聖畧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之功一月三拔未足稱奇乃存士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讓德功成弗處耶密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為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卒於官密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前曾劾已乃云瀛州密之本郡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為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蓋文定子遜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臣子父抱沉屈臣父屢大

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為忠臣不為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為長兼吏部郎中孝靜時位大司農卿銳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光祿勳幽州刺史子祖微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是時權國祖微謀反可事史何以不詳

密弟偉偉子昕字子明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雋奏明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言冒竊官級為中尉所劾免乃為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秘書監常景典儀注事考武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為錄義永熙末入為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聘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尋除通直常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後天下多務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表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諷所謂

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
李象使梁所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牛象聞
於江南齊文襄攝選務擬听為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
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諡曰文
所著文章自有集錄偉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
善談釋老雅文詠位滄州刺史其為政清靜吏民安之
卒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諡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為
南兗州例得一字解褐乃啓其孤弟子慎為朝請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二十七

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為滄州復啓孤兄子
听為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官人以此多之齊叔祖祐
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宋
以將命之勲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政清刑肅百姓安
之卒於官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為
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使於齊產仍世將
命時人美之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朝廷嘆惜焉
贈平州刺史諡曰定祐從子蚪字神彪著作郎敏之子

少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為中書議
郎尚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覲饗之禮蚪以
經對大合上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蚪往往折
以五經正禮為尚書右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
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輟之而猶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
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君親害親者令不
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不若而使裡祀不絕遺育承傳
非所以勸忠孝存三綱若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一

惡止其身若宜投之四裔勅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
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
武從之後為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
長河梁破絕蚪得一小舟而渡舟漏不沒時人異之母
喪哀毀過禮為時所稱卒贈幽州刺史諡曰威蚪善與
人交清河崔亮頓兵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
十餘篇長子斌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
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考上第為太學博士正光中議

立時堂臧為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
永安初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
清慎奉法吏民愛之隴西李延寔孝莊舅以太傳出除
青州啓臧為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臧
和雅信厚有長者風時人愛敬之為特進甄琛行狀世
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友曾共讀回文集臧
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文譜未就卒
時賢悼惜之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

欽定四庫全書

前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一

曰文邵別見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
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龍衣爵陳留公孝文初為荆
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治所崇辭曰
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伐之但須一宣詔旨不勞發
兵自防使人懷懼帝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
詔綏慰人即帖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南人感德
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烽燧警在州四年

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
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處雙槌亂擊

魏書曰四面諸村始聞者搥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
為節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數千槌

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
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帝
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在翼諸軍事
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人卜冀

欽定四庫全書

前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二

州許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為謀主數月冀州斬
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為河南尹後帝南討漢陽崇行梁
州刺史氏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
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眾
討之崇槎山分進出不意表裏合襲羣氏皆棄靈珍散
眾減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
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破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
塞路鷲破之口積大木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

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
自攻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襲克武興齊
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恩考率衆援靈珍崇
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
中帝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憂李崇功也拜
梁州刺史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畧去其可除安其可育
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
遠遁宣武初徵為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懲抑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喜魯北鸞等聚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
暉光鎮北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為使持節都
督征蠻諸軍事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
累戰破之斬北鸞等徒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帝追賞平
氏功封魏昌縣伯東荊州蠻樊安聚衆龍山僭稱大號
梁武遣兵應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為鎮南將軍都督
征蠻諸軍事率步騎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
克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尋兼侍中東道

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
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塗救左繫右疾雷均
勢令胸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行狡許或生詭劫宜遣銳
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遙運聲
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先是壽
春縣人苟泰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後見在同縣趙奉
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
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曰君兒遇患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已暴死泰聞號咷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崇察知之乃
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
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
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許
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
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
又証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
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

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求相緩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慙矜慙為往告報吾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往無所獲送官未晚其言如此君欲見願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相隨視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報崇攝慶賓問之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証數日間思安亦為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五

縛送崇台女平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時有泉水湧入公山頂壽春城內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城上水增未已乘舟附於女墻城不沒者二版州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无解揚州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矜從隨高人規自脫吾

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乘水欲為辭崇皆擊滅之又以洪水為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亂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畧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深沉有將畧寬厚善御衆在州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敵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措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六

皆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帝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歲至五三親待無比梁武每歎息服宣武能任崇也孝明踐阼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碛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中

賢要其走足破之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
勉許昌縣令兼紆麻戍主陳平王南引梁軍以戍歸之
崇自秋請授表至十餘詔遺鎮南將軍崔亮救破石鎮
東將軍蕭寶備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非
角不起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遺
李神乘間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破石李神
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驃
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三

增崇乃於破石戍開編舟為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
丈十步置一籬至兩炭藩版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
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
棧又於八公山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魏昌
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尋除
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
如故不行崇奏曰臣聞世室明堂顯于周夏二書而學
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彰則

天之執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國
長久風微萬祀者也爰暨凶奏改革其道阮儒滅學以
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便儒術故
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建自魏晉撥亂相
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孝文皇帝稟聖自天列教
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
多就弓劍弗追宣武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
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遠為山還停一篲而明堂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六

樂之本乃鬱荆刺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
城隍嚴固之重闕執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
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
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道倖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
帝令若基宇不修仍同立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
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
也臣又聞官方授能酬之以祿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
素之謗令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免

絲鷺夾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形所以殺人而有司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微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尚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林瓦之力兼分石窟錫珎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暨復典諷誦之音煥然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九

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

魏書作道發明令

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於上序游夏可致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如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魏道緝熙經營未晚靈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勅有司別議經始

此奏本宗筆載魏書甚明不知北史何以踵北齊書

之誤改為邢劭奏且劭傳前後錯亂其誤可知今仍依魏書還歸崇傳

後累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

魏書曰家資巨萬營求不息子世哲刺史相州亦無清白狀鄴洛市廛收擅其利

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

魏書食貨志曰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立互市以致南貨神龜正光間府藏盈溢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取之又數齎禁中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

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四匹而出示不異眾而已

伽藍記曰時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何少對曰臣兩手堪二疋所獲多矣

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願仆於地崇

傷腰融損脚時為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
穢我明主柔然主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
諸軍事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
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帝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
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崇請改六鎮為州兵編戶太
后不許後北鎮人破落韓拔陵反所在響應征北將
軍臨淮王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敗於白道賊
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曰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一

賊勢侵淫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
策吏部尚書元修義以為須得重貴鎮壓恒朔摠彼師
旅備衛金湯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北征崇長
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時之盛

魏書載詔有曰崇乃上表求改鎮為州罷削舊貫朕
不許其請尋崇此表開諸鎮非冀之心致有今禍但
既往難追聊為論此

朕以崇國威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摠督三

軍揚旌恒朔諸人謂可爾否僕射蕭寶夔等曰陛下此

遣實合羣望

魏書載崇啓曰臣以六鎮幽重與賊接對鳴鐸聲弦
弗離旬朔州名差重于鎮謂可實悅彼心使聲教日
揚微塵去塞豈敢導凶源以開賊意臣之愆負死有
餘責今遣臣北行所不敢辭

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
暹鎮軍將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二

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
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之賊衆
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
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後徐州刺史元
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為徐州刺史討之為
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為徐州大都督節
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孝
昌元年卒于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

謚武康長子世哲性輕卒供奉豪侈少經征伐頗有將
用為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
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聲劉騰處勢皆與親善世號
李錐為相州刺史斥逐百姓遷徙佛寺逼賈其地部內
患之崇北征後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
罪過卒於涇州刺史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哲弟神軌
小名青肫受父爵陳留侯累出征伐頗有將領之氣孝
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遣腹心媼姬出外陰求悅人神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三

為使者所薦寵遇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為偶
魏書曰時人莫能明也

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
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
邕等討平之後遇害河陰建義初贈侍中司空公相州
刺史謚曰烈崇從弟平字雲定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
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
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彭城公累

遷太子庶子平請自効一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
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徵行河南尹豪右
權威憚之宣武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尋正
尹長史如故駕將幸鄴平上表諫以為嵩都創構洛邑
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殆欲向盡資產
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
勤備經得進京闕富者猶損大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
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以來差得林息事農者未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四

一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
其務實宜安靜新民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
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

魏書曰今復秋稼盈田木菽遍野鑿駕所幸騰踐必
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輝武務原禮射伊洛士
馬無跋涉之勞士民有康哉之咏不亦美乎
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
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修飾大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

選五郡聰敏者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為立贊前來臺使頗好侵漁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誠微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平為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以討之帝臨式乾殿勞遣平因曰

魏書有曰愉朕元弟乃構斯逆大義滅親夫豈獲已委卿摧殄務盡經畧

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歎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五

構此梟恃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摠督如愉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擊鉦非陛下之事平進次陘不動俄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眾魏書曰賊致圍冀州諸將合戰不利憚于更進平親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之愉時墜馬乃有一人下馬投愉止而鬪死

逐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百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擒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

大中正平先為尚書令高聲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為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聲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來良賤之訟多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偽一以景明年前為限訟乃息武川鎮民饑鎮將任欵請貸未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欵意在濟民心無不善帝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強濟所在有聲但性急為累尚書令任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六

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勲封武邑郡公先是梁遺其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氣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壹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從

魏書曰賜平練帛百段紫衲金紫衫甲一獎練帛六十段絳衲襪一父子重列拜受家庭觀者榮之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剋

斯齊舉崇亮悍之無敢非互頰曰交戰屢破敵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敵授敵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

魏書曰令崔亮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軍繫其東面然後謀南北俱上敵眾周章東西赴戰屠其外城

祖悅率餘眾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降

斬祖悅送首於洛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

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仗一口時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七

徐州表云梁堰淮水日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赦平前孝明手賜縑布百段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太后舉哀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文筆別有集錄長子獎襲獎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書出為相州刺史初

元叉擅朝獎為其親待頰居顯職靈太后反改削除官爵孝莊初為散騎常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稱北海王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孝武初獎故吏宋游道上書理獎

魏書載游道表曰獎闔門百口同居京洛北海竊據自拔無由若以受命賊巢無所逃罪亦與天下共當

斯責伊昔具臣比肩賊所一介使人獨嬰斯戮臣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八

小人往事君子幽泉已閉叢樹成行內手捫心頗懷愧慨幸逢興聖大恩廣被而獎雜木猶有牛車未改士感知已懷此無忘伏願天慈賜垂矜覽
詔贈冀州刺史子構襲構字祖基仕齊終太府卿贈吏部尚書構早有名譽歷官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為名流所重
顏氏家訓曰構母劉氏亡所住終身鎖閉弗忍開視又父遇害後常與王松年祖珽集宴適有紙筆珽圖

為人頌之戲割誤塵尾截畫人以示構愴之然動色起就馬去舉坐莫測珽久乃悟方深反側

獎弟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搔嘗過元入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襲父先爵彭城侯文耕為時所稱歷中書侍郎

魏書又談數曰元顥入洛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為述身賦其畧曰獨浩然而任已同虛舟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九

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遺忘懷自深遇物棲息觸地山林雖類西泛之迹何異東都之心

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陵為使主陵曰文采無識陵不推李諧口頰翩翩諧乃大勝於是以諧兼常侍盧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馬梁武使朱异覘容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入見

魏書曰蕭衍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因問曰令猶尚暖北間當小寒於是諧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

不知多少胥曰所訪者鄴下耳諧曰皆是皇居相去不遠可得統言胥曰既稱洛陽盛美何事遷鄴諧曰

王者無外故不常厥邑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諧曰紫蓋黃旗終於入洛及見衍行問曰魏朝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諧曰本朝多士義等如林非無四科難以備啟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人物雖盛豈得如詩皇朝多才足與周競衍命諧指稱其人乃舉大丞相高歡錄尚書元叔昭尚書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五十

元世儁及司馬子如高隆之高岳孫騰七人以對且云自餘才美不可具悉江南稱其才辨

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勅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雋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愔清河崔瞻為首初通梁國妙間行人神雋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愔過疾道還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

才地者不得與梁使每人歎下為之頃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為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諧使還後遷秘書監卒於大司農諧為人短少六指因瘰舉願因跛緩步因嘗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暮慘未曾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涕岳弟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歷尚書郎司徒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五十二

以清辯知名常攝賓司接對梁客梁徐陵深歎美焉

三國典畧載徐陵謂其徒曰江北惟李庶可語耳

庶生而天閻崔謚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効然後樹鬚世傳謚門有惡疾以呼池為墓曰故庶言及之邢邵在側大笑除臨漳令魏書出庶與盧斐王松一年等訟其不平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大人又書王瓊事以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為陳留人云其家貧賤

史糾曰據魏書平本傳云頓丘人彭城王嶷之長子初不易其土著薄其門第豈收受訟後與盧同崔綽同改耶惜不可考

故斐等謹訟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收白齊文宣庶等並髡頭鞭杖二百庶死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庶妻元羅女庶亡後岳使妻伴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已曰我薄福託劉氏為女明旦當生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思故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五十三

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有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兼屬文詞昆季並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然頗涉疎放唯蔚能持公幹理甚有時譽坐兄庶事徙平州後還位尚書左中兵郎中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父曾經將命甚垂焉後卒於秘書丞士友悼惜之

蔚弟若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坐兄庶事
徒臨海乾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侍大被武成親狎加
儀同三司若性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詩并使送外問
世事可笑樂者凡所談說每多會旨嘗在省中趨而前
却對答學奏事之象和士開聞而奏之為帝所狎弄帝
以解律金舊老每朝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奉啓若為
舍人誤奏云金在闕下詔命出羊車迎之若重思乃知
誤竊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亦笑而不責又帝於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五十三

園講武令若為吳將皇后皆出引若當前觀其進止俯
迎事罷遺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長鸞等忌惡之密構其
短坐危未幾復官隋開皇中卒於秦王府諸議諧弟邕
幼雋爽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游皆倍年雋秀
卒贈洛州刺史諡曰文

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在
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彛風力蹇蹇有王臣
之氣銜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道隨有

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晏之乾威可謂亡焉不絕邢密
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
之器歟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
平以高明幹畧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剋著贊務之
才也諧流風文辯蓋人望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五十四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

崔 光

子勅 弟子鴻

崔 亮

從弟光勅 叔祖道固

崔光東清河鄆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父靈延
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魏軍慕容白
曜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書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作郎與秘書丞李
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待常
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文宗也後以散
騎常侍兼侍中使持節為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以述
叙古事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光少有大度喜
怒不見於色有毀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
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被掠為奴婢詣光求哀光
以二口贖免帝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唯

從容論議參贊大政帝每對羣臣曰以崔光高才大量

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

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末彪解著

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罪廢帝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

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秘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

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讓彪帝不許遷太常卿領

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

雞詔散騎侍郎趙邕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軫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
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
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
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
君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
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皆似雄
但頭冠未變詔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
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君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

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天下大亂今之難狀不同其應頗相類向邕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小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招福闔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

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此者南境死亾十計白骨橫野存者有酷恨之殺為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反荆蠻狡滑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為不舉陛下為民父母所宜於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留

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享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振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畫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進矣帝覽之大悅後數日茹皓等並以罪失伏誅禮光逾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西序勅以示臣臣案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四

唐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彫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蕭斧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壇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歛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象然懼災脩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雉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鴟鵂巢於廟殿梟鵂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誠且

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強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永隆皇壽山岳矣四年除中書令永平元年秋將誅京兆王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勅光為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割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五

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諱酷而非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夫失乞停李獄以俟孕育帝納之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帝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深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今當為太子師傳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令太子出見從者十餘人勅以光為傳之意令太子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太子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

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采一百匹琛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太子於東宮即位安撫內外光有力焉

魏書禮志曰世宗崩光與于忠等奉迎肅宗於東宮至顯陽殿詹事王顯欲須明即位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何須中宮令遂奉進璽綬改服袞冕即位太極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六

殿 初帝崩之二日廣平王懷以先帝母弟扶疾入臨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詳見懷傳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熹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郎蔚首尾五歲無所厝懷至是尚書令任城王

澄表光宜還史任詔光還領著作遷特進以奉迎孝明
功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乘挽於雲龍門出入尋
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後光累表遜位
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
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
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帝經初
光有德於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侯其月勅賜羊車
一乘時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七

婦人文章因以致諫

魏書載光諫曰臣聞古有六藝禮樂書數丈夫與婦
人同脩若射御惟主男子不及于女皇太后因時暇
豫清暑林園弦矢所發必中正鵠但舉非蠶織事存
無功臣謹上文章錄一帙其集具在內伏願以時披
覽仰禔未聞息彎挾之勞納閑拱之泰頤精養壽棲
神翰林

是秋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

疾弔喪入諸臣家謂之君臣為謹不言王后夫人明無

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

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為周王后無適本國事許姬唁

兄義不得已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駝竹竿所為作也

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

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

炎燎樊姜侯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

頻出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縱雲輦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八

涼御筵安暢左右僕侍眾過千百扶衛跋涉祀鉀在身

魏書曰蒙曝塵日渙汗流離時遇饑渴餐飯不瞻賃

馬假乘交費錢帛

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且帝族方行動

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曩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

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神養和簡息游幸以德為車以

樂為御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神龜元年光表曰

魏書載光表曰臣聞元始孤論克漢帝之坐孟皇片

字懸魏王之帳矧乃聖典鴻經炳勒金石實千載之
輅言而令焚荒汗毀積榛棘弗掃為鼪鼯所棲宿童
豎所登踞者哉此臣所以撫膺而扼腕也陛下垂心
初學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闔舊校為
墟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昔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
聞往者刺州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官私
隱顯漸加剝撤播麥納菽春秋相因遂生蒿杞時致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九

燎由是經石彌減今遣國子博士一人專主周祀以次
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原不朽之永格便可
依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
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修之後太
后廢遂寢

魏書天象志曰初延昌四年光上表請脩歷法至是
表曰臣謹按歷之作也始自黃帝辛卯為元至於皇
魏甲寅紀首十有餘代軌憲不等其消息盈虛規步

疏密莫得而識去延昌四年冬中堅將軍張洪盪寇
將軍張龍祥校書郎李業興等三家並上新歷各求
申用臣諤忝厥司奏請廣訪諸儒更取通數兼道經
義者及太史並集秘書與史官同驗疎密至於歲終
密者施用詔聽可時清河王懌等以天道至遠非可
測量請立表候景期之三載乃採其長者又蒙勅行
爾來三年再歷寒暑積勤構思大功獲成謹按洪等
三人前上之歷并駙馬都尉盧道虔軍主衛洪顯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

史令胡榮雍州沙門統道融河南人樊仲遵鉅鹿人
張僧豫所上總合九家共成一歷元起壬子律始黃
鍾考古合今謂為最密昔漢武元封中治歷改年太
初即太初歷魏文帝景初中治歷即名景初歷今宜
名神龜歷乞付有司重加考議并藏秘府附於典志
明帝以歷就大赦改元正光遂名正光歷其九家共
修以龍祥興業為主

二年

魏書禮志曰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其父太上秦公喪未畢欲罷樂清河王謂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備樂太后於于光光據禮記編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秦公親為外祖太后衰麻在躬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親往奉慰況太后更無別宮所居嘉福去太極不甚遠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況在內宮適也又秦公雖已安厝纔三月耳陵墳未乾所宜權罷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八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制之下祇心圖構誠為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恒惶竊謂未可

魏書曰昨風霾暴興紅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乘也內經寶塔高華惟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且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賜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度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

下從理勢以然蓋心信為本形敬乃末重實輕根靖實踪君伏願息躬親之勞以遏風靡

九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表諫

魏書載光表曰伏聞明后親幸嵩高存省民物但時屆農隙所獲棲畝步騎萬餘來去蹂踐駕輦雜還競鶩交馳縱加禁葺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且藏蟄節遠昆蟲布列蠅蠕之類盈于川原車馬輾踏必有類殺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為福興罪厥後困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二

負擔爪牙寤于債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厨兵幕士衣履敗穿晝暄夜淒罔所覆籍監帥驅捶泣呼相望霜早為災所在不稔饑饉薦臻方成儉敵為民父母所宜存恤靜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與怨嗟伏願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防納諸軌儀天下幸甚

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孝明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表以位

讓光四月以光為司徒侍中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鷲於宮內詔示光光表曰此即詩所謂有鷲在梁解云禿鷲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廷昔魏氏黃初中有鷲集于靈芝池文帝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以張璠惡鴿賈誼忌鴟鷂鷓鴣漸集而去前王猶為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懼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三

諸往義信有殊矣饗餐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食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早穀糴稍貴窮窮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為人父母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為寒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脩德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願養神性帝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冬詔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閣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者

多務病疾稍增自強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帝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為止聲樂罷諸游眺拜長子勵為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勅子侄等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薨年七十三帝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帝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為減常膳言則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四

傷每至光坐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贈太師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謚文宣帝祖喪建春門外望輜哀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官商角徵羽本音為五韻詩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答之國別為卷為百三卷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沈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故為氣概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又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祖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

俯仰竟不匡救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
女婿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為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
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
孝明許之時比之張禹光初為黃門讓宋弁為中書監
讓汝南王悅為太常讓劉芳為少傅讓宋暉穆紹甄琛
為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為車騎儀同讓江
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時望情議者以為
矯節崇信佛法禮拜讀論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五

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鵠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
臂上肩久乃去道俗讀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為沙門朝
貴請講經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二經義疏三
十餘卷識者知之疎畧凡所為詩賦銘贊誄頌表啓數
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子勵器學才德最有父風舉
秀才秘書郎中以父為著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郎
與從兄鴻俱有名於世光疾甚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
侍父疾衣不解帶及卒孝明每加存慰光葬本鄉詔遣

主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太尉長史襲父爵建義
初遇害河陰贈侍中衛將軍青州刺史勵弟劼字彥玄
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興和三
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

西陽雜俎曰梁宴魏使李騫崔劼等樂作梁舍人賀
季曰音聲感人深乎劼曰昔申生聽歌愴然知是其
母理實精妙梁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劼
曰延陵昔聘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六

欲挑戰騫曰請執鞭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劼
奔敗之事久矣相謝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劼曰
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克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騫
曰王夷師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又曰梁遣明
少遐表狎等宴魏使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間
無乃冰結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然河冰一合便勝
車馬狎曰河冰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為狐
應是字錯少遐曰狐性多疑龜性多豫狐疑猶豫因

此而傳劾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鳥之一長狐疑
猶豫可謂獸之一短

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
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為齊文宣所知拜南清州刺史
有政績累遷五兵尚書監國史臺閣中見稱簡正武成
將禪後主先問劾劾諫不可由是忤意出為南充州刺
史代還累遷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脩撰新書
卒贈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謚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七

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
而劾二子拱搗並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劾曰拱搗幸得
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劾曰立身
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
不歎服劾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而才思竟不能
就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
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遣所生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
晝夜誦經免喪後菜食終身恭寬接下脩身厲節自景

明以降頻歲不登饑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
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供行者卒于家弟子鴻字
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
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
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為三公
郎加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家鴻以考令
於禮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
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六

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
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
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
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
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
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
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
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

明旨已行猶宜消息宣武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盧前樹十一月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畧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終言鴻於孝明五年詔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卒於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竟無所就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九

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符建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暹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一統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鴻二世仕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言愚按魏收所著魏書不獨黨齊毀魏且黨魏毀晉宋此言其証也北史何以仍而不改又恐識者責之未敢行外宣武間其撰錄遣散騎常侍

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成者可送朕所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剪彼厭政成此樂推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命非所五都蕭條鞠為煨燼趙燕既為長地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畧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歸控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二十

行之運明元必世重光業隆玄默太武雄才啟畧闡曜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勢亦足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全虧編錄紛謬繁畧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為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亦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

求諸公私駢載數載又臣家貧祿微惟任孤力書寫所
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案之暇草
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

魏書曰破彼異同凡為一體約損繁文補其不足三
事五門之類一事異年之流

稽以長厯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為實錄商較大畧著
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
雄父子據時書尋訪不獲未及繕成報筆私求七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

於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其起兵僭號始末
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畧不成久思陳奏乞勅緣
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忽宣明旨勅臣送呈不
悟九臯微志乃得上聞謹以所記者附奏臣又別作序
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統括人義俯明愚臣著錄
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疎鄙無一可觀簡御
之日伏深慙悖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
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

傳讀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
號弘始而鴻以為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擒
於廣固鴻又以為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
鴻亦以為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可考正子子元祕
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鴻正始之末任
屬記言撰緝餘暇迺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
遺載為之替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
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至正光三年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

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
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
寫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叛事
發逃竄會赦免尋為叔鷓所殺從祖弟庠有幹用為東
郡太守北海王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
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
初除東徐州刺史二年為城民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
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後徙青州父元孫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明使元孫討之為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其叔祖冀州刺史道固於厯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桑乾為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視人眉睫乎光言於冲冲召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三

論使胃無怵迫今遂亡本鄉記否亮即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冲甚奇之迎為館客冲謂其兄子彦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激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冲薦為中書博士累遷尚書二千石文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帝曰朕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再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妻猶親事春籛帝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

王今宣武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自叅選事垂將十年皆廉慎明決為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後經畧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勅亮推究帝禁懷不通賓客久之後因宴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正色責之即於帝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四

曰廣平羸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帝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為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帝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亮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無以上對再轉七兵領廷尉卿徐州刺史元昶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昶處以大辟勞瘁綏慰百姓帖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舟行人艱阻亮謂察佐曰昔杜預造河

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況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為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籍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於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帝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從納其女為九嬪徵為太常卿攝吏部事孝明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之十一

二十五

自宣武親政下本史誤以宣武為孝明凡五見觀此處方云孝明初則前為宣武可知矣予特取魏書較明改五宣武皆為帝云

出為定州刺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眾據碓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督諸軍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碓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祖悅復於城外置柵欲拒軍亮焚擊破之亮與李崇為水陸之期日日

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碓石太后賜亮璽書曰碓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游魂立計擒剪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馮親對其事處分經畧宜共協齊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錫宥以仁為本任之雅算後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輒還京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之十一

二十六

今處亮死上議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畧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我攝御萬機庶茲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彛後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入大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

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昨為此格有由而然吾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二十七

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而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彌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今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嘗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

設今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貴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為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為念生所害士泰國孝明末荆蠻侵斥拜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過害河陰子肇師襲肇師少時疎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天平初以通直散騎侍郎為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為土賊崔迦葉等所拘欲逼與同事肇師執志不動喻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而還肇師與從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二十八

乾亨同居事伯母甚謹齊文襄嘗言肇師合誅左右問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偽而不及江東左右言肇師與鴻別族乃止天保初兼中書侍郎卒始鄴下薛生能相人言趙彥琛當大貴肇師因問已答曰公門望雖高爵位不及趙終如其言亮從父幼孫太原太守幼孫子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轉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

韶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為廣陵王羽國常侍尋勅光韶秘書郎掌校華林御書累遷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馬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勅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民吏畏愛之入為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微為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卷之十一

三

至於兄弟議論外間謂為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人十餘萬眾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為長史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尋為東道軍司及北海王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議所從在坐皆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北海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疇

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鄆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顯使尋再遷廷尉卿秘書監祖瑩以賊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其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擾亂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強辨尤好理論每至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推而論之終不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粗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檢捕一坊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置篋充積議者議其矯善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繼室子女弼貪恠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卷之十一

三

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

通與賊連結因其合家考掠非理光韶與之辨爭詞色不屈會樊子鵠為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詣子鵠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謀為不軌夜脅光韶以兵訪以謀畧光韶曰凡起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作賊耳知復何計淵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遼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絕誠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一

但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為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闕亦足言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後不須合也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不同至於兒女冠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啓稱光韶詔贈散騎

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光韶弟光伯為青州別駕後族弟休臨州申牒求解尚書奏案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勢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謂宜許遂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孝明詔曰光伯自蒞海沂清風遠芳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二

更申三年以廣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節閔時崔祖鳩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王貴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可慰喻止也

魏書載光韶又曰使君受委一方信任羣小既不能綏遏以杜其萌又不能坐待其衰挫徒迫韶弟為無名之行若單騎獨往或見拘繫若以衆臨之必相拒敵無益也

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

魏書曰城民以光伯兄弟羣情所繫慮賊劫留防衛者衆外人疑其欲戰

未及曉喻為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脩之弟道固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為徐兗二州刺史以道固為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三

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為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可為歎息刺史至州辟為主簿後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幕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為冀州刺史鎮歷城宋明帝立徐州刺史

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業弟子勛敗乃歸魏獻文以為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明遣說道固以為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罪

魏書載道固表曰臣前奉表歸誠并賜爵寵應奔闕庭但劉彧遣使怒臣百死臣世奉劉氏若猶違背是不忠於本朝而欲求忠於大魏雖曰希生懼所不許是用迷回固執拒守漸經二載於臣款或之誠可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四

大魏矣今勢窮力屈面縛請罪謹遣太息景徽束骸歸闕伏聽刑斧

白曜送赴都詔恕其死乃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為太守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除館之西延興中卒初道固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公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寮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疎畧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

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
依也道固兄目連子僧祐僧淵僧淵坐兄僧祐與沙門
法秀謀反徙薄骨律鎮

魏書曰太和初得還高祖聞其文學又問佛經頗善

談論勅以白衣賜襦幘入聽永樂經武殿

後立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麟伯麟

魏書曰伯麟為京兆王愉法曹參軍愉反伯麟不從

見官贈東海太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五

後薄房氏納平原杜氏與俱徙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
祖虬僧淵得還後遂絕房氏與杜氏及四子寓于青州
伯麟伯麟與房居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
之道頓阻一門僧淵卒伯麟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門
祖龍剛躁與兄伯麟訟嫡庶並以刀劍自衛若怨讎焉
僧淵從弟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
其母李氏春思董惜錢不買子靴盜錢百萬背和亡走
後至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汙賜死晉陽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博許其大

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二朝師訓少主不出官省坐致

世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

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為事亦才

亮明達從事動有名迹斷年之選失之逾

遠救弊未聞終為國靈無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

伏正有國士之風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二



明李清撰

北史四十六

夏侯道遷

席法友

江悅之

沈文秀

王世弼

淳于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張謙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祖邕自河東徙襄陽父順宗仕南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將畧自許宋元徽末歷官齊高帝驛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為

寧蠻長史廣平太守

冊府元龜曰太祖建元二年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為固頃世以來綏御乖失地惟形勝居之者異姓國實用武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秦為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奸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

叔業早與齊明帝共事齊明輔以為心腹使領軍掩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諸藩鎮盡心用命及即位以為給事黃門侍郎孝文南次鍾離拜叔業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誇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美麗但恨不畫游耳齊明死廢帝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未幾見徙南兖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為南兖州齊廢主嬖臣茹法珍王暄

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
瑜聚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場急則引魏
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停回
換叔業雖得停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為雍州刺史叔業
遣親人馬文範訪自安計梁武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
輒當戮力自保若不爾面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武報
曰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通當
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
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
州刺史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
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章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
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
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
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渡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
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謚忠武給東園溫明秘器子諱嗣諱森險好
殺所乘牛馬小驚逸手殺之然孝事諸叔盡子道國祿
歲八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
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弟芬之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
齊位羽林監入魏為東秦州刺史有清靜稱遷岐州刺
史為隴賊所圍城陷賊執送上邽為莫折念生所害贈
青州刺史叔業兄子紇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
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馬紇率城南民數千家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舟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
人於梁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殺
魏書載紇曰吾為人吏反而見擒何面目視公
投水死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好學覽綜經史尤長
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
等共舉植監州秘叔業喪問敕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
閉門納魏軍詔以植為兗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為大鴻
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以昕為人誘

陷特恕植罪以壞勲誠三邊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為無恒兗州之還表請解官隱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為恹然公集論自言入門不後王肅恹朝廷處之不高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對眾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一

五

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始于皇甫仲達云受植旨遂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圍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殺之朝野稱冤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後剪落鬚髮被之法服以沙門禮拜於嵩高之陰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等同時見害後祚偽事雪加贈而植僅追復封爵植故吏勃海刁冲疏訟之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帽不見

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旦夕温清植在瀛洲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為婢自施三寶布衣麻非手執箕帚於沙門寺掃洒植弟瑜祭行並著奴婢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為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母又年老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及瞻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益亦染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植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一

六

臧壯果有謀畧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魏為南司州刺史封義安縣伯詔命未至為齊所殺臧弟榮字文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為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榮榮不從雍甚為恨後因九日馬射教畿內太守皆赴京雍時為州牧榮脩謁雍舍怒待之榮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榮曰可更為一行榮便下席為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後宣武聞榮善自標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

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惟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嘗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令人持蓋覆之數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為知音所輕後為揚州大中正中書令孝明釋奠以為侍講轉金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七

光祿大夫北海王顥入洛以粲為西兗州刺史尋為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初復為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酒帝曰昔北海入朝楚竊神器爾日卿戒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為命酌孝武初出為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眾心乃為祈請直據胡床舉杯曰僕白君左右云

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粲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言無此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眾且付城人不違時變如此尋為翔害送首於梁梁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畧仕齊位陰平太守歸後通直郎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嵩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八

魏書載衍表曰臣沐浴炎風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有願閉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救疾多遊此岫臣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葛屨裁營已整拙策納屣便涉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

詔從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祿執事後歷建興河內二郡太守皆廉貞寡欲善撫百姓民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荊州詔衍為別將與恒農太守王羅救荆

州大破敬宗荆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
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衍覺其有異
密表陳之尋鑒所部別將稽宗馳驛告變詔衍與都督
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
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敗見害贈車
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業之歸魏又有柳
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閻慶胤柳僧習並預
其功柳玄達河東解人頗涉經史仕齊歷諸王參軍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入魏卒於司
徒諸議參軍次子遠性羸放無拘檢時謂之柳瘡好彈
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
酒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
解後客遊卒玄達弟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于
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
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
之植嫉之如讎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為質

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員外散騎常侍告裴植謀為廢黜
植生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為祟口云裴
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髯善
言笑入魏卒於勃海太守兄椿齡薛安都塔隨安都於
彭城內附除岐州刺史春齡子瑒位吏部郎性貪婪多
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瑒刺
史豫州為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
梁祐北地人叔業從姑子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被五十餘創景明初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
稱歷太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為談詠常與朝廷名賢泛
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然養志不歷權門
卒於京兆內史崔高容清河人博學善文辭夫風彩卒
於揚州開府掾閻慶胤入水人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
其言說不覺忘疲卒於數城太守柳僧習見子虬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韋氏
道遷曰志懷四方不願取婦家人咸為戲言及婚求覓

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為南譙太守三家雖為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亮道遷棄戍南叛

魏書載道遷表曰因為韋纘所誘內不自安逃竄江

吳

會梁以莊丘黑為征虜將軍梁泰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為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叛奔梁以靈珍為征虜將軍假武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三

王助戍漢中道遷擊靈珍

魏書曰靈珍有部曲六百餘道遷憚之時蕭衍遣左

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偽會使者請靈珍父子靈

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馳擊靈珍

斬其父子送首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為梁泰二州刺

史道遷遣表歸闕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

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

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為例宣

武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引見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

曰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臣之

來希酬昔遇帝曰卿建為山之功一贊之玷何足謝也

道遷以賞報為微遂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

表解州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深洽

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因不

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

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三

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樽中

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為政

清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

中歸誠本由王穎興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宣武不許

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以二

百戶封穎興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子數人長

子夫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夫性好酒店

喪不成醢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

田園貨賣畧盡人間債負猶數千匹食常不足弟妹不免饑寒初道遠知夫好酒不欲傳以國封夫未亡前忽夢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家與其父坐廳事屏人密言夫驚懼謂人曰世寶為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即隨召即去遺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寢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夫曰卿昨夜大飲溺耶衣乃如此夫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秘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

欽定四庫全書

而正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唯當縱飲耳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心悶死洗浴者視其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夫與南人辛諶度遵江文選等終日遊聚酣飲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生上相看先後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飲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夫

家客雍僧明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昔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夫妻裴植女與道遷諸妾不睦訟閱徹於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裴祖封已數年而夫弟奪等言其眇目痼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道遷謀歸國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頴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勲末道

欽定四庫全書

而正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珍為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前秦丞相王猛玄孫歷涉書傳刺史北華州諶永俱有文學而永善彈琴諶位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位漢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時頴川庾道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勲謀亦為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梁石中郎將及至洛陽環堵敝廬多與儁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官情後為饒安縣令罷卒

魏書曰時有皇甫微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蕭衍歷

郡守及道遷入國徽亦以地內屬徽妻道遷凡女道
遷列上勲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
預雖貪榮賞內愧於心拒不許後卒於征虜府司馬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八世孫元護以魏平齊
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
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簡牘後為裴
叔業司馬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病
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書春克定元護頗有力景明
初以元護為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柳世明圖
為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為濫酷州內饑餒表請賑貸
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為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為
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
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網佐餞別者見而拭
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支骨稍削鬚長
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為齊州經拜舊墓巡
視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三十一

五

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
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子會襲會
頑駸好酒妻陽南太守清河房伯玉女甚有色會不答
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飲醉殺之子景宣襲機與房遂如
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元護弟靜性貪忍
兄亡未敏便剝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內史
席法友安定人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豐新蔡二郡太
守建安戌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國拜豫州刺史苞信
初以元護為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柳世明圖
為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為濫酷州內饑餒表請賑貸
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為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為
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
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網佐餞別者見而拭
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支骨稍削鬚長
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為齊州經拜舊墓巡
視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三十一

六

刺史其治任刑人皆怨之有受納之響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為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領軍元又弟曾過山中謂曰二州刺史翻復為郡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為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篆書為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潁川為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並為宋武所誅悅之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畧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為後軍將軍部曲稍衆十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攻破白馬進圍南鄭悅之大破氏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

遂圍南鄭悅之晝夜督戰

魏書曰悅之先勅衆逆戰為天寶所敗遂圍南鄭戰經四日衆心危二悅之盡以家財賞士身當矢石晝夜督戰

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克全勲欵悅之天寶有力焉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選文遠文遠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圍楊靈珍文選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六

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至者見之假以以思顏屏人密問於是人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劫息止政為雍州諸郡最後刺史安州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幽燕已南悉沒唯文選介在羣賊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戰百姓皆樂為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選有遺愛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事乃遣使奉表孝莊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既而賊勢轉威

救援不接果乃携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人後居蜀漢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羣盜所害誕雖童稚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內遂得復讎州里無不稱嘆景明中自漢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驃騎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九

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日詔若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帝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容例起家羽林監正光中秦隴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畧時梁益州刺史蕭深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眾數萬圍小劍戍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

魏書曰文熾軍行之谷東峯名龍鬚山置柵其上以防歸路誕以敵眾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令

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起煙焰漲天敵以還遂不守連營震怖誕帥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熾走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謚曰

莊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南史有傳文秀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州推立子業弟子勳子勳敗皇興初文秀與任道固俱已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為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十

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并力攻討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之送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加槓撻後還其衣為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饋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特為下客給以羸衣蔬食獻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

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其國賜絹絲二百疋後為南
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是時河南饒文秀
獨守清貧而政寬不能禁止盜賊大興水田於公私頗
利卒官子保冲後為徐州冠軍長史生據連口退敗有
司處死刑孝文以文秀子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宣武
時卒於下邳太守

張謙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父華南燕慕容超左僕射
謙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充謙乃歸尉元表投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閏與謙對為刺史後至京師
禮遇亞於薛舉賜爵平陸侯謙性開通篤於接恤青齊
之士雖疎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
推懷陳欸無所顧避舉眾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
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
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
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為徐州
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

賜爵昌安侯出為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方得
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謙妻皇甫氏被掠於魏賜中官為
婢氏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謙為宋冀州長史以貨千餘
匹購求之文成怪其納財多引見氏時年垂六十矣帝
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
此致費也及氏歸謙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
而謙入魏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父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步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天安中與姊
夫李嶷俱歸魏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職
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宰守不能制朝廷患之以
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欵朝廷嘉之
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駭奴戍主詔曰選
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兩轉至秦州
刺史秦人恃險率多羸暴或拒課諭或害吏長自前守
宰皆違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氏憚之

守宰始得居其舊所遇孝文南伐以藻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民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梁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駕南伐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將辭於洛水南帝曰與卿石頭相見藻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不留賊虜遺陛下輒當醜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錄舊功拜藻為太尉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馬卒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托劉騰啟為其國郎中永安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洪業入關中率眾侵擾被殺傳永字修期清河人幼隨叔父洪仲自青州入魏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書不能答請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人為平齊民父母並老饑寒十數年賴其強

於人事戮力備焉得以存立晚除中書博士王肅為豫州以永為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帝曰已選傳脩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以肅為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齊將魯康祚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永量吳楚兵好斫營若夜來時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

魏書曰永分兵二部出於營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亦燃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既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并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侵楚王戍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

魏書曰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即填塞外壘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至列陳城東將置

長圍永所伏兵擊破其後軍叔業自率精卒數千來救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閉門奮擊破之叔業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吾虛實足喪其胆俾此足矣

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中再獻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男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傳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救之永曰先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一戰敗總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銳

魏書曰四軍之兵多賴以免

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為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通於永及將迎納詔永為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

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河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沿淮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民情未洽兼臺拔不至深以為憂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

魏書曰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伯之防淮水口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舟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舟便渡適上南岸敵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進曉達壽春城下總等上門樓觀望永免胄示之遂引永上謂永曰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復見不意卿能至也

總令永引軍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攻圍豈救援之意遂孤軍屯城外與總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遁還中山王英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

冊府元龜載永謂英曰凶豎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過易失今日不至明朝必為賊有英乃分兵星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陣城下以防之至晚仙琿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皆走仙琿乘勝趨長圍義陽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琿

魏書曰永環甲揮戈單騎先入惟軍主蔡三虎副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突陣橫過

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大破之仙琿焚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不增文采直與之改惟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魏書載英數曰觀此經筭雖有金城渴池亦不能守矣

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大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鐘離表請永求以為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拔趙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御民非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為南兗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常諱言老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光祿大夫卒年八十三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芒山於平垣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教子叔偉此吾永宅也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納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有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胡國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馮賈乃邀詐靈太后太后從賈意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至此強徙之與永同處時已葬數十年矣棺在坎中為桑桑根遠東去地尺餘甚周圍乃斧而出之時人

咸怪未三年而叔偉亡叔偉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為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傳暨眼本清河人祖融南渡河家於盤陽為鄉里所重性豪俠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當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傳靈根可彎此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九

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傳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有文武才幹堪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否昂出之子有三靈此圖識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碣磬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內所焚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與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壯勇如彭越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

人後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圍靈慶既至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訣曰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迎涼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為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擾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

齊乃以靈叔父瑛為與州治中乾愛為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瑛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偕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舟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剽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狀靈越殊不應答乾愛不以為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為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

着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陽宋
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司馬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
魏郡後二人俱還鄴靈越恒欲為兄復讎乾愛初不疑
防知乾愛嗜雞肉葵菜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
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為太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孝
武子子劬子劬以靈越為前軍將軍子劬敗靈越軍衆
散亡為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
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宋輔國司馬劉劬劬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五

自慰結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人勞生歸
於死實無面求活動壯其意送詣建康宋明帝欲加原
宥靈越辭對如一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
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心
禮敬表為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
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所至克捷豎
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
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為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

侵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還本土檢勅部下守宰肅
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為民矣宣武甚嘉
之孝明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
泣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
豎眼為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民和梁遣其衛
州刺史張齊因民怨入寇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為憂
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為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
征都督率步騎三千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五

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
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蜀人聞豎眼
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
水巴東民皆舉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
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

魏書曰豎眼連破齊三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與諸
軍交戰豎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孔領周射齊
中足大破其軍齊又柵於虎頭山下豎眼擊走其帥

張令崇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

齊被重創奔退小劍大劍諸寇亦損城西走益州平靈
太后璽書慰勞賜驕一匹寶劍一口後轉梁州刺史
梁州人既得豎眼為牧民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
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為民害遠近
怨望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
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軍率眾三萬人寇直城豎
眼遣敬紹撫眾赴擊大破之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而奢淫個儻輕為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
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崑嶠鼓扇於外聚眾圍
城敬紹謀為內應賊圍既合事泄在城兵因執敬紹白
豎眼殺之豎眼取志發疾卒孝武初贈司空公相州刺
史長子敬和次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莊
時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為益州刺史至州聚斂無
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為梁將樊文熾攻圍以城降
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北申和通

之意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為土賊掩襲棄城走邊
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孝大賜名烈仍以本名為
字居齊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
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甄三徽孝文遷洛
為太子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
王青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禧慮其有異表請
代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帝曰此郡地當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爭須得堪濟之才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事時有會
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亦稱之遂除順陽太
守烈到郡二日便為齊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
厲將士甚得軍民之會駕南討慧景遁走和帝親勞之
曰卿果能不負所寄烈謝曰臣不遇鑿與親駕不免困
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不負陛下帝善其對宣
武即位追錄先勲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
年頻遇凶儉烈為粥以食饑民蒙濟者甚眾鄉黨以此

稱之孝明即位為司空長史先是元父江陽王繼曾
刺史青州及父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詣附歷給事
黃門侍郎光祿大夫靈太后反政以父黨出為青州刺
史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怨望恐不宜
出為本州改瀛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後因辭老
還鄉兄弟同居怡然為親類所慕卒於家烈先為家誠
千餘言并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子任不聽
求贈但勒家誠立碣而已子質奉行為質博學有藝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主

諫議大夫烈弟僧皓歷涉羣書工談說有名當世以諫
議大夫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並不起世號微君好營
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
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絢綺僧皓尤好蒲奕戲不擇
人是以獲議於世節閔時在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
與同事事敗死獄籍沒家產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
用與廣平宋譙俱知名為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

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累
遷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苦言卒
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恃慶弟仲信思令

魏書曰思令字季儁累官尚書右民郎孝明時天下
多事思令上疏曰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寵貴子孫
軍幢統領亦皆故義托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
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
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主

以當銳強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
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眾敵數戰之虜
欲令不敗得乎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
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安加復疑
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主嘆臣哀何心寢食
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思
可勸死士今若舍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
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謀夫既設辨士先陳曉以

安危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計茲悖逆豈異厲蕭
斧而伐朝菌哉後拜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
葛榮遣其清河太守季虎據高唐城以招叛民思令
命麾下統鄉曲潛軍夜征出其不意大破之乃將衆
南還後卒於右光祿大夫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並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
太和中華秀才以奉朝請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七

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東荆州刺史亮
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
言其子而啟弟子起為奉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
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父慶有學問世表
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為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
范陽盧同隴西辛雄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
稱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孝昌

中為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

魏書曰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勅世表率諸將討
之時敵衆強斷小段閱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散散之
餘不敢復戰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
云寶謂之曰僧珍所以敢深入者以劉獲鄭辨皆州
民之望為之內應近知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
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珍自走矣乃選
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北曉兵合賊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七

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僧珍退走辨亦尋獲斬傳首

京師

遷東南道行臺卒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性
通率輕財好施為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逼水
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防捍從春至冬力窮
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俱得免永安永熙
中兩為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皆為吏民所愛卒贈尚

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頗涉子史開解幾案稍遷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淳于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瑒賁啟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孝明大怒詰問所由錄令已下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前屈指校計資贖指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天平中歷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元

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關西歸款戶除元旭義州刺史卒官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嶮乃建鄴府解成都喉噬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飄然鵠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以大啟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畧不遂其終惜哉夫李席王江雖因人成事亦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不遂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嘉禮遂乃子免

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謙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劉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同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烈早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俊人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官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三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三十五

北史四十七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念

張耀

劉道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董紹

馮元興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後為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修律令宣武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威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百王定法也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其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馮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舟車水陸之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蕪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沒民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強仗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逐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向隙內介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滄

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汚隆獲秉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今之為體即帝王之身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全依古先帝之法復須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令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得脩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孝明正光初兼中書侍郎

紹又表言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但職在冗散欲陳無所可謂經緯雖多無機可織夫天下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

洸上陳願垂採察

紹性抗直每上封事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箏早卒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為太傅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眾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眾外竊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雄駭愕不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惻未幾有何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卒於右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宣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

魏書曰父暉為齊州中水令隨父受業齊土專心墳典刻厲不息

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頗為孝文所知轉尚書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而為之聲價澄刺史雍州為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尋

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
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踈昵之叙五服六術等哀麻
之心皆因飾情不易之道然則內莫大之痛深於終身外書策
之哀除于喪紀內者不可無節故斷以三年外者不可遂除故
數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
上非虞練除不沐浴此拘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
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喪何助於人祭既不
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志哀疾除喪之始不
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
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
為感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
武肄武藝于北園行揖讓於中舍時非大閱之秋景涉
妨農之節國家編禱甫除殿下功衰仍繫釋而為樂以
訓百姓易先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
子孫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為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

樂為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勿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何
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產所施慮違事體府庫空虛宜
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飭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宜變相之命
聲軒縣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
乃答曰此州承前已有斯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
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
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
先已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啟普惠以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六

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既為澄知歷佐二
藩甚有聲譽
魏書曰旋京日裝束藍縷澄資纒二十匹以充行資
還朝仍羽林監澄遺太妃憂臣寮為立碑頌題碑欲云
康王元妃之碑澄於訪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
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
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
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

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禔皆以謚配姓古者婦從夫謚今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懿烈乎澄從之後為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勉官故事免官者三載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曰惠有文學依才優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節閔為廣陵王時與北海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暮與三年詔羣僚會議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二國太妃可謂受命天子為始封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若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妻子以為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為之三年况天子命其子為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為國太妃友自同公子為母練冠之與大功者乎

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為服暮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為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子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稱公子雖許蔡失位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雖厭妻尚獲申况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慕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後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遠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以期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其祖之母為

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
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命為國
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
不為君母之黨服則為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忘不以
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為
公卿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為言也今之
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玉食一方得不以
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

欽定四庫全書

山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九

子博士李郁於議罷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
三反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不喜君得諫議
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亮贈相國太
上秦公普惠以前后父無太上之號疏陳其不可左右
皆懼莫敢通會聞胡家穿墻下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
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寶誕聖后故以功餘九
錫褒假鶯毒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不亦可乎
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表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當

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孝文皇帝受禪皇考尊為太上
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
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為太上恐乖繫敕
之意

魏書曰書曰茲予大亨於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司
徒位尊屬重必當配享先朝稱太上以為臣以事太
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司徒三公其可同號於帝
乎

欽定四庫全書

山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十

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尅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羣
心悲悅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啟聖情伏願侍司
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
召集五品已上博議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
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皆有難普惠各以理正之無
所屈
魏書載任城王澄難普惠曰漢高作帝尊公為太上
皇今聖母臨朝贈父為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為無準

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周臣十亂文母與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存謙耳何得以詔令之別廢嚴父之考對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王何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曷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太傅清河王懌曰晉褚后臨朝殷浩遺后父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况太上公而致疑對曰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訊具不恭故有太上之刺乃稱其非不意以此賜難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三

尚書崔亮曰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對曰尚父者有德可尚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亮曰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王與太上公何同之姚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謚同太上尊極之位豈得通施臣下

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只大夫與公但今日所行以太加上二

名雙舉不得非極卿雖小藝微或相許此處豈所及翻慙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叉賈璆宣令謂普惠曰朕行孝子之志卿陳志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驅馬行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不諫所難諫便是曠官人生有死得所何恨及議罷旨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四

還宅親故相賀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執此公方來居諫職昨在胡司徒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營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嘿雖不用一時已傳美百代聞風快然普惠美其此書每為口實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王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惟孝文皇帝廢夫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

知軍國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行於上億樂輸以下自茲以降漸漸長濶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草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悅天下之心此為悅之不以道也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後月一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暉天地屬心百神佇望

魏書曰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祫社之多委於有司親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又供無事之僧邀未然之報味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邀遊於內愆禮片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祗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歡心

以事至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

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澤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絜誠禋祿孝弟可通神明德教可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心信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民法俗俱賴尋別刺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尅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逆廢禮既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與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世勲親之胤所宜收叙書奏帝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

魏書載太后曰先皇有詔豈可翻改普惠曰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後以為不可者皆追正之今忘先帝自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

所望

太后曰若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養庶物若慈母養赤子今子臨危豎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普普曰聖后封彭城三子皆忻至德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云卿云興滅繼絕意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漢文封其四子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孫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緬馬弗收豈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王成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啟為尚書右丞太后曰深悼澄從之詔行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為約欲不放上省紘紘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柔然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

將貽後患極言其不可表奏

魏書載普惠表曰蠕蠕久為邊患今天將悔其罪故荼毒早苦之令知王道可樂陛下宜安民恭已撫之可耳乃先自勞擾興師郊甸投諸荒裔救屢世之勅敵資天喪之醜由臣未見其可夫兵為凶器不得已用之今早曠方甚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為將欲令蠕蠕于時而動其可濟乎蠕蠕雖云散亡姦虞難抑脫有井陘之虞鈞之肉其可食耶高車蠕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去

連兵久須其自弊小亡大傷然後一舉并之乃下氏高略故獲兩虎今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臣所以寒心也且阿那瓌不歸負何信義北師之宜停

不從魏子建刺史益州有賊罪普惠奉詔驗之事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

史糾曰魏收父得釋收感其恩下筆不能自休魏書傳最繁者惟楊播一門及此傳 愚按北史大有削

除其辭不達意者亦量註入

時梁西豐侯正德詐降普惠請付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郡氏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為持節西道行壹給秦岐涇華雍幽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緡布一百疋時詔訪寃屈普惠上疏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十一

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縮攝有方奸盜不起人以為便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與游學早終有子長瑜普惠每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預州政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卒贈宣恭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

魏書曰自言晉侍中黎六世孫

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為員外郎領軍主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遣赴闕授兼著作佐即時獻文於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謂朱衣不入凶庭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敕尚書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十二

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禮千載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為疑淹言彪通弔日朝命以弔服自遂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踰月即吉齊之君臣皆鳴玉盈珥貂璫耀日彪行人也不被主人命何用以袞服間衣冠我皇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昭明搢膝言曰三皇不

同禮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之談卿以虞舜高宗
為非也昭明相顧笑曰非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
言但使人唯齋禱禱不可以弟幸借緇衣帽以申國命
今為魏朝所逼還南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
卿將命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但令有光國
之譽雖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
救送衣帽給昭明等明旦引入皆命文武盡哀後正佐
即齊遣其散騎常侍庾革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等來聘孝文救淹接於外館

魏書曰時朝廷有事明堂救淹引革等矚望行禮事
畢還外館

宗慶語淹曰南北連和既久而北棄信絕好為利而動
豈大國善隣之義淹曰王者不拘小節豈得卷卷首尾
生之信且齊先主厯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革及
從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
何不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

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至鑿與行幸肅多扈從救
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列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有
殷頑民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
隨司馬東渡肅知淹寓青州笑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
淹以肅本隸徐州乃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
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顧為侍御史張思寧
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謂
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叙
之肅曰臣於朝歌為淹所困前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
再說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難有宜叙進帝言若因此
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
曰卿為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于卿大優肅言淹既
蒙進臣得屈已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大笑
而止賜龍廐上馬一疋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
帝以淹家貧敕給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駕

濟淮救徵淹淹於路左請見曰蕭鸞恃逆然敢不可小
視蜂蟻有毒况國乎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聞發洛已
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容之
帝幸徐州救淹與間龍駒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沂流還
洛軍次碣磔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帝
救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洛
欲通運四方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必須乘流
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不得相納賜驛馬一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衣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令時宮殿初構運材日有萬
計伊洛流漸苦於屬涉淹故求救求都水造浮航帝賞
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
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

魏書曰淹典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淹槩不納
至衣食不充遂啟求外祿

還朝病卒贈光祿大夫謚曰定子霄好為文詠坦率多
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所

共噫笑

魏書曰閻巷淺識頌成羣至大行於世

卒於治書侍御史

范紹字始孫焯煌龍勒人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
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佳
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期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中充
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孝文選為門下通事令史遣
錄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為侍中李冲黃門崔光所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帝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

魏書曰揚州史史任城王澄請征鐘離勅紹詣壽春
共量進止澄曰兵須十萬往還百日紹曰若此亦須
糧百日頃秋已向未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糧
何以克敵澄沉思曰寶如卿言後澄征鐘離無功而
還

後朝廷有南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
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為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

步兵校尉紹勤子勸課頻歲大獲又紹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奏俄英敗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卿孝莊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累遷中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揚子雲為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貧穢帝頻詔桃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諸子非理處物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為民吏所懷久之徵還卒贈洛州刺史

鹿愈字永吉濟陰乘氏人父生再為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馳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頡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淮陽太守

追贈兗州刺史愈好兵書陰陽釋氏學彭城王勰召為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舟至大梁夜睦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舟行數里愈覺即停舟至取禾處以鎌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初為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比材高

遠絃響鶴中華文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真少有令聞愈欲其善終故諷焉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獨不取子直強之終不從後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愈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偁胡龍牙並總強兵內外嚴固愈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間為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愈曰兵交使在我為臨淮王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問愈被執語景偁等曰我每疑元畧規

欲歸叛城將驗虛寔且遣左右為畧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畧身在一深室託為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畧始被梁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話迎愈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愈詣龍牙所龍牙語愈言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愈曰彭城王之東都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儻住所停愈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來與愈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國我令君富貴愈答曰法僧嘗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李孫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進而尅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儻景儻良久

魏書曰景儻曰元中山雖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吳吳遺慶由勞師今者此行略同又曰與

卿先經先識仍叙由緣與愈同生

謂曰卿不為刺客也答曰今者為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為設食愈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引一人入戶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愈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故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愈遂辭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勗景儻司馬楊暕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愈陳士馬之盛尋與梁話盟契訖未旬綜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詔封愈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

魏書曰出為青州彭城王劭府司馬廣州人劉鈞等反勅遣愈監州軍討之頗捷將統皆劭左右妄增首級請賞愈面執弗與劭不從愈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為王為國豈愈家事不辭而出劭追謝之

永安中為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為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戚加於疇昔而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

帛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梁人詔愈以安東將軍為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愈又購斬文欣還又以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爾朱仲遠軍敗還京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人鄭崇業起兵附西魏圍州城愈以城降崇業送愈於關西

張耀字景世南陽西鄂人仕魏累遷步兵効尉永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耀敷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三

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為別將以其軍功封長平男歷岐東荆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史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恐材木耗損有關經構耀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耀勤于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與和初加衛大夫軍宮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漢中山靖王勝後其為人也

有器幹腰帶十圍鬚髯甚美初拜校書郎轉主事頗為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善將軍給事中帝為黃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異儕流矣宣武即位歷恒農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稱卒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陽人少學業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為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三

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為賊鑠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覽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詔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乃引見之

魏書曰蕭衍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紹慰勞

謂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欲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答宜備申此意

魏書曰今遣傳詔周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否今者獲卿乃天也今天立君以為民凡在民上胡不思此

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

魏書曰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

後除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民情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元

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紇答此紹之壯辭云巴入勃勇見敵無所畏非真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以拒寶夤功爵新蔡縣男爾朱天光敗賀拔岳請紹為其開府詔議參軍岳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兵遇害死周文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帝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澄

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冲不許周文曰為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為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當如此及登祚方任用之而紹以議論朝廷賜死

馮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少有操尚

魏書曰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乳學通禮傳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

舉季才為元義所知及執朝政引為尚書殿中郎領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元

書舍人仍御史與閣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恒十數人同其飢飽人歎尚之大保崔光臨卒薦元興為侍讀賈思伯授孝明杜欽春秋元興常摘句儒者亦崇之又既賜死元興被廢乃為浮萍詩以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普泰初為光祿大夫領中舍人大昌初卒於家贈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議執託其交道相用為州主簿論者以為非倫魏書曰時有北海曹以以學識清立見知累官國子

祭酒不營家產以餒卒於鄴時人傷之

時有濟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

高書郎昂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夫失綾練時人

昂與昂同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

明期與昂同直從官侃然不撓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

紹劉桃符龐念張耀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

俱得効其所能苟曰非才何能致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四

明李清撰

北史四十八

昭子幸修

固子休之 固從兄景
固從兄元景

賈思伯

蘇湛

祖瑩

杜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二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父宣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時大將軍劉昶為袁淑言宣是淑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洗演遂各陵競洗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入東觀為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軍邢苗奉

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彭城王總高陽王雍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豫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校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純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惜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此明堂之文

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不墜周公舊法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今之基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與學家常談不足範時軌世皇代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故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嘗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存者無

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
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中浚換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
改為易何為官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
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輕率替言明堂
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詰無失
典刑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
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溫
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江漢自皇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纂御淮海輸誠華陽即序懸車劍閣宣伊曩載鼓譟金
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
須當今秀異自此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戍階當
即用或逢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卹之
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
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囑皆無防禦禦賊之心唯有通
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駢令抄掠若遇強敵即為奴
酋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

工少闕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
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貨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
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
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
八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撥
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蟻十萬在郊
千金日費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此賈生
之所以痛哭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
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
拘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
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私者則就加爵
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勵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
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
憚日富經畧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
章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偽薄如此

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復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之論為靈太后所責出為平陽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

魏書載其賦曰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為峯諸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六

錯翻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嘆征夫之未息爾乃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結屈南望龍門嵯峨疊千尋以聳翠橫萬里而揚波遠揮鼙與麈麝走鯨鯢其龜鼉彼賸然兮鞏洛此邈矣兮閩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橫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氳

駸霞兮絳氛風搖枝而為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予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魄倘况兮知何語氣縈戾兮獨縈縵彼鳥馬之無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蜮形既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螿賊欲脩之而難化何不殘之云尅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瀆荷天地之厚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七

神龜末遷涼州刺史時柔然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安置之計翻表曰冊府元龜載前一段曰往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高車強致蠕蠕自救靡暇及蠕蠕復振破高車不絕如綫而高車今復能推敗蠕蠕者由種類繁多故也然關此兩敵即下莊之筭今蠕蠕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國相屬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

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

魏書曰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敢窺伺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豈易可知

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而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稀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那阿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輒陳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北鹵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

魏書曰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

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

雖外為置蠕蠕之聲內寔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即我之外藩高車之勍敵西北可無過慮如其奸回反覆孤恩背德此不過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危長河已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即令西海間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徼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羣正蠕蠕射獵之處殖田自供籍獸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外加

優納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遷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為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表請為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言病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外請開秩內寔求進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孝明靈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后曾燕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侍坐者莫不仰羨翻名位俱重為當時賢達所推與然獨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所著文筆百篇篇行于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翻弟躍字景騰博學雋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我家千里駒也歷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柔然主阿那瓌亡破來

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為朝臣書與瓌陳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于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集行于世無子兄翻以子聿修繼聿修子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為姨夫尚書崔休之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保初以太子庶子行博陵太守有聲績遠近稱之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遷司徒左長史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三十萬聘太原王義女為妻而王氏以先納陸孔文禮聘為定聿修為首察又國之司憲知而不劾免中丞尋遷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劼等議定三禮出為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榮之為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遍詣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民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

遠送時既盛暑恐其勞敝往往為之駐馬隨舉一酌示
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為
立碑斂縑布數百匹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為文以記功
德敕許之尋除都官尚書聿修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中
最為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
鑒在郎署時趙彥深為水部郎中以同院成交彥深後
被汰停秩門生慕藎聿修猶以故情存問往來彥深深
感之雖人才無媿亦由彥深接引為吏部尚書以後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十三

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劭
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
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衰
道喪若違忤要勢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
謂之累後歷周迄隋以都官尚書出為熊州刺史卒躍
弟颺豫州冠軍府司馬颺弟昇位正員郎颺卒昇通其
妻翻恚為之發病而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
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十三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
天謨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徵拜秘書著作郎
魏書曰尼奏佛道宜在史錄

及改中書學為國子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尼
碩學舉為國子祭酒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
中正各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弟
曰昔有一邪名垂往史今有二美當聞來牒出為幽州
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為中正時受鄉人貨

免官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家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卒其從孫大學博士承慶撰為字統二十卷行於世承慶從弟固字敬安性儼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十四

志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

魏書曰固出試之北平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魏起居註曰固為北平太守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坐以獲罪起居為墨吏國史為循良何翮反乃爾累遷治書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謹言表曰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立萬世計

舉賢良黜不肯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機躬勤庶政使民無諂譖之警省徭役薄賦斂修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減吳會副先帝殷勤之志豈不茂哉初帝委任羣小不甚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譽故宗室大臣相見踈薄而王畿民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十五

以中京禮儀之式固以諷諫宣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秋隘流稱於今豐屋生灾著於周易此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為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賦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歟顯以此銜固又有人問固於顯因奏固剽請米麥免固官遂闔門自守著演頌賦以明幽微

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廢幸詩二首曰巧佞巧佞讒言
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為黑在汝口兮汝非蠅
蠶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何工矣司閭司念言必從矣
朋黨噂喏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
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寔
無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
及天疾譏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遊鳧
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余小子未明茲理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六

與行俱言與譽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
在已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恥辱以求媚
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禍小好習不道
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
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
其黨其徒寔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籛條戚施邪媚是
欽既讒且妬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
末如之何習習宰詬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紉淺識伊

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
羽翼乃如之人借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以覆國嗟爾中
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
我思古人心焉苦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其鑒近
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孝明
即位除尚書考功郎中奏諸秀孝考中第者聽叙自固
始大軍征硤石敕為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奇固
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十七

此即起居注所載彈固之李平也初讀彈文繼招入
幕無乃固易行而平轉圜乎本史亦踵魏書而存之
愚未敢信也

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敵獲其外城後太
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
悅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悅

冊府元龜曰并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別以感動悅心
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除洛陽令在縣甚

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疾杖而能起練禫後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或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又執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隱避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樂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為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搢撻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冊府元龜曰悅性不倫無故杖京兆王愉子寶月固

雖離國猶疏諫曰聞殿下以小怒得行威罰誠嚴訓

有餘慈惠不足今主上幼冲宰輔用事履冰踐霜猶

懼不濟况肆意任情欲保全福祿其可得乎昔龔遂

去國猶獻直言常孟離朝不忘本國臣猥承謬舉伏

隸國寮聞道有年敢不盡言悅大怒

後悅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官

寮辟固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將軍又典科揚州勲賞

初破石之役固有先登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身終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具棺斂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教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子休之休之字子烈儁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為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初為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湊青州休之以客主勢異競相

凌侮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避之多不

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葛榮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為土

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孝莊立累遷

太尉記室參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

茂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才俱入撰次普泰中敕與魏

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後行臺賀拔勝經畀汚請為南

道軍司儀孝武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齊

神武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神武推奉孝靜乃白勝啓梁武求還文襄以為大行臺郎中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魏書曰王者當王有天下此大王受命之徵

河洛伊為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先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五

中書專主綸言宣武已來事移門下至是發詔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為散騎常侍領兼侍郎與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為東遷有人時有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神武禁止會赦不問歷給事黃門侍郎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為相國齊王時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為人心未一旦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疎放使還遂說其事鄴

中憲知後高德正以聞文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積其前事也帝郊天百僚咸從休之衣兩襜甲手持白楛時魏收為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後除中山太守先是常道建宋欽道代為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並立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以錢酬之休之常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五

為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為其失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處世難耳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帝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愔與休之等款狎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頓眉而已他日愔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眾人見侍佞哀詐泣寔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孝昭留心政道訪以

政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患為政教之先帝深納之天統初歷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前國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不見調休之引為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寔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樊籠矣武成崩後頻乞就閑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右僕射三年加特進與朝士撰聖壽堂御覽六年正除尚書左僕射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三

中書監休之早得才名為人物傾服外如疎放內寔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為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矜期好游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游休之始為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羨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賑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暹為文襄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孳幼而聰

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孳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曰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烈有焉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

三國典略載右僕射祖珽等上言曰陛下聽政餘日眷言湘素前者於脩文殿令臣等討尋舊典撰錄諸書謹罄庸短登即篇次做天地之數為五十部象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三

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漢時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竊緣斯義仍曰修文殿御覽今繕寫已畢并目上呈伏願天鑒賜垂裁覽後主命付史閣初武成令宋士嘉錄古來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為御覽置於後主中籍陽休之創意取名芳林遍畧加十六國春秋六經拾遺錄魏史等書以士嘉所撰之名稱為玄洲苑御覽後改聖壽堂御覽至是珽等又改為修文殿上之

加特進令其子辟強預修御覽書已珽黜便布言於朝云先有隙及鄧長顛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者舊貴人居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貶焉魏收監史之日立碑神武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教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死死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二十四

予論曰魏收於魏為穢史於齊又為媚史謂欲以高歡滅爾朱之歲為齊元年耳信斯言也將以操破袁紹之歲為魏元年以懿誅曹爽之歲為晉元年耶若非休之改議恐從前逼禪諸君不獨沒無葬地亦生無坐處夫尼父之作麟經尊王而收之議齊史黜帝口誅筆伐何必舍而之他則請以口誅者誅其口以筆伐者伐其筆可也 三國典略曰齊主洋以魏收卒命休之裁正魏書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

學淹延歲時竟不措手惟削去嫡庶一百餘字後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為後主還郡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乃謂所親曰我非奴何忽此授凡此諸事為識者所譏

史糾曰此時走狗受郡君之名飛鷹有開府之號淫名邪寵曾何足顧史官所鄙後人所重若休之寔可鄙者天池得石盛稱符命智遜桓譚佞同彊華史官曾不指摘何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二十五

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麗亦為典正魏收在日深為收所輕收卒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為搢紳愛重周武帝平齊與吏部尚書表聿脩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伯

北齊書曰脩伯魏文成皇帝之後 愚按東魏諸元自道武以下皆為高洋所屠文成疑昭成之誤抑與元璽等同為遺種也 冊府元龜曰脩伯為度支尚書時儲藏虛竭賦役煩重脩伯憂國如家恤民之勞

兼濟時事朝夕孜孜與錄尚書唐邕迴換取舍頗有損益

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掾秘書監源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赴長安歷上開府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文集四十卷又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初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跌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子辟彊性疎脫又無藝休之亦引入文館林為時人所嗤鄴武平末為尚書水部郎中休之弟俊之位

兼通直常侍聘陳副尚書郎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侶伴寫而賣之在市不絕後之嘗過市取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侶伴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固從兄藻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卒於瀛州安東府長史子斐字叔鸞魏孝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歷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尚書羊侃魏叛人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與斐舊故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又親謂斐曰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還除廷尉少卿石齊河溢橋壞斐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兩岸造闕城累年乃就文襄為大將軍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即壑為公家苑園斐書答以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

北齊書曰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樹未足盡其意下
輦稱宴詎能窮其情正足靡天地財用剝生民腦髓
耳宜以為戒

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詔斐監築長城累遷儀同三
司卒贈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簡固從弟昭學涉史
傳尤閑案牘為齊文襄府墨曹參軍甚見親委與陳元
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陵為崔暹所告昭劾成其獄
賴邢子才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為告而順旨初文襄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元

日將受魏禪令元景等定儀注草詔冊并授官未畢文
襄遇害罷府齊天保時卒於青州高陽內史文集十卷
子靜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詞令善尺牘仕齊位三公
郎中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
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

冊府元龜曰元壽作雒陽北世寺碑文孝文帝頒登
寺讀之稱為佳作

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為孝文所知任城王
澄圍鍾離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後殿
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於軍
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稱長者累遷南
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
酬之鳳質其衣物時為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
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練百匹遺鳳具車馬迎之鳳
慙不往時人稱歎孝明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元

北史誤作昭帝簡魏書改之

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
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之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為
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異
同思伯上議曰案周禮夏后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
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
之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
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

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學教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管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大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雖雖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即辟雍宮也所以助養老則尚和助敬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三十一

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其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尺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邕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

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擬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三十二

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摠章左个摠章右个即左堂左个左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後為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孝明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

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

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為元乂所寵論

者譏其趨勢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思伯弟思同字

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年少時俱為鄉重

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北海王

顓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孝莊還官封

營陵縣男遷鄴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講授孝

欽定四庫全書

靜杜氏春秋累加至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謚

文獻初思同為青州別駕清河崔光韶先為中從事自

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去職州里人物為思

同恨之及光韶卒遣誠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表訟光

韶操業特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

士遼西衛莫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

思同復駁莫隆乖錯者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

下國子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

南北史合注 卷一三四

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莫隆亦尋物故浮陽劉林

和又莫隆說竟未能裁正

蘇湛字景備武功人父初湛少有志行與兄亮俱著名

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蕭寶寅西討以湛為行臺郎中

深見委任及寶寅謀叛湛時卧疾於家寶寅乃令湛從

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

不復作魏臣與卿死生榮辱共之故相報湛聞舉聲大

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閨門百口即時屠滅云

欽定四庫全書

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歸

朝假王羽翼遂得榮寵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

乘人間隙便欲問鼎乎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恩義未

洽破亡必不旋踵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一旦為王族

滅也寶寅復令儉謂湛曰此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

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

為此計豈有辨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尸庭願賜骸骨

還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寅素重之知必不為已

南北史合注 卷一三四

用遂聽還武功實黃後果敗孝莊即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實黃甚有美辭可為我說之湛頓首謝曰臣言辭遠不如伍被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實黃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帝大悅遷中書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鉅鹿太守瑩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三五

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窓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歎曰此子才器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祖曰昔

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祖對曰當是才為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願以王元長為子良法曹今為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為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三五

為誦悲彭城詩

愚按勰封彭城王此亦勰他日不令終之識

肅因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勰有慙色瑩在座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為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賄事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為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民郎李崇為都督

北討引瑩為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為散騎侍郎
孝昌中於廣平王懷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
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晉太康中為于闐國王所獻乃
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稱博物累遷國子監酒領
給事黃門侍郎監起居事北海王顥入洛以瑩為殿中
尚書孝莊還宮坐為顥作詔罪狀爾朱免官

伽藍記曰顥又命瑩作書與孝莊云爾朱榮往歲入
洛順而勤王終為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肆於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三十六

宰元氏少長殆欲無遺已有陳恒盜齊之心非無六
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
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待時臣節詎久朕
觀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
於爾朱出卿於桎梏謂卿明眸擊節躬來見我共叙
哀辛同討兇羯不意駕入城臯便爾北渡雖迫於兇
手勢不自由或貳生素懷棄劍猜我聞之永歎何者
朕之於卿兄弟非遠假有內閣外猶禦侮棄親就仇

義將馬據且帶不臣之跡愚智共見卿託命豺狼委
身虎口棄親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絕
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誓茲義
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僕天不厭亂鴟鳴狼噬薦
食河北在榮為福於卿為禍豈伊異人尺書道意終
不食口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貽後悔

後除秘書監中正如故坐事繫廷尉會爾朱兆入洛焚
樂署鐘石管絃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事長孫稚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三十七

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軍天平
初將遷鄴齊神武召瑩議之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
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
骨何能共人生活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為己用而瑩
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製裁之體減於
袁常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阮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
亦以此多之文集行於世子瑛襲別見瑛弟孝隱亦有
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警有口辯兼解音律魏

末為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多取一時之彥盧元景之徒皆降階攝職更遊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所重大寧中以經學為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為奏官茂逃去杜纂

愚按纂失節之臣魏書及本史入良吏傳今改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三九

字榮孫常山九門人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殮纂以私財殯葬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并陘男賞帛五百疋數日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歷武都漢陽二太守並以清白為名孝明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民疾苦至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墮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禦邊威略羣氏叛以失人

和微還遷大中大夫正光末清河民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為葛榮圍逼以郡降榮

魏書曰葛榮令纂入信都慰諭都督李瑾欲斬刺史元孚德纂還出又勸榮以水灌城觀此則纂非良吏乃逆賊也魏一贈再贈于是失刑矣

為榮常山太守榮滅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終無受納為民所思號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三九

良守永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天平中贈定州刺史

論曰袁翻弟兄可為一時才秀聿修行業亦乃不殞家風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可謂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蘇湛吐辭正大義氣凜然叔鸞器懷清峻元景才幹知名並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杜纂雖長於字民而敗於失身吾無取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五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三十七

北史四十九

爾朱榮

子文暢 從弟彥伯 秀伯子敬
秀伯弟仲達 世隆
榮從父弟度律
榮從祖兄子天光

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爾朱川因為氏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為領民酋長率契胡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墾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曾有狗舐地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為酋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會圍山而獵部民射獸

北史獸作虎延壽既以唐臣避唐諱何不獸而虎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四

魏書本獸字必後人疑其避諱故又誤改耳今依魏書正之

誤中其弊代勤但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位肆州刺史封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疋為常年九十卒諡曰莊孝莊初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酋長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呪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駝馬日覺滋盛色別為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比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孝明時以年老故求傳爵於榮卒諡曰簡孝莊初贈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為軍陣令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

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已暮當謂汝耳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不能罪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乃遣兵固守滏口防之魏書載榮上書曰今王師雖衆頻被摧北人情危懼實為難用蠕蠕主阿那瓌街國厚恩未應忘報求遣一使慰喻那瓌發兵東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王顥之軍見鎮相部宜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隘口以西方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州恩威未著形勢永分於是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孝明崩事出倉卒榮乃

與元天穆等密議入匡朝廷

伽藍記載榮謂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曰幼君況可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今欲以鐵馬三千赴哀山陵如何天穆曰明公若能行廢立伊霍復見於今矣

抗表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鳩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求以徐紘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宗親推其明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魏書載榮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寔用驚惋今人言鴆毒致禍奄忽升遐即事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不豫初不召醫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為怪愕豈可得乎復以皇女為儲兩疑惑朝野虛行赦宥已乃選君乳抱使姦豎專朝賊臣亂紀惟欲指影行權假形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耳盜鐘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貨醜奴勢逼函雍葛榮就德憑陵河每楚兵吳卒密邇在郊一旦聞此誰不闕閭竊惟大

皇帝繼體正君猶邊鋒迭舉妖寇不滅况今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欲使宇內又安臣所未聞伏願照臣忠誠聽臣赴闕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耻謝遠近之怨然後更立宗親推其年德改承實祚則天下甚幸

於是將赴京師

伽藍記曰榮三軍編素揚旌南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莊具論榮心孝莊許之天光等遷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唯孝莊獨就伽藍記曰惟長樂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嚴特妙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孝莊與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式泰元年四月孝莊自高渚潛渡至榮軍將士

咸稱萬歲及即位詔以榮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
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及渡河
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朝於行宮
榮感武衛將軍費穆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謁朝士共
為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
渡即遣胡騎四面圍之安王丞相高陽王欲反

魏書曰榮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既集

列騎圍繞責以天下喪亂孝明卒崩之由云皆緣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六

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至與北史妄言高陽王雍反不
同 愚謂榮既廣害朝士必繩以正題豈容誣人以
反當從魏書

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

魏書榮傳曰死者千三百餘人

皆斂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宮帝及彭城王霸
城王懼出帳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察共西部高車叱列
殺鬼在帝左右相與為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

帳餘人即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
橋靈太后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
東被圍臨以白刃唱云能為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隴
西李神儁頓丘李諧太原温子昇皆當世辭人雖在圍
中耻於從命俯伏不應御史趙元則恐不免死出作禪
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與其眾咸稱萬
歲

魏書曰榮遷帝河橋至夜四更復迎帝南還營幕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七

憂憤無計乃令人諭旨于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帝
今四方瓦解將軍奮義而起前無橫陣此天意也我
本相投規全性命豈可妄希天位直是將軍見逼耳
若天命在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
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

榮遂鑄金為已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
善卜占言今時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
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玉兆耳榮亦

精神恍惚遂便愧悔

魏書載榮言曰過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

至四更中乃迎帝望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三千餘騎

既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為移都計持疑經

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

更前武衛將軍汎禮苦執不聽乃入城不朝

北史不聽下有復前二字語意不明今做資治通鑑

稍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帝左右唯

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議帝亦無以拒已入見明光殿

重謝河橋之事誓無復二心帝自起止之復為榮誓言

無疑心榮喜求酒一遍及醉熟帝誅之左右苦諫乃止

即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達旦不眠自此不

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為孝明嬪欲帝立為后帝疑未決

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

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意甚悅時人間猶云

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警恐人情駭震
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
守廢曠榮聞之上書謝憊

魏書載榮書曰臣本率義兵扶立社稷值陛下登阼

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

者多臣令粉軀不足塞責乞贈亡者微申私責

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

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以下及白身贈以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

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如所表

魏書載詔曰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茲酷濫

尋繹往事寔切于懷可如所表自茲以後贈終叨濫

庸人賤品動至大官為識者所不貴

又啟帝遣使巡城勞問人情遂安朝士逃忘者亦稍歸

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

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政以為

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乃令元天穆向京為侍中大尉公
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心
腹布在列職舉止所為皆由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
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儁

魏書神儁作神軌

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掠榮率精
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時葛榮為賊既
久橫行河北榮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辨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
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
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
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置於馬測至戰
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
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
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
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令各從所樂親

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
一朝散盡待出百里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
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
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
外諸軍事

魏書載詔曰太原王入臣顏運出勦元凶使積年之
霧倭馬滌蕩數載之塵一朝謐燕恒既泰趙魏還蘇
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何以昭德報功遠明國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兔起馬前榮彎
弓誓之曰中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並應弦而殪三軍
咸悅及破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
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己是道武
皇帝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又
詔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
陽平州之遠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戶
通前滿十萬為太原國邑又加位太師

魏書載詔曰逆寇葛榮假噬燕趙常山易水戎鼓夜
警冰井叢臺胡塵晝合朔南久已丘墟河北頓成煨
燼幸太原王榮弔民伐罪剪此鯨鯢戮卒多於長平
積器高於熊耳廣廣錫山河大開土宇

建義初北海王顥南奔梁梁立為魏王資以兵將時邢
杲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
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乘虛徑進既陷梁國鼓行而西
榮陽虎牢並不守駕出居河北榮聞之即時馳傳朝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十二

宮於上黨之長子駕乃南趣榮為前驅旬日間兵馬大
集時天穆克平邢杲亦渡河會駕

魏書曰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固守不降
榮攻克之斬二人以徇

帝幸河內榮與顥相持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明據
河拒守無舟不得即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
楊高道穆等謂大將軍若還失天下望固執不可屬馬
渚諸楊云有小舟數艘求為鄉導榮乃令都督爾朱兆

等率精騎夜濟顥乃率麾下南奔

魏書曰兆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冠受率馬步
五千拒戰兆大破之擒冠受延明聞而逃顥因率麾
下南奔

帝渡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將軍

魏書載詔曰大丞相太原王榮蘊伏風烟胞舍日月
昔處亂朝韜光戢翼佇龍顏而振腕想日角以漢息
忠義奮發虎士如林故能芟夷羣惡振此頽綱俾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十三

寡昧獲承鴻緒葛榮跋扈建旗伐罪授首殲滅元顥
凶頑阻弄吳楚虧汙宗社朕從御北徂劬勞鞍甲王
聞難星奔一舉大定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賞可天
柱大將軍此官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祖已前增置此
號式遵典故賜殊禮

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榮尋還晉陽
遥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靜莫不以
申至於除授皆須榮許然後得用孝莊雖受制權臣而

性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已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
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綱紀而榮乃大
相嫌責會闕補定州曲陽縣令神儁以階懸不奏別更
擬人榮大怒即遣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
茂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
至乃忿怒神儁遂上表遜位欲用世隆攝選帝亦不違
榮會放北人為河內諸州欲為持角勢帝不即從天穆
入見論事帝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若謂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故數人為
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
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
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妬恨帝遣世
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
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兄止自不為若本自作臣亦
得封王帝既外迫強臣內逼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為
貴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深

討斬之時萬俟醜奴蕭寶夤擁眾幽涇榮遣其從子天
光為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入關討
之天光至雍州以眾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
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
擒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關天光又擒王慶雲萬俟道樂
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帝恒不慮外寇唯恐榮
為逆長時諸方未定欲使與相持及告捷乃不甚喜謂
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
語解之曰撫寧荒餘殫成不易榮好射臘不捨寒暑法
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虎便
走謂曰欲求活耶即斬之自此赴獵如登戰場曾見一
猛虎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
是數人被殺擒得之持此為樂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
迴避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曾從容言曰大王勲濟
天宜調政養民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榮便攘袂曰

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混一海內何宜令便言勳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高原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迴車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十六

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寔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悟為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已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暫來向京言看皇后旒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或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

勸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其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與榮通親不敢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三年八月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十七

時將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伏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况何可保耶又北人語訛語爾朱為人主帝又聞其在北言我姓人主先是長星出中台埽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聞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埽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悅又

榮下行臺即中孝顯和曾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
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
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
慮天柱不應榮下人皆陵侮常左右無所忌憚其事皆
上聞奚毅又入見求問光即下明光殿與語帝初疑其
為榮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
或告以毅語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寬小字伽邪
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婿力徽又云榮慮陛下終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十八

已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功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
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狀帝既有圖榮意夜夢手
持一刀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城陽王徽
及楊侃徽解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
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九月十五日天穆到
京駕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
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
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

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
子昇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
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况必不
死寧與高貴卿公同日死不與常道卿公同日生帝謂
殺榮天穆即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
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
不宜留城陽王徽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
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徽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十九

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
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
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
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
遂言病動頻日不入帝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
不謂能圖已

北史言榮輕帝不謂能反以誅權臣為反史筆顛倒
乃爾何怪高澄他日於孝靜前敢發悖言謂陛下何

意反也今改之

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旦榮天穆同入

伽藍記曰帝請計城陽王徽徽曰以生太子為辭因

此斃之帝曰后懷孕九月可乎徽曰婦人多不及期

而彥彼必不疑帝從之遂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

皇子生遣徽馳騎告榮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

榮帽懼舞盤旋遠殿內外歡叫榮遂信之與天穆入

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二十

乃連索酒飲之

其日大欲革易帝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

並御牀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

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持刀從東戶即馳向御坐帝拔千

牛刀手斬之

魏書曰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當從魏書此時榮

已向御坐何暇拔刀

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其有數牒放皆左右去留人名

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

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百

寮入賀既而登閭闔門大赦榮雖威名大振而舉止輕

脫止以馳射為伎藝每人朝見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

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

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

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

唱鹵歌為樹梨普梨之曲見臨淮王或從容閑雅愛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二十一

風素固令為勅勤儉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

迴波樂而出性甚嚴暴愠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於手

每有瞋嫌即行忍害左右恒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訴

之披陳不已發怒即射殺之曾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

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

節閔初世隆等得志乃詔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都督

中外諸軍事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劍三百

人輜輶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諡曰武又詔百官

議祭配享司直劉季明曰

伽藍記載季明言曰若配宣武于國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

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所配世隆作色曰卿合死季明曰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上心誅剪唯命衆為之危季明自若

伽藍記曰世隆既有忿言季明終得無患

世隆意不已乃配享孝文廟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二十三

伽藍記曰世隆又立榮廟於芒嶺首陽山山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榮比周公故曰廟成為火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大雷霆為霹靂擊作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

菩提位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節閔初加贈司徒諡曰惠菩提弟文暢初封昌樂郡公以榮破葛榮勳進爵為王其姊魏孝莊后韓陵之敗齊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原文暢由是拜開府儀同三司肆

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相狎外示盃酒交而潛謀害齊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帛胄令仲禮藏刀袴中因神武臨觀陰圖竊發事捷約共奉文暢為主為任氏家客所告以姊罷止坐文暢一房文暢死時年十八弟文略時爵梁郡王當從坐孝靜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特奏免文略聰明雋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章永興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二十三

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八丈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凌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要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

頭馬肉遺之王訢於文宣繫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
笛謠詠倦極便卧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射人曰
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聞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
金請為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由是

愚按魏收論榮云向使榮無奸忍之失修德義之風
則韓彭伊霍何足數今北史曰韋彭則承韋大彭非
韓信彭越也以擬榮甚當魏書誤耶抑北史為改正
耶善乎史糾曰孝昌正光間胡后淫縱不制鄭儼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二十四

軌濁亂宮闈狼不食子甘心醜兒此時向洛無師氣
噎欲死即河陰之役大傷酷濫哀哀朝賢既戀鬼朴
奚辭蕭斧元义即為猾賊不得不已廢胡后為快舉
爾朱榮即為剽鹵不得不以沉胡后為大功况此後
厯平劇難厥勲不細倘一心孝莊不萌悖逆毀趙元
則禪文斥李顯和九錫謂之韓彭伊霍何過况魏收
所論乃反語非正辭乎此論甚當特錄於傳後

從子兆別見榮從弟彥伯父買珍宣武時武衛將軍華

州刺史彥伯性和厚永安中為禁府長史節閤潛嘿於
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及正位爾朱兆以
已不豫謀大志將攻世隆詔華山王鷲慰兆兆猶不釋
世隆復令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醜彥伯於顯
陽殿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
為都督與臣相待河內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
陛下為今日之歡子恭崩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事
永安猶今日事陛下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二十五

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後封博陵郡王位司徒公時炎早
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三司
侍中餘如故彥伯於兄弟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
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為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
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等啟陳節閤以高歡
義功既振將除爾朱帝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
狽出走為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閭闔門外懸首斛斯
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

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
 並驗子敬敬字乾羅彥伯誅敬小隨母養宮中年十二
 敬自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敬解所著綺羅金翠服
 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敬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
 日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牀坐敬再拜
 哀求長孫氏愍之藏複壁中購之愈急追且至氏資而
 遣之遂詐為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史數年間
 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下泣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
 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二十六

愚按敬之得免其以父彥伯差無過患也夫

周文見而禮之拜行臺即中靈壽縣伯保定中遷開府
 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後為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其家
 厚資給之隋文帝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敬
 討平之師旋拜州摠管政號嚴明民吏懼之後以年老
 乞骸歸河內卒于家子最嗣彥伯弟仲遠孝明末爾朱
 兵威稍盛諸有啟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

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為奸詐造榮起表請人為官大得
 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業及孝莊即位封清河公徐
 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大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
 事仲遠上言竊見比來行臺采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
 軍定第斛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若立第復燕闕
 京之日任有司裁奪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
 榮誅仲遠勒其部眾來向京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二十七

魏書曰仲遠攻陷西兗州將逼東郡孝莊詔諸督將

絡繹進討並為所敗又敗都督鄭先護右衛將軍賀

拔勝勝降仲遠

節閔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鎮大梁仲
 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啟笑而許之其肆情
 如此

伽藍記曰仲遠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為西兗州刺
 史先用後表

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

性貪敗大宗富族誣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入已
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美者莫
不被淫自榮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
控闕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專恣權強
所在並貪虐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
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為無禮東南牧守下比之俗比
之豺狼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神武爾朱兆
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王神武間仲遠等使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二十八

相猜貳狼狽遁走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敗於韓陵奔
梁死於江南仲遠弟世隆字榮宗孝明末兼直閣加前
將軍爾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
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遂
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榮乃遣入榮舉兵南出世隆遂
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孝莊之立世
隆預其謀封樂平郡公北海王顥逼大梁詔為前將軍
都督鎮虎牢顥克榮陽世隆懼而遁還帝倉卒北巡世

隆罪也及駕還宮除尚書左僕射攝選帝將圖榮每屏
人言世隆懼變乃為匿名書自榜其門曰天子與侍中
楊侃黃門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復以此書與榮妻
北鄉郡公主并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
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忽忽皆不見從
榮死世隆奉榮妻火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
軍奚殺率衆還戰大夏門外及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
北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二十九

伽藍記曰隆與榮妻北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
為榮追福薦齋即使爾朱那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
白服來至郭下索榮戶孝莊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
牛法尚謂歸等曰大原大立功不終陰圖蒙逆已依
正刑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為不降歸曰臣從
大原王來朝忽枉致無理臣欲還晉陽不忍空去願
得王尸生死無恨發言兩泪羣胡慟哭聲振京師帝
亦為傷懷侍中朱元龍齎鉄券與世隆待之不死官

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大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
長樂不願言誓枉害忠良今日兩行銖字何足可信
吾為王報仇終不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為長樂知
其不欺且以元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死士
討世隆一日得萬餘人與歸等戰於郭外歸等屢涉
戎場便利擊刺京師士衆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
從心三日頻戰而遊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
中人李荀為水軍從上流放火焚橋世隆見橋被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十

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

魏書曰孝遣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世隆斬以狗

攻建州

魏書曰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

克之盡殺人以肆忿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粲
為主粲以世隆為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大傳行司州
牧會兆於河陽兆既陷京邑

伽藍記曰兆入洛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世隆

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

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今天柱受禍
按劍嗔目詞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得已而深恨之時
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慮粲母干豫朝
政伺其母衛氏出行遣數十騎如劫賊殺之京巷公私
驚愕莫識所由尋懸榜以千萬錢募賊知者莫不喪氣
尋以粲疎遠欲推立節閔而度律意在南陽王即西魏
文帝也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十一

立初世隆為僕射自憂不了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
聰解積十餘日視事又畏榮深自剋勉留心几案傍接
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無所顧憚及為尚書令常使
尚書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宅廳事東西別座受納訴訟
稱命施行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羣小隨
情與奪

伽藍記曰世隆待宴帝每言太原王罪亦合死世隆
等愕然不敢復入朝坐持臺省家總萬機事無大小

先至隆第然後施行天子恭己南面無所干預

又兄弟羣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極其貪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上下莫不厭毒

魏書曰世隆欲收軍人之意加汎除授皆以將軍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猥濫又無員限人皆賤之

世隆尋讓大傅帝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下以世隆為之贈其父買珍相國錄尚書事大司馬及齊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十三

武起兵仲遠度律等愚憖恃強不以為慮而世隆獨深恐及天光等敗於韓陵世隆請大赦帝不許斛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兄彥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談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驚就視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首持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

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日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

於洛濱游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人推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愧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儼從皆裾襦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十三

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拂牀坐兼畫地戲甕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入觀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狀皆符同具以對世隆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誅世隆弟世承孝莊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及北海王顥內逼世承守輶轅為顥所擒顥讓而禽之帝還宮贈司徒世承弟弼字輔伯節閔時封河間郡公

尋為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臂為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為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閣宜當心瀝血示眾以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榮從父弟度律鄙朴少言孝莊初封樂鄉縣死與世隆赴晉陽及長廣王暉立以度律為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兆入洛兆遷晉陽留度律鎮京師節閔時為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兼尚書令東北道行臺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十四

仲遠出拒齊神武神武因問之與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經為民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恚憤發病及至母責之曰汝荷國恩無狀而反我何忍見他人屠戮汝也言終卒時皆異之後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

資治通鑑曰度律與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

遂西走灑波津為人執送椿囚送齊神武斬都市榮從

祖兄子天光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孝昌末榮據并肆以天光為都將摠統肆州兵馬孝明崩榮向京師委以後事建義初為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將討葛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天穆東破邢杲北海王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後并肆不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還京師改封廣宗郡公初高平鎮城人赫連恩等為逆共推敕勤酋長胡琛為主號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十五

平王稱臣於沃野鎮賊帥破六韓忸寅已琛入據高平城遣其大將萬俟醜奴寇涇州琛後與莫折念生交通侮慢忸寅遣使人費律如至高平誘斬後為醜奴所並與蕭寶夤相拒於安定寶夤敗還建義元年夏醜奴擊寶夤於靈州擒之遂僭大號時獲西北所貢獅子稱神獸元年置百官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都督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有軍士千人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

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悉收其馬至雍
又稅民馬合得萬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
杖天光一百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拔岳
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西擒其行臺尉遲菩薩於
是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破
醜奴獲蕭寶夤

魏書曰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平亭天光發雍
至岐與岳合勢于汧渭間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曰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十六

時將熱非可征討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醜奴每遣窺
覘有執送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使放遣免者傳其待
秋之言醜奴以為寔分遣諸軍散營於岐州北百里
涇川使其大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
耕且守其千人已下為一柵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
分遂密言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諸
軍後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俘執並皆
放散間左右諸柵盡來歸款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通

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醜奴
平亭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
平涼長平坑一戰擒之天光明便逼高平城內執送
寶夤降 愚按魏書官氏志有侯幾氏孝文改幾氏
侯乃侯之誤

於是涇函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結聚之類並降唯賊
行臺萬俟道洛不下率眾西依牽屯山據嶮自守榮責
天光不獲道洛復遣杖之百詔削爵為侯天光與岳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十七

等復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百略陽賊師王慶雲慶雲
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
以道洛為大將軍天光乃入隴

魏書曰天光欲討慶雲等而榮有書來以隴中險遠
兼天盛暑令侯冬月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
至慶雲所居永洛城射道洛中臂破其東城賊遂併趨
西城城中無水眾聚熱渴有入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
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使諭慶雲早降若未決當聽諸

人今夜共議明晨方報又謂曰相知須水令為小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昏布立人馬為防衛勢又伏人槍中其夜慶雲道洛果突出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

魏書曰天光多作木槍周匝立之要路加厚又密縛長梯於城北及慶雲等敗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士因登橙上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十八

賊窮皆乞降天光岳悅等議悉阮之死者萬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款順詔復天光前官爵

魏書曰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于平涼後復北走收聚部類謀逆攻降人叱干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于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東夏

岳聞榮死還涇州以待天光亦下隴與岳圍入洛

魏書曰詔遣侍中朱瑞詣天光慰喻天光與岳謀欲

令帝外奔別更推立乃頻啟云臣寔無異心惟仰奏天顏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啟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筭以防微意

既而孝莊進天光爵為廣宗王長廣王尋立又以為隴西王及聞兆已入京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更舉親賢遣告天光與定策立節閔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闕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十九

陵伊利萬俟受洛干等據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服他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時神武軍既振兆仲遠等並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云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于韓陵斛斯椿等先返拒之河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執與度律並送神武神武送之洛斬于市加藍記曰普泰末天馬嘗摠士馬于寶光寺寺門無

何皆崩天光惡之其年被殺

然論者謂爾朱專恣各據一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
關西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不同云

論曰魏自宣武後政道頗虧及孝明幼冲女主南面始
則于忠專恣繼以元義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
極其陵暴四海翫然已有羣飛之漸逮靈后反政宣淫
于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爾朱榮緣將帥之列籍部眾
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巨額極弊之志援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四十

逐惡之功

魏書論曰勞不汗馬朝野靡然

及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擄韓婁醜奴寶貴咸梟馬市
榮功亦已茂矣

魏書論曰苟非榮致力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
幾人稱王也

而始則希覬非望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反
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

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宰國之折衝之將

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寔指蹤兆為戎首山河失
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
擄剝黎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已天下之命懸
于數胡喪亂弘多遂至于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兵定
終於惡稔以至殄滅抑亦魏紆其難齊以驅除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四十一

刑咸出於已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唇齒相依同
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皆庸才所爭惟權

勢利好財貨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
敵得容覘間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
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
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曰貪人敗類而不和難以

濟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六

明 李清 撰

北史五十

叱列延慶

賈顯度 弟智

侯 淵

侯莫陳悅

梁 覽

雷 紹

毛 遐 弟鴻賓

乙弗朗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父惠行太原太守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爾朱榮引為太行臺郎中甚見親任以為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心及北海王顥內逼從考莊於河陽除侍中兼吏部尚書瑞雖為榮所委而善處朝廷間帝亦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遇之賞謂侍臣曰為人臣須忠實如朱元龍者朕待之

亦不異餘人瑞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欲歸之求為青州

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從

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榮死瑞

與爾朱世隆俱北走以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

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時爾朱天光擁眾關

右帝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為西道大行臺以

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爾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

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世隆

魏書曰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乖異忿恨更甚

世隆遂誅之太昌初贈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恭

穆

叱列延慶

內入諸姓有叱羅氏叱奴氏俱見前又有叱利氏考

文改利氏叱呂氏孝文改呂氏叱門氏孝文改門氏

叱干氏孝文改薛氏叱盧氏孝文改祝氏獨叱列一

姓不見魏書官氏志何也

代西部人世為首帥延慶娶爾朱世隆姊故被爾朱榮親遇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孝莊遇弑遂學兵心義世隆白節閔詔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討之淵以靈助善戰百姓信惑未易可圖欲還師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以靈助庸人彼皆恃其妖術坐視符厭寧肯戮力致死宜詭言西歸靈助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

襲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詰朝造靈助壘遂破擒之及韓陵戰敗延慶與爾朱仲遠走度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神武仍從并州後赴洛孝武以為中軍大都督帝西遷齊神武誅之

魏書曰延慶以黨于權佞被誅權佞指孝武左右此魏收黨齊毀魏語北史削之為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其先世為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孝明時為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

將家投爾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

史糾曰魏收於魏書斯傳曲詆之媚高歡也北史削去好亂樂禍之辭猶存佞巧反覆等語天下有如是之人而能辭店受牛留心軍國者耶李氏南北史率以諸書為藍本史論襲舊不下一意惟於列傳舊文或芟削或濫存其中玉石自辨

軍事密謀頗亦闕預考莊初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四

史東徐州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又為大行臺前驅都督會爾朱兆入洛椿復背悅歸兆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傳其死問椿請減已階增之尋知其父猶存詔復官仍除其父為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椿以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爾朱世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賴爾朱天光救得免反世

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偕和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
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爾
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
一方今俱擒為難去之不盡必為後患椿曰易致耳乃
說世隆退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韓陵之敗椿為都
督賈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

魏書爾朱世隆傳曰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
騎赴北中簡閱敗卒以次納之椿未得入城詭說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淵曰天光部下皆西人聞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
納我為備叔淵信而納之

椿入北京城收爾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
孫稚顯智等襲世隆彥伯兄弟並斬於閭闔門外椿入
洛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汝與爾朱
約為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
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齊神武 武入洛椿
謂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

高歡初至圍之不難勝曰彼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比數
夜與歡同宿具序昔懷曾荷兄恩意多何苦憚之椿乃
止孝武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父兄亦加開府子悅太
中大夫同日拜當時榮之椿自以數反覆意常不安
魏書曰齊獻武王入洛頓邙山爾朱仲遠帳下都督
喬寧張子期自滑臺來降王責之曰汝等事仲遠盟
契甚重前仲遠自徐構送汝為戎首今仲遠走汝復
背之於臣節不忠於事人無信誠犬馬不如遂斬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椿由是不安

遂密勸孝武置閩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百置閩
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充之又說帝數出遊幸
令號部曲別為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軍謀朝
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伐齊神武帝從
之

魏書曰帝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詰旦戎
服與椿臨閱獻武王因舉兵向洛名曰誅椿詳見神

武紀

以椿為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渡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若渡河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遂勅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虎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師失律將幸關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七

魏書曰椿懼已不免復假說遊聲以劫費帝帝信之遂入關時高歡以舉兵向洛收此言誰欺耶

拜尚書令侍中如故封常山郡公歷司徒太保仍尚書令時寇難未息內外戒嚴唯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遷太傅卒年四十三

魏書曰椿狡猾多事好亂樂禍于時敗國朝野皆仇疾之愚按魏收此言不過以椿欲圖高歡遂肆詆訶觀椿勸帝渡河襲歡智符宇文豈碌碌者哉北史

增刑處殊得其平善乎史糾曰與齊異軌定稱逆謀投身西魏咸曰不才此魏書大病其斛斯之謂耶凡易代之際人臣乃心故主輒蒙惡名史官隨時俯仰巧取世資或以興王自有愛憎或以勝國須留忌諱歷代皆然不獨伯起氏賀拔兄弟無令孤周書幾為收掩讀史者於鼎革之世不可不三思無徒依史官生活也

帝親臨弔百寮赴哭詔賜東園秘器遣尚書梁郡王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八

畧監護喪事贈大司馬錄尚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恒州刺史常山郡王謚文宣祭以太牢給輜輶車及葵駕臨渭陽止紼慟哭帝常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家未平不可與民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有四子悅恢徵演演為齊神武所殺三子入關徵字士亮

周書曰徵幼聰慧五歲誦孝經周易博涉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

一溢米少以父勲賜爵城陽郡公大統未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稍遷兼太常少卿自魏孝武遷西雅樂廢缺徵博采遺逸稽諸曲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罇于者近代絕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罇于也衆弗信徵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六官建拜司樂中大夫進內史下大夫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徵治經有投法詔令授諸皇子宣帝時為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六

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為夫子儒者榮之六年除司宗中大夫行內司仍攝樂部尋轉小宗伯兼太子少傅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大宗伯時武帝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竟不許帝之為太子也官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譴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之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

五具在十六焉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然詳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臣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應人有如影響為善者天報以福為惡者天譴以殃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為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情性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禍福所基盛衰悠繫安可不懼哉按譯之所為不師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則鐘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之備已充廟廷今若益之於何陳列方須更闢堦墀增修廊宇非急之務寧可勞人如謂笙管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豈繫于笙進退無據竊謂不可帝頗納之且令停譯所獻及武帝山陵回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否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况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遂依譯議譯因此此術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武帝重恩嘗位師傳上疏極諫指陳帝失不納譯因諧之下徵於獄

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以佩刀穿牆送之出元平被捶百數中無所言徵既出匿人家後遇赦得免然猶坐除名隋文踐極例復官爵除太子太傅仍詔徵修撰樂書開皇四年卒初隋文為大司馬有外姻喪徵就第弔之久不出徵怒遂弗之待比出候徵已去矣帝以此恨之至是詔所司諡之曰闇徵所撰樂典十卷凡賦散騎常侍子政嗣政明悟有器幹隋開皇中以軍功授儀同甚為楊數所禮大業中位尚書兵曹郎漸見委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十二

玄感兄弟俱與交遼東之後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部侍郎稱為幹理玄感反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玄縱黨與政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和遂送政鑠至京師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術以政賊臣逆子請變常法行刑帝許之將出金光門縛於柱公卿百寮並親擊射鬻其肉多有噉者佞者或噉之至飽然後烹焚楊其骨灰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顯度乃率鎮入浮河而下達秀容為爾朱榮所留隨榮破葛榮封石艾縣公累遷南兗州刺史榮誅顯度奔梁普泰初還朝後隨爾朱度律寺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智等先據河橋誅爾朱氏永熙三年為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故祖餞於張方橋顯度執酒曰弟智性輕躁好去就覆敗吾家其此人也孝武入關後顯智通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十三

齊神武帝怒賜顯度死智字顯智少有膽決以軍功魏書曰鄆州刺史元顯達南叛智勒城中不叛者與顯達戰相率歸闕後為都督征邢杲臨陣流矢中胸戰不已元顯入洛與爾朱兆先渡河破顯軍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伯及爾朱仲遠刺史徐州智隸仲遠赴彭城爾朱榮誅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魏書曰智擁部下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孝莊聞而善之普泰初還洛仲遠聞其乖背議欲殺之

智兄顯度先為爾朱世隆所厚世隆為斛喻得全後進爵為公隨爾朱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顯度斛斯椿謀誅爾朱氏顯度據守北中城令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孝武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為民害徵還加侍中除濟州刺史率眾達東郡仍停不進遂於長壽津為相州刺史竇泰所破天下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十三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荆州蠻酋徙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子鵠逢此鎮擾亂南至并州爾朱榮引為都督府倉曹參軍使詣京師靈太后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令還赴榮建義初拜晉州刺史永安二年兼尚書行臺政有都信尋徵授督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為行臺封西陽郡公尚書如故假驃騎將軍率所部為都督時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不解官後出為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有粟家分濟貧者并遣

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榮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同寇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啟求移鎮河南孝莊嘉之除都督豫州刺史行達汲郡聞爾朱兆入洛乃渡河見爾朱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奪其部眾將還晉陽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仲遠仲遠奔梁收其兵馬時梁遣元樹入寇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大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十四

魏書曰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過還蕉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為陣子鵠勒兵直赴城下縱騎衝突樹大敗奔入城門遂圍之樹請歸南以城還魏許之及樹眾半出子鵠擊破之擒樹及梁蕉州刺史朱文開班師還吏尚書典選後除兗州刺史子鵠先遣腹心綠厯人間探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穆參侯失義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皆引伏州內震悚孝武入關子鵠據城西

應

魏書曰子鵠據城為逆意以從君為逆此史所以穢也

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梓各率眾就子鵠天平初齊神武遣儀同三司婁昭等攻之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大野拔因與相見令左右斬子鵠降侯淵

內入諸姓胡古口引氏孝文改侯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五

神武尖山人幾誓有膽略孝明末年六鎮饑亂淵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爾朱榮途中遇寇身披苦褐榮賜衣帽厚待之以為中軍副都督孝莊即位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除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榮令深討樓配眾甚少或以為言榮曰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遇賊帥陳州馬步萬餘

魏書曰淵遂設伏以乘其背

大破之鹵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入城左右諫不可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卒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道追擒之以功賜爵為侯尋刺史平州仍鎮范陽及榮誅大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帝使東萊王貴平為大使慰勞燕薊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六

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淵所敗長廣王彞立授淵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節閔立仍加開府後隨爾朱兆拒齊神武及帝入關敗走淵後從神武破爾朱氏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孝武末淵於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使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使通誠神武乃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淵不時迎納城人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不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為暹所鹵行達廣里

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神武又遣淵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齊州人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人豈不能閉門待卿也淵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

貴平以元氏宗室不肯考武以附高歡何云斛斯椿黨此魏書黨齊之筆北史何以不改

亦不受代淵襲高陽郡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親率

輕騎夜趨青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魏書載淵詐魏糧人曰臺軍已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今走還城汝何為復去人信之棄城奔走比

曉復謂行人曰臺軍昨暮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至此頗知侯公竟在何所城人兇懼

城人執貴平出降淵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

首于鄴明不同於斛斯椿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為青州刺史淵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州遂劫光州

庫軍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潞夜襲青州南

郭劫前廷尉卿崔光昭以感人心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遂奔梁達南青州境為賣漿者斬之傳首于鄴家口配沒

賀拔允

內入諸姓賀拔氏孝文改何氏不知何以復舊

字可泥神武尖山人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魏初為大莫弗祖爾頭驍勇絕倫以良家鎮武州因家焉獻文時以功賜爵龍城縣男父度拔性果毅襲爵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為本鎮軍主正光末沃野人破六韓拔陵反懷朔鎮將

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旅其賊偽署王衛可壞徒黨尤盛既攻沒武川又陷懷朔度拔父子並為賊

酋度拔乃與周德帝合謀率州里豪傑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檀等招義勇襲殺可壞朝廷嘉之未及封賞度

拔與鐵勒戰沒孝昌中退贈度拔肆州刺史允便弓馬頗有膽畧初度拔死允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深

深敗歸爾朱榮允父子兄弟並以武藝稱榮素聞其名

待之甚厚永安中封壽陽公魏長廣王立除開府儀同
三司兼侍中使柔然還至晉陽屬齊神武將出山東允
素知神武非常人早自結託神武以其北土之望尤親
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及入洛進爵為王轉太
尉加侍中魏孝武既忌神武以允弟岳據關中有重兵
深相尉託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為變及岳死帝又委
岳兄勝心腹之計

資治通鑑曰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為左廂大都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十九

岳遇害虎奔荊州說勝使收岳眾勝不從虎聞宇文
泰代岳統軍自荊州赴之至閩鄉為高勸別將所獲
送洛陽魏孝武方謀取關中得虎大喜拜衛將軍厚
賜之使就泰愚按虎以唐祖列名八柱國而寂寂無
傳聊附其事於此

神武重舊尤全獲之天平元年因與神武獵或告允引
弓擬神武乃置於樓上餓殺之年四十八神武親臨哭
之贈大保允三子世文世樂難陀興和末齊神武並名

與諸子同學武定中敕居定州賜田宅允弟勝子破胡
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衛可瓌圍
懷朔勝時亦為軍主從父度拔鎮守被圍經年外援不
至勝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於大軍鈞許之乃募勇
敢少年得十餘騎夜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
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或以懷朔被圍急
周書載勝為或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皇帝室藩
維與國休戚受任征討理宜惟敵是求今乃頓兵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二十

進若懷朔陷則武州亦危逆賊因茲銳氣百倍誰為
大王用者

或以勝辭義懇至許出師還令報命乃復功圍而入賊
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
城中納之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乃馳還報
懷朔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為賊酋尋襲殺可瓌眾令勝
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
留之委以兵事時廣陽王深在五原為破六韓賊所圍

召勝為軍主以功拜統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恒州時有
鮮于河胡擁朔州流人南下寇恒州城中人應之勝與
兄允弟岳相失勝南投肆州允岳投爾朱榮榮與肆州
刺史尉慶賓構隙引岳攻肆州陷之榮得勝大悅曰吾
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定勝兄弟三人遂委質事榮時杜
洛周據幽定葛榮據冀瀛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
欲屈君鎮之如何勝曰若得効力以報知已足所願也
榮乃表勝鎮井陘以所乘大馬并銀鞍遺之及榮入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以預定策立孝莊功封易陽縣伯後從元天穆北征
葛榮大破之時杜洛周餘燼韓樓在薊城結聚以勝為
大都督鎮中山樓警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北海王顥入
洛榮徵勝使與爾朱兆自硤石渡大破顥軍擒其子冠
受遂前驅入洛進爵真定縣公及榮誅勝與田怡等奔
赴榮第時宮殿門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
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眾族不多何自輕乃
爾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勝以為臣無讐君

之義遂勒所部還都帝大悅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
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先護討之為先護
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復休息俄仲遠兵至與戰不利
降之復與爾朱兆同謀立節閔以功拜右衛將軍及爾
朱氏將攻齊神武勝時從爾朱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
以臨敵構隙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之反為
兆所執度律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瓌
罪一也天柱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也我欲殺爾久矣勝曰可瓌作逆勝父子誅之其功不
小反以為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
今日之事先死在王但去賊密邇內構嫌隙自古迄今
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既免
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齊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漸盛於
是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眾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鐵
騎陷陣出齊神武後將乘其背擊之度律惡兆驍悍懼
其陵已勒兵不進勝見其攜貳遂以麾下降齊神武度

律軍因此退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為領軍將軍尋除侍
中孝武將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眾闕西欲廣其勢援
乃拜都督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道
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多所克捷沔北盪為丘墟

魏書曰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進成克之又使人誘
降蠻王問道期衍雍州刺史遣兵擊道期為道期所
敗漢南大駭勝又遣兵攻均口及馮翊安定沔陽鄴
陽城並平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

梁武敕其子雍州刺史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慎
之勿與爭鋒續遂城守不敢出尋進位尚書令進爵瑯
邪郡公及齊神武與孝武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
猶豫未進而帝已西入勝還軍南陽遣右丞楊休之奉
表入闕又令府長史元頴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
闕中進至浙陽詔授勝太保錄尚書事聞齊神武已平
潼關擒毛鴻賓勝乃還荊州州人仰誕執元頴引東魏
師

本史據稱齊師非是今正之

神武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赴之勝敗中流矢奔
梁在南三年梁武遇之甚厚勝乞師討齊神武既不果
乃求還梁武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後每執弓矢見
鳥獸南回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闕
謝罪魏文帝握勝手歎欷久之曰初平西徙永嘉南渡
漢晉皆然事乃闕天非公咎也乃授太師從周文擒竇
泰於小關攻弘農下河北擒郡守孫曼摧破東魏軍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

沙苑退奔至河上仍與李弼別攻河東略定汾絳河橋
之後勝大破東魏軍周文令勝收其降卒還及齊神武
率眾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周文周文見齊神武
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神
武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勝
持稍追神武數里刃垂及神武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為
流矢所中死叱副騎至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
吾不執弓矢者天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為神武所

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年卒於位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度與公埽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周文覽書流涕久之勝長於喪亂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五六周文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死之日惟有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五

魏書曰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成致沒賊中愚按魏書所謂賊指西魏也此黨高氏之言皆不足據

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周文不拜尋自悔周文亦有望焉後從晏昆明池時有雙鳧遊池上周文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討不庭皆如此也周文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贈太宰錄尚書事諡貞獻明

帝二年以勝配享文帝廟庭無子以弟岳子仲華嗣岳字阿斗泥少有天志愛施好士初為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射中瓌臂賊大駭後廣陽王深以為帳內軍主與兄勝俱鎮恒州陷投爾朱榮榮以都督每居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問計於岳岳曰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強位望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五

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古人云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真大丈夫之志也未幾孝明暴崩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兵甲卒二千為先驅至河陰榮既殺朝士因欲稱帝疑未能決岳乃從容致諫

周書載岳諫曰將軍首舉義兵共誅奸逆功勤未立遂有此謀可謂速禍未見其福

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孝莊以定策功賜爵樊城鄉男從

榮破葛榮平北海王顥累遷左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時
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
兄勝曰醜奴足為勅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
定恐讒愬復生乃請爾朱氏一人為元帥岳副貳之榮
大悅以天光為使持節大都督雍州刺史以岳為左廂
大都督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為左廂大都督並為
天光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兵斷路天光眾不滿二千
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五

周書載岳曰蜀賊草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
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

岳乃進破之於渭北軍威大震時醜奴自圍岐州遣其
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佺同向武功南渡渭水攻
圍趙柵天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柵已克率步騎
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
國威菩薩自言強盛驕甚令省事傳語省事恃水應答
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

於渭南傍水分精兵數十為一處隨地形勢置之明日
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且並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
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餘里
至水淺可濟處岳便騎馬東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
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
伏兵待之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
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頗見之悉投馬俄鹵三千人馬亦
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醜奴尋棄岐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六

北走安定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
非征討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以為實分遣
諸軍散營農於岐州北百里綱川使太尉侯伏侯元進
據險立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味旦攻圍元進
柵拔之禽元進自餘諸所俘執皆放之餘諸柵悉降醜
奴欲向高平乃輕騎追醜奴及於平涼之長阮一戰擒
之高平城中執蕭寶夔以歸賊行臺万俟道洛退保牽
屯岳攻之道洛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

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以為將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具戰並擒之餘衆皆降悉阮之三秦河渭瓜凉鄯州咸來歸款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復叛岳又討擒之天光雖為元帥而岳功居多尋詔岳都督涇州刺史普泰初除都督岐州刺史進清水郡公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人不順詔岳助侯莫陳悅討平之二年加都督雍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九

史大光將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

周書載岳言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若骨肉猜二圖存不暇安能制人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克敵退可自全

天光不從後果敗岳率軍下隴赴雍擒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孝武即位加關中大行臺

周書周惠達傳曰岳嘗遣從事中郎周惠達至洛陳岳有誠節惟以憂國定亂為事孝武甚嘉之及還具白岳岳曰人生于天受命于君豈有利人榮祿而不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實獲我心

永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寄岳岳懼

周書曰齊神武忌岳功名岳懼

乃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衆趣平凉西界布營數十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

託以牧馬原州為自安計先是費也頭万侯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擁衆自守至是皆款附夏秦南秦河渭泗州刺史皆會平凉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召通使齊神武神武乃遣左丞翟嵩至關中間岳及侯莫陳悅

魏書曰岳總大衆據關右憑強驕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今悅圖之愚按魏孝武惡高歡專擅故結岳圖之誰為不臣者收黨齊毀魏顛倒是非

乃爾

三年岳台悅會於高平將討曹泥令悅前驅而悅受神武指密圖岳岳弗之知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令其婿元洪景斬岳幕中朝野莫不惜痛贈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都督關中三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武壯翟嵩復命神武神武下牀鳴其頰曰除吾病者卿何日忘之後岳部下收岳尸以王禮葬雍州北石安原子緯嗣保定中錄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舊德進爵霍國公尚周文女

侯莫陳悅

愚按魏孝文業改侯莫陳為陳氏不知復何以復舊查西魏文帝大統中命代人改姓者悉復舊而隋唐間又或復或不復賀拔氏終為長孫萬紐于氏終為于紇豆陵氏終為竇此故而不復者劉氏復為獨孤尉氏復為尉遲此改而旋復者餘倣此代人父婆羅門為駝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

騎射會救子作亂遂歸爾朱榮榮引為府長流參軍孝

莊初除金紫光祿大夫爾朱天光討關西榮以悅為天光右廂大都督西伐克復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除鄯州刺史榮死亦隨天光下隴西秦中除秦州刺史天光東出將抗齊神武悅與岳下隴應神武至雍州會爾朱覆敗雍熙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兼秦州刺史三年岳台悅共討曹泥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之衆皆畏服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還入隴止永洛城岳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周文時為夏州刺史衆遣奉迎周文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自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知遣人詣周文密許降至暮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馳云儀同有教欲還守秦州拒賊復給張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言實以次相驚皆散趨秦州景和先馳至城據門慰輯之悅部衆離散又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

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逃走數日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後恐為人見乃放馬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往靈州中路追騎將及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擒殺唯中兵參軍豆盧光以悅黨共謀殺岳獨得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恨言我睡即夢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念賢字益盧金城抱罕人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仍家焉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為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天也何據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衛可瓌功除別將從爾朱榮入洛永熙中封安定郡公大統三年累遷至太師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後與廣陵王欣扶風王孚等同為正直侍中時行殿初成未有題名文帝詔近侍各名之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為圓極帝笑曰正與朕意同即名之河橋之後賢不力

戰先還名頗減五年卒于都督秦州刺史謚昭定賢於諸公皆為文黨自周文以下咸拜敬之

梁覽字景胤金城人其先出自安定避難走西羌世為部洛酋帥父釗河華二州刺史覽家世豪富貲累千金孝昌初秦州莫折念生胡琛等反散財招募得三千人鎮河州從大軍平賊歷涼河二州刺史覽既為本州刺史威修甲伏人馬精銳吐谷渾憚不敢出皆曰梁公在未可行也永安中詔大鴻臚琅瑯王皓策授許世為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州刺史永熙中封安德郡公大統二年加太尉其年覽從弟公定反欲圖覽覽與數戰未能平王師至始破之四年遷太傅河橋之後王師敗時病留長安趙青雀反北城覽為之謀主事平伏法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知文學乃身之寶也生世不學猶穴處耳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

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立由是知名鎮將召補鎮左後隨賀拔岳征討為岳長史岳有大事常訪而後行及齊神武起兵岳恥居其下紹乃勸岳迎孝武西都長安以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後岳信諸將言欲保關中坐觀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為邊州建功岳曰君有毗佐之力當總大州遂以紹為京北太守清平理物甚得民和在郡踰年岳被害初紹見岳數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五

服臨弔贈太尉賜東園秘器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世為會帥曾祖天愛太武時至定州刺史始昌子傳至遐四世不絕正光中蕭寶夤為大都督計關中諸賊咸陽太守韋邃時為都督以遐為都督府長史寶夤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邃還北地與弟鴻賓聚鄉曲豪傑東西略地氏羌多赴之共推鴻賓為盟主既而賊帥宿勤買奴自號京兆王於北地遐詐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斫射縱兵追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五

右貨產巨億士流貧乏者多被賑贍故中書郎檀翥尚書郎公孫範等常依託之自供衣食羸弊而已死之日鄉黨赴奠咸共痛惜鴻賓大鼻眼多鬢鬚黑而且肥狀貌頗異氏羌見者皆畏之加膽略騎射儼不拘小節昆季中尤輕財好施遐雖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賊起鄉里推為盟主常與遐一守一戰後拜岐州刺史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笑謂鴻賓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濟物不及汝故孝明以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

賓兄弟所定處多乃改北地郡為北雍州鴻賓為刺史詔曰此以畫錦榮卿也故三原縣為建中郡旌其兄弟後爾朱天光自關中還洛凡夷夏心所忌者皆將自隨鴻賓亦領鄉中壯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其名衣冠貧冗者競與之交尋拜西兗州刺史羈寓倦游之輩四座常滿鴻賓資給衣食與已悉同私物不足頗有公費轉青州刺史未幾徵還為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間月餘持詔原之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令鴻賓鎮潼關

為西道之計駕西幸漿糗乏絕侍官三二日間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饑渴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事平日寧志主人仍留守潼關後神武來寇見擒至并州憂恚卒鴻賓弟鴻顯位散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產也一字七寶遐養為弟因姓毛氏勁悍多力隨諸兄戰鬪多先鋒陷陣大統四年為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陷東魏卒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世為部落大人與魏徙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

後因家上樂馮朗少有俠氣在鄉里以善騎射稱孝莊末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間爾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功封蓮勺子後隸賀拔岳從爾朱天光西討為岳左廂都督孝武伐齊神武授朗闔內大都督及西入詔朗為軍司先驅靖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於岐州刺史初朗患積令周文賜三石東生散令朗法服之使人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此臨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反京縣以此為恨三舉手槌床便氣盡贈太尉子鳳

位官伯開府儀同三司與周孝閔謀誅宇文護見殺
論曰未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命焉斛
斯椿屢殘危機終獲貞吉豈人謀所致也徵洽聞強記
以夔襄自任終使咸英不墜韶濩惟新加以盡心所事
無忘直道抗辭正色顛沛不渝蓋有周之忠烈乎賈顯
智樊子鵠侯淵等馳驅風塵自陷夷戮觀其遺跡雖獲
罪霸政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

樊子鵠力抗高氏其忠矣乎顯智通逆淵反覆安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九

一例論

賀拔允昆季以勇略之資當馳競之日並選時投隙展
効立功始則委質爾朱中乃結疑高氏太昌乃即帝圖
高察其所由固非守一之士及勝垂剋江左憂魏室之
危亡奮冀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風矣終能保榮
持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羸兵抗三秦勅敵奮其志勇
克剪凶渠襍種畏威遐方慕義卒以勲高遠禍無備嬰
戮惜哉昔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功成夙

殞周文籍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侯莫陳悅
肆行殘惡死不旋踵觀其亡滅蓋自取之念賢有始有
卒取敬羣公梁覽終以取禍鮮克之義雷紹馳騫雲雷
毛遐兄弟致力經綸乙弗朗展轉授攘卒獲歸順美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四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九

北史五十一

辛 雄

族祖琮

琮子衍

衍族子德源

楊 機

高道穆

綦 偁

山 偉

宇文忠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暢汝南鄉郡二郡太守雄

有孝性

魏書曰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晝夜扶抱

居父憂殆不可識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戶曹懌遷司

徒仍授戶曹雄用心平直加以開明政事經其斷割莫

不悅服懌每謂人曰必也無訟辛雄有馬厯尚書駕部

三公郎會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

遣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復欲與棺諫諍尚書令任

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怒死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

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諤諤之性簡自帝心故高祖錫

以匡名陛下任以彈糾當高時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

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

之於後

魏書曰脫終貶黜恐杜衆臣口塞諫者心乖琴瑟至

和違鹽梅相濟昔叔向之賢祁奚以為可及十世而

匡不免其事實可嗟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未幾匡除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稱雄心美左僕射蕭

寶黃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

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表翻以犯罪之人經

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為獄

成悉不斷理詔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

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

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

謂賞善罰惡慙慙隱恤者古人唯患察獄不精未聞知

寬不理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為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人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以為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孝明納之後除司空長史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為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帝欲親討以荆州為先詔雄為行臺左丞與臨淮王或東趨葉城別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裴愆西通鷓路行稽留未進或師已次汝濱奉北滿求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

魏書載雄言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民不安若不是撲討更為後害王執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車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赴擊賊聞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不憚者一

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於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人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早忍征征夫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也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死寧可得也後為吏部郎中

魏書曰雄上疏曰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

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筭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為亂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歿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五

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偶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二清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何恤逆徒哉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克復略觀古今風俗遷訛罔不任賢朝

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便恐無日

及爾朱榮入洛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孝莊欲以雄為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知帝曰寧失亡而用之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又尚書後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今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六

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過見存者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弟卓然者宜旌其門閭

魏書又載雄啟曰前件大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號王人往返有費于郵亭皇恩無逮于民俗

從之因詔人年七十者授縣八十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永熙三年兼吏部尚書時近習專

恣雄懼其諛慝不能守正論者頗譏之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神武至洛大集朝士於永寧寺責雄及尚書崔孝芬劉廐楊機等曰為臣奉主匡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孰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乃害之

魏書載雄對曰當主上信狎羣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輿西邁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今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進退如此寔為慙負王復責曰卿等脩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七

訥言依附諂佞未聞諫諍一言使國事至此罪欲何歸愚按雄之被誅非忠于人主不至此信狎羣臣與跡同佞黨之說必魏收誣詞宜北史削之也

二子士璠士貞逃入關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温良雅正初為兗州安東府主簿與秘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同咸陽王禧為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後為大尉騎兵參軍每為府主清河王懌所賞及欲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為上第及梁將曹義宗攻

新野詔纂為荊州軍司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敵甚憚之會孝明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秘凶門纂曰安危在人豈闕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為義宗所圍相率固守孝莊即位除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永安二年北海王顥乘勝至城下爾朱世隆狼狽遁還城內空虛遂為顥擒及帝還宮纂射不守之罪帝曰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八

之過轉滎陽太守百姓姜洛生康乞得者前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內患之纂伺捕擒獲集于郡市民皆欣然纂僑屬洛陽永熙三年除河內太守齊神武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

魏書載纂曰纂受詔禦防但大王忠貞王室扶掖顛危敢不匍匐

神武慰免之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執河內手也尋為兼尚書南道行臺西荊州刺史

時蠻酋樊大能應西魏纂攻之

魏書載纂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析陽四面無民惟一城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若少遣軍則力不能制賊多遣則滅徹防衛自若根本脫不如意人情一去州城難保且臺軍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各修壁壘待救雖失析陽如棄雞肋纂不從不尅而敗為西魏將獨孤信所害

魏書曰信突入州城遂至廳事纂諸將皆亡惟左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數人短兵接戰遂被擒

贈司徒公雄族祖琛字僧貴祖敬宗父樹寶並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榮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闔曰勿使丞入孝文南征麗從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為揚州征南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諍折之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

史但不知上佐何如人琛對曰若其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卒于官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刑於色當官奉法所在有稱長子德字元壽早有器業為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勲書時李崇猶為刺史欲寄人名德不許崇曰我昔逢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後弟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克濟出為清河太守政有能名遭父憂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疏請立碑頌德齊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游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陽俱為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六年侯景叛除東南道行臺尚書與高岳等破景擒蕭淵明遷東徐史刺史為淮南經略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渡淮斷之火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民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家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數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啟聽報以下

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安州刺史臨
清太守盱眙台斷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
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
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
遣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于盜泉便以珠璣委
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
招撫安撫城鎮相繼欵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
陵復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漢相
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
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
送於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
以璽投景南充州刺史郭元建元建送於術故術以進
尋徵為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
部尚書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
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獎者疎袁淑德沈密謹厚所

傷者細揚情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惟術性尚貞明
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官庫必擢門閥不遺
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天保
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
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皆通顯術清儉寡嗜慤勤於
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收民有惠政少愛文史晚
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諸貨物毫毛無
犯惟大收典籍多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之徒名畫二王己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
私門及還朝頗饋遺貴要物議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
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術族子德
源字孝基父子馥尚書左丞德沈靜好學十四解屬文
文及長博覽書記美儀容中書侍郎裴讓之特相愛好
或謂兼有斷袖之癖齊尚書僕射楊惜殿中尚書辛術
皆一時名時並虛襟禮敬同舉薦之後為兼員外散騎
侍郎聘梁使副德源本貧素因使薄有資裝遂餉執事

為父求贈時論鄙之中書侍郎劉逖表薦德源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籍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樞著於朋執寔後進辭人當今雅器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

三國典略曰德源常於邢邵坐賦詩其十字曰寒威漸離風春色方依樹衆咸稱善後王昕逢之謂曰今日可謂寒威離風春色依樹

後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十三

三國典略曰齊命德源聘於陳陳遣主客蔡某宴酬因談謔手弄檳榔乃曰頃聞北間有人為噉檳榔獲罪遂禁此物定爾否德源曰此天保初王尚書狀醉耳猶李固被責云胡粉飾貌搔頭弄姿不聞漢世頓禁胡粉

及還遷待詔文林館位中書舍人齊滅仕周為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遲迴起義以為中郎德源辭不獲遂亡去隋受禪不得調久之隱林慮山鬱鬱不得志

著幽居賦自寄秘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楊子法言二十三卷蜀言秀奏以為掾轉詔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恩徙居洛陽因家焉機少有志節為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十四

魏書曰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吾既委得其人何為不可由是聲明更著時王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為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

魏書曰機以廷尉評行河陰縣事當官正色不避權勢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

後為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其事理歷司州別駕清河內史河北太守

並有能名永熙中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
奉公正已為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
清白與辛雄等並為齊神武所害

辛雄楊機等見害權臣其忠正之節必有可觀此傳
止以方直清白言皆本魏書猶魏收一節之三代也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祖潛獻文以沮渠牧犍女
賜為妻封武威公主拜附馬都尉父崇字積善少聰敏
以端謹稱家資富厚而崇志尚儉素初崇舅氏坐事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公主痛本生絕膚遂以宗繼牧犍後

愚按牧犍之妻先封武威公主此其女否耶猶知痛
本生絕膚則賢於暗通密計助魏滅涼又再醮李蓋
之母多矣

改姓沮渠景明中啟復本姓襲爵除洛陽令為政清斷
吏民畏其威風發擿不避強禦縣內肅然卒贈滄州刺
史謚曰成道穆以字行於世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嵩
士幼孤事兄如父母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責於見知

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
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用於
匡

魏書載道穆奏記于匡曰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
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籍朽株之資求
人屠釣之下不牽暗投之請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
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徘徊者天下皆是若得身隸
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敏寔有茅士就鐵
之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匡遂引為御史所糾擿不避權豪

魏書載道穆說匡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明公荷國
重紀宜使天下知法匡然之

正光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李宗子逼
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為木人執
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表發其贓貨爾朱榮討柔然
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蕭寶夤西征以為行臺郎中

委以軍機後屬兄謀之被害情不自安遂托身孝莊孝
莊時為侍中深相保護及即位除太尉長史令中書舍
人及北海王顥逼虎牢或勸帝赴關西以問道穆道穆
言關中殘荒請駕北度循河東下

魏書載道穆曰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不得
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
其死力破顥何疑如恐成敗難測便宜車駕北度循
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向虎牢別徵大丞相爾朱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軍令赴河內以犄角之旬月間何往不克帝曰高舍
人言是

帝然之其夜到河內郡北帝名道穆燭下作詔布告遠
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
公時爾朱榮欲迴師待秋道穆謂榮曰顥叢爾輕兵奄
據京洛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
子而令諸侯

魏書曰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舟處處置渡徑擒羣

逆

此桓文之舉也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養虺成蛇悔
無及榮深然之帝反政因宴次謂榮曰前若不用高黃
門計社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令醉榮因陳道穆作監
軍時臨事能決寔可任用尋除御史中尉仍兼黃門道
穆外執直繩內參機密凡益國利民事必以奏諫諍盡
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得李希宗李繪陽
休之陽斐封君義行子明蘇淑宋世良等三十人時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錢稍薄道穆表曰民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
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
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以深利
又隨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
而無二銖之寔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
沉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
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
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

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
有餘其中人工食料錫炭鉛砂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
置無利自應息心况復嚴刑廣設也以臣策之必當錢
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
爾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使即彈糾
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
棒破其車主深恨泣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
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家姊行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十九

相犯深以為愧道穆免冠謝

魏書載道穆謝曰臣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
廷典章以此負陛下

帝曰朕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秘書圖籍及
典書細素多致零落可令道穆總集賬目并牒儒學之
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高祖太和初置廷尉司直
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悉
受風聞雖事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

不怨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妄造
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
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
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人則
尸祿之責無所逃罪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
直十八名隸廷尉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
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
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二十

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
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為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
史司直糾劾失寔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送相糾
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諸門下通訴別加案
檢如此則勝石之傍怨訟可息藁棘之下受罪吞聲矣
詔從之復置司直及榮誅帝召道穆付敕書令宣於外
謂曰今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為
御史故有此詔及爾朱世隆等戰于大夏門北道穆受

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
遁加衛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時雖
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為南巡計未發會爾朱
兆入洛道穆慮禍託病去官世隆以其忠於考莊遂害
之太昌中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子士鏡
襲道穆兄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以孝聞

魏書曰少事後母孝李亦撫育過已生人莫辨其
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三

及長專意經史天文算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好文章
留心老易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
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譙之乃偽
枷一囚立于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
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欣然曰無憂矣執送
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竊處資物甚多遠年失物
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奏尋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
政體多為故事時道穆為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

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
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疏曰臣謬宰神邑
寔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
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
有盜憎之色咸起惡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
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宗之為洛陽令
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年以來此
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乞行新典更明往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三

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付外量聞謙之又疏言正光
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

魏書曰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梁刺斬首又蒙階級故
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為己公利兩利若軍師得
人賞勲不失其平則何征不克

但諸將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虛受征官身
不赴陳唯遣奴客充數對寇臨敵略不彎弓則是王爵
虛加征夫多闕賊酋何不殄除忠貞何以勸誠也且近

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為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損政使諛諂甘心忠說息義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下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後大獲課入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後走者更多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五

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百王一致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啟太后云謙之有學藝除為國子博士謙之與袁翻常景鄴道元溫子昇之徒咸中款舊好施贍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捷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又念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為論貶之稱佛是九流一家當世名流競以

佛理本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歷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為一家法雖未行于世識者歎其多能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益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五

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秉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海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饒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茅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

納稅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鏡積外闕百蠻內不增賦者皆利由之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倉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况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人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民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於古亦宜效於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日豈得垂拱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為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為憾至是世哲弟神軌雲為太后寵任會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諛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啟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朝士莫不哀之

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營州刺史謚曰康又以其冤死特除一子出身

魏書曰謙之妻張氏明識敦勸諸子從師受業常曰自我為爾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宜各修勤弗替先業

謙之弟謹之字道修父崇既還本姓以謹之繼沮渠氏慕雋

內入諸姓有其連氏孝文改纂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字擲顯河南洛陽人其先居代雋孝莊時累遷滄州刺史甚吏民畏悅尋除太僕卿及爾朱世隆等誅齊神武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議所立莫有應者雋避席曰廣陵王雖為爾朱扶戴當今聖主也神武將從之魏書載雋言人主之德必須度量深遠明哲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當今聖主也獻武王欣然是之

時黃門崔悛議不同高乾魏蘭根等固執悛言遂立孝

武及帝入關

魏書以出關為失德甚謬

神武深思雋言常以為恨尋除御史中尉與僕射賈顯度逢於途顯度恃勲貴排雋駒列倒雋忿見於色自入秦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雋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

愚按椿勝皆孝武寵任與椿勝善即為佞巧魏收之言更宜詳察北史何以因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性多詐勝出鎮荊州過雋別因辭雋母雋故見敗既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卒于殷州刺史贈司空公謚文貞

山偉

內入諸姓有土難氏孝文改山氏

字仲才河南洛陽人其先居代祖強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為奏事中散從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

稚之位金明太守偉涉獵文史孝明初元匡為御史中

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為羽林隊主搗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俄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平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乂欲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而收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乂因奏立勲附遂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偉遂奏記贊乂德美乂素不識偉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待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因稱之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順以僕射領選表薦為諫議大夫爾朱榮害朝士於河陰偉時守直故免及考莊入宮仍除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表昇屯田郎李延考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遇害河陰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節閔立除秘書監仍著作初爾朱兆入洛官守奔散

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功訥求爵賞偉俠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者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文貞初國史自鄧彥海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綦雋及偉等諂說上黨王天穆及爾朱世隆以為國書止應代人脩緝不宜委餘人是以綦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三九

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沉厚內寔矯競與綦雋少甚相得晚以名位水火與代人宇文忠之之徒為党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先居代都父侃卒於治書侍御史忠之直獵文史頗有筆劄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

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為黑宇後勅修國史武定初為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坐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為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焉既獲丞職大為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疾卒

論曰辛雄吏能厯職琛以公方行已懷哲體有清監德源雅業無虧並素用所得也楊機清斷在公道穆兄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三九

有政事之用綦雋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幾聞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八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

北史五十二

魏 釗

子彦 孫長賢

魏子建

魏季景

子澄

魏蘭

放子澄

魏釗鉅鹿下曲陽人本名顯義字弘理魏太武賜名仍命以顯義為字雅性俊辯博涉羣書兼資文武知名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八

楚淮泗間太武南伐聞而名之既至與語大悅謂釗曰今我此行是卿建功日勉之勿憂不富貴也授內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釗乃進曰陛下百萬之軍風雲電掃攻城畧地所向無前然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此非不惧亡滅也但陛下卒徒果銳殺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一旦陛下恐妻子不全所以遲疑臣請問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拔其英傑因

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自定太武大喜曰所以名卿本為是耳卿今所言副吾所望釗遂夜入城中示以危亡開其生路城中大小欣悅明旦開門出降自北而南望塵歎附太武謂釗曰卿之一言踰於十萬之師授義陽太守又令釗與諸將統兵討襲所當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太武益喜謂羣臣曰中國士人吾拔擢咸盡文武膽畧未有若釗儔加較建忠將軍時經畧江左方大用之遇風疾動頻降醫藥竟卒年六十四子彦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八

惠卿博學善屬文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羽辟記室並不行陳留公李崇甚重之引為鎮西參軍事崇討叛民楊靈珍叛蠻魯北鷓中山王英討淮南俱請為記室參軍軍還求為著作郎思樹不朽之業以晉書作者多家體制繁雜欲正其紕繆刪其遊辭勒成一家之典而彭城王勰聞李崇稱之復請為掾兼知主客郎中書遂不成王遇害退歸田里清河王懌復引為諮議王勢高名重深為權倖所疾恐罹其禍固辭以疾孝明初

卒於光州刺史子長賢於弟德振初皆官學洛中孝靜
北遷亦徙居鄴博涉經史有詞藻舉秀才入齊平陽王
淹辟為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更著晉書欲還成先志
河清中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為上黨屯留令親故
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為書相規長賢復曰日者惠書
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已思不出位又謂僕祿不足
代耕位不登執戟干非其議自貽悔咎僕雖固陋亦嘗
奉教於君子矣以為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三

以趨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傅巖之下取履北橋之上
者矣或有釋債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祛
以見禮因射鈎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
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青雲
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權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夫
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遺其親忠後其
君者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於茲不
能勒成一家潤色鴻業顯親揚名邈焉無冀每一念之

曷云其已頃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
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
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
劍也抑又聞之痿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
悲太子之少况僕之先人世傳儒業訓僕以為子之道
事君之節今僕委質有年矣安可自同匹庶取笑於兒
女子哉是以腸一夕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之
不立恥沒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強不息吾子又謂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四

干進務入不畏友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
貽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願得鋤彼草
茅逐茲鳥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泉但言
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
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
黃金鑠於眾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僕之所懷未可一
二為俗人道投筆而已夫復何言是出也人皆為快快
而長賢處之怡然不屑懷抱識者以此多焉武平中辭

疾去職終於齊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辟書屢降固以疾辭卒年七十四貞觀中贈定州刺史子微

愚按魏齊二書皆無釗父子祖孫傳讀及此乃知後人或以微顯於唐為增入耶故人樂有賢子孫也與父兄同

為唐名臣長賢族人子建父悅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子建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魏宣武時平氏遂於武興立鎮尋改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政乖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五

民和羣氏作梗遂為邊患乃除子建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靜

魏書曰子建自出為藩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中不以財利經懷後歸京師家人衣食不給 愚按子建刺史東益州幾以贓敗收子為父隱固其宜也何北史亦為之諱

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搆送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

器械子建以為城人數當行陣盡皆驍果安之足為用

急之腹背為憂乃悉召居城老壯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孝明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內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眾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間使上聞帝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為行臺刺史如故梁州刺史傳豎眼子敬和愧之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六

史唐永代焉豎眼因為行臺子建將還羣氏慕戀相率斷路主簿楊僧覆先行曉喻諸氏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如慰譬旬月方得前行吏民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氏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走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榮及鉅鹿耿顯皆沒氏手及知子建客皆垂泣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初子建為前軍將軍十年不移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從弟延宴頗為弈碁每曰碁於廉勇之際

得之深矣且吾未為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還洛後累遷衛尉卿初北海王顥內逼孝莊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蕭衍吾老矣豈能為陪臣遂攜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苦風痺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祿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實子侍中或為大使撫慰東土時外戚貴戚送客填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實曰今何以相勗子建曰宜以盈滿為戒延實愾然久之孝莊殺爾朱榮遇禍河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七

之家率相弔賀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壻亦往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翦權強兇徒尚梗未聞有奇謀異畧恐不可濟此乃李門禍始弔賀無乃忽忽及永安後李氏宗族流離誅夸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性重慎不雜交游唯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昵及疾篤顧敕二子曰死生大分厚葬吾不取簾蓆裸身又非吾意氣絕後斂以時服吾前後三娶汝前二母舊

塋久固唯汝次母墓在外可遷入兆域依班定行於吾墓後如此足矣不須附合永熙二年春卒於洛贈儀同定州刺史謚文靜二子收祚收別見子建族子惇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爾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肩而去惇聞哭曰若害肩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首曰家事在惇肩何知乞以身罪仲遠義而捨之天平中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惇叔偃位驍騎將軍性浮動晚曲附高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八

彭城王勰之死偃構成其罪為時所惡子質字懷素幼有大志年十四啟母求就徐遵明受業母以其年幼不許質遂密將一奴遠赴徐學留書一紙置所臥牀內見之相視悲歎五六年中便通諸經大義自學言歸生從輻湊皆同衣食情若兄弟後避葛榮難客居趙國飛龍山為亂賊所害士友傷惜之興和二年侍中李儁祕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申解於尚書為請贈謚事下太常博士考行謚貞烈收族叔季景父鸞光州刺史季景少

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與收相亞洛
中號兩刑二魏普泰中為尚書右丞季景善附會宰要
爾朱世隆特賞愛之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太昌位給事
黃門侍郎孝武釋奠季景與溫子昇李業興竇瑗等俱
為摘句天平初因遷都遂居柏人西山內懷憂悔乃為
擇居賦元象初兼散騎常侍使梁卒於魏郡尹家無餘
財遺命薄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著文筆二百餘篇
子澹字彥深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仕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殷中侍御史預修五禮及撰御覽除殷中郎中書舍人
與李德林修國史隋初為行臺禮部侍郎尋為聘陳使
主還除太子舍人太子勇深禮之令注庾信集撰笑苑
詞林集世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帝以魏收
所撰後魏書衰賤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論序詔澹
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列傳
別為史論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義例與魏收多不
同

愚按魏澹所作魏書正西魏偽東魏此其矯魏收書
之大者惜乎不傳

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太
上不名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
况天子乎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
前子名禮之意也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
俱沒其諱以尊漢早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
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尼之衰賤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班固
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魏收諱儲君
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諱皇帝名書太子
字欲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其二曰
冊府元龜曰三伐以前積功累仁莫盛周室然名器
不及后稷追尊止於三王
魏氏平文以前部落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
崇高連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

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豈是觀過但
力傲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
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
亂兵交御坐太子受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縉方媿
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三世稱謚
可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
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之欲以勸善懲惡詒誡將來而
太武獻文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三

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姓名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今分
明直書不敢迴避
冊府元龜曰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據實敘於
經下况復懸隔異代哉
其四曰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其
生略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
撰史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澹又以為
司馬遷創立紀傳已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為立論

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作同
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按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
子曰者無非甚恭其間尋常直言而已今所撰史竊有
慕焉可謂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益者所不論也帝覽
而善之未幾卒有集三十卷收族叔蘭根字蘭根父伯
成中山太守蘭身長八尺儀容奇偉博學高才機警有
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
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不應遺祠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三

欽定四庫全書
至今乃啟刺史請伐為椁左右人言有靈蘭根盡取之
了無疑懼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滅性正光
末尚書令李崇為大都督討柔然以蘭根為長史因說
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
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
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
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
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第一準其舊此計若

行國家庶無比顧之慮崇以奏聞事寢不報孝昌初為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鹵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充僕隸於是盡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鄰州田鼠為災犬牙不入其境及蕭寶夤敗於涇州岐州人囚蘭根降賊寶夤兵威復振城人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心加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諸郡事兼四州行臺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三

書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縣蘭根甥邢杲反於青兗間復詔蘭根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拜中書令魏孝莊將誅爾朱榮蘭根泄之兄子周達

噫誰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

周達以告世隆及榮死蘭根憂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出立功乃兼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并陘為榮將侯淵所

敗走依渤海高乾屬乾兄弟義舉因在其中神武以宿望深禮之中興初為尚書右僕射神武將入洛時廢立未決令蘭根往察節閔帝神采高明蘭根恐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陵固請廢之神武不得已遂立孝武

北齊書曰廢帝素有德業而為蘭根等搆毀深為時論所非 愚按蘭根此舉非但賊節閔并禍高歡孝武立而東西魏分東西魏分而齊周代卒也歎之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三

人為宇文泰後人所滅非禍歎而何

太昌初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鉅鹿縣侯啟授兄子周達蘭根既預勲業位居端副始啟復岐州勲封永興侯高乾死蘭根懼以病免天平初以開府儀同歸本鄉門施行馬武定三年卒贈司徒公謚文宣孝昭時佐命功臣配饗不及蘭根次子敬仲表訴竟不允 愚按蘭根子愬而不允無乃先洩孝莊謀繼主廢節閔議為公論所共罪乎孝昭真明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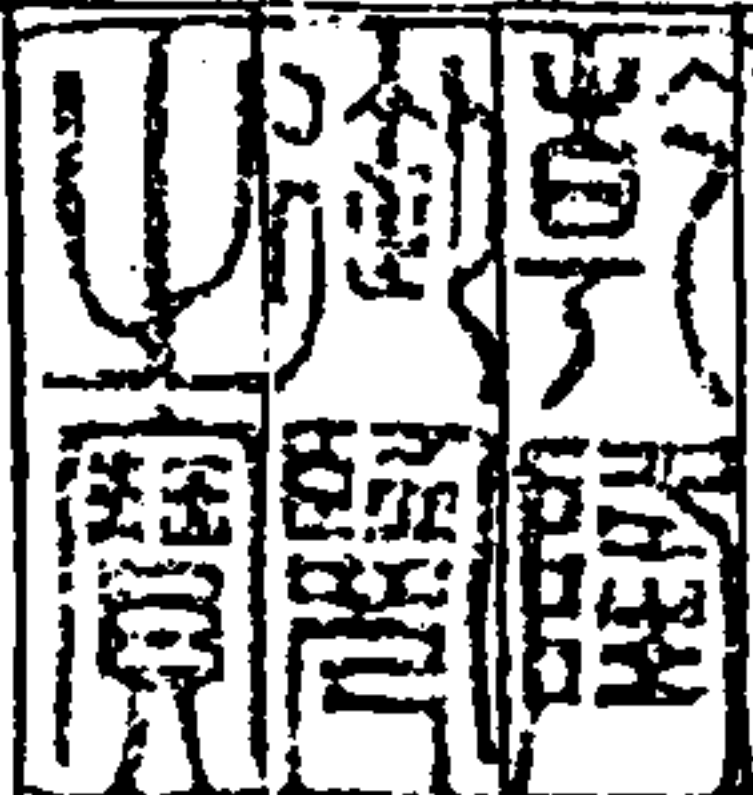
敬仲以才器稱卒於章武太守子餉幼孤學涉有時譽
 居喪以孝聞隋饒州司倉參軍事蘭根族姪愷自散騎
 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
 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
 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
 謂楊愷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許收由是積
 年沈廢後遇愷於路微自陳愷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
 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愷欣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膠州刺史

曰此言極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政理後卒於
 論曰魏長賢思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風季景
 父子雅業相傳亦弓冶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霸業
 亦一代偉人也

愚按此一傳也北史列魏長賢為傳首而祖釗父彥
 反似附見彥無論獨釗止魏太武殺掠語感神明不
 知何以附見且資治通鑑與綱目俱不錄吾疑之已

讀長賢傳末有子微二字乃嘆曰無微則釗沒矣吾
 疑其事終重其言故改置釗於傳首而附彥及長賢
 於後亦孫不先祖云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九

明李清撰

北史五十三



清河王岳子勳

上洛王思宗子元海弟思好

平秦王歸彥兄子武神武諸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趙郡王探字元寶齊神武弟少便弓馬有志氣封南趙

郡公累遷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推誠撫納拔用人士

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繫結神武帥師入洛陽

北齊書曰神武將謀內討以臣伐君為內討顛倒乃

爾

以晉陽根本召琛留樞相府政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

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神武後廷小爾朱

因杖而斃時年二十八贈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天平三

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進爵為王配享

神武廟廷子獻嗣別見節義

清河王岳字洪畧神武從父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知

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大將軍太傅太尉

錄尚書事謚孝宣公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敦直姿

貌寢然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

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有光移別室如

前所見怪之詣卜者筮遇乾之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

兵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

往信都神武大悅及戰於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

軍岳將右軍中軍敗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神武因大

破賊

北齊書曰神武所將中軍已敗賴岳大呼衝陣方得

迴師表裏奮擊因大破之

以功封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

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為僚屬論者美之尋授六州京畿兩大都督六州事悉隸京畿時神武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京師輔政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帶遭喪去職哀毀骨立神武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位歷冀青晉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有綏邊稱

北齊書曰岳任權日久素為朝野畏服及出為藩百

姓望風警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神武崩侯景叛梁武乘間遣其貞陽侯淵明擁泗水于

寒山以灌彭城與景為犄角聲援岳摠諸軍南討與行

臺慕容紹宗擊破淵明擒之景仍與渦陽與左衛將軍

劉豐等相持岳又破之以功除太尉又統慕容紹宗劉

豐等攻王思政于長社岳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為思

政所獲西魏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城不沒者三板

會文襄親臨數日剋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

文襄以為已功故賞典不弘文襄遇害文宣出撫晉陽

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鄴天保初進封清河

郡王五年加太保尋為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

等救江陵師次義陽西魏克荊州因畧地克鄂州獲梁

鄂州刺史陸法和送鄴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

出隨陸並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好色酒歌姬舞女

陳鼎擊鍾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神武令岳撫養

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為領軍岳謂

其德已更倚仗之歸彥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擬為水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

召鄴下婦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

懸薛氏姊鋸殺之讓岳以為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

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鴆岳曰臣

無罪歸彥曰飲之飲而薨

北齊書曰帝使歸彥就切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為

數日薨故時論紛然以為賜鴆

朝野惜之時年三十四詔大鴻臚護喪事贈太宰太傅

假黃鉞給輜輶車謚昭武敕以城南宅為莊嚴寺初岳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兵戎器儲甲千餘領文襄未岳表求納之文襄推心相任不許文襄時亦頻請納又不許將薨遺表謝恩并上甲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文襄廟庭後歸彥反武城知其前譜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贈岳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勣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為青州刺史歷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樂王性剛直有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五

幹斛律光雅敬之每征伐則引為副選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為周師所敗勣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

北齊書曰時奄人佞倖猶行暴虐民間雞豚悉放鷹

犬搏取

儀同荀子溢尤幸勣將斬以狗太后救之乃得釋劉文殊竊謂勣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勣攘袂曰今西冠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致內外離心衣冠解體若今日殺之明日就誅無恨文殊甚愧之勣勸

後主五品以下家累悉置三臺上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焚之此輩必死戰乃可捷也

北齊書曰時周軍續至人皆恟懼朝士出降相屬勣因奏後主曰今所翻叛多是宦官卒伍猶未離二請追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即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類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

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遷勣恒後殿為周軍所得武帝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六

語大悅問齊亡所由勣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為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文為丞相謂曰齊亡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于隣境宜善自愛勣拜謝曰勣亡齊末屬不能扶危定傾獲宥已幸况濫叨名級致速官謗帝甚器之再遷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勣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告諭所部遂止百姓賴之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上表曰陳氏數年以來荒恃滋甚

隋書曰北鷄司旦眺近姦回尚方役徒積骸數千殭
場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沉酒王侯之宅或奔
馳駿騎顛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罪獲戮烽燧日
傲耽淫靡極

天厭亂德妖寔人興或空中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
怪或剝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妖訛人神怨憤
怪異薦發天時人事昭然可知猥蒙朝寄頻歷藩守與
其隣接密通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其時若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七

車雷動戈船電邁臣謂効鷹犬并上平陳五策帝嘉之
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勳為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
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時隴右諸
羌數為寇亂朝廷以邁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
威惠民夸悅附豪猾屏迹路不拾遺以善政稱後吐谷
渾來寇勦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勦
亡戶口坐免卒于家唐褒前代名臣兼以子廉追贈都
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太昌初封陽州縣公累遷
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退永樂守河
陽南城昂走趣城南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
為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
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為長史辛公正為別駕受王委
寄斗酒隻鷄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為濟州仍以監公
正為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
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啟神武神武封啟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八

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永樂卒于州贈太師
太尉錄尚書事諡武昭無子弟長弼小名阿伽性處武
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呼阿伽即君以宗室封廣武
王時有天思道人凶暴橫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鬪
為事文宣並收掩付獄天思等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
一百尋刺史南營州無故自驚走亡入突厥竟不知死
所
上洛王思忠神武從子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

洛郡王歷司空太傅薨子元海別見弟思好本名思孝
 浩氏子也思宗養為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
 文宣受命為左衛大將軍天保五年討柔然文宣悅其
 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鵠入鴨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累遷
 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
 人心時斫骨光并奉使上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并倨傲
 思好因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
 少長深宮昵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駟刑餘貴溢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隋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闇于聽受
 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殘頓絕孔
 懷之義縱子立奪馬于東門光并擊鷹於西市駁龍得
 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
 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獻實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
 斛律光世為元輔威著隣國並非有辜奄見誅殄孤豸
 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
 此懷無致疑惑行臺即王行思之亂也思好至陽曲自

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為長吏武衛趙
 海時在晉陽掌兵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
 曰南安王來我輩惟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
 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
 兵續進思好敗與行思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
 之且殺且招終不降至盡時帝在道叱怒世安自晉陽
 送露布於城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
 宮叶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帝曰所告何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罪暴
 思好屍七日屠剝焚之烹尚之於鄴市令內參射其妃
 於宮內仍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
 適思好子奏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
 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鸞不為
 通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
 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徙因于河州積年善

解胡言為西域大使得胡獅子來獻以功行河東守遂
死焉徽於神武有舊恩及平京洛迎徽喪葬之贈司徒
謚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生歸產至
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
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
王元天穆女陋而妬數忿爭密啟文宣求離事寢不報
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為太妃
善事二母以孝聞徽為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十一

別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文
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
禁衛帝自晉陽之難楊愔宣敕留從駕兵五千於西中
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等楊
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
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
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不內歸彥諭之方得入
進向栢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彌見優重每入

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為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惟
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帝崩歸
彥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即位進太傅領司徒常聽將
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帝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
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既地居將相志氣盈滿發言陵
侮傍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帝亦尋其類
覆前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
帝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曰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十二

尊以右丞相登帝位今因歸彥威名太甚故出之豈可
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命乾和繕寫書日仍
敕門司不聽輒納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
參及門方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
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青陽宮
拜而退莫敢共語惟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
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帝如晉陽乘虛
入鄴為其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

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將將逼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鸞司馬李祖挹別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與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啟歸彥追獲之收禁仲鸞等五人仍並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剔後城破單騎北走至文津見獲鎖送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十三

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頴小兒牽挽我何得不反曰誰耶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帝又使讓之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為籓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止殺元海義雲而已帝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望先命議其罪皆云不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以刃擊鼓隨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于武庫文宣入庫

賜從臣兵器特以二角石與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以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流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清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爾朱氏生鼓城景思王浚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十四

朱氏生任城王潛游氏生高陽王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馬氏漢陽敬懷王洽洽刪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初神武納浚母當有有孕及產浚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謂博士盧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須如字盧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為務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

有氣力善騎射為文襄所愛文宣性雌懦每參文襄有時洩出後但責帝左右何因不為二兄拭鼻由是銜之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為青州刺史雖頗好田獵聰明矜怒上下畏悅之天保初進爵為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否或密以白帝又銜之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于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見帝時不欲大臣交通諸王愔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帝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及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置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愴然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帝嘿然浚等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十五

呼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等與渙皆有雄畧為諸王所傾服帝恐為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樂每下浚渙輒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亂投薪火於籠皆死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為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救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謚簡平無子詔以彭城王洸子嗣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十五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遠神武第四子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為王皇建初歷官至太傅與彭城河間王並給仗衛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以醜終還葬鄴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襲彭城景思王洸字子深神武第五子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洸書見洸筆迹未工戲洸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

用心洩正色答曰昔甘羅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惟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八歲矣殺甚慙武定六年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伍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洩于人間事纖介皆知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鷄羹洩察知之守令畢集洩對衆曰食鷄羹何不還價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足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七

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洩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者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擒姦如神若獲此賊定神矣洩乃詐為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數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竊洩乃令人密往書菜為字明日市中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

年徵為侍中民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洩曰至殿下至此五載民不識吏吏不欺民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惟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洩重其意為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為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洩未暮悉斷盡別駕羊修等恐犯權威乃詣閣諮陳洩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威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威為言修等慙悚而退累官至太師錄尚書洩明練世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八

果于決斷事無大小悉察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姊兼右僕射魏收內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免之洩摘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後駕巡幸洩常留鄴河清三年三月羣盜白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洩為主詐稱使者徑向洩第至內室稱敕呼洩牽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洩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之初洩未被劫前妃鄭氏夢人斬洩首持

去惡之數日見殺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給輜輶車子寶德襲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天姿雄傑倣儻不羣雖在童幼恒以將畧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不為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概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遇害渙年尚幼在西學閭宮中譁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未除冀州刺史在州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陵犯郡縣為法司所紕文宣戮其左者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眾送梁王蕭淵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

愚按周戎衣色尚黑後圍齊晉陽四合如黑雲觀術士所言已知齊亡於周洵異人也

神武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為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

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為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文洛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殺渙故以其妻妻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渙司空謚剛肅教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脩飾詣李李威列左右引文洛立階下數之曰遭難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閭汝是誰家舊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渙無敵子庶長子保嚴以河清二年襲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成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羣小鷹犬少年惟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無子詔以常山王演

第二子亮嗣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為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之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于啟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盡入諸城門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為周軍所執入闕依例授儀同分配遠邊卒于龍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嘗令湝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太保并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五

史別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膚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言捕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加太宰遷右丞相湝先赦司冀青三大藩雖不潔已然以寬恕為吏民所懷五年青州人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倉卒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

延宗稱尊於晉陽使劉子昂脩啟于湝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啟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于湝竟不違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書齊王憲傳曰湝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為戰士者亦數千人

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敕詔湝並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五

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

三國典畧曰湝被擒見憲不敗呼之為弟

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湝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賜死妃盧氏賜斛斯微盧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湝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湝神武第十一子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

尚書令以滑稽便辟寵于文宣每在左右行杖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乃擢晏之為徐州刺史文宣崩湜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頗知臣否又擊胡鼓為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故與杖何期負創死也乾明初贈假皇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三十三

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悅歷太尉河清初出為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及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事子智襲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十五年歷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于州贈左丞相太師錄尚書疑諸王中最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與蒼頭姦疑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氏與同寢有穢雜聲愚按此何等事可以莫須有措筆宋孝武梁豫章王綜與潤而三此史臣所以多獲陰譴也

及長廉慎方雅習于吏職摘發隱偽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廻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文舊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三十四

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逞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廻洛決鞭二百杖決杖一百後歷太師太宰復為定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論曰清河王屬經綸之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風烈適足彰文宣失德焉思好屬昏亂之機歸彥因猜嫌之釁咫尺鄰

都以速其禍智小謀大理則宜然神武諸王多有聲譽
永安以諫爭遇禍固齊室比干彭城涖民布政與循良
比迹上黨申威淮海受辱牢窋以英俠之氣迫悲歌之
思飲食藜藿之羹處茅茨之下其可得乎馮翊廉慎閑
明妄被讒愚以武城陰忌獲免角弓之刺幸矣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三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

明李清撰

列傳第四十二

北史五十四

齊宗室諸王下

文襄諸子

文宣諸子

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

後主諸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
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
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初封河南郡公齊
受禪進爵為王歷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
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及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武成
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救之曰吾飲汾清三盃勸
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

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碁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敵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敵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陛下帝由是忌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爾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竊與言武成大怒頓飲孝瑜酒三十七盃體素肥大腰帶十圍使妻子彥載出酖於車至西華門以煩躁投水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為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為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內姊孝瑜薨後宋太妃為盧妃所譖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歷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

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技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又作朝士圖亦妙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舍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寶物賞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為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願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以禁兵內應之族與敬顯自游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遂至長安雖反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疑可乎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為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

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見鹵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聞而改容親為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受開府縣侯後周武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啟歸葬山東從之尋卒

三國典畧曰孝珩常畜一犬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牽衣而進

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當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

曹將出帝使退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孝瑜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為草人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擬因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以奏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不從帝聞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以為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文襄像孝琬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為不得喚叔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于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累遷并州刺史

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

太平御覽曰長恭面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對敵齊人作舞效之號代面舞

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誦謠之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為太尉與段韶討柘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若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便當借此行罰恐求福反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之術相應曰王前既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

江淮寇擾恐復為將數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而遭鳩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為將躬勤細事每日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職免官及討定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出僕從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為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賁券臨死悉燔之朝野僉載曰王有巧思為舞胡子王意所欲勸胡子捧盞揖之人莫知所由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母陳氏魏廣陽王妓延宗幼為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郎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

為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膳
糝和人糞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聞之使趙道德
就州杖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復加三十又以囚
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
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長恭邙山凱捷自陳兵勢諸
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
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遇害妃鄭氏以
頸珠施佛廣寧王孝珩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淚滴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紙河間王孝琬遇害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為草人像武
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卧延宗於
地馬鞭撻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
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
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
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
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龜鼠
谷乃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

阿兄自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為社稷莫動臣為陛
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竟奔
鄴延宗在并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
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
政由宦豎釁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
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祇承
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為德昌元年以晉昌王
唐邕為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于子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國胡侯莫
陳洛州為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
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及是赫然奮發氣力
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後宮美女賜將士
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
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
自稱名流涕鳴嗑衆皆爭為死兒童女子亦乘屋攘袂
投磚石以禦周軍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

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
 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
 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
 術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
 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
 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
 三國典畧曰延宗率眾排車向前周軍遂却人相蹂
 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爭門相填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左右畧
 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佛恩以鞭拂
 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馬城東阮曲佛恩及
 降者皮子信為尊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崩於亂
 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
 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出城饑甚欲遁齊王憲及
 柱國王誼諫以為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
 內空虛周武乃駐馬鳴角收兵俄傾復振詰旦還攻東

門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民家見擒周
 武自投馬下執其手

三國典畧曰延宗見帝自投於地帝欲執其手

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
 惡直為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
 高都郡有山絕壁臨水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逾
 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為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
 鄴聽事見兩日相連及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
 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問取鄴計辭曰
 亡國大夫不可圖存此非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
 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
 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
 欲仰藥自殺傳婢苦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
 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
 泣而不言以椒塞口死明年李妃收殮之後主之傳位

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為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為起乃與長命結為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其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三

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

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紹仁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武

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爾父捶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

築殺之親以土埋之游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

辨才為後襲王爵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歷侍中清都尹好與羣小同

飲擅置內參捶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

李后后又杖一百後主奔鄴以紹義為尚書令定州刺

史周武克并州以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

鎮諸勇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

相迎任城王潛於瀛州不果乃迎紹義初輔相及其屬

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

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馬邑皆反歸之紹義與靈

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三

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

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

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

能降人遂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令之曰欲還者任意

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為英雄天

子以紹義重蹀似之甚見愛重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

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

年以趙穆為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

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為其報讐周武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為天贊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為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回軍入突厥周人購之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偽與紹義獵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四十

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曰夸狄無信送吾于此竟死蜀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廡閉門拒之紹義初為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

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孝昭初即位晉陽羣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並為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太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益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教字德胄封奏帝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教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遠堂且走且捶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親埋之後園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薨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孽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

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為紹德詔以襄城王子白澤襲齊亡入關徙蜀卒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

愚按齊文宣盡赤元族獨元蠻女為孝昭妃故得不死周武亦盡赤高族獨孝昭子高彥理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小小一事亦有循環

隋開皇初卒於并州刺史其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與汝南王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

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

王仁光西河王仁機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

仁雅丹陽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

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第二綽

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故斫殺

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為司徒冀州刺

史好裸人使踞為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

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強暴云

學文宣伯為人有婦人抱兒在途避入草內綽奪其兒

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

血乃食馬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

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蠅將蛆混觀極樂後主即夜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蠅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浴斛使人裸卧浴斛號叫宛

轉帝與綽臨觀喜喙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

驛奏聞由是大為後主所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

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

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於

後園與綽相撲搯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

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

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

妹齊亡妃鄭氏為周武所幸請葬綽教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初封東平王累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仍領御史中丞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軼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捧捧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與中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六

威儀司徒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張幕華林園東門外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伏不得入自言奉教赤捧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教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坐宮中含章殿視事諸父皆拜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帝欲罪之亂曰臣與第三子相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為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翫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嘗見新冰綠李於

南宮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獨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為不足儼嘗患唯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陜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為劣有廢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七

北宮五日一朝不使每日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強說曰曰殿下被疎正由士開問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教令領軍收

士開伏連以詣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教何煩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虎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

興亡論曰元凶既勦朝野晏清京師市里舞蹈成羣梁董之慶不足斯比

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五

敗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作尼故擁兵馬欲坐孫鳳珍宅上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強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強曰人少延宗顧衆言曰孝昭殺楊遵彥止八

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啟太后曰有緣便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為然後主從之光步導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也執其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五

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辯頭良久乃釋之

愚按光此一時也宜體先君雅意宣太后新詔推諸王愛戴公心黜緯昏而立儼英則齊祚其綿即不然亦因其成勢陳士開罪合死尸諸都市然後請太后高居北宮非婦寺不接以永絕壺穢而於陸令萱之內妖穆提婆祖珽等之外穢則或誅或逐清官府以

匡人主亦一大快舉而惜乎光之失此也儼害身禍國亦亡悲夫

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強都督程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趙主石虎為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舉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殺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啟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

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首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襪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啟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諡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進為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愚按新唐書高氏世系圖止廓之後有玄景元思官於唐餘俱不見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沈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勅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
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性躁且暴位清都尹次西河
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
仁檢次安樂王仁雅幼有瘖疾次丹陽王直直次東海
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仁儼死後諸王守禁彌切
武平末仁邕以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
主窮蹙以廓為光州貞為青州仁英為冀州仁儉為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五

州仁直為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
愚按文宣殺二弟浹皆武成教且若考瑜考琬若
紹德若百年襄昭宣之子無不殺者宜乎諸子并命
于周也

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詔追
仁英還與蕭琮陳叔寶脩其本宗祭祀未幾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
質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天齊滅周武帝

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
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裔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閭平然武
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劔殲覆有徵若使蘭陵獲
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剪以至土崩可為太息安德以
時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臨難見危
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
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考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五

主心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
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
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考昭德音庶可
流慶後嗣百年之酷益濟南濫觴其云莫效前人之言
可為傷歎各愛其子宜其然乎

愚按文宣殺東魏孝靜又及其三子恐濟南太原亦
此之濫觴噫文宣之為前人也久矣
琅邪雖無師傳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厯歲年

一朝勦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是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二十六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一

明李清撰

列傳第四十三

北史五十五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劉貴

蔡雋

韓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尉長命

王懷

任祥 子肅

莫多婁貸文 子敬顯

庫狄迴洛

張保洛

賀拔仁 趙珍 段琛 尉標 子相貴 康德 韓律業 封輔相 范舍樂 標舍樂

侯莫陳相

薛孤延

斛律羨舉

子孝仰

張瓊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叱列平

薛修義

慕容儼

庫狄伏連

潘樂

彭樂

北齊無

暴顯

皮景和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

庫狄威步大汗薩丹並詳于世禁另見

万俟普

魏獻帝以次弟為侯氏孝文改亥氏見魏書官氏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獨新唐書云改侯氏為万俟氏不知何據

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別種也少椎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陸構逆逼授太尉後歸魏累遷第二鎮人酋長

北齊書曰高祖起義普遠通誠款

隨孝武入關拜司空神武平夏州普自覆鞬城率部落歸齊神武躬自迎接封河西郡公位太尉薨贈太師大司馬錄尚書神子洛洛字受洛干

北齊書曰洛騎射過人為鄉閭所仗高祖起義信都

遠送誠款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優禮之

隨孝武入關除尚書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

郡公再遷領軍將軍初神武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禮之

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萬死報深恩及河陰之

戰諸軍北度橋洛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

此能未可來也西人畏而去之神武名其所營地為迴

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世卒贈太師大司馬太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錄尚書諡曰武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曾祖護野肱為懷朔鎮

將遂家馬元寬仁有武畧少與神武相知爾朱榮以為

別將隸爾朱天光平万俟醜奴等以功封東縣伯孝武

立累遷渭州刺史

北齊書曰侯莫陳悅殺賀拔岳周文率岳所部圖悅

元時助悅悅走元收其衆據秦州為周文攻圍苦戰

結盟而罷

元既早為神武知遇，其母兄在東，恒遣表疏與神武往來。周文有疑心，元乃率所部三千戶發渭州西北，渡烏蘭津，歷河源二州，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瑩待元甚厚，瑩女塔劉豐生與元深相結，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界周文遣兵邀元，元戰必摧之。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接，元至引見執手。

北齊書曰：封元縣公，除驃騎大將軍，攻西魏儀同金

欽定四庫全書

祚皇甫智達于東雍擒之

後拜并州刺史，以貪污劾，特見原累，以軍功拜司空。天保初，封扶風郡王，位太傅、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錄尚書元用兵務持重，未嘗敗。皇建初，配享文襄、弟天元、天和、天光有將畧，便弓馬。天保初卒於殿中，七兵二尚書、天和以道元勲重，尚東平長公主文宣受禪，加駙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濟南即位，加特進，封博陵郡公，與楊愔同被殺，贈司空。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破六韓拔陵之亂，以守城功除普樂太守。靈州鎮城大都督賀拔岳與靈州刺史曹瑩不睦，瑩助瑩守岳將自討瑩為侯莫陳悅所殺。周文授瑩衛大將軍，不受，乃遣行臺趙善大都督，乃侯受洛干復來攻，圍引河灌之。瑩與瑩堅守，不下。豐乃東奔神武，以瑩為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功居先，神武執其手，嗟賞之。及王思政據長社，瑩與高岳等攻之，先是訛言大魚道上行，民苦之。瑩建水攻策

欽定四庫全書

過清水灌城，水長魚鼈皆游，城將陷。瑩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舟，忽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浮水向土山為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鈎之，並為敵所害。豐壯勇善戰，死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諡忠武子。尋嗣第三子龍，有功，思位亦通顯。隋開皇中，歷將作大匠，卒於領軍。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為制服。三年武平中，肆所生喪，諸弟並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破六韓常匈奴單于之裔初呼厨泉入朝漢為魏武所留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及元魏興率部南轉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為氏後音訛誤為破六韓世領部落父孔雀少驍勇背其宗人拔陵率部降爾朱榮詔為第一領人酋長常孔雀少子沈敏有膽畧善騎射榮死常居河西天平中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等東歸神武奏為武衛將軍

三國典畧曰王思政固守潁川運米數百車欲向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六

城常與可朱渾寶源前後要襲獲之乃啓大將軍澄曰常自鎮河陽知大谷南口經赤土坂是賊往來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饌惟經此路若於彼選形勝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往還自不能更有行送從之遺斛律光築揚志百家呼三延鎮齊受禪封廣川縣公拜太子太保卒於滄州刺史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諡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性驍雄尚氣俠魏末以太中大夫隨元天穆討平邢杲歷涇岐二州刺史後大行臺賀拔岳表授東雍州刺史令討仇池氏揚詔先於百頃未還岳為侯莫陳悅所殺祚克仇池還莫知所歸俄神武遣行臺侯景慰諭祚遂解甲而還封安定縣公後隨魏孝武西入歷東北道大都督晉州刺史入據東雍州神武遣尉景攻降之芒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除華州刺史文宣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司空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七

劉貴秀容陽曲人剛格有氣斷歷爾朱榮府騎兵參軍榮性猛急貴尤嚴峻任使多愜榮心魏書曰元壽建明初爾朱世隆專擅以貴為征南將軍使抗孝莊行臺元顯恭于正平貴破擒顯恭并大都督裴偽等除晉州刺史 愚按此等事皆諸臣背主黨權臣罪狀北史一槩刪之何也予皆為補入後倣此普泰初行汾州事棄戍歸神武累遷開府西道行臺僕

射責所歷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殺害視下如草芥性峭直攻訐無所回避雖非佐命元功然與神衣布衣舊特見親重卒贈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諡忠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

蔡雋廣寧石門人父普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功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雋豪爽有膽畧齊神武微時深相識附雋初為杜洛周所囚時神武亦在洛周軍中神武謀誅洛周雋預其計事泄奔葛榮仍背榮歸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註 卷一百四十一

朱榮從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顥隨神武舉義又平鄴破韓陵並有戰功封烏谷縣侯出為齊州刺史為政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吏民畏服之性好賓客頗稱施惠

北齊書曰魏孝武二于高祖以濟州要地欲令腹心據之密詔御史搆雋罪狀轉行兗州事高祖以雋非罪請復其任孝武不許除賈顯智為刺史率眾赴州雋防守嚴備顯智不敢前

天平中卒於揚州刺史贈尚書令諡威武至齊配享神武韓賢

內入諸姓有出大汙氏魏孝文改韓氏

字普賢廣寧石門人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榮破後爾朱榮擢充左右榮死

北齊書曰爾朱世隆立元暉為主除賢鎮遠將軍世隆等攻建州石城賢並有戰功

爾朱度律以賢為廣州刺史及齊神武起義度律以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註 卷一百四十一

素為神武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不願去乃密遣群蠻多舉烽若有寇至使者遂為啓得停賢仍潛使人通誠神武

北齊書曰高祖入洛爾朱官爵例皆削除以賢遠送誠款特令復舊

後拜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按檢收甲仗有一賊窟迫歲屍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脛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

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樸歷代以為古物皆寶之賢無故
斫破未幾死論者謂因此致禍贈尚書令司空公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父顯魏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有

器識參預齊神武起兵計策破爾朱氏於韓陵拜安南

將軍樊子鵠據克州起兵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

平之徙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雖多聚斂然以恩撫民

少得安集卒贈司空諡武壯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少好弓馬頗有氣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北齊書曰懷早從戎旅韓樓反於幽州懷知其無成

陰結所部去樓歸魏封武周縣伯

隨齊神武於冀州起兵討破爾朱兆於廣阿又從破四

胡於韓陵以功封盧鄉縣侯天平中為都督廣州刺史

後從神武襲克西夏州還為大都督鎮下館除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公尚書僕射懷以武藝勲誠

為神武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享神

武

任祥字延敬廣寧人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榮署為

王榮敗擁所部先降拜廣寧太守隨齊神武起兵封魏

郡公屢進開府儀同三司祥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

人士稱之及斛斯椿彙發祥棄官北走歸神武

北齊書曰祥棄官北走至河北郡因率土民據之以

待高祖 資治通鑑曰帝因祥附歡乃勅文武官北

來者任其去留

天平初拜侍中遷徐州刺史在州大有受納然為政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殘潁川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據城降西魏西魏遣

其將怡鋒援之祥戰失利還北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

共攻拔潁川元象元年卒於鄴贈太尉公錄尚書事子

胄性輕俠頗敏慧少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興和

末神武攻玉壁還留清河公岳為行臺鎮守晉州以胄

隸之胄飲酒游縱不勤防守神武責之懼遂潛遣使送

款西魏

此時西魏尚存何得遽稱周本史類此者皆正之

為人所糾推勘未得實神武特免之

魏書載神武謂冑曰我推誠待物謂卿必無此且黑

獺降人前後相接虛實何患不知

冑內不自安乃與儀同爾朱文暢參軍房子遠鄭仲禮

等陰圖害神武為人所告窮治得實見殺

莫多婁貸文

內入諸姓有莫耶婁氏魏孝文改莫氏多那二字必

有一訛但不知何時復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

太安狄那人駭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破爾朱兆於廣

阿封石城縣子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為侯又從平兆

於赤嶺嶺兆自謚貸文獲其屍

北齊書曰魏孝武二子神武遣賈顯智據守石濟高

祖令貸文率精銳三萬與竇泰等會於定州同赴石

濟擊走顯智

天平中進爵為公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南

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同文出函

谷景與高昂議整兵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

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

斥埃遇西魏軍戰死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子敬顯嗣

強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

光每令敬顯前驅安置營壘夜中巡察或達旦不眠臨

敵置陣亦命部分將士行伍整肅深為光所重位至開

府儀同三司武平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在并州與唐

邕等推立安德王延宗稱尊號安德敗武將皆從周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

唯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執之斬於閭闔門

外責其不留平陽也

資治通鑑載周武數敬顯曰汝有死罪三前自平陽

走鄴携妾棄母不孝外為偽朝戮力內寔通啓於朕

不忠送款後猶持兩端不信用心如此不死何待

庫狄迴洛

內入諸姓有庫狄氏魏孝文改狄氏西魏後周之

復舊可考不知東魏北齊又何時復舊夸俗難變

若此

代人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爾朱榮榮誅隸爾朱兆神武舉兵信都迴洛擁衆來歸從破四胡於韓陵累遷夏州刺史孝昭即位進封順陽郡王太寧初為朔州刺史轉太子太師卒贈太尉定州刺史

張保洛代人自云本出南陽西郟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為北土所知保洛少便弓馬初從葛榮敗仍為爾朱榮統軍後隸齊神武神武起兵保洛為帳內從破爾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北於廣阿又破之韓陵

北齊書曰魏孝武與高祖不協令儀同賈顯智等東趨濟州高祖遣大都督竇泰拒之保洛隸泰前驅事定轉都督

元象初刺史西夏州從戰芒山文襄嗣事歷梁州刺史錄安武縣伯三進爵為公齊受禪加開府仍為刺史以聚斂為民所患濟南初兼侍中尋出為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以聚斂免官奪王爵卒贈前官追復本封從神

武出山東又有賀拔仁麴珍段琛尉標子相貴康德韓肆業封輔相范舍樂牒舍樂並以軍功至大官史失其事與為北史所載而事不足傳者今皆不錄內尉標代人太寧初位司徒封王子相貴武平末為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晉州刺史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啓周武請師約為內應周武自率衆至城下子欽等夜開城引軍入鎖相貴送長安卒弟相願彊幹有膽畧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并州又至鄴每立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將殺高阿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孝珩竟不果及孝珩被出相願拔佩刀斫柱嘆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後不知所終牒舍樂武威人開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漢中郡公戰歿關中

薛孤延代人少驍果

北齊書曰初從韓樓反後與王懷密計討樓為樓帥乙弗醜所覺力戰破醜歸行臺劉貴賜爵永固縣侯從神武起兵以功累加儀同三司從西征至蒲津及竇

秦失利神武班師延後殿且戰且行一日研折十五刃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視之按稍直前大呼

北齊書曰未至三十里雷火燒面延唱殺

統浮圖走火遂滅延還看鬚及髮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與霹靂鬪後封平秦公與諸將討潁川延專監造土山以醉為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譙於華林園文襄啓魏孝靜帝坐延階下辱之齊受禪別賜爵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昌縣公延好酒多昏醉以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為前鋒

位太子太保太傅

斛律羌舉太安人世為部落酋長羌舉少驍果從爾朱

兆兆破乃歸神武神武以忠於所事

北齊書曰羌舉從爾朱兆入洛有戰功深為兆愛遇

恒從征伐觀此則從兆執孝莊者皆此賊也何云

忠

亦加嗟賞天平中除大都督後從神武戰沙苑時議進

起計羌舉曰黑獺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欲一死決有同狗犬或能噬人且渭曲土淳無所用力若不與戰徑起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可懸軍門神武欲縱火焚之侯景曰當生擒黑獺示百姓焚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既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後封密縣侯為東夏州刺史有疾疾刺胸竹筍吮之垂愈因怒創裂卒贈儀同三司子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由群豎自趙彥深死後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為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為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承光詔禪位任城王浩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降周武帝仍從入闕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戶部尚書卒

孝卿等冒濫王爵皆不以例削去彰後主之失也餘

做此

張瓊代人少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為亂榮敗降爾朱榮歷濟州刺史及爾朱氏敗歸神武拜汾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平中神武襲尅夏州以瓊為慰勞大使留鎮之尋為周文所陷卒子欣尚魏平陽公主

平陽公主即周文元后后傳內欣作歡歡必本名北齊書避高歡諱故易之北史因而未改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十八

除駙馬都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為憂慮而欣豪險放縱與公主情好不協尋為孝武所害時稱瓊為先見
宋顯字仲華敦煌劾毅人性果毅有幹用初事爾朱榮稍遷記室參軍榮死世隆等以為晉州刺史後歸神武為行臺左丞拜西兗州刺史

北齊書曰時梁州刺史鹿永吉據州外叛西魏遣博

陵王元約趙郡王元景神率眾迎接顯勒當州士馬邀破之斬約等拜儀同三司

在州多所受納然勇決有氣幹檢御左右咸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沒於陣贈司徒公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廣平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賜爵白水子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疑老生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為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誅東徐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十九

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內懷憂懼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送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爾朱仲遠敗乃歸神武天平初頻以軍功都督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伏之渭曲之役則為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元象初除洛州刺史以前後勳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除徐州刺史取受狼藉鎮

送晉陽文襄恕其罪卒贈司空謚烈懿則弟敬實位東
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業不尅死焉

慕容紹宗字紹宗是第四子太原王恪後

十六國春秋載恪止一孫奇為慕容盛賜死嗣遂絕
讀此方知恪有後恪大賢故幸之

曾祖騰歸魏遂居於代父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極毅
少言深沈有膽畧爾朱榮其從舅子榮入洛私告曰洛
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剪除恐後難制吾欲因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二十

官出迎悉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既執
忠義忽欲殲夸多士實謂非策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
侯遷爾朱兆長史及兆敗

北齊書載曰初紇豆陵步藩逼晉陽爾朱兆累為所
破欲以晉州徵高祖共圖步藩紹宗諫曰今天下擾
擾人懷覬覦高晉州推誠相待何忽相猜阻便禁
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忽相猜阻便禁
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隸高祖共討步藩滅之

及高祖舉義信都兆以紹宗為行臺率軍壺關以抗
高祖及敗於韓陵兆撫膺自咎謂紹宗曰比用卿言
今豈至此時士卒多奔兆懼將遁紹宗建旗鳴角招
集師徒軍容既振與兆徐上馬已高祖討兆於晉陽
兆寤自縊 通鑑考異曰兆始召歡自救非猜嫌時
北史謂紹宗此語在歡請帥降戶就食山東下方為
是

紹宗於烏突城見神武遂携榮妻子并兆餘衆自歸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二十一

武神武仍加恩禮所有官爵並如故軍謀兵畧時參預
及遷鄴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累遷青
州刺史時丞相記室孫季屬紹宗以其兄為州主簿紹
宗不用季諧之神武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所親
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否由是徵還元象初以軍功進
公累遷御史中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授徐州刺
史執烏黑殺之還除尚書左僕射侯景叛命紹宗為東
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大都督高岳擒梁

貞陽侯蕭淵明於寒山迴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爾諸將皆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耶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將從之因大捷

詳見南史侯景傳 北齊書曰初高祖末命世宗曰

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竟立功効 資治

通鑑曰堪敵侯景者惟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

欽定四庫全書

遺汝

南史文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三

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又以紹宗為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以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卒也其卒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纜斷飄纜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莫不悲惋朝廷嗟傷之贈太尉謚景惠長子士肅以謀反伏法朝廷以紹宗功罪止

士肅身皇建初配享文襄士肅弟三歲三歲幼聰敏多武畧頗有父風武平初襲爵燕郡公以軍功

隋書曰三歲敗陳師於壽陽又兩敗周師於孝水河

陽

歷武衛大將軍周師入鄴齊後主東遁三歲留守鄴宮

齊王公以下皆降三歲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

甚厚

隋書載周武詔曰三歲父子誠節著聞宜加崇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文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三

授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九年以吳州刺史副襄陽公韋

洸討平嶺南至廣州洸中流矢卒紹三歲檢校廣州道

行軍事以功

隋書曰嶺南酋長王仲宣反圍廣州三歲副洸討之

洸死賊衆四面攻圍三歲固守月餘知城中食盡不

可持久遂自率驍騎夜出突圍攻之賊衆散敗廣州

獲全

授大將軍後遷鄆州刺史民歌頌之

隋書曰州極西界姦宄遷配者多人多逃逸三歲招納綏撫繼負日至

文帝數有勞問又畜產繁滋復醞餽奉獻賚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免馴壇側使還以聞帝大悅改封河內縣男歷疊州總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大業七年卒

隋書曰三歲從子避為澧水丞漢王諒反抗節不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以誠節聞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世為首帥平有容貌美鬚鬢善射馭襲第一領民酋長魏末以軍功至武衛將軍

隨爾朱榮破葛榮平元顥封瘞陶伯榮誅

北齊書曰榮死平與爾朱榮妻爾朱世隆北走元暉立加京畿大都督

爾朱氏陵僭平懼禍後歸神武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天保初累遷克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卒贈都督瀛

州刺史諡莊惠

詳修義

北齊書作循義

字公讓河東汾陰人父寶集定陽太守修義少而姦俠輕財重氣

北齊書曰時有急難相投者多容匿之

魏正光末天下起兵特詔募能得三千人者用為別將

修義得七千餘人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以軍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北齊書曰絳蜀賊陳雙熾等聚汾曲循義以大都督

討之念雙曲是其鄉人輕詣壘下曉以禍福遂降之

拜龍門鎮將後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修義以天下

紛擾遂為逆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

軍未至修義慙悔乃表乞大將招慰孝明遣西北道行

臺胡元吉往乃降鳳賢等猶據險不降修義與書降之

北齊書曰循義與其族人善樂嘉族等各率義勇為

攻取勢與書降之

乃授鳳賢龍驤將軍爾朱榮以修義反覆錄送晉陽與
高昂等並見拘防榮赴洛皆以自隨置於駝下署榮誅
魏孝莊以修義為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
神武晉州刺史見之相待甚厚及韓陵之捷以修義行
并州事孝武入關神武以修義為關右行臺自龍門濟
河招下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初神武欲大城晉中
外府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此處雖城何益乃止及沙
苑之敗徙秦南汾東雍三州民於并州又欲棄晉已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二十六

家屬向英雄城修義諫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
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并州城使我今無所
趨修義曰若失守請就誅斛律金曰還仰漢小兒守收
其家口為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修義行晉州事及
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修義開門伏甲待之子
彥不測虛實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後除齊州
刺史以黷貨除名追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俄以軍功進
正平郡公如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傅贈司空修義

從弟嘉族性亦豪爽從神武平四胡於韓陵歷華陽二
州刺史卒官子震位廉州刺史亦著軍功又歷南汾譙
二州刺史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人前燕遼東公廙之後

北齊書曰儼父叱頭魏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
尺

容貌出群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

北齊書曰爾朱榮入洛授儼京畿南面大都督會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二十七

荆州梁將曹義宗所圍儼應募赴之時北育太守宋
帶劔謀叛儼輕騎出其不意徑至城下語云大軍已
到何不出迎帶劔惶恐而出儼即執之一郡遂定

爾朱氏敗歸神武以勲累遷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
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以下數罹其罪乃謂儼曰府君
少為群下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
拜人神武聞三人在邊不和微相樂還朝以儼代為刺
史遷東荆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為其部下人所執將投

山賊張儉為守人王崇祖私放獲免神武仍授以軍司
共擊平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諸州多翻陷惟儉獲全
北齊書曰儉為東雍州刺史值沙苑之敗西魏荊州
刺史郭鸞率眾攻儉拒守二百餘日曉夜力戰大破
之追斬三百餘級

天保初以軍功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梁司徒陸法和
儀同宋蒞等以郢州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議以
城在江外求忠勇過人者守之眾推儉遂遣鎮郢城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三

入而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於上流
鸚鵡洲造荻蒺竟數里以塞舟路眾懼儉導以忠義又
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儉於是順
士卒心祈請須臾衝風驚波漂斷荻蒺約復以鐵鑠連
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蒺復斷絕如此再
三城人大喜以為神助

北齊書曰瑱移軍城北造柵置營約將戰士萬餘人
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南北勢合

儼出城奮擊大破之

北齊書曰先是郢城卑下蕪土踈頽壞儼修繕城池
多作大樓造舟艦水陸備具工無暫闕蕭循又率眾
五萬與瑱約夜合兵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
循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
與

瑱約又并力圍城城中食少糧絕惟煮槐楮葉并紵根
水萍葛艾等及靴皮帶筋角等食之人死即取其肉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三

別分食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其同苦
自正月至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請和文宣以城
在江表有詔還之及至望帝悲不自勝帝親執其手將
儼鬚看髮歎息久之曰

北齊書載帝曰觀御容貌朕不復相識

自古忠烈豈過此也

北齊書載儼對曰臣不屈豎子重奉聖顏雖夕死無
恨

除趙州刺史天統四年別封寄氏縣公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疋五年進爵義安王武平元年為光州刺史儼少從征討經畧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害物卒贈司徒子子會位鄴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勅喻之子會恻其子付獄尋赦書至云行臺已降子會乃與寮屬北面慟哭然後奉命爾朱氏將帥歸神武者又有代人庫狄伏連本名伏憐事爾朱榮至直閣將軍後從神武天保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一

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性質朴勤於公事直衛官闕曉夕不離帝所頗以此見知然鄙怯愚狠為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恨之又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撻逼遣築塙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邪王儼矯詔殺和士開支解以死伏連家口百餘盛夏人料食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為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

滅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歲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齋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及死唯著敝禪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並歸天府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為字及長寬厚有膽畧初歸葛榮榮封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一

朱榮為別將討北海王元顥有功後從破爾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從破西魏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今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議不同而止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標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鑒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

進璽綬田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靖陝遣
其行臺侯莫陳崇自齊子嶺超軹關儀同楊標從鼓鍾
道出建州陷孤公成詔樂總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
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趨崇崇遂遁又為南道
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鰲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舊在
石梁景改為淮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除瀛
州刺史仍畧淮南天保六年卒於懸瓠贈假黃鉞太師
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三

密謹慤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為幽
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
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不守詣冀州降周授上開府隋
大業初卒

彭樂字興安定人號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降爾朱榮
從破葛榮於滏口又為都督從神武與行臺僕射于暉
討破羊侃於瑕丘後叛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及榮遣
大都督侯淵擊樓樂又叛樓降淵神武出山東樂又隨

從韓陵之役樂先登陷陣賊衆大崩累封爵汭陽郡公
除肆州刺史天平四年從神武西侵與周文相拒神武
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不可
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
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戒之高
仲密叛周文援之神武迎擊芒山候騎言賊去洛州四
十里蓐食乾餼神武曰自應渴死何待我殺乃勒陣待
之西軍至皆喉慘樂以數千精騎為右甄衝西軍北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三

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人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樓
事爾朱榮背爾朱歸我又叛入西事之成敗豈在一樂
但念小人反覆爾俄西北塵起樂使告捷鹵西魏臨洮
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
善督將寮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手臨以刃歷兩陣
唱名諸將乘勝斬首三萬餘西軍退神武使樂追之周
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何不急
還營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束以歸言周

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對且言不為此語縱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頰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刃將下者三噤斷良久乃止樂更請五千騎取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言捉耶取絹三千疋歷樂因賜之累遷司徒天保初封陳留王遷太尉二年謀反為前行襄州事劉章等所告伏法

本史隋王劼傳有表云是時齊國有秘計載天王陳留入并州齊主高洋為是誅陳留王彭樂讀此則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之謀反非寔當為白之

暴顯魏郡斥丘人祖喟仕魏為朔州刺史因家焉父誕恒州刺史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好相表大必為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顯善騎射曾從魏孝莊獵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後從神武起義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

北齊書曰侯景反河南為景所攻顯出左右二十餘騎突出賊營拔難歸國即授顯士馬隨高岳等破景

於渴陽

封屯留公天保中以賊解州大理禁止處判未訖為合肥被圍遣顯與步大汗薩等

北齊書曰大薩代郡西鄙人從爾朱榮平葛榮有功榮誅又從爾朱兆入洛及兆敗於韓陵乃降神武以功封行唐縣公無事可紀附見於此

攻梁北徐州擒其刺史王彊天統中累遷位特進封定陽王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皮景和琅琊下邳人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從征步落稽從賊有伏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景和趨捷有武用從襲庫莫奚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討柔然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職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平均故頻有美授同通好後冠蓋

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
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之恒令景和案覆據理執
正故無枉濫後除特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軍琅瑯
王儼殺和士開兵指西關內外莫知所為景和請後主
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陳將吳明徹寇
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又有平
陽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麩不多供贖甚廣
密徙地歲漸出餅餌愚人以為神力見信於魏衛間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四十一

三十六

為逆亂謀泄乃潛度河聚眾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
景和遣騎擊破之擒子饒送鄴烹之及吳明徹圍壽陽
勅景和與賀拔伏思救之

北齊書曰景和以尉破胡新敗懼不敢進頓兵淮口
及勅使頻促始渡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器械軍
資多失陳將蕭摩訶率步騎截之整旅逆戰摩訶退
是時拒明徹者多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除尚書令武
平六年卒贈太尉錄尚書少子宿達開皇時通事舍人

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絕而復蘇不能下食三日
亡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祈
連山因以山為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

魏孝文曾改為綦氏矣見前

父元成燕都太守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為爾朱榮親
信榮被害即從爾朱世隆奔建州仍從爾朱兆入洛猛
父母兄弟皆在山東爾朱京縈欲投神武召與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四十一

三十七

北齊書曰京縈命之者再猛皆不從

舉稍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猛以素
蒙兆恩即背京縈復歸兆兆敗猛與斛律羌舉乞伏貴
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婁昭羌
舉以故酋長子故無所配既而三人並為神武親信後
都督爾朱文暢將為逆猛曰昔事其父兄今日寧受死
耳寧忍告而殺之耶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

北齊書曰爾朱兆敗猛歸高祖高祖曰爾朱京縈將

爾投我汝何中途背去猛具陳服事之理不可二心
高祖曰汝莫懼事人當如此與此不同

舍其罪益親之以軍功封廣興縣侯梁使來聘云求角
武藝文裏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校挽彊
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
人嗟服天保初除東秦州刺史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
侵逼晉陽救猛往視覘賊中一驍將趨出來鬪

北齊書曰猛遙見之挺身獨出與相對俯仰問刺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落馬

猛即斬之天統五年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
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嗟
趙彥深以猛武將中頗疾姦佞言議時可采故引知機
事祖珽奏猛與彥深前推琅邪王儼有事弊故出猛刺
史定州彥深刺史西兗州即日首途先是謠曰七月刈
禾太早九月噉糕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
至是乃驗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時猛亦知

情遂被追還削王爵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民
稱之淮陰王高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携引之韓長鸞
等沮難復授膠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卒初猛
與尉興慶謝猥饒並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
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救神
武之窘為軍所殺神武嘆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
者言卒以榮寵自畢興慶事見齊本紀興慶每入陣常
自署名於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浮圖世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高王浮圖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謚閔莊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五世孫高祖虔陳留王
父永啓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事人隨魏孝武
入關天平末東西魏交戰景安臨陣東歸芒山之戰以
功賜爵西華縣男景安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至恒
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別封
興勢伯帶定襄縣令累遷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
戍未立

北齊書曰突厥強盛慮或侵逼

詔景安與諸將緣塞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帝聞之遣使推檢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以所飲賊絹五百匹賜之以彰清節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天統四年除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四十一

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久在遼州

北齊書曰州鄰接他境景安綏和邊鄙不相侵暴

人物安之又管内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寧輯武平末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公討稽胡戰沒初永兄祚襲陳留王祚子景皓天保時誅諸元親近者如景安之徒疏宗議請姓高氏

既云景安以昭成疏宗不與親近同戮何元韶傳內

又云昭成以下無遺北齊書自相矛盾乃爾北史亦不為改正何也

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

伽藍記曰景皓立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士夙善玄言道家之業

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美容儀有器幹景安告景皓與豫同獲免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四十二

於東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隨母為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為文宣所知後為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永業久在河陽善於招撫

北齊書曰時歸降者萬計選其二百人為爪牙每先鋒以寡敵衆

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河清末徵為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衰弱洛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為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民庶多思永業又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視客永業曰客行忽忽故不出視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四十三

三國典畧曰永業恐洛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將尉遲迴為土山地道曉夕攻擊永業選三百人為爪牙每先鋒死戰迴不能克

進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北伐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須達告降於周授上柱國應公宣政末為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為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傅伏太安人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民大都

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

北齊書載伏謂行臺乞伏貴和白賊已疲弊願得精騎二千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

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克晉州執行臺尉相責招伏伏不從周克并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鍾為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四十三

人所讐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呂伏伏聞後主已被覆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周武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惟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白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與同食令於侍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

河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為傳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卒於岷州刺史

雷顯和晉州敗後為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馬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

論曰爾朱殘逆万俟普遠効誠款知神武陵逼隨帝西遷去就之途未為失節

愚按去就間非君則臣若云舍君就臣未為失節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乎

道元感母兄之德荷知遇之恩思親懷舊固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並乘機獨運異夫盜竄竊邑者也神武招携理殊納叛諸將擇木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終極榮寵神敬力屈東維未虧臣節其被恩化蓋亦明主之仁焉劉貴蔡雋有先見之明匡贊霸業配享清廟豈徒然也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婁貸文庫狄迴洛張保洛薛孤延斛律羌舉張瓊宋顯王則等並運

屬時來或因羈旅馮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為王侯因為宜矣孝卿功臣之盾自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畧在世見重昔事爾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神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渴水往若摧枯竿盡數奇逢斯禍酷悲夫三歲運屬危亡貞槩自處可謂不隕門節矣叱列平薛修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暴顯皮景皮綦連猛元景安等策名戎幕備開夷險位高任重咸遂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誠永業際國危方見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所貴乎

愚按蔡雋任祥附權臣而背人主所當別論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

一百四十二

明李清撰

北史五十六



尉景

庫狄干 士文別見

韓軌

婁昭 九子獻

高隆之 齊之

賈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段榮

子韶

孝言

斛律金

子光

美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祖通仕沮渠氏沮渠斌徒居北邊父機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歸爾朱榮尋為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為晉州又引為長史北齊書曰高祖自晉陽出滏口行至襄垣爾朱兆率眾迎之與兆宴飲水湄誓為兄弟各還本營明日兆往招高祖高祖將赴之以安其意臨上馬騰牽衣止之兆隔水肆罵兆還晉陽高祖遂東

及起兵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

北齊書曰騰又勸高祖立元朗見神武本紀

累遷尚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騰願

尚之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

此公主即明月耶他日從孝武入闕啟宇文泰殺帝

之禍即此公主也一失節孀婦其胎禍乃爾

騰妬隆之遂相間構神武啟免騰官俄復之與斛斯椿

同掌機密為孝武所忌慮禍奔晉陽神武以誅椿為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本史言神武入討以臣伐君乃爾反言今正之

畱騰行并州事孝靜立入為尚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

咸知之除侍中兼尚書令

魏書刑罰志曰魏自爾朱擅權輕重肆意在官多尚

嚴酷遷邳後京畿盜起有司奏立嚴制侍中孫騰上

言法若畫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輕重業

律公私劫盜罪止流刑而比來執事律令之外更立

餘條斯乃刑書徒設獄訟更煩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臣以為升平之美義在省刑陵遲之弊必由峻法是以漢約三章天下歸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禮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定名國有常辟不宜巨細滋煩令民豫備諸諸犯盜之人悉準律令以明恒憲詔從之時西魏攻南秦州詔騰率諸將禦之騰性怯無威略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推訪不得疑其為人婢及為司徒奴婢訴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解司徒尋為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左僕射太保仍侍中遷太傅初博陸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為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氏更適鄭伯猷携賈於鄭氏賈有色騰納為妾妻袁氏卒騰以賈有子正以為妻詔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回授其女其違禮肆情多此類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月盈與奪自己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行府藏銀器盜為家物親狎小人專為聚斂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焉神武文襄

屢加請讓終不悛武定六年卒贈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謚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為閩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賃升為事或曰父幹為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定功神武命為弟仍云勃海裔人贈幹司徒公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氣初行臺于暉引為郎中與神武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北齊書曰隆之封平原郡公邑千七百戶隆之求減戶七百并求降已四階讓兄騰優詔許之入為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權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啟神武更均平之又領營構大將作以十萬夫徹洛陽宮殿運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磴並有利於時魏自孝昌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

佐僚所在頗煩擾隆之請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羣小謹踞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祚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為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好小巧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堋土上立三人像為壯勇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堋土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先是文襄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文襄遇害隆之啟文宣並欲害之不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隆之淫於楊愔前妻帝妹也故愔能毀日至崔季舒等仍以前隙諧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帝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寃狀便宜申滌何過要

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宴語昶曰與王交遊當死生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帝未登庸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

愚按魏李靜禪齊與羣臣別隆之獨泣洒見孝靜記此其所以與裴讓之同禍也

帝深銜之因此大怒罵曰徐家老公令壯士築百餘拳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駕沒於途贈太尉太保陽夏王竟不得謚隆之雖不學涉而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妙為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猜害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慧登言乞命帝曰事不得已以鞭扣鞍皆同時就戮並投於漳水發隆之家出屍其貌不敗斬骸骨焚之棄於漳流天下寃之隆之嗣遂絕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為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

三司崔孝芬以結姻不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
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並搆成其罪害之終至
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天道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內温人徒居雲中因家焉子
如初為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孝昌
中北州淪陷子如南奔肆州為爾朱榮所禮

北齊書曰榮之向洛以建興險阻往來衝要有後顧
憂以子如行建興太守當郡都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稍遷大行臺郎榮誅隨榮妻子與爾朱世隆等走出京
城

北齊書曰榮之誅子如自宮內突出至榮宅棄家隨
榮妻子與爾朱世隆走出京城世隆欲還北子如曰
方今天下匈匈惟強是示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
恐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迴軍向京師出其不
意或可離潰假不如此猶足示有餘力使天下憚我
威強於是世隆等還逼洛陽

節閔立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

北齊書曰高祖起義信都世隆等以子如有舊出為

南岐州刺史子如憤恨泣涕自陳而不獲免

神武入洛以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

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

政甚見信重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

北齊書曰高祖待之甚厚並坐同食從旦達暮

及還神武武明后俱有齋率以為長子如性既豪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兼恃舊恩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
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
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便令
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轉尚書令及文襄輔政
以賄

北齊書曰子如義旗之始本不參預直以故舊委重
意氣甚高聚斂不息

為御史中尉崔暹所劾在獄一宿髮皆白辭曰司馬子

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齋特牛犢
積在道死唯齋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者神武書敕文
襄曰馬令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
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
哀其頗悴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蠶賜酒百瓶羊五百口
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
路邪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復官爵
齊受禪以翼贊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九

文宣先謀受禪子如逆于遼陽固言未可見文宣本
紀此又云有翼贊功何其不符

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治檢裁言戲
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
並加欽愛復以此稱之然素無鯁正不能以平道處物
文襄時中尉崔暹黃門郎崔季舒俱被任用文襄遇害
暹等赴晉陽子如以糾劾之釁乃啟文宣言其罪勸帝
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為有司所奏文宣讓之曰崔暹

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
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卒贈太師太尉謚文明
愚按子如勸爾朱世隆攻洛與賈胡勸李儼郭汜攻
洛何異及高歡起兵抗君子如又曰向欲立小者正
為此耳故歡卒舍清河王亶而立其十一歲之子孝
靜皆子如啟之也皆主黨權罪不容於死

長子消難嗣別見子如兄慕慕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
遷潁州刺史肆行姦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十

子如恩舊免其請弟死罪徒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渦
陽復有異志為景所殺世雲弟膺之膺之字仲慶美鬚
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
天平中叔父子如執鈞當軸膺之既宰相猶子兼自有
名望所與遊集盡一時名流與邢子王才元景等並為
莫逆交及兄世雲從逆期親皆應誅膺之及諸弟並有
人才為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徒近鎮文宣嗣業得還
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縣公迴授膺之子如撫愛甚慈

膺之昆季事之如父性方古不能諧俗舊與楊惲同為黃門郎至惲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惲嘗有從姊慘尚書卿尹皆跪弔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惲威儀道引乃於樹下側避之惲從車望見呼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捧本不避卿惲甚重之然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間淪滯不齒河清末累拜金紫光祿大夫患泄痢積年不起武平中就家拜儀同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專以賞勲勤膺之雖為猥雜名器猶重初司徒趙彥深起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十一

孤微為子如管記膺之甚相忽畧及彥深為宰相朝士輻湊膺之自念故被延請永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左丞相韶弟位望甚隆嘗詣其弟幼之舉座傾敬膺之時牽疾外齋馮几而坐不為動容直言我患痢久太常不得致怪黃門郎陸杳貴遊後進膺之嘗與人棋杳忽至寒暄而已棋不輟圍宅閑素門無雜客性不飲酒而不愛重賓遊病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奕棋永日名士有素懷者時相尋候無雜言唯論經史

好讀太玄經又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患痢十七年竟以此終

竇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為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收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期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徒而南泰母從之俄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畧泰父兄戰沒於鎮泰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十一

負遺骸歸爾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為晉州請泰為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領御史中尉泰以勲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百寮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侵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為周文所襲眾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謠云竇行臺去不迴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憤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傾去旦視闕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

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謚武貞奉妻武明妻后妹奉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子孝敬嗣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秦漢置尉堠官其先有居此職者因氏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入杜洛周中仍共歸爾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景妻常山君神武姊以勲戚每有軍事與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七

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財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庫狄于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不剝公神武誠景曰可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答進封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

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魏孝靜乃許之

愚按此一舉也歡以至親不便行法故假主威懼之泣請者三皆詐也景夫婦亦識其意所以忿怨彌深於是黜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景景恚卧不動叫曰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為爾汲水舐生忘之耶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墻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七

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杖邪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士民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卒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勲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子粲少歷顯職性麓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為王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使就宅問之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王粲父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敕粲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使者

以狀聞文宣使段韶諭旨祭見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祭襲爵位司徒太傅卒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世辯率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是紫陌橋不敢顧隋開皇中卒於浙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武明后母弟祖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各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五

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內干有武力未仕卒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時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雄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諫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為中軍大都督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封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後從神武入洛哀州刺史樊子鵠起兵以昭為東道大都督攻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魁是怨

其人何罪皆捨之後遷司徒出為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舉大綱而已卒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謚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追封太原王父封亦如之皇建初配享神武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為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帝大漸與趙郡王叡等同受顧命位司空叡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已納士開賄賂成叡之禍詳見士開傳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畧亡穆提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六

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告定遠不許因高今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賊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死昭兄子叡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養於昭為神武帳內都督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為文襄所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叡無佗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為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為尚書

左丞宋仲美彈奏經赦乃免尋為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懸瓠敵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

庫狄干善無人曾祖越豆春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千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軍將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入京夏歸里孝昌元年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七

邊擾亂奔雲中為刺史費穆送于爾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于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虎牢叛神武封之以干為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時周文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渡干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為定州刺史不閑吏事多煩擾然清約自居不為吏民所患遷太師天

平初以干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帝摠大眾威望之重為諸將所伏而最為嚴猛曾詣京師魏臨淮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常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卒贈假黃鉞太宰給輜輶車謚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謂之穿鎚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並知書干皇建初配享神武子士文別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六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少有志操性深沉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為鎮城都督及起兵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爾朱兆於廣阿仍督中軍又從破兆於赤嶺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馬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未幾復爵歷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軌妹為神武所

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勲庸歷登台鉉常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柔然暴疾卒于軍贈假黃鉞太宰太師謚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子晉明嗣晉明有俠氣諸勲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九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祖信以挾徙北邊仍家于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歷術專意星象正光中謂人曰吾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亂亂起此地天下因此橫流無可避也未幾如言榮初依杜洛周因奔尔朱榮及神武起兵榮贊成之神武南討鄴留榮鎮信都時攻鄴未克榮轉輸無闕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授瀛州刺史榮妻武明皇后長姊榮恐神武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歷相濟秦三州

北齊書曰榮性溫和所歷皆推仁恕

所在民吏愛之初神武將圖關右榮盛稱未可及渭曲敗神武曰不用段榮言以至于此尋除山東大行臺領本州流人大都督甚得物情卒贈太尉謚昭景皇建初配享神武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韶字少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畧神武以武明后妹子益器重之常置左右為心腹領親信都督神武拒尔朱兆於廣阿憚兆兵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死所謂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十

者得天下心尔朱裂冠毀冕拔本塞原邙山之會羣紳何罪

愚按印山必河陰之誤

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王誅惡君側何往不克神武曰吾雖以順討逆恐無天命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今尔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鬪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挑戰敗之頻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後迴賜父爵姑臧

縣侯

北齊書曰以下洛縣男啟讓繼母弟寧安

邛山之役神武為賀拔勝所窘詔從傍馳馬反射斃勝馬追騎憚不敢進神武遂免賜鞍下馬并金進爵為公及征玉壁攻城未下神武不豫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等曰吾每謂孝先論兵殊有英畧若比來用其謀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危篤欲委孝先以鄴下事若何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無出孝先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五

冊府元龜載神武謂韶曰吾昔與御父冒涉艱險同獎王室今吾疾如此宜善相翼佐仍令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以韶為託令軍旅大事並與籌之

北齊書載神武謂文襄曰段孝先知勇兼備親戚中惟有此子

已神武殂侯景叛文襄還鄴留韶守晉陽委以軍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樂郡公文宣受禪

北齊書曰顯祖受禪別封朝陵縣又封霸城縣韶啟歸朝陵于公乞封繼母梁氏為郡君又以霸城縣侯讓其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

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

資治通鑑曰廣武王長弼與韶不協齊主將如晉陽長弼言于帝曰韶擁強兵在彼恐不如人意豈可遽往投之帝不聽既至以長弼語告韶曰如卿忠誠人猶有說况其餘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五

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頭潛至宿豫韶韶攻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思又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偉等圍宿豫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奔進破超達軍

北齊書載韶為諸將曰吳人輕躁本無大謀今破超達霸先必走

迴赴廣陵霸先遁

冊府元龜曰追至揚子柵望揚子城乃還大獲其軍
資器物

旋師宿豫遣辯士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詎度白額
終不為用斬之并其諸弟並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
司空司度大將軍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
起大司馬仍為尚書令後與東安王婁叡平高歸彥遷
太傅仍歷并州為政不存小察甚得民和周人造將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五

是夸與突厥合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周
步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諸將或欲逆擊之韶曰積雪
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
大破之

史糾曰愚聞趙郡王叡傳又不然載韶不與鹵戰自
晉陽失道為鹵屠殺無遺斛律光面折韶曰段婆善
為送女客由此言之惟敵是求者叡也容頭過身者
韶也韶堅壁固壘亦將家所尚光何輕致反唇或非

實錄乎且閱叡傳則韶選懷觀望閱韶傳則老謀壯
事二傳一事並出北史兩兩相反正復不解

進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尚存
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韶曰護外託為相
其寔主也為母請和不通一介使乃據移書即送其母
恐示以弱且外許之待通和往復歸之未晚不聽遂遣
使以禮將送護得母仍遣將尉遲迴等襲洛陽詔蘭陵
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邙山下逗留未進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五

欲召韶解洛陽圍但以突厥為慮韶曰北鹵侵邊事等
疥癬西羗關逼是膏肓之病帝仍令韶督精騎一千發
晉陽五日便濟河過周軍於太和谷與將軍陣以待之
韶為左軍蘭陵王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時周人以步
兵在前上山逆戰

北齊書載韶謂周軍曰汝宇文護幸得其母不思報
德今來何意周人曰天遣我來韶曰天道賞善罰惡
當遣汝送死來耳

韶且却且引待其力敵乃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城圍亦即奔遁

北齊書曰時周人墜溪谷死者甚眾餘盡棄營幕從邙山至穀山三十里中軍資器物彌滿川澤

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武平二年出晉州道至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請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五

勢為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會兵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至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革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攻邊斛律光先率軍禦之韶亦請行五月至服秦城西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韶抽壯士從北襲之使人潛渡河告姚襄城中內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俟破服秦併力圖之

從之六月圍定陽

北齊書曰城生固守不下韶登山望城勢乃縱兵急攻之

七月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東南澗口其夜敵兵果出城伏兵擊之大潰韶竟以病卒賜溫明秘器輜輶車軍校之士陣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五

事謚忠武韶出軍旅入參幃帷功既居高重以婚媾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畧善於御眾得將士心又雅性溫慎有宰相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代勲貴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魏黃門郎元瑀妻皇甫氏緣瑀謀逆沒官

北齊書曰瑀弟瑄謀逆皇甫氏因沒官 愚按瑄奉詔誅高澄何言謀逆則瑀非謀逆又可知史言誤韶美之上啟固請文襄賜以別宅處之禮同正嫡尤貴

於財親戚故舊畧無施與其子深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盃酒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懿尚穎州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封平原王子寶島復尚中山長公主皆至顯官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尚東安公主位侍中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亮卒於隋汝南郡守

北齊書曰韶第三子德舉武平末官儀同三司周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德七年在鄴城與高元海謀逆誅 愚按德舉齊世

臣與宗子高元海謀圖周此義舉也不得言謀逆

韶弟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齊受禪歷中書黃門侍郎典機密又歷秘書監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勲戚致位通顯驕奢無憚曾夜過其客宗孝王家呼坊民防援不時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其夫覺又以拷掠殞時苑內須果木課民間及僧寺備輸孝言悉分向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

迴取事發出為海州刺史畧遷吏部尚書祖挺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為助加侍中孝言待物不平抽擢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宜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對唯厲色遣下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珽短及珽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恣情用捨請謁大行敕浚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司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鄭孝裕尚書左民郭中薛叔昭等並在孝言部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為己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險縱之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取婁定遠妻董氏大耽愛之内外不和更相糾列又於晉陽監作坐事除名徙光州後主敗後有敕追還孝言雖贖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以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

闕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蹟者赤時乞遺時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位上開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高祖倍侯利魏道武時內附位大羽真賜爵孟都公父那壞光祿大夫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為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柔然主阿那壞見金獵射深歎其工及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眾屬焉署金為王金度陵終敗乃統所部去陵詣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五

州魏除為第二領民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鴈臣仍稍引南出黃瓜堆為杜洛周所破與兄平二人脫身歸尔朱榮為別將尔朱兆等逆亂神武密懷匡復金贊成大謀仍從平晉陽追滅兆太昌初為汾州刺史從神武破紇豆陵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為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薄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更戰金白眾散將離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崩喪甲

士八萬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危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還除大司馬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及文襄嗣事為肆州刺史

北齊書曰侯景降西魏西魏使大都督李景和等領馬步數萬援景聞金將要之退走世宗攻西魏王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三

政于穎川詔金督彭樂等屯河陽斷其奔救之路復會攻穎川平之

文宣受禪

文宣先謀受禪使段韶問金于肆州金深言不可見文宣本紀

封咸陽郡王

北齊書曰金常病帝幸其第視疾賜以醫藥中使不絕

天保三年就除太師駕幸其第視宮及諸王盡從置酒極夜方罷帝歡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為武衛大將軍賜帛五千足謂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為藩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從其見待如此後柔然為突厥破散慮其犯詔金屯兵白道備之多所俘獲并表陳國可取狀文宣乃與金共討之進左丞相帝晚年敗德嘗持稍走擬金胸者三金立不動賜物千段孝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三

踐詐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成即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元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映廊下文遙還覆奏帝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

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始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為憂天統三年卒年八十贈假黃鉞相國太尉公謚曰武子光嗣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為侯景部下彭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光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落二鴈從從金西征周文長史莫孝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三

武即擢授都督封永樂子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見雲表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時號落鵬都督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 三國典畧曰齊主嘗飲酒曰今日樂哉光進曰關西未平何樂會當率馬步十萬三道並渡陷玉壁收長安使官襲冠冕軍釋介冑然後稱樂齊主曰光憂國如家羣臣莫及段韶出謂光曰御勝先帝耶先帝以

四十萬攻玉壁不利將兵如盤擊水誤即覆何易言之光笑曰非卿所知 北齊書曰天保三年光除晉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戍招引亡叛屢為寇竊光襲破之又大破周儀同王敬德等九年率眾取周絳川白馬澮文翼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取周之丈侯鎮立戍置柵斬其開府曹迴公 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為太子孝昭以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為太子妃歷太子太保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

北齊書曰周遣將達奚成興等來寇平陽詔光禦之興等聞而退走光遂北入其境獲二千餘口而還

周大司馬尉遲迴齊公憲庸公王雄等眾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邙山迴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迴憲僅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勳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推冰及帝即位朝政漸紓齊人推冰懼周兵逼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

隴志今日至此唯翫聲色乎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為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弟羨並復位秋襲爵咸陽王遷太傅十二月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

北齊書光環甲執銳身先士卒

鋒刃纒交周將宇文傑眾大潰直至宜陽軍還擊周齊王憲等其眾大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北齊書曰光軍還行次安鄴周齊王憲等以眾五萬躡軍後光縱騎擊之憲眾大潰憲又令宇文傑等率步騎三萬于鹿盧交塞斷要路光與韓貴等合擊又大破之

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眾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抱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

千廣畧園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敕便散兵光以軍人多勲未得慰勞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時朝廷發使遲留將軍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前光怒曰此人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已賂其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夜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水中將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斛律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之無乃闕軍務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

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將軍孝寬憚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斗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樹不扶自豎祖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於路提婆聞之因告其母令萱令萱以饒舌為斥己盲老公謂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啟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鸞不可事寢光又嘗謂人曰今軍人皆無褲袴後宮內參一賜數萬匹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耳於相王何預珽又啟求見帝使以庫車載入珽因請問惟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即欲施行長鸞以為不可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脫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猶豫未決珽令武都妾兄顏玄告光謀不軌又令曹魏祖奏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地秦秦即

咸陽也自太廟及光宅並見血

隋書五行志曰天戒蓋謂殺光則宗廟旋覆

先是三日鼠晝見光寢室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
又牀下有二物如黑脂從地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
屋脊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而而
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敕便散兵光令
軍前逼將為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
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北齊書曰士讓所啟軍逼會帝前所疑意

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
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召光不從命
珽請賜光駿馬令明日乘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
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
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
枝與力士三人以弓絃貫其頸遂拉殺之時年五十八
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

二千石郎邢祖信掌簿籍其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

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稍二張珽

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

鬪者不問曲直即杖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重

刑郎中何可分雪乃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

相尚死我何惜餘生祖信少年時父遜為李庶所弒因

詣庶謂之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詣杖庶而謝焉

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杜絕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豫政事每會

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

三國典畧曰光號令軍士不過數言言皆切要

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下法

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

介冑常為士卒先

三國典畧曰光寒不服裘夏不操扇所得果糲遍分

麾下卒中盡親嘗其吐皆樂為致命

有罪者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惟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隣敵懾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

本史恩倖傳曰時有開府薛永宗常自云能思鬼及

周兵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去帝信之嗚呼死猶信而生反戮足見後主之暗而光之忠且才也予故改錄于此

周武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長子武都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梁袞二州刺史所在唯事聚斂光死遣使於州斬之小子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武命襲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車騎將軍美字豐樂少機警善騎射

談藪曰文宣常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樂豐樂獨歌曰

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帝曰豐樂不吾諂是大好人

河清三年為都督幽州刺史其年突厥十餘萬寇州境美抱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容齊整遂不敢戰遣使求款附天統元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請朝貢歲時不絕美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美以鹵屢犯邊塞自庫推戍東拒於海二千餘里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粱水北合易京東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於潞因以灌田公私獲利在州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面可汗四年遷行臺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美歷事數帝以僅直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至是以合門貴盛深憂之武平元年上書推讓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荆山郡王美慮禍使人騎快騾至鄴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鄴使不至憂之又夢著枷鎖或勸美速奔突厥美不從占其夢曰枷者加官鎖者鎖鎖吉利及光誅敕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馳驛

捕之又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
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思等既至門者白美曰使
人表甲馬汗宜閉城門美曰敕使豈可拒出迎之遂
見執死於長史廳事謂其妻曰啟太后臣兄弟死自當
知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
兵何得不敗并害五子年十五以下者宥之美未誅前
忽令其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
至閭日晚而歸吏民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道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四十一

之士為美所欽竊問之答云須有禳厭數日而有此變
美及光並工騎射少時獵之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
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
矣每日令出田還即校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美獲
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美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
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
者服其言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練兵訓旅遙

制朝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等
俱不能清貞守道以康亂為懷而厚歛貨財填彼溪壑
蕭何鎮關中荀彧居許下不亦異是乎賴文襄入輔責
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君子屬厭豈易聞焉
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勲
德莫聞坐致台輔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
稱者竇泰尉景婁昭庫狄干韓軌等並以外戚近親屬
雲雷之舉位非罷進功籍勢成附翼攀鱗鬱為佐命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四十二

首定遠以常人之才因趙郡忠正將志除朝蠹謀逐佞
臣而信納姦凶反受其亂遂使庸豎肆毒賢戚見誅敗
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以昏智況定遠非智者乎
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京足稱焉韶
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或出當閫外或任處留臺以猜忌
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為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
以志謝矜功名不渝寔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
此其効歟斛律金以神武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

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視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夸既處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戰將兵權暗同韜畧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威而太寧已還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啟關之策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聖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三

明李清撰

列傳第四十五

北史五十七

孫 纂

陳元康

杜 弼 子臺卿

房 謨 子恭懿

張 纂

張 亮 徐達

張 曜

王 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王 紘

敬顯儻

平 鑿

唐 邕

白 建

元文遙

趙彥深

赫 連 子悅

馮子琮 子慈明另見

郎 基 子茂

孫纂字彥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太保崔光引脩國史歷行臺即後預崔祖螭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知也會西征登鳳陵

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畧共作檄文皆
辭請以塞代神武乃引塞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塞神
色安然援筆立就文甚美神武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
典文筆又能通解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
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語又兼色貌時人榮之文襄
初欲之鄴總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許塞為致言乃
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人為
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其家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

獲甚衆塞之計也塞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
塞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塞少時與溫子昇
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鄉塞要其
為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且塞帳然曰
卿不為誓事可知矣塞嘗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
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塞飲
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左臂贈吏部尚書青
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父終德魏濟陰內史元康頗涉
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中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
臨清男普泰中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
式與孫塞劇飲塞醉沒神武命求一好代者子如舉魏
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
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
曰是能夜中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
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為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軍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

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
號令七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
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
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
神武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氊元康於氊下作軍
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神武嘗怒文襄親加
歐蹋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霑地曰王教
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賔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

一之為甚況常邪神武自是懲忿時或惠捷即命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為請神武曰我為你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謂元康曰暹若杖不須見于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他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當得百杖乃捨之文襄入補居鄴崔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四

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印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死不瞑目諸事皆當與元康定也神武殂秘不發表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韶趙彥深後以次行之封昌國縣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五

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用張亮張徽纂並為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立門外待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虞女沒官神武啓賜元康為妻元康地寒時以為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責負交易遍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從神武於芒山敗西師神武會諸將議進取策或以為人馬疲瘦不可

攻之不能拔元康進曰公自匡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頴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文襄乃親征頴川亦發衆軍既至而克之賞元康金百錠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諸將皆勸恭膺朝命元康以為未可魏書載元康為魏收曰觀諸人語專欲誤王王若受命置宮僚元康或得黃門郎但時事未可耳

崔暹因問之薦陸元規為大行臺即欲分元康權元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六

既貪貨賄文襄內漸嫌之又欲用為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坐在生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蒼頭蘭固成掌厨

蘭固成即蘭京也詳見京傳

因進食殺文襄元康抱文襄

北齊書曰元康以身扞敵

文襄曰可惜可惜與賊爭刀髻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與祖珽陳權宜至夜終年四十三時楊愔

狼狽走出遺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厠庫直紇奚捨樂捍京死散都督王師羅戰傷監厨蒼頭薛豐洛率宰人持薪赴難乃捨京等時秘文襄凶問故殯元康於宅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贈司空諡文穆元康卒後母李氏哀感而終贈廣宗郡君諡貞昭子善藏嗣北齊書曰元康弟季璩官冀州別駕平秦王歸彥反季璩守節不從因遇害贈衛尉卿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父慈度繁時令弼幼聰敏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七

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為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答如響大歎異之命其二子楷寬與交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才澄深還洛稱之丞相高陽王雍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薄不獲優叙以軍功起家征鹵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為時輩所推孝昌初遷光州曲城令為政清靜仁恕遠近稱之

冊府元龜曰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多亡

朝廷患之令軍人所齎戎具道別車載又令邑令自送軍所時光州所送一時散亡惟弼所送不動他境叛兵咸來攻劫若與階去弼率所領格戰終莫肯從遂達軍所其得人心如是

弼父在鄉為賊所害弼居喪六年除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任儀同竇泰西伐詔弼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鑠送晉陽神武責以不諫爭賴房諫免累遷大行臺郎中又引典掌機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八

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即令宣讀承問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讀署云取署子炎讀署為樹神武怒其犯諱杖於前弼進曰孔子言微不言在子炎可恕神武罵曰尔目擊人瞋乃復牽經引礼耶叱令出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人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爾朱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杜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在位文武不廉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

我語爾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何以為國尔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方討外寇內賊指掠奪百姓諸勳貴也神武不荅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夾道列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乃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九

刺爾猶喪膽況諸勳貴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頰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破印山軍命為露布弼即書頌曾不起草嘗奉使詣闕魏孝靜帝見之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為一為異弼曰正是一理 北齊載孝靜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言二 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窄如何弼曰在寬成寬

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狹非寬詔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狹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為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為寬以為寬非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能雖異能成恒一孝靜稱善引入經庫賜地持經一部帛百疋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

魏書載弼表曰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寔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

流江海乃羣藝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軍府不捨遊息鑽味既久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異舊說輕以管窺有慚運斤本欲止於門內貽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春末奉旨撰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冒封呈并序如別詔答曰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應覽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勅投青編藏延閣冊府元龜曰又上一本于神武一本于文襄

遷廷尉卿會梁貞陽侯蕭淵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詔宗討之詔弼為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疋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乘聊以為贈又令陳政要可為鑿誠者弼曰國家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服一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淵明迴破侯景於渦陽魏孝靜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敕弼升獅子坐莫能屈帝歎曰此賢若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一

孔門則何如也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州朝廷以弼行潁州攝行臺左丞及潁州平文襄曰卿試論思政所以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不識大小不度強弱有此三蔽宜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若順而不大夫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徧得如明旨今既兼備鄙言可以還立文宣作相位中書令仍長史進爵為侯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為及受命以預定策功

北齊書曰顯祖將受禪自晉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

遷衛尉卿常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邵以為人死還生恐為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邵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牘既如所論福果可以銘鑄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二

靈弘獎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北齊書載邵曰死之言漸精神盡也弼曰此之言漸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而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則人死亦有識

邵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游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令全無

之將焉適邵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

北齊書載邵又曰鷹化為鳩鼠變為鴛皆生之類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復燃彼燭弼曰鷹未化鳩鳩有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托彼形又何惑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三

其後別與邵書前後往復再三邵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為家客告弼謀反案察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絕朝見復坐他事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鎮為賊帥張綽潘天命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文宣嘉之敕行海州事後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靜廉節吏民懷之就好玄理老而彌篤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名曰新注義苑並行於世性質直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作相致位察首初聞揖讓之

議猶有諫言

詳見徐之才傳但前既云預定策功此復云猶有諫言且先勸神武受禪者誰也令讀史者何所適從

帝又嘗問弼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為譏已高德正居要又於衆前面折德正德正深恨之數言其短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屬大營婚嫁帝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帝因飲酒積其借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四

不及子蕤等皆分徙乾明初並得還鄴武平元年贈驃騎大將軍謚文肅蕤有幹局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弟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黃門侍郎脩國史既居清顯忌害人物趙彥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親信之後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為自陳令史又故不曉喻訓對往往垂越聽者以為嗤笑及周武平齊歸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隋開皇初被徵入

朝臺卿採月令觸類廣之為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秦之賜帛二百疋患耳不堪吏職請脩國史拜著作郎後致仕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

房謨

內人諸姓有屋引氏魏孝文改房氏

字敬放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少淳厚雖無造次能而

沉深內敏正光末厯昌平代郡太守所在著廉惠及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五

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崢山結壘拒守時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脩禮之亂朝廷為謨得北邊人情以為假燕州事至幽州南為脩禮所執仍陷葛榮榮敗爾朱榮啓授行冀州事尋除大寧太守榮誅其黨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關孝莊以毓為都督敏弟欽為行臺並持節詣謨同為經畧及京都淪覆為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囚並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遙

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其乘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其結愛人心如此爾朱世隆聞而嘉之捨其罪以為東北道行臺及爾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以謨先款附推謨為降首謨以受眷爾朱不宜先為反覆不從其計神武入洛再遷潁州太守魏孝武入關神武以謨忠貞遣其弟毓為大使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微發煩速至有數使同微一物公私勞擾謨請使遣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六

使下自催勒朝廷從之微為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賞遇謨悉心力知無不為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生口多點面為房字付之神武攻關右以謨遷大行臺左丞長史如故摠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遺補闕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未幾出為兗州刺史謨選用廉清廣布恩信寮屬守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密士民安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兗州彭城慕其政化及為刺史合境歡悅謨為政如在瑕丘

先是當州兵皆寮佐驅使饑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勸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不温飽令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稱歎之神武與諸州刺史書叙謨及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季良等清能以為勸勵謨曾啓神武以天下未寧宜降緡勳將收將士心深見納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民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兩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七

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材學每求退身不許後徐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又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土人多受其官為之防守至是酋長鎮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者三百餘人謨撫接殷勸人樂為用爰及深險胡吞咸來歸服謨常以已祿物充其饗資文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懼乃贈置城戍慕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已北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二百疋班示境內卒於州州府相帥

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嗜慾貞白
自守然內營家產足為富贍不假官俸是以世稱清白
贈司空諡文惠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將改適
他姓平陽廉景孫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為謨所
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為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
曰房謨清吏忠事先獻武王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
有知當助申之今引決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
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謨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八

妻子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為子列時以謨為後妻
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
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胄等謀殺神武事
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父哉因上言房謨鄭述李道
璠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鄭仲禮
嚴祖庶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絕本宗三人
特乞罪止一房魏孝靜許之及謨卒子廣嗣廣弟恭懿
恭懿字慎言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平恩令濟陰

太守並有能名齊亡不得調後預尉遲迥謀廢于家隋
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舉為新豐令政寇三輔帝聞之
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即以所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
米三百石又以賑貧民帝聞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
朝謁帝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之下術威又薦之歷
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帝甚異之復賜以帛
諸州朝集稱為勸勵之首以為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
朕寡薄能致今即拜為刺史卿等宜師之乃下詔褒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十九

授海州刺史未幾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乃尉遲迥之
黨咸愷曲相舉薦帝大怒恭懿竟放嶺南未幾徵還至
洪州卒論者免之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初事爾朱榮又為爾朱兆長
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累遷
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至晉州忽遇
寒雨士卒饑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等為別
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

神武聞而善之纂事神武二十餘歲通傳教令甚見親賞文宣時卒於護軍將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初事爾朱兆兆奔秀容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散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已首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亮因伏屍哭神武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為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為臺郎常在神武左右遷右丞高仲密之叛與大司馬斛律金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

河陽周文於上流放火舟欲焚河橋亮乃備小船百餘皆載長鎖鎖頭施釘火舟將至即馳小舟以釘釘之引鎖向岸火舟不得及橋橋全亮之計也後自太中大夫拜幽州刺史薛琰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幽絲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驗果遷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亮性質直勤力强濟深為神武文襄信委然少風格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數州咸有贖貨之號天寶初位中領軍卒贈司空時霸府又有徐遠

廣寧人為丞相騎兵參軍事深為神武所知累遷東楚州刺史政有恩惠郭邑大火城人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為經營皆得安立卒於衛尉卿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少貞謹韓軌為御史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賊挂網者百餘人惟曜以清白免天保初累遷尚書右丞文宣曾近出令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一

欲郊郊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錦綵大寧初遷秘書監曜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祿賜輒散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請之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繆邪曜曰何為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自戒善者可庶幾故勵已溫尋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天統元年奏事暴疾仆於御前武成下坐臨視呼不應泣曰失我良臣旬日卒贈

尚書右僕射諡貞簡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明悟有幹略歷事神武文襄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賊數為民患峻至州遠設升候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朝貢遂絕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鹵其酋帥厚加恩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柔然主菴羅辰東徙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遁走歷南道行臺生達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定處斬刑家口配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三

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武平初卒於侍中贈司空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父基頗讀書有智畧初從葛榮與周文相知周文據關中神武遣基與長史侯景同往周文留基不遣後逃歸

本史周太祖本紀云基言太祖雄傑請齊神武乘其未定滅之尤為卓見

歷南益北豫二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民

不甚怨苦後為奴所害贈吏部尚書紘善騎射愛大學

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右尚書敬顯傷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三

馬興和中文襄召為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办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頗為文宣所知為領左右都督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淫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紘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堅力薄故臣得不死帝使燕季舒逃難位至僕射尚書冒危致命之士翻見屠戮曠

古未有此事帝投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舍之後
 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加開府儀同三司上言突厥與
 周男女往來必相影響南北寇邊宜為之備已果驗五
 年陳人寇淮南封輔相議伐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
 北狄西寇乘弊而來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
 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以仁義鼓以道德天下皆
 當肅清豈直江南偽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
 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周使還即正未幾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五

紘好著述作鑒誠二十四篇

敬顯雋陽太平人少英俠從神武信都義舉歷度支尚
 書神武攻鄴顯雋督造土山以功封永安縣侯出內多
 歷顯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於兗州刺史子長瑜武成
 時為廣陵太守多所受納賜史陸駿將表劾之長瑜以
 貨求和士開士開乃以畫屏風詐為長瑜獻武成武成
 大悅駿表尋至遂不問遷合州刺史陷於陳卒子德亮
 齊亡後負父屍歸隋開皇中卒於尚書郎

平鑒字明遠燕郡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受學
 於徐遵明受詩禮於弘農楊文懿通大義不為章句雅
 有豪俠氣孝昌未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以
 騎馬為業兼習弓矢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俄奔爾
 朱榮

北齊書載鑒謂其鄉親曰并州戎馬之地爾朱命世
 之雄杖義問罪令也其時遂相率奔榮晉陽因陳靖
 亂安民之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五

榮大奇之以軍功累遷襄州刺史神武起兵信都鑒棄
 州自歸

北齊書載神武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弛公已竭忠誠
 今爾未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
 即授本官文襄輔政封西平縣伯遷懷州刺史鑒奏請
 於州西故較關道築城防西軍從之尋西魏將楊標來
 攻時新築之城糧伏未集素乏水南門內有大井隨汲
 即竭鑿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井泉湧溢合城取足揚

示敵人將士既觀非常勇氣自立標敗去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賜犢百頭羊二百口酒百石令作樂河清二年重拜懷州刺史時和土開使求鑿愛妾阿劉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為身計不得不然後卒於都官尚書贈司空謚曰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六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少明敏有材幹初直神武外兵曹以幹濟見知擢為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遇害事出倉卒文宣部分將校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帝甚重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及從征奚鹵黃門侍郎表猛舊典騎兵事至是為割配遲留鞭杖一百仍令邕監騎兵事以猛賜邕文宣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以上勞效由緒無不諳諫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閱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唱官名

未嘗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為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上啓太后云邕一人當千仍別賜錢綵邕非惟強濟明辯亦善揣上意故委任稱重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裘賜邕云與卿共獎除兼給事黃門中書舍人帝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七

此非也後謂邕云高德正妄說卿短薦主書郭敬朕已殺之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求堪代卿者如卿寔不可得所以遂停帝或切責侍臣云爾等不堪與唐邕作奴其愛遇如此太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河清元年突厥入寇遣邕驛赴晉陽纂集兵馬在途聞鹵將逼邕斟酌事宜改敕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後拜侍中并州大中正護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帝至武軍驛因醉責虞候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曰若非因

酒行戮雖族諸人無所怨假實有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因得免死邕又以軍人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為疲弊請每月兩圍又奏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籍各徙大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備機急之用並從之未幾出為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悉如故謂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臨州者以卿舊勳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召邕政頗嚴酷然抑挫豪強公事甚理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八

遷尚書右僕射武平初坐斷事阿曲被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尚書令封晉昌王

談藪曰邕嘗問諸省官卿等可各道本州寶物至陽玠邕問曰卿幽州人以何物為寶對曰刺史嚴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寶邕有愧色

周師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那肱諧之由是被疏七年車駕將幸晉陽敕斛律孝卿總騎兵事多自決邕恃舊一旦為孝卿所輕鬱快形辭

色帝從平陽敗後狼狽歸邕懼那肱諧想恨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樹安德王延宗為帝尋降周少子君德因此伏法周累遷邕至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邕性識明敏在齊一代典執兵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末府藏漸虛邕支度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起覽辭牒條數甚多俱為憲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二十九

及左丞彈劾並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並為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搥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齊朝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之謂之外兵省騎兵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置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

文帳明解書計為同局所推河清二年累遷員外散騎常侍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疋在五臺山北栢谷中避賊經二十餘日賊退敕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建敕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戎馬無損建有力馬武平末歷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建雖無他才伎勤於在公以溫柔自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諸子幼弱俱為州都主簿男女婚嫁皆得勝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十一

卒贈司空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六世孫五世祖則常山王遵也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遙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諡曰孝文遙敏慧夙成宗人濟陰王元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嘗大會賓客時有人初將何遜集入洛為諸賢贊賞河間邢邵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暉業曰我家千里駒如何邵云此殆古來未有後除太

尉東閣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徵為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受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愔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密及踐除中書侍郎參軍國大事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劼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武成即位任遇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十一

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廟朝祀

北齊書無廟祀二字

再遷尚書左僕射仍侍中文遙歷事三王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勅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宰縣多用廝濫士流皆起居之文遙以縣令為字人之本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

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獻宣旨唱左厚加慰喻
 士人為縣自比如此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
 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亂政在季孟間然
 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下初文遙自洛遷
 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以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
 人冒相侵奪文遙即與之及貴此人尚在將家逃竄文
 遙大驚追加慰撫還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
 為閑田主嗣位趙郡王獻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

日微有所知是大弟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
 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
 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著作佐郎
 趙隱字彥深平原人本名隱避齊廟諱以字行父奉伯
 仕魏位中書舍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
 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知人此子當必遠
 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離交游為雅論所歸服
 昧真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為常初為尚書令司
 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
 靴無韠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為尚書令史神武在晉
 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
 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
 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
 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殂秘之文襄
 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
 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內外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十三

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為選封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諭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我昨夜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為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天保初累遷秘書監以其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執御陪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十四

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子知後事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政尚思信吏民懷之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重書勞勉徵為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累遷尚書令位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為祖珽所間出為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為司徒七年六月暴疾卒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凡諸選舉先令

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為先輕簿之徒弗齒也孝昭既執朝權羣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為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己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傳氏

金石錄載傳氏碑云諱華清河具丘人為女侍中侍中本後宮嬪御之職以宰相母為之惟見於此

雅有操職彥深三歲母便孀居家人欲令改適自誓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十五

死彥深五歲母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曰若天哀務兒大當仰報母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為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多沈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欲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位給事黃門侍郎

隋開皇中終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斷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才最劣

赫連子悅字士欣夏主赫連勃勃後神武起兵時為濟州別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徐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領重疊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御徒知便人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十六

覺損幹悅答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敕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之天保中為揚州刺史先是城門早閉晚開廢於農作子悅至乃命以時開閉吏民便之累遷鄭州刺史

北齊書曰時新經大水民多逃散子悅親加恤隱戶

口益增

政為天下最入為都官尚書鄭州人馬子詔崔孝政等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詔許之加開府歷行北豫州事

兼吏部尚書子悅在官唯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徐太常卿兼侍中聘周使主卒

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王馮弘後父靈紹尚書郎太中大夫子琮性識聰敏為外祖滎陽鄭伯猷所異皇建初為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問對無有遺失時梁丞相王琳歸國孝昭詔子琮觀其形勢琳即與赴鄴甚見嘉賞子琮妻武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十七

胡后子故詔與胡長粲輔導太子後轉太子中庶子天統元年武成禪位後主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再遷散騎常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部尚書後與胡長粲有隙武成深誠之曰唇亡齒寒勿復如此武成在晉陽既居舊殿後主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成帝怪其不宏麗子琮曰至尊幼承大業欲令敦儉以示萬邦兼此宮北連天關不宜崇峻帝稱善又詔子琮監議五禮與趙郡王叡分

爭異同畧無降下大為識者所鄙及武成崩和士開祕
喪三日子琮問其故士開引神武文襄故事並祕不舉
喪至尊年少恐王公貳欲追集詳議時趙郡王叡先預
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
遺詔出獻外任奪定遠禁衛權因答曰大行神武之子
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羣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
一無改易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比且公不
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十八

他變及發表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獎成太后
干政說趙王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既非後主
本意賞賜甚厚仍轉滄州別駕齊安王廓納子琮長女
為妃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故縱請
謁公行賄貨填積

北齊興亡論曰和士開與馮子琮夫婦鬻獄賣官三
家府藏山積

守宰除授先安錢帛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

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隣增脩宅宇以夜繼晷未曾休

息斛律光將兵度玉壁至龍門周有移書別須籌議詔

子琮傳乘赴軍與周將韋孝寬面相要結龍門等五城

因此內附後主以為子琮功封昌黎郡公遷尚書右僕

射仍攝選侍中如故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

中雖阻異後還彌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婚子琮檢校

趙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時內外除授多由是開奏擬子

琮既持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時陸媪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三十九

震天下太后與結姊妹而士開於太后有醜聲子琮欲
陰殺媪及開士因廢帝立琅邪王儼以謀告儼儼許之
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已太后怒使執子
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呂芬就內省以弓弦絞殺之使內
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

三國典畧日子琮所乘之馬曳韁而走以頭叩之狀

如號哭

諸子方握槊聞庫車來以為賜物大喜開視乃哭子琮

微有識鑒頗慕存公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
 公為深交縱其子弟不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
 列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頃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
 李膺伯李子希榮陽鄭廷堅並其女婿皆至超遷其驕
 縱如此祖廷先與子琮有隙後具奏此事諸子並坐此
 除名太后以為言又被擢用子琮有五子慈明最知名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父道思開府陽平郡守基身
 長八尺美鬚鬚汎涉墳籍尤長吏事齊天保四年除海
 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
 徹攻圍海西基固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四十一

北齊書曰基固守百餘日軍糧戎仗俱盡

乃至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
 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
 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為侍御史趙州刺史尉
 粲文宣外弟揚州刺史郭元真楊愔妹夫基不憚權威
 俱劾其贓罪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

周接境因侯景背叛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貿
 易而正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盜職披檢格條多是權
 時不為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施得罪者
 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料處自非極刑一皆決
 於積年留滯案狀數日中剖判咸盡尋臺省報下並允
 基所陳條網既疏獄訟清靜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
 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惟願令人
 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四十一

答云觀過知人斯亦可矣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
 刺史謚曰惠樞將還遠近赴送莫不攀轅悲哀不自
 勝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為司馬畢義雲為屬與
 基並有聲刺史元康目之云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
 當遠至唯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
 顯而基位止郡守子茂字慰之少敏慧十歲誦騷雅日
 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
 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奉禮授三傳羣

言至忘寢食家中恐成病常節其燭及長以博學稱
隋書曰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奉詔於祕書
省刊定載籍

應保城令有能名周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
曹屬隋文為亳州摠管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為象經隋
文從容謂茂曰人主所為感天地動神明而象經多亂
法何以致治茂竊嘆曰此言非常人所及陰自結納隋
文亦親禮之及為丞相以書召茂言及疇昔甚歡授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四十三

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
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
元暉曰長史言衛國名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民
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
君何患哉暉無以應有部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
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
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敷諭道路
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以義遂相

親睦稱為友悌開皇中累遷戶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
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咎者乃云管內
無五品家不相應領數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擬有無相
贍茂以為繫紆不急皆奏罷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
退田品官左貶

隋書左貶作年老

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
稱煬帝即位為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尤工政理為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四十三

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
東銀窟茂奏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
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廷
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
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與崔祖
濬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百段時帝每巡幸王
綱已紊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無譽諤之節見帝
忌刻竊歎而已以年老乞骸不許會帝征遼以茂為晉

陽宮留守其年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附下
罔上詔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茂素與二人
不平因深文其罪及弟同隸白駕楚之皆除名徙且未
郡茂怡然任命不以為憂在途作登隴賦自慰後附表
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卒

北齊書曰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
禕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
莫不加敬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四十四

釋巾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
疆場之和文襄輔政降書褒獎云以卿家世忠純變
代冠冕賢弟賢子並與吾共事懷抱相託亦自依然
宜最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還歸鄉里侍
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不文襄致
辟禕稱疾不動五子璿玕璞瑗瑣並有志節為世所
稱
北齊書曰宋繪燉煌劾穀人少勤學多所博覽好選

述魏時張緬晉書未入國繪依淮裴松之注國志體
注王隱及中興書又撰中朝多士傳十卷姓系譜錄
五十篇以諸家年歷不同多有紕繆乃刊正異同撰
年譜錄未成河清五年並遭水漂失繪雖博聞強記
而天性恍惚晚又遇風疾言論遲緩及失所撰之書
乃撫膺慟哭曰可謂天喪予也天統中卒

論曰孫寡入幕未久倉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義切
折肱若不惜才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委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四十五

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為重及之無苟免卒至殉義可謂
得其地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謹正禪代之際先起異
圖主怒未終卒蒙顯戮直多言矣能無及於此乎房謨
忠勤之操始終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人矣張
纂張亮張曜王峻王紘等並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
良臣也伯德慟哭伏屍靈光拒關駐驂有古人風焉顯
儁明遠文武驅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處可謂德以稱位
能以稱官道和爰從霸府以終末路四十餘載典琮兵機

識用閑明甚為朝臣所服及後主奔遁莫知所之首贊
延宗以從權變既而晉陽傾覆運極途窮還鄴則義隔
德昌死事則情乖舊主雖復全生握節豈比背叛之流
歟

以死事為可已不可為訓

夫縣宰之寄綿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尚如此漢氏官人
尚書即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為郎皆所以
責方城之職重臨民之要後魏令長多選舊令史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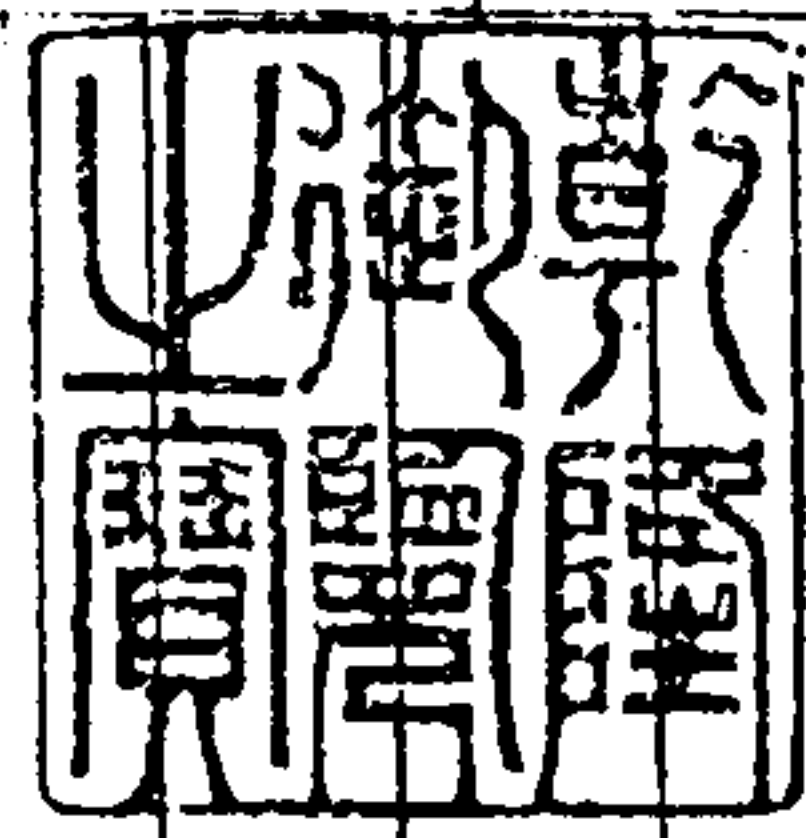
四十六

故縉紳之流恥居其位爰逮有齊此圖未改文遙幸斯
流弊弘之在人固為美矣司徒器度沉遠有宰臣之量
始從文吏終致臺輔出內有常夸險若一而世人比之
胡廣機其不能延爭然古稱見幾而作又曰相時而動
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功而終遇姦回便恐舟壑俱
運斯蓋趙公之志也

以容身為得計亦不可為訓

子悅牧宰流譽子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俱稱尸祿馮

溺於賄貨於斯為甚郎基政績有聞蔚之克荷堂構美
矣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三

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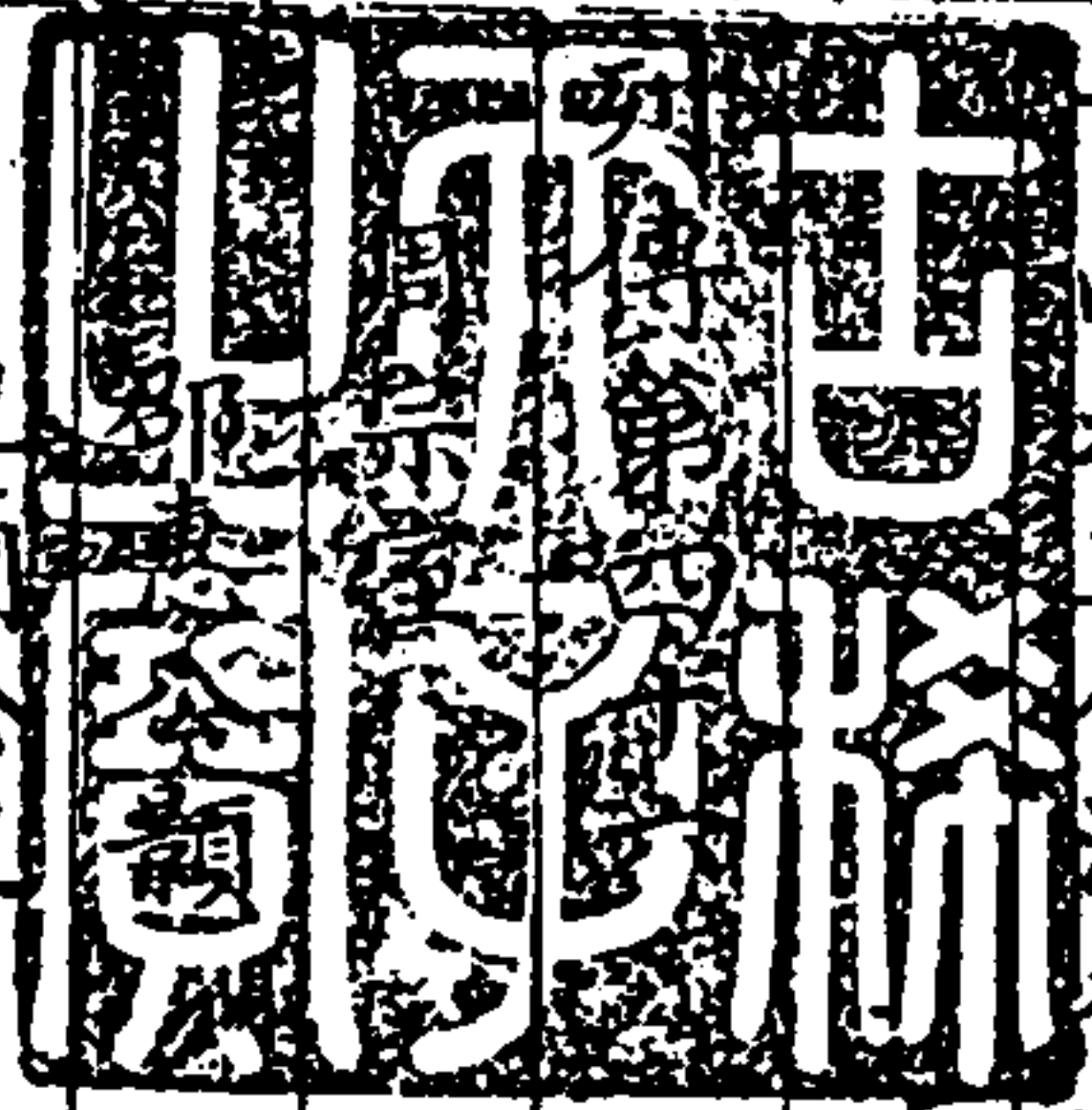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四

明 李清撰

北史五十八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 弟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東平公神舉 弟慶

邵惠公顥周文帝長兄德帝娶樂浪王氏是為德后生

顥性至孝居德后喪哀毀過禮帝與衛可璨 關 馬顥

與數騎奔救乃免顥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大冢宰封邵

國公諡曰惠三子什肥導護 護別見

什肥自傷早孤事母以孝聞文帝入 關 不能離母 關 留

晉陽文帝定秦隴什肥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

將軍小冢宰襲爵邵國公諡曰景子胄先陷於齊保定

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及胄歸會改封譚國公後與護同誅建德三年追復封爵胄別見

導字菩薩少雄豪初與諸父在葛榮中榮敗遷晉陽與

文帝隨賀拔岳入關常從征伐文帝討侯莫陳悅敗

北走出故塞導追斬之帝屯山以功封饒陽縣伯

周書曰太祖東征導入宿衛拜領軍將軍齊神武渡

河侵馮翊太祖自弘農引軍入關導督左右禁旅會

于沙苑大破齊神武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魏文帝東征留導為華州刺史既而趙 關 崔于伏德慕

容思慶等作亂導擒伏德斬思慶屯渭橋會文帝軍事

平進爵章武郡公加侍中高仲密以北豫州降文帝東

征復以導為大都督行華州刺史治兵訓卒甚得守扞

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齊

文宣稱帝文帝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石微導拜

大將軍大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

舊鎮導性寬明善撫御臨事敬慎文帝每出征導恒居

守深為吏民所附朝廷重之卒於上邽魏文帝遣侍中
漁陽王繩監護喪事贈尚書令諡曰孝朝議以導撫和
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上邽城
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振野皆
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回
八十餘步為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天和五年重贈
導上柱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出後於杞廣字
乾歸關嚴好文學武成初位大將軍梁州總管進封
欽定四庫全書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蔡國公累遷秦州刺史總管十三州諸軍事廣性明察
善撫綏民庶畏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公亮等
侈靡踰制廣獨率禮又折節待士朝野稱焉曾侍於武
帝所食瓜美持以奉進帝悅之廣以護擅權勸令挹損
護不能納後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幽國公
詔廣襲初廣母李氏以廣久病憂而成疾遂歿廣居喪
加篤乃以毀卒世稱為廣病廣為母死慈孝之道極於
一門武帝素服親臨其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褒述

申其宿志庶存儉約

周書載李充信表曰廣位極上公賦兼千乘所獲祿
秩周贍無餘器用服玩取給而已每言及終始尤存
簡素非秦政而褒吳禮識石柳而美厚薪今卜兆有
期恐此志莫伸乞勅有司伸其夙志

詔曰昔河間才藻追敘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
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簣之言得申遺志黜殞之
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秦州刺史諡曰文葬於隴右所司一遵儉約子洽嗣隋
文輔政被害國除翼字乾宜封西陽郡公早歿諡曰昭
無子以杞公亮子溫嗣後坐亮反誅國除衆字乾道少
不慧封天水郡公為隋文所害

周書曰衆少不慧語默不常人不能測隋文帝踐極
初欲封為介公後復誅之并二子仲和孰倫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帝遇定州軍於唐
河俱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杞

國公諡曰簡子光寶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襲封杞國公諡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亮字乾德位梁州總管及幽國公廣薨以亮為秦州總管廣所部悉配之在州甚無政績尋進柱國

周書曰晉公護誅後亮不自安惟縱酒而已高祖手勅讓之

從東伐仍從平鄴遷大司徒大象初以行軍總管與元帥鄖國公韋孝寬等伐陳還至豫州密謀襲孝寬營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五

寬追斬之

愚按亮以子溫尉遲氏為宣帝所淫故懼而有謀

見尉遲后傳周書乃載亮謂長史杜士峻曰主上淫

縱滋甚社稷將危吾既忝宗枝不忍坐見傾覆今若

襲取即公并其眾推諸父為主鼓行而前誰敢不從

會亮國官茹寬知謀馳告孝寬孝寬設備亮不克遁

孝寬追斬之觀此非無名未可生之為反也

子明生亮誅詔以亮弟椿為烈公後椿位上柱國大司

徒大定末靜帝禪位於隋命椿奉策開皇初

北史作大定中誤今增入奉冊一事便知為開皇

為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

愚按周書所載椿五子為西陽公道宗本仁隣武子

禮獻等因嘆隋文族宇文氏通鑑止言周太祖以下

皆死觀此則及太祖以上并兄弟之子皆盡惡浮高

洋矣洋于魏疎宗元文遙景安等猶不誅也他日身

及五子不以壽終有以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六

苜莊公洛生少任俠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游才能

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修禮以洛生為漁陽王仍領

德帝餘眾時人皆呼為洛生王洛生善撫將士帳下多

驍勇克獲常寇請軍爾朱榮定山東時洛生在鹵中榮

雅聞其名心憚焉尋為榮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封

莒國公諡曰莊子菩薩為齊神武所害

齊神武害宇文子姓于再于三它日周武夷高氏族

其以此夫

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襲爵諡曰穆以晉公護子至嗣至後坐父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賓為穆公後賓尋坐直誅而齊王憲子廣都郡公貢襲宣帝初被誅國除虞國公仲德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虞國公子興嗣興生屬兵亂與仲相失年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文帝兄弟初不相識沙苑之敗預在行間被鹵隨例散配諸軍與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保定二年詔訪仲子孫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七

始附屬籍武帝以興帝戚近屬尊禮甚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襲虞國公卒武帝親臨慟詔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柱國大將軍諡曰靖子洛嗣位儀同三司隋初靜帝遇害洛嗣介國公為隋室賓云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元年詔周後介公與隋為二王後 唐宰相世系圖載洛傳裕裕傳延延傳離或離或傳廷立並封介公與隋鄭公世為二王後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族子父永仕魏顯達測性沈密

少篤學仕魏位司徒右長史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詣文帝密為之備尋從西遷進爵為公文帝為丞相以測為右長史委以軍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民和州接東魏數相抄竊或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賓館引與相見如客禮仍宴設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吊時方之羊叔子或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八

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間我骨肉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突厥即來寇掠先常預遣居民入城堡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周書曰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

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

文帝親臨哀慟諡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妻陽平公主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生死堅不承遂遇赦免此盜既感恩請為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亦從測入關並無異志子該嗣測弟深字奴干性鯁直有器局年數歲便壘石為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勢父永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為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時為子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部並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九

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大統中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超潼關高敖曹圍洛州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文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驍將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歡方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據竇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

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吾家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眾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之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惟歡恥失竇氏懷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擒也不賀何為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武成元年累遷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令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為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諳好讀兵書既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十一

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以此稱之卒於位諡成康子孝伯別見東平公神舉文帝族子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安喜縣侯父顯和少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魏孝武在藩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即位拜閣內都督以恩舊遇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省賜為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

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汹汹將如之何對曰若莫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閣策以其母老令預為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並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為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朕王陵也還朱衣直閣閣內大都督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漆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未之見俄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

庾信墓誌銘曰太祖親迎孝武於漆水素知公名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之識日於衆疑而不問直云令此人射水傍小鳥應手即著太祖喜曰我知卿名矣即用為帳內都督

愚按此段視北史為佳今存之
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卒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舉早孤有夙成之量及長志略英瞻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遷右宮伯中大夫

周書曰高祖將誅宇文護仲舉得預謀

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為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史州既齊氏別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進柱國大將軍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擒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其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屬稽胡反寇西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款服授并州總管時武帝處以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短神舉頗預焉宣帝却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魚以宿憾使人齎醜酒賜之卒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蒞職當官每著聲績魚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內百寮無不仰其風烈先輩舊齒至

今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字神慶少而聰敏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鎮山南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復蘇帝勞之曰卿餘勇可賈復從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之卒遇賊被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十三

憲挺身遁慶退據汾橋眾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尅并州下信都擒高潛功並居最進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隋文帝與慶有舊及為丞相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開皇中以上柱國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語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

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素無籌畧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愚按迴謙消難皆忠周圖隋相率舉兵者安能料三人如射覆恐皆飾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十四

未幾言皆驗及此慶恐帝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

顧具錄前言表奏之

隋書載表畧曰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實天子之言無戲

帝省表大悅下詔曰

冊府元龜曰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

錄

朕言偶驗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自是每加優禮卒於家

冊府元龜曰時有郭榮仕周為司水大夫與文帝極歡嘗夜坐月下從容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帝總百揆拊榮背咲曰吾言驗矣即拜相府叅軍後至左光祿大夫

子靜禮尚隋文女廣平公主先慶卒子協位右翊衛將軍字文化及亂遇害協弟晶字婆羅門大業中養宮內後為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十五

資治通鑑曰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女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與晶皆有寵于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勅燕王琰與鉅晶及文帝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畧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殺亂靡所不至楊氏婦女美者往往進御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號宇文三郎與

宮人淫亂至妃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晶聞懼不敢見協因奏晶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弒逆之際為亂兵所害

隋書曰化及將為逆晶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為門司所遏會日暝宮門閉乃退俄難作晶與五千人赴之見害 此亦周宗也人知弒煬帝者化及不知盡煬帝者又晶噫誰謂字文家無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

十六

論曰自古受命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有骨肉之助茂親則有魯衛梁楚疎屬則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滅百代之後若幽孝公勲烈加以善政蔡文公純孝飾以儉約峩峩焉足以輔於前載矣當隋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內胄以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志圖非常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其斯之謂歟宇文測兄弟驅馳經綸之日神舉盡言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並可追蹤古人矣

欽定四庫全書									
<small>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四</small>									
十七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七

北史五十九

周室諸王

文帝十三王

李閔帝一王

明帝三王

武帝六王

宣帝二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周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明帝後宮生宋獻公震文元

皇后生孝閔帝文宣叱奴皇后生武帝衛刺王直達步

妃生齊王憲王姬生趙王招後宮生譙孝王儉陳王純

越王盛代王達冀康公通滕王適 招別見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敏達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尚

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大司馬封宋國公無

子以明帝第三子實嗣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中為

大前疑隋開皇初為文帝所害國除

續修四庫全書第 34 版反內

衛判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武成初進封衛國公歷雍州牧大司空襄州總管直武帝母弟也性浮詭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南討軍敗周書曰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詔直督陸通元定等赴援與陳將吳明徹戰于沌口直軍不利定遂沒於江免坐免官

愠于免黜又請帝除護莫得其位帝宿有誅護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直手斬護見護傳

帝以齊王憲為大冢宰直既平本望又請為大司馬欲擅威權帝知其意謂曰汝兄弟長幼有序何反居下列以為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為王初帝以直第為東宮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此佛寺欲居之齊王憲謂曰弟兒女成長此寺褊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恠而疑之直嘗從帝獵而亂行帝怒對眾撻之憤怨滋甚及帝幸雲陽宮直

在京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閉門不得入退走追至荊州獲之免為庶人囚請宮中尋有異志及其子十人並誅之國除

周書曰誅其子賀貢塞響賈秘津乾理乾琛乾棕十人愚按直之十子可不誅姬周蔡叔子仲非歟宣帝效於後則殺有功之齊王憲并其子隋文又效於後其殺懷忠之畢王賢趙王招等及其子嗚呼武帝其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齊王憲字毗賀突性通敏有度量神采嶷然少與武帝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嘗賜諸子良馬惟所擇憲獨取駿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園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駿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取賜之魏恭帝元年封安成郡公武成初除益州總管進封齊國公初平蜀後文帝以形勝之地不欲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問武帝以下誰能此行

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民非爾所及若以年授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明帝追尊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保定中徵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迴為前鋒圍洛陽齊兵數萬發軍後諸軍懼駭並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拒之而雄為齊人所敗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時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參預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詔憲與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寺五城絕其糧道齊與斛律光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光遁是歲光入於汾北築城西至隴門晉公護問計於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為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六年憲率衆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潛軍宵遁

冊府元龜曰仍掘移汾水南堡壁復入於齊齊人謂

志不及遠遂弛邊備

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攻張壁克之斛律光時在華容弗能救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汾州為齊圍日久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伯杜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為汾州援齊平原王段韶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為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及晉公護誅武帝召憲入免剋拜謝帝謂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冊府元龜載帝言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冢宰無君凌上將圖不軌吾故誅之以安社稷

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尋以憲為冢宰時帝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為刻薄憲既為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否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悉其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遷授冢宰

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帝嘗御內殿引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為人制乎且近來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即禮若君臣此亂時權宜非經國之術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為天子卿宜規以正道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再拜出歸白憲憲指心撫凡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三年進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六

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箴上之帝方翦削諸弟甚悅其文憲嘗以兵書繁廣難求指要自刊為要畧五篇至是表陳之

庾信神道碑曰王少有壯志頗校兵書莫不吟誦在心撰成于手

帝覽而稱善其秋帝于雲陽寢疾衛王直舉兵反京師帝召憲謂曰汝為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帝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

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足耳初直內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誅直固請及憲帝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及文宣太后崩直又容啓憲飲酒食肉與平昔不異帝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為吾意袒括是同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子但須自勗無假說人直乃止四年帝將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畧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七

將出憲表上金寶等十六件以資軍資

周書載憲表曰昔邊隅未靖卜式願工家財江海不澄衛茲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

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乃詔憲為前軍趣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為之五年大舉東討憲復為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圍進取

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頓千里經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樓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說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去後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眾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望塵遠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椿告齊眾稍逼憲又回軍救之會被救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栢菴為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公復為誰憲曰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非凡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已下告之暢鞭馬去憲即命旋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為殿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禱瑛等齊眾乃退憲渡汾追及帝于玉壁帝又命憲援晉州齊後主攻圍晉州帝復東轅次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

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曷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帝悅

周書載內史柳科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無家國掃此逋寇事同摧枯雖眾如我何

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主遁齊人復據高壁及洛女塔帝命憲攻洛女破之齊主已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克之延宗遁追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成公質為河間王拜第三子賈為大將軍仍詔憲趣鄴進克鄴城憲善兵謀長於撫御摧鋒陷陣為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畧齊任城王浩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招浩

三國典畧載手書曰朝廷過緯甚厚諸王無恙故若釋甲則無所憂

浩不納憲軍過趙州浩令間諜二人來覘候騎執白憲

憲乃集齊舊將徧將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若汝等今即放還令充吾使乃與潛書

周書載憲書畧曰昔魏曆云季我太祖撫運乘時皇上嗣膺下武甯駭唐郊則野無橫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屣城豈惟人事抑亦天時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列邑名藩莫不屈膝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厦三諫可以逃身去此弗圖苟徇亡轍為天下笑又足下謀者為侯騎所獲軍中情實具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十

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潛得書沉于井

憲至信都潛陣於城南登張耳冢望之俄潛所署領軍尉相顧偽出畧陣遂降潛殺其妻子明日擒潛及孝珩等

周書曰憲并州之掇長驅敵境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先是稽胡劉沒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平之

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藩乃辭以疾尋帝崩

庾信神道碑曰武帝特垂愛友時進奇策尤加禮敬常謂左右曰吾有回門人日親其齊王之謂

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之時尚未葬諸王在內持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山陵還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告憲有謀帝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今欲以叔為太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九叔為太傅十一叔為太保何如憲辭以才輕孝伯返命後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老母在堂恐留慈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四十

庾信神道碑曰春秋三十有四宜從廟碑史載武帝

以三十六於是年崩憲不應以弟過之
加以惡諡曰煬

周書姚最傳曰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追復官
爵最以憲恩顧過隆錄憲功績為傳送工史局獨不
疏請改憲諡何也此又最一恨

帝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
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誅
憲無辭故託興等與憲結謀遂加戮時人知其冤酷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云伴憲死

新唐書李綱傳曰綱為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
召僚屬誣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屍故
吏奔匿綱撫柩號慟瘞訖乃去又憲有女發居綱厚
卹之及綱卒女披髮慟如喪其親

憲所生達步干氏柔然女建德三年冊為齊國太妃憲
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
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後每心驚母必有疾乃馳使參

問果如所慮六子貴質實貢乾禧乾洽

貴字乾福少聰敏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
一經足為立身之本天和四年始十歲封安定郡公文
帝初為丞相始封此郡未嘗假人至是封馬年十一從
憲獵於鹽州一圍中手射野馬及鹿十有五建德二年
拜齊國世子後出為幽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有留心
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
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白獸封為商人所焚烽帥受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
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焚烽何因私放烽帥遂即首伏
其明察如此卒時年十七武帝甚痛惜之質以憲勲封
河間郡王質中填公貢出後莒莊公乾禧安成公乾洽
龍涸並與憲俱被害

誰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建德三年進為
王從平鄴拜大冢宰

周書曰儉與齊王憲討稽胡有胡帥自號天柱據守

河東儉攻破之斬級三千

費子乾憚嗣開皇初為隋文帝所害

陳王純字堽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保定中使突厥迎

皇后歷秦陝二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為從平齊

周書曰純為前一軍率步軍二萬守千里徑

進上柱國歷并州總管擁州牧太傅大象元年詔以濟

南郡邑萬戶為陳國純出就國二年徵朝京師并其子

為隋文帝所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古

周書曰純子為世子謙及弟危公讓讓弟讓等皆遇

害

又加以惡謚曰惑

越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國公建德三年進為王

從平齊

周書曰四年大軍伐齊盛為後一軍總管五年大軍

入東討盛率所領拔齊高顯等數城并州平

進上柱國歷相州總管大象元年遷大前疑太

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郡邑萬戶為越國盛出

就國二年徵朝京師并其子為隋文帝所害

周書曰盛子忱悰恢憤忻等五人皆遇害

又加以惡謚曰野

代王達字度斤突性果決善騎射武成初封代國公建

德初年柱國出為荊州刺史有政績武帝手救褒之所

管禮州刺史蔡澤黠貨被訟達以其勲庸不可加戮若

曲法貨之又非奉工之体乃令所司精加案劾密表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十五

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雅好節儉食

無兼膳侍姬不過數四昏衣緋衣又未嘗營產國無儲

積左右嘗以為言達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

年進為王從平齊齊淑妃馮小憐尤為齊後主所幸見

獲後主賜死帝以達不遜聲色特以小憐賜之宣帝即

位進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

郡邑萬戶為代國達出就國二年徵朝京師及其子為

隋文帝所害

周書曰達世子執弟蕃國公轉等皆遇害
加以惡謚曰曷

吳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吳國公薨子絢嗣建德
三年進為王開皇初為隋文帝所害

滕王道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
建德三年進爵為王

周書曰六年拜行軍總管與齊王憲征稽胡破其巨
帥穆反等斬級八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十六

宣政元年進上柱國大象元年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
戶為滕國道出就國二年徵朝京師并其子皆為隋文
帝所害

周書曰道子懷德公祐祐弟箕國公裕裕弟禮禧等
皆遇害

加以惡謚曰聞道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史糾曰周氏諸王不乏賢者代王不邇聲色滕趙俱
能文章累累惡謚皆揚堅志也出于隋志登之周書

史官不加一辭載事之筆為用彼為諸王之謚惟衛
直可無議餘皆宜曰某王為隋文所害加以惡謚曰
某今依而改之 愚按隋經籍志載滕簡王集十二
卷不知改聞為簡者誰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字乾安保定初封紀
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出為利州總管康驕侈無度
繕修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康殺之五年詔賜康
死子湜嗣開皇初為隋文帝所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七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刺王賢後宮生鄴王貞宋王實實
出後宋獻公震賢列見

鄴王貞字乾推初封鄴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
初為大冢宰開皇初并其子為隋文帝所害

周書貞子濟陰郡公德文遇害

武帝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秦王贇曹
王允馮姬生道王允薛世婦生蔡王允鄭姬生荆王元
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德為王大象

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贊位上柱國拜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轉太師尋及秦王贊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元荆王元俱無隋文帝所害

周書曰贊子淮陽公道德與弟道知道義等贊子忠誠公靖智與弟靖仁等皆遇害 愚按隋文帝本紀載帝初即位周室諸王皆降為公而宇文忻傳亦載隋文踐祚誅宇文氏是篡而後誅非先誅也諸傳皆言周大定中非是今改開皇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萊王衍皇甫姬生郢王術衍及術並大象二年封後為隋文帝所害 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並未窮于至當也嘗試論之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于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于戚日用難以成垓下之

業撥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為政上務也觀人立教者經國長策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曰異軫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昔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忠於列國溫陶賢於羣臣哉蓋位重者易立功權輕者難盡節故也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斯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爵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周文初定闕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磐石之固矣武皇克翦芒刺史弘政術懲專朝為患忘維城遠圖外崇龍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帝嗣位凶暴是崇芟刈先其本枝削黜徧於公族以齊王奇姿傑出足可宰龍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俗攻

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道消之日扶
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君之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
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
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為千乘位侔匹夫
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逸適鼎速於俯拾殲王
侯烈於燎原悠悠邃古未聞茲酷豈非推枯振巧易為
力乎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
於内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為用使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五

三

足以扶危權不能為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
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窺其神
器哉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後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文
武察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符賢矣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六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八

北史六十

寇洛

趙貴 從祖兄善

李賢 子詢 崇 孫敏 弟遠

梁 禦 子存

寇洛上谷昌平人累世為將吏父延壽魏和平中以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家子鎮武川因家焉洛性明辯不拘小節賀拔岳西征
洛與岳鄉里乃募從入關以功

周書曰從岳獲尉遲菩薩於渭水破侯伏侯元進於
百里細川擒万俟醜奴於長坑皆力戰有功

封安鄉縣子及岳為大行臺以洛為右都督以莫陳悅
既害岳欲并其眾時初喪元帥洛于諸將中最舊齒素
為眾信乃收其將士志在復讎既至原州眾推洛為盟
主統岳眾

周書曰洛自以非才固辭與趙貴等議迎太祖

周文帝至平涼以洛為右都督從討侯莫陳悅平之拜

涇州刺史大統初詔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

為襄城郡君四年鎮東雍州五年卒於鎮贈太尉尚書

令謚曰武子和嗣明帝二年錄舊勳以洛配享文帝賜

姓若引氏

愚按周明亦好文之主畧同魏孝文孝文華其夷姓

而明帝又夷其華姓何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趙貴字元寶天水南安人祖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

馬貴少有節概魏爾朱榮以為別將從討北海王元顥

有功又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岳為侯莫陳悅

所害將吏奔敗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昔朱伯厚王修

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况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

遇寧可自同眾人乎因涕泣歔歔從之者五十人乃詣

悅詐降悅信之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悅壯而許之貴

乃收岳屍還營與寇洛等奔平涼共圖拒悅而貴獨首

議迎周文周文至以貴為大都督領府司馬悅平行秦

州事梁公定稱亂河右以貴為隴西行臺討破之從復

弘農沙苑爵中山郡公河橋之戰貴與怡峯為左軍戰

不利先還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周文迎之與東魏人

戰於芒山貴為左軍失律坐免官尋復官爵後拜柱國

大將軍賜姓乙弗周孝閔踐祚遷大冢宰進封楚國公

初貴與獨孤信等皆文帝等夷及晉公護攝政自以元

勳每懷怏怏與信謀殺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周書曰及期貴欲發信止之

為開府宇文盛所告被害貴從祖兄善字僧慶少好學

美容儀沉毅有遠量爾朱天光討邢杲万俟醜奴以為

長史昔恭初為大行臺尚書天光齊神武於韓陵敗見

殺善請收葬其屍神武義而許之賀拔岳摠關中迎善

復以為長史岳為侯莫陳悅所殺善共諸將翊戴周文

魏孝武西遷歷尚書左右僕射封襄城公善性溫恭有

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

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稱其有公輔量天統九年
從戰芒山屬大軍不利善為敵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
周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子詢表請贈謚詔贈大將軍
大都督四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謚曰敬

李賢字賢和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陵沒
匈奴子孫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

愚按李陵嫡系至是方入中國南宋書索鹵傳以後
魏為漢將李陵後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贈隴
西郡守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逢一老人鬚眉
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為臺牧
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指或譏其不精荅曰賢豈
能領徒受業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十四遭父
憂撫訓諸弟友愛甚篤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
州反孝莊遣爾朱光擊破之
周書曰醜奴已敗其黨万俟道洛猶據原州尚未知

醜奴敗天光令賢密圖之會賊黨万俟阿寶戰敗投
賢賢令阿寶偽為醜奴使給道洛等曰今已破臺軍
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等信
之是日便發既出而天光至遂克原州天光見賢曰
此子之力也賢又率鄉人出馬千匹助軍天光大悅
光令都督長孫和利行原州事以賢為主簿

周書曰道洛復乘虛奄至賊黨千餘人在城中密為
內應引道洛入城殺和利賢率鄉人死戰道洛退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又有賊帥達符顯晝夜攻圍賢問道詣雍州請援天
光許之賢返賊營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偽負
薪與賊樵採者俱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眾覺亂
射之不中遂入告以大軍且至賊聞之散走
累遣高平令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周文西征賢與
其弟遠穆等密應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至秦
州悅棄城走周文命兄子導追之以賢為先鋒轉戰四
百餘里至牽屯山及之

周書曰悅自刎賢亦被重創馬中流矢死
以功授假節撫軍將軍大都督魏孝武西遷周文令賢
率騎迎衛封上邽縣公俄授左大都督還鎮原州大統
二年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率
敢死士一戰敗之

周書載賢招集豪傑與之謀曰賊政令莫施惟以殘
剝為務以羈旅之賊馭烏合之眾勢自離解若從中
擊之賊必喪胆可計日取也眾從之分死士三百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為兩道乘鼓噪而出賊眾大駭一戰而敗

狼斬闖遁走賢與三騎追斬之八年授原州刺史

周書曰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
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
結歲久徒眾甚多數州人皆為其用我若搃一陣併
力擊之周惡相濟必搃萃於我眾寡莫敵便無以制
之若令諸軍分為數隊多設旗鼓倚角而前公別統
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

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進不得戰退不得走
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眾柵不攻自拔矣寧
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掩後熾營收其妻子
僮隸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後熾聞之棄寧與賢接戰
賢手斬十餘級賊大敗後熾單騎走授原州刺史撫
導鄉里甚得民和

周文奉魏太子西巡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
飲酒禮後帝復至原州令賢乘路車備儀服以諸侯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禮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
恭帝元年進爵西河郡公後以弟子植被誅坐除名保
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武帝及齊王憲在
襁褓不利居宅中周文令處之賢家六載乃還宮因賜
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為姪女賜與甚厚及武帝西巡原
州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賢以斯土良家勲
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
周書曰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慈惠我其何可忘

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賢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至親凡厥昆季子姪等可並預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服十三環金帶一腰中鹿馬一疋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拜賢甥庫狄樂為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師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二人酬替放之四年王師東討西道空虛慮羌渾侵擾授賢河州總管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侯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斂迹五年宕昌寇邊乃於洮州置總管府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屬羌寇侵擾賢頻破之鹵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遷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為之帝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卒於京帝親臨哀動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

謚曰桓子端嗣端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齊戰沒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謚曰果弟詢字孝詢深沉有大畧頗涉書記仕周累遷司衛上士武帝幸雲陽宮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帝善之累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郡公隋文為丞相尉遲迥起兵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啟請重臣監護隋文令高顛監軍與顛同心惟詢而已及迥平進上柱國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封隴西郡公開皇初歷隰州總管以疾徵還京師卒帝悼惜久之謚曰襄詢弟崇字永崇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周孝閔初以父賢勲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勲於國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賢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好也辭不就職求為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代齊以功最授儀同三司周武平齊引參謀議以勲加授開府封廣宗縣公隋文為丞相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4 五三二

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尉遲舉兵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隋文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數十人遇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何面目處天地間乎章孝寬亦疑之與俱卧起其兄詢時為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不得已亦歸心焉及颯平授徐州摠管進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摠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警其威畧爭來內附後突厥大為侵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沙城突厥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隋書曰城本荒廢又無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厚為其備夜中結陣待之崇軍由是苦饑

死亡畧盡突厥欲降之謂曰降者封為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萬死今効命以謝國家待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道此意也乃挺刃突殺復殺二人沒於陣贈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

壯子敏嗣敏字樹生文帝以其父死王事養於宮中及長襲爵廣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容善騎射工歌舞弦管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集宏聖宮者日以百數主選取敏禮儀如高帝女

隋書曰公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合意竟為姻媾 愚謂他人有女皆愛獨后應傷彼周家六尺孤安在幸女也若男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死耳則當此擇婚時肅雖有女誰題王姬而故國之愴懷曷已史云如尚帝女昔真帝女也一嘆

後將侍宴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帝帝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悅謂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今受儀同敏不答帝曰不滿爾意耶今授開府又不謝帝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今授卿柱國敏乃拜而蹈舞遂於坐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厯幽金

華岐數州刺史多不蒞職常留京往來宮內侍從遊宴
賜賞超於功臣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將薨遺言
於煬帝曰妾唯一女不自憂死獨深憐之湯沐邑亡與
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
闕大興敏之策也從征高麗加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
遼東遣敏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
識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大懼數與宗人金才善衛等
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同誅其妻宇文氏尋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賜鴆終

愚考宇文述傳載宇文氏畏死承計誣夫謀反雖賜
鴆非過獨嘆周家宗族殲滅無遺猶不保一女何罪
於天而至此毒哉隋之文煬二君也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為戰鬪戲指麾部
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
遠持杖叱之復為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
小兒必為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天

下鼎沸救勒賊胡琮侵逼原州遠昆季率屬鄉人欲圍
拒守而眾情頗異同遠乃按劍喻以節義因曰

周書載遠曰頃皇家多難凶黨乘機肆其毒螫正忠
臣立節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死中
求生耳諸君世載忠貞若去順效逆雖五尺童子非
之將何顏見天下士

有異議者請斬之眾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壁自守無
援城陷其徒多被害唯遠兄弟為人所匿得免遠乃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求援

周書載遠謂賢曰今逆賊孔熾弟欲入朝請援兄晦
迹和光內伺釁隙可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表裏相
應既殉國家之急且全私室之危賢曰是吾心也遂
定東行之策

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及爾朱天光西伐配
遠精兵為鄉導天光欽遠才望除為長城郡守後遠高
平郡守周文見而悅之令居麾下及魏孝武西遷封安

定縣伯魏文帝初嗣位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
升殿進爵為公仍領左右從征竇泰復弘農皆有殊勲
授都督原州刺史周文謂遠曰孤有卿若身之有臂本
州之榮乃私事爾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
功居最進爵陽平郡公尋除大丞相府司馬叅軍國機
務

周書曰遠畏避權勢若不在己

時河東初復人情未安周文以河東為國之要乃領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非兼修守禦
之備曾未朞月士民懷之周文降書勞問徵為侍中遷
太子少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周文
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為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
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以常理論實難救援但不
入虎穴不得虎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
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周文
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

周文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往拔仲密以歸仍從周文
戰邙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為殿尋授都督義州
宏農等二十一郡諸軍事遠善撫馭有幹畧戰守之無
無不精銳每厚撫境外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
至事泄被誅亦不以為悔嘗獵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
為伏鬼射之鐵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
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東
魏將段韶趨宜陽以送糧為名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其計遣兵襲破之韶遁周文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
被等并綵二千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固辭
周文不許遠不得已方拜職周文又以第十一子代王
達令遠子之其見親待如此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
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羣公曰孤欲立
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
也

愚按孝閔母乃魏孝武妹馮翊公主又尚文帝女晉

安公主乃不懼國家有疑而懼大司馬有疑泰之無君已從冷處覷破

衆未有答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為嗣公何疑若以信為嫌請即斬信便起拔劍周文亦起曰何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周孝閔踐祚進柱國大將軍復鎮鎮農遠子植文帝時已為相府司錄叅掌朝政及晉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十六

護執權密欲誅護頗泄護乃出植刺史梁州尋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良久乃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能作叛臣遂就徵至京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之謂曰公兒遂有異謀可早為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有口遠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自來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召入命遠同坐令孝閔與植質於遠前席辭窮謂孝閔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

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害植并逼遠自殺建德元年晉公護誅贈本官加太保謚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改謚懷植及諸弟並加贈謚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羣書尤工騎射周文令尚女義歸公主以父勲封建安縣公累遷大都督周文功高權重魏廢帝即位後猜隙彌深時周文諸子年皆幼冲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諸婿為心膂基與義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十七

公李暉常山公於翼俱為武衛將軍分掌禁旅廢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即位進爵敦煌郡公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周孝閔踐祚出為浙州刺史尋坐兄植合死以主摺又為季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既被譴謫常憂憤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位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慟謂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興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曹徐燕二州刺史敦煌郡公謚曰孝賢弟穆別見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後因官北邊遂家武川改姓
紀豆陵氏禦少好學進趣詳雅及長更好弓馬爾朱天
光西討知禦有志略引為左右共平關隴除益州刺史
從賀拔岳鎮長安及岳被害禦與諸將同謀翊戴周文
周文既平秦隴欲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
使於齊神武周文知其意以禦為大都督雍州刺史領
前軍先行及與顯相見因說顯

周書載禦說顯曰高歡凶逆梟夷非遠宇文夏州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六

姿不世志匡京洛公不於此時建効乃懷猶豫恐禍
不旋踵

顯即出迎周文禦遂入鎮雍州大統元年授尚書右僕
射從周文復弘農破沙苑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爵廣
平郡公出為東雍州刺史為政舉大綱民庶稱之卒於
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為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
雍州刺史謚武昭子睿字持德少沉敏有行檢周文帝
時以功臣子養官中復命與子遊處

隋書曰同師共業情契甚歡

七歲襲爵改封五龍郡公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為
御伯出為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
之帝甚嘉歡拜大將軍以禦佐命功進爵蔣國公入為
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光於洛每戰有功遷小
冢宰歷敷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柱國隋
文帝摠百揆代王謙為益州摠管行至漢川西謙起兵
攻始州睿不得進文帝命睿為行軍元帥率軍摠管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七

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謙遣
開府李三王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進至龍門謙將
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嶮為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
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遂鼓行而進謙將
敬豪守劍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又命高阿那
瓌達奚基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基分兵據開遠
隋書載睿謂將士曰此酋據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
其不意破之

唐遣上開府元宗趣劍閣大將軍宇文曼指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遣張威阿那惠等道攻基基自午及申破之基奔歸於謙審逼成都謙令達美基乙弗虔守城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審擊敗之謙將入城基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新都令王寶執之審斬謙於市劍南悉平進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邑千戶審時威振西州夷獠歸附唯南寧首帥爨震恃遠不賓審上疏曰南寧州漢牂柯地近代已來分置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三

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種金寶富饒二河有駸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偽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蜀東夏尚阻未遑遠畧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遣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其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狎獠既訖即請畧定南寧

隋書載睿言曰自盧戎已東軍糧須給過此即於蠻夸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肅蠻夷二裨軍國又曰南寧州漢代牂牁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既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可益軍國且其地與交廣接漢代開此本為討越伐陳之日復是一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三

文帝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本審策也審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逾重隋文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說審勸進隋文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審復上平陳策帝善之下詔曰昔公孫隗蠱漢賊也光武與通和稱為皇帝愚按隗蠱臣於光武先書後詔無皇帝之稱不宜混入尉佗於皇祖初猶不臣孫皓答貴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或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未盡藩節誠

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淮海未滅必興師旅終當相屈
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睿時見突厥方強恐為
邊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

冊府元龜載書曰竊以戎狄作患防遏為難今皇祚
肇興海內寧一惟有突厥尚為邊梗昔匈奴未平去
病辭宅先零尚在充國自効臣才非古烈士追昔士
謹條安置北邊戰守事宜并圖上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三

帝嘉歎久之答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
內不自安屢請入朝徵還京師及引見帝為之與命睿
升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
謝病闔門自守不交當時帝賜以板輿每有朝覲必令
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自以威名太盛恐為時忌遂
大受金自穢由是勲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
百數人帝令有司案驗主者多獲罪睿懼上表陳謝請
歸大理帝慰喻遣之十五年從至洛陽卒諡曰襄
論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井人有離心

士無固志寇洛撫循散亂抗禦仇讐全師而還敵人絕
覬覦之望度德而處羈王建匡合之謀趙貴居二闕之
險

周書曰趙貴首唱大謀克復仇恥關中全百二之險
與此不同二闕疑有脫誤

周室定二分之功彼此一時其功不細李賢和兄弟屬
胤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畧從橫忠勇奮發頻摧勍敵
屢涉艱難及逢時遇主策名委質俱縻好爵各著勲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三

遂得兼仕文武聲彰出納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跼萼連
暉聊椒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自周迄隋鬱為西京
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周文始殂嗣君冲幼
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
國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剪異端草魏興周遠安通悅
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慮威權
去已懼將來不容以小謀大由踈問親主無昭帝之明
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釁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

成閔帝廢弒之禍植之由也李遠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至誅夷非為不幸梁禦豫奉興王參謀締構驅馳畢力夷險備嘗雖遠志未申亦云遇其時矣

梁審以功臣握兵乃先身後國大義罔聞其負周甚乎雖然猶以為人所教不至與奉十三錄金帶之李穆同傳也亦云幸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六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九

北史六十一

李弼

曾孫密

李虎

缺

宇文貴

子忻 性

侯莫陳崇

子綱

崇 子綱

王雄

楊忠

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父永魏太中大夫贈涼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史弼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屬魏亂謂所親曰大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寇難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塔求仕乎初為別將從爾未天光西討破赤水蜀以功封石門縣伯又與賀拔岳討方侯醜奴方侯道洛王慶雲皆破之

周書曰弼先鋒陷陣所向披靡

賊咸畏之曰莫當李將軍前也及天光赴洛弼隸侯莫陳悅征討屢有尅捷及悅害岳周文帝自平涼討悅弼

諫悅令解兵謝

周書載弼諫悅曰公無罪害岳又不能赴納其衆守
文夏州收而用之得其死力咸云為主將報仇意固
不小今宜解兵謝之不然恐必受禍

悅惶惑計無所出弼知悅必敗

周書載弼謂所親曰宇文夏州才略冠世悅智小謀
大豈能自保若吾等不為計恐與同族

周文至悅乃棄秦州南出據險自固是日弼密通於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文許背悅至夜弼乃勒所部云悅欲向秦州命皆裝束

弼妻悅之姨也時為悅所親委衆咸信之皆散走弼慰

輯之遂擁歸同文悅由此敗周文謂曰公與吾同心天

下不足平也大統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

平實泰斬獲居多周文以所乘驢馬及秦所著牟甲賜

弼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率軍居右左軍

為敵所乘弼將其麾下九十騎

周書作六十騎

橫截之敵分為二因大破之詳見周文紀以功進爵趙

郡公四年從周文東討洛陽弼為前驅東魏將莫多婁

貸文率衆至穀城弼倍道而前遣軍鼓噪曳柴揚塵貸

文以為大軍至遂走弼追斬貸文傳首大軍翌日又從

周文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為所獲陽隕絕於

於地守者稍懈睨其傍有馬因躍上西馳得免

資治通鑑曰侯景請降詔弼同儀同三司趙貴將兵

一萬赴潁川及至景欲因會執弼貴疑不往貴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誘景入營執之弼止之及梁將羊鴦仁遣長史鄧鴻

至汝水援景弼引兵還長安通鑑注曰弼之止貴

不欲為東魏去疾且引兵而還不與梁戰則禍集於

梁斯言得弼心矣

歷司空太保柱國大將軍魏廢帝元年賜姓徒何氏六

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

謹及弼等參議周孝閔踐祚除太師進封趙國公邑萬

戶前後賞賜鉅萬弼每征討朝受命夕便引路略不問

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兼性沈雅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於位明帝即日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率穿冢給大路龍旅陳軍至墓謚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文帝子暉居長以次子暉尚文帝義安長公主遂為嗣嘗臥疾恭年文帝憂之賜錢一千萬供其藥石費

周書曰魏廢帝有異謀太祖授暉武衛將軍總宿衛事尋廢帝

魏恭帝三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大司出為岐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刺史從文帝南巡率公卿子弟別為一軍孝閔即位襲

魏國公建德元年出為涼州總管時渠達二州生獠積年侵暴至州綏撫並來歸附璽書勞之暉弟衍少專武藝慷慨有志略仕周為義州刺史封真卿公主謙起兵以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上大將軍隋開皇元年以行軍總管討平叛蠻進柱國後拜安州總管以疾還京卒行弟綸最知名有文武才用綸弟晏開府儀同三司趙郡公從平齊歿於并州子憬以晏死王事即襲其

官爵曜既不得嗣朝廷以弼功重封曜邢國公位開府子寬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位柱國蒲山郡公號名將弼弟樹字雲傑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魏永安元年以別將從爾朱榮破北海王元顥榮誅周書曰榮被害樹從爾朱世隆奉榮妻奔河北

隋爾朱兆入洛及魏孝武西遷樹從都督元斌之與齊神武戰敗與斌之奔梁後得逃歸尋為周文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樹時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樹形貌本如此周文初亦聞樹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謂人曰但問騰決如何何須八尺之軀武成初從豆盧寧征稽胡爵汝南郡公出為總督延綏冊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卒官無子寬子密字法正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少襲爵蒲山公養容無愛吝與楊玄感為刎頸交後更折節就學尤好兵書誦皆上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以疾歸

新舊唐書曰密頭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為隋煬帝左親侍嘗出伏下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述以密對帝曰此小兒顧盼不常無令宿衛他日述論密曰君家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問密大喜謝病歸感勵讀書嘗一日以蒲羈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且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於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謂其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若等不及於是傾心結納

及玄感有逆謀召密令與弟玄挺赴黎陽以為謀主密進三計曰今天子遠在遼外

隋書曰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強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

公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

隋書曰不過盡月齎糧必盡

不戰而擒此計上也又闕中四塞天府之國衛文昇不

足為意今率眾務早入西

隋書曰今宜率眾經城弗攻輕齎鼓行務早西入天

子雖遠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攻當必克

萬全之勢此計中也若先向東都以引歲月

隋書曰若隋近逐便先向東都唐律告之理當固守

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

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

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密計不行玄感既至東都自謂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

既非同謀設籌皆持兩端玄感復使作檄文固辭不肯

密揣知其情請斬之

隋書載密謂玄感曰福嗣原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

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必為所誤請斬以謝眾

玄感不從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

為鹵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雄勸玄

感速稱尊號玄感問密密以為不可

隋書載密諫曰兵起以來雖復頻捷東都守禦尚強天下救兵益至公宜身先士衆早定關中乃欲急自尊崇何示人不廣也

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紹衆玄感遂用密謀既今西至陝縣圍弘農

隋書曰玄感欲圍弘農宮請諫曰公今詐衆入西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事在速况追兵將至安可羈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

不叛西至關鄉追兵至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馮翊詢妻之家尋為鄰人告被捕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與其衆謀逃其徒多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金遂相許及出關防禁漸弛密每夜宴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次却耶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

牆而遁

韓昱壺闕錄曰歷亭鎮將王該認密形狀獲送宇文述密伴患足疾防守者一日僅行一二十里忽至一澗水深岸險密伴蹶而墜良久若未蘇防守者無計下許遂以手中槍戟引之密以手援戟伴作失勢推戟向水守者手探不及遂放却密得鎗觸守者二人俱斃遂投却孝德於平原 革命紀曰密投賊帥却孝德說之曰若能用密計河朔可指麾而定孝德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饑荒求活性命何敢別圖翟讓等徒衆絕多請兵送公於彼是日孝德以馬一匹自送至河執袂飲酒而別軍中慕從者亦數十人仍遣兵馬將送密於翟讓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赦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遣饑饉削树皮食之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性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

隋書載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途士

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沾巾沾巾何所為
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異樊噲市井徒
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
虛生真可愧

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怪之告太守趙他下縣捕之密亡
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秀才家君明從
子懷義後告之密得遁君明王秀才竟坐死密投東郡
賊帥翟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十

資治通鑑曰讓韋城人為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
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謂讓曰翟法司天時人事可
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即破械出之讓拜謝曰
讓幸矣奈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為大丈夫
夫可救生民故捨死奉脫何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但
自免勿憂吾讓遂亡命瓦岡為羣盜
乃因王伯當以策于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讓始敬
焉名與計事密以兵衆無糧

隋書及通鑑載密說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惟
資野掠常若不給若曠日持久大敵臨之必渙然離
散

勸讓直趣滎陽休兵館穀然後爭利讓從之乃掠下滎
陽太守卞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為須陁
敗大懼將遠避之密勸讓列陣以待密以奇兵掩擊
隋書載密曰須施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張可一
戰擒公但列陣以待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十一

戰密分兵千餘人設伏林間讓與戰不利稍却密發
伏掩其後
大破之斬須施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復說
讓以廓清天下為事令掩據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
隋書及通鑑載密說讓曰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
粟將軍若率大衆掩襲彼素無豫備取之如拾草芥
耳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
集然後檄名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

柄除隋社稷布將軍政令豈不盛哉讓曰僕起隴畝計不至此請君先發僕為後殿候得倉別議之

於是與讓以義寧元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賑百姓

略記云密遣將軍襲倉二城二府兵擊退之尋悉眾來攻府兵敗遂入據倉然二府將士猶各固守小倉城二十餘日不下既而救絕食盡城乃下密開倉恣民所取老弱樵負招納降者日數百千萬人于是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十三

魏以南江灌以北莫不歸附 革命紀載密說讓曰洛口倉米逾巨億請公發一命使密奉之告諸道英雄就倉食米必當響應然後稱帝說以定中原云云讓曰自顧庸賤好如此謀願奉公為主密懷懼改容拜讓亦拜言宴盡歡各恨相知晚即日讓作書與密告諸處賊首並克期定日紹會洛口倉食米

越王侗遣武賁即將劉長恭討密密城洛口周回四十里居之讓上密說為魏公設壇場即位稱元年

壺關錄云王伯當令密於西垣校射書王字棚上如錢約中者為主其次以近遠為拜官高下使賈雄執矢仰天而誓密正中字心遂奉為主 河洛記云改

大業十三年為永平元年與此不同

以房彥藻為左長史邠元真為右長史楊德方為左司馬鄭德輔為右司馬拜讓為司徒封東郡公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獲軍武賁即將裴仁基以虎牢歸密密因遣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十三

與孟讓襲破回洛倉據之俄德輔德方俱死復以鄭顛為左司馬鄭度眾為右司馬柴孝和說密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讓據洛口身率精銳西襲長安不然他人我先隋書載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若親簡精銳西襲長安必有征無戰既克京邑業固兵強長驅峭函掃蕩京洛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繼起常恐他人我先噬臍何及

密曰此誠上策然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洛陽未下

恐不肯西入

隋書又曰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則大業墮矣

李和請間行觀隙乃與數十騎至陝縣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為流矢所中卧營內東都出兵擊之密眾大潰棄田洛倉歸洛口孝和之眾聞密敗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煬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討密敗之希和溺洛水死密甚傷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十四

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率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起君德平原賊帥邴孝德並歸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為太宰總眾務奪密權凡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作我當為之密聞惡之會讓拒世充軍退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

勝破其營會日暮密因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

欲為宴樂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覺密引讓入坐令讓射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遂殺其兄寬及儒信等讓部將徐世勣為亂兵所斫中重創密止之僅得免雄信等皆叩首求哀密並釋而慰之於是諸讓營遣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告以殺讓意今世勣雄信伯當分統其眾世充夜襲倉城密担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營洛北於洛水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十五

浮橋悉眾擊密密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擊之

資治通鑑曰密復率眾向東都大戰平樂觀密左騎右步中列强弩鳴千鼓衝之

世充大潰爭橋橋陷溺水者數萬武賁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皆沒於陣世充僅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大雪餘眾死亡殆盡密乃修金墉故城居之眾三十餘萬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

戰被執其黨勸密即尊號密不許

資治通鑑曰時偃師栢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河

內郡丞柳燮賊方郎柳績等各舉所部降密竇建德

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官屬裴

仁基亦請正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

及唐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宇文化及弑

逆自江都北指黎陽密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

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化及至黎陽

隋書曰密知其軍食少利在速戰故不與交鋒又遣

其歸路使不得西

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下密共化及隔水語密數

之曰卿本匈奴皂隸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

容躬行弑虐

隋書載密言曰荷國士之過者當以國士報之何容

主上失德不能死諫既行弑虐又規篡奪人神共忿

將欲何之

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

大言曰共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密謂從者曰

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知其糧且

盡因偽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莫密饋之會密下有

人獲罪亡投之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又食盡廼與密戰

於童山下自辰達酉密中流矢頓於汜縣墮馬悶絕左

右奔散追兵且至賴秦叔寶捍衛以免叔寶復收兵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戰化及乃退掠汜郡北趣魏縣以輜重留東郡遣其刑

部尚書王軌守之軌以郡降密以軌為滑州總管密引

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弑帝人於弘達

以獻東恭帝帝以險為司農少卿使召密至溫縣聞世

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城

資治通鑑曰密開洛口倉散米無方取之者隨意多

少或離倉後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

車馬所輻踐羣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

盜織荆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間望之如白沙密喜
謂賈閔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閔甫曰民以食為天今
民襁負如流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屑越如此一
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以閔甫判司倉
參軍事

世充既擅權乃厚賜將士時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
交易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遽勸密許馬東都絕糧人
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降人益少密悔而止密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十六

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賞又厚撫初附兵衆心漸怨時
邴元真守洛口倉性貪鄙宇文溫每謂密曰不殺元真
公難未已密不答而已真之謀叛楊慶聞而告密密因
疑焉

資治通鑑曰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且將相相屠謂
旦夕可平而世充既專大權厚賞將士亦陰圖取密
會世充悉衆來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就偃師北阻
邙山待之

資治通鑑載裴仁基力請無戰見後仁基傳又載魏
微言於長吏鄭頊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
難以應敵且世充之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拒
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頊
曰此老生常談微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
世充今數百騎渡御河密遣裴行儼等逆之會日暮暫
交而退行儼孫長樂程璠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重創密
甚惡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十九

資治通鑑曰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心不設壁
壘

世充夜潛濟師誥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敗績馳
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頊為其部下所殺翻城
而降世運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引世充密陰
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洛水然後擊之密候
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密引騎遁元真以
城降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曰程讓之際徐

世績幾死其心安可保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城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謂曰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以謝衆

資治通鑑曰密與諸將共議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共曰今兵新失利衆心危懼若更停留恐不日亡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衆心不願孤道窮矣乃欲自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五

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曰明公與唐公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佐起義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得長安亦公功也衆咸曰然

資治通鑑載密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能與孤偕皆行否伯當曰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雖分身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邀

密遂歸朝封邢國公拜光祿卿尋奉使出關安撫至熊州以逃叛見殺事詳唐書

資治通鑑曰初密破黎陽倉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宜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舊唐書曰時李世勣為黎陽總管高祖以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世勣表請收獎許之歸其屍世勣發喪行服備君臣禮大具威儀三軍皆縞素莖於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器之多有歐血者即元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五

降世充以為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元真背密詐與會伏甲數而斬之以首祭密冢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徙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以貴勲追贈貴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寤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報書歎曰男兒當提飲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為博士也魏正光未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邕城固守以貴為統軍

周書曰又從子雍討葛榮軍敗奔鄆榮圍之賊屢來
攻貴每繼而出戰賊莫敢當其鋒復穿地道潛出北
見爾朱榮陳賊兵勢榮納之

後從爾朱榮擒葛榮於澄口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至
都督北海王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爾朱榮有功入為
武衛將軍閭內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爵化政郡公貴
善騎射有將帥才周文帝又以宗室甚親委之大統三
年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據潁川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五

降東魏遣將亮雄趙育是云賓率衆二萬攻潁川貴自
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去潁川四十里
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將與雄合諸將咸以彼衆
我寡不可爭鋒貴曰

周貴載貴言曰亮雄等見潁川孤危又謂吾寡弱若
悉力攻潁必指掌可破既陷潁川便與任祥等合為
害滋甚吾今屯兵陽翟使入其數內
若統一陷吾輩坐此何為

周書又載貴言曰進據潁川有城可守雄見吾入城
出其不意進則狐疑退則不可然後與諸君悉力擊
之何往不克

遂入潁川雄等稍進貴率千人背城為陣與雄合戰貴
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鬪雄大敗走趙育於陳降任祥聞
雄敗遂不敢進貴乘勝逼祥敗之是云寶亦降師還文
帝在天游園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賜之貴一
發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累遷外府左長史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五

大將軍宕昌王梁彌是為宗人擦耳所逐來奔又有羌
首傍乞鐵忽因梁命定反後據有渠株川擁隸數千家
與渭州人鄭五醜同反周文帝令貴與豆盧寧討之貴等
擒斬鐵忽及五醜又別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并於渠
株川置岷州朝廷重其功遂立碑粟坂以紀其績廢帝
三年詔貴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易反於
益亭攻圍隆州而隆州人李拓亦聚衆反開府張道應
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與救隆州又令開府盛亞擊拓及

道降之並送京師除益州刺史

太平御覽曰蜀郡有大蟾殺人上有祠每年土人裝
嚴一女置祠側妻神蛇輒吸去不爾即多傷人貴終
管益州致書為神媒擇日設樂送一玉女像配神自
此無前害

未就拜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
署為游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周孝閔踐阼
進柱國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還進封許國公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五

萬戶舊爵回封一子歷大司徒遷太保貴好音樂航奕
基流連不倦然好施愛士人以此稱之保定未使突厥
迎皇后天和二年遷至張挽卒贈太傅諡曰穆子善嗣
弘厚有武藝弟忻字仲樂幼敏慧為童兒時與羣輩戲
為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馳
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
吾密其行事未足多尚使與僕並時不令鑿子獨擅高
名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三司章孝

寬以忻驍勇請與鎮玉壁以戰功加開府爵化政郡公
從武帝攻拔晉州齊後主親總六軍兵甚盛帝憚欲旋
忻諫曰以陛下聖武乘敵人荒縱何往不尅若齊人更
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
遂大尅及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為賊所害挺身遁請
將多勸帝還忻勃然曰

周書載忻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偽主奔波
關東響應自古行兵莫盛於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五

昨日破城士卒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
周書曰大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服勝
今破竹形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拔晉
陽齊平進大將軍尋與王軌破陳將吳盟徹於呂梁進
柱國除豫州總管隋文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為丞
相思顧彌隆尉遲迴舉兵以忻為行軍總管隨章孝寬
擊之時兵屯河陽帝令高顛馳驛監軍與顛密謀進取
者惟忻而已迴遣子惲盛兵武陟忻擊走之進臨相州

迥遣精甲三千伏野馬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
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趨鄴迥背城結
陣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高
頴李詢等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觀者走之
轉相騰籍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
急擊之迥軍大敗及平鄴以功遷上柱國隋文謂曰尉
遲迥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筭策無全陣
誠天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自是每參帷幄出入卧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五

禪伐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左領軍大將軍寵顧彌重忻
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建其下
輒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祀國公
帝嘗欲令忻擊突厥高頴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
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頗將領甚有威名帝微忌之以譴
去官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
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相扶即是公於蒲州起事
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泄伏誅

家口籍沒

予嘗論曰異哉隋文之優司馬消難而殺宇文忻也
何德罪而仇功倒置乃爾夫當尉遲迥討堅消難寔
與連難但事敗奔陳耳然陳亡消難歸猶以舊恩引
見曰臣友外名篤舊而內寔憐忠噫忻誅伏此蓋人
第知高頴佐隋以功人密不知忻擊迥以功狗尤奇
何也謂迥宿將兼國甥實隋敵故韋孝寬等咸戰不
利却周興隋滅將移眸決獨忻突出一計擊鄴城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五

戰軍致騰藉走而因以破迥吾故曰功奇不以受禪
後翻忌譴忽生致怨望謀反誅免死狗烹果以是耶
是不然則還觀司馬消難所以優而乃知忻所以死
或曰忻功最不應及此則頴運籌功孰與忻胡忽免
忽獄忽除名向非爵列武陽而勛超開府膺周恩渥
當不至是惟有斫頭耳無乃負心乎且勸隋文族字
文者虞慶則則誅謂於周世公首引隋文輔政者劉
昉則誅謂於用顧命當隋文輔政願以死奉公者李

德林則又叱斥交加亦幾誅謂魯為周武所寵以天
上人推從人貴乎亦言人貴乎故必舉消難所以優
合之類所以廢慶則昉所以誅與德林所以詒斥交
加幾及頰俱誅而乃愈知忻所以死也夫忻因兩進
平齊策為周武褒嘉進大將軍其死當以是獨怪李
穆亦周大臣以十三錄金甲媚胡不誅亦不誼猶功
名終然其子若孫卒族場帝手王誅漏而天誅又逼
吾願人臣終以忻輩鑒也夫不為忻則寧為消難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五

或得優

忻弟愷字安樂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
歲進封安平公愷有器局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
學博覽書記解文多伎藝為名公子累遷御正中大夫
儀同三司隋文為丞相加上開府及踐阼害宇文氏愷
亦得見殺以與周本別又兄忻有功故見殺

周書曰使人馳救之僅得免

及遷都帝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頴雖總大

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及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
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坐兄忻誅除名於
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之
已帝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檢校將
作大匠歲餘授儀同三司為將作少監文獻后崩愷與
楊素營山陵帝善之復爵安平郡公場帝即位遷都洛
陽以愷營東都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宏侈東都制度窮
極壯麗帝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五

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
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
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
莫不驚駭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是時將復古制
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為明堂圖樣奏之又
以張衡渾象用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
臣之此圖以一分為一寸推而引之又引時議者或以
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楨為隆棟各為臆說事不輕見冷

錄其疑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為議曰臣惶謹
按淮南子曰昔神農御天下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於明
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
遷延入之臣以為上古朴畧擬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
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
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
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

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
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
分修之一則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案之王之世夏最為
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
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修二七博四修一

隋書止云唐修七博四修少西字

若夏度以步則應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增益
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

本軌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缺增筵之義
研窮其趣或是不然譬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
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
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
據此為準則三代之堂基方得為上圖之制諸書所說
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
背禮文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
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尋五丈六尺倣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

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二筵禮記明堂位
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
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
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
禮曰明堂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
圓下方外水曰璧雍赤綴戶白綴堂高三尺東西九尺
南北七筵其官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蓄疫五穀災生

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曰明堂方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大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日之照牖六尺其外培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

象四海圓法陽也水濶二十四丈應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義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壞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夸君長句奴西園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窻象八風 隋書作室八牕

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十九十八戶法土五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宮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在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頌常複廟重房八達九房造舟清

池性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層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南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案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鷓尾其圖墻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顏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

皆除之臣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圓狀晉室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垂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墻左壁水外門在外內廼立不與墻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開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整累極成福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又執政復改為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大明五年立明

堂其墻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春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文皇帝對饗鼎俎簋一依商禮梁武即位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為附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但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

齊二代闕而不修大享之典靡託自古明堂圖唯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謚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劉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摠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不果行以度遼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武川人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真水祖元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父興殿中將軍羽林監崇少曉勇善馳射謹慤少言年十五隨賀拔岳與爾朱榮征葛榮後從岳入關破赤水蜀又從岳力戰破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

周書曰於是大呼衆悉披靡無敢當者

遂大破之封臨涇縣侯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崇與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五

將同謀迎周文帝周文至軍原州刺史史歸猶為悅守周文遣崇襲歸直至城下即據城門

周書曰崇潛軍夜往輕將七騎到城下餘衆皆伏近

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

時李遠兄弟在城內先知崇來中外鼓譟伏兵悉起擒

歸斬之以崇行原州事仍從平流累遷儀同三司改封

彭城郡公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又別討平

稽胡累戰皆有功進柱國大將軍六官建大司空周孝

閔踐阼進封梁國公加大保歷大宗伯大司徒保定三年從武帝幸原州時帝夜還京師竊怪其故崇謂所親人常昇曰吾比日聞卜筮者言晉公今年不利駕今夜還不過晉公死耳於是皆傳之或發其事帝集諸公卿於大德殿責崇崇惶懼謝罪其夜護遣使將兵就崇宅逼令自殺葬禮如常儀謚曰躁護誅改謚莊閔子芮嗣位柱國從武帝東代率衆守大行道并州平授土柱國仍從平鄴拜大司馬隋大業初以譴流嶺南芮弟頴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五

遵道少時有器量風神驚發為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道擊龍泉文城叛胡頴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頴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為奴婢至是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為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頴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言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為亂今漸加慰撫不可戰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為難不細未若名其惡帥以

隱匿者付之今自歸首則羣胡可安勅從之諸胡爭降
附北土以安遷司武隋文帝受禪加上開府進爵昇平
郡公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與行軍
總管段文振渡江安集歸附再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
後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士民送者莫不流涕立碑頌
頽清德後拜荊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
撫山東以頽為第一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蠱
夸怨叛妙簡清吏徵頽入朝帝與言平生以為歡笑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

日進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及至官大崇
恩信民夸悅服煬帝即位頽兄梁國公為坐事徙邊朝
廷恐頽不自安遂還京師後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
越多不附帝以頽前在桂州有惠政為南方所信伏拜
南海太守卒官謚曰定子虔會最知名崇兄順少亮俠
有志度初事爾朱榮為通軍後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周
文同里開素相友善且崇先在關中周文見之甚歡爵
順河郡公及梁命定圍逼河州以順為大都督與趙貴

討破之即行河州事大統四年魏文帝東伐順與太尉
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
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與賊戰于渭橋頽破之魏文帝
還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鍔玉梁
帶賜之南岐州氏羗苻安壽逆率部落一千家款附
周書曰安壽自魏太皇攻破武都州郡騷動順以大
都督往討賊屯要險軍不得進順乃設反間離其腹
心立信賞誘其徒屬安壽如勢窘迫遂款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三

周孝閔踐阼拜少師進柱國其年卒
王雄字雄胡布頭太原人父喻以雄功追贈雄儀貌魁
梧少有謀畧魏末從賀拔岳入關除金紫光祿大夫恭
帝元年賜姓可頽氏周孝閔踐阼授少傅進柱國大將
軍武成初封庸國公出為涇州總管保定四年從晉公
護東征至却山與齊時斛律光戰光退光
周書曰雄與明月戰馳馬衝之殺三人明月退走雄
追之

左右皆散失又盡唯餘一奴一矢雄姿稍不及光者丈餘曰惜爾不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光反射雄中額抱馬走至營卒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三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諱別見

楊忠弘農華陰人父禎見本紀忠美鬚髯身長七尺公寸狀貌瓌偉武藝絕倫識量深重有將率略年十八客游泰山會梁兵陷即因沒江南及北海王元顥入洛乃與俱歸顥敗爾朱度律召為帳下統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四十一

周書曰爾朱兆以輕騎自并州入洛忠時預焉後從獨孤信屢有軍功又與信從魏孝武西遷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忠從信討之與都督康洛兒元長生乘城入

周書載忠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乃得入

彎弓大呼斬纂以徇城中懾服居半歲以東魏之逼與信俱歸西魏周文帝相魏召居帳下嘗從周文狩於龍

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周文壯之北臺謂猛獸為捨於因以字之從擒寶秦破沙苑陣封襄武縣公河橋之役忠與壯士五人力戰守橋敵人不敢進又與李遠破黑水稽胡并與怕峯解玉壁圍以功歷雲洛二州刺史芒山之戰先登陷陣除大都督及侯景渡江梁氏喪敗周文將經略乃授忠都督襄廣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梁宣帝時以岳陽王為雍州刺史雖稱藩尚懷貳心忠自樊城難兵難瀆易旗述進實二千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四十二

梁宣登樓望之以為三萬懼而服又攻梁隋郡尅之護其守桓和所過城戍望風請服進圍安陸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恐安陸不守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南人多習水軍不習野獸仲禮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過仲禮於滎頭擒之悉俘其眾安陸竟陵並降梁孝元大俱送子方畧為質并送載書請魏以石城為限梁以安

陸為界忠乃旋師進爵陳留郡公位大將軍十七年梁
孝元逼其兄卻陵王綸綸送質於齊欲來寇

周書曰汝南城主李素綸故吏開門納焉

梁孝元密報周文因遣忠討之

周書曰詰旦陵城日晏而克

擒綸殺其罪殺之初忠擒柳仲禮過之甚厚仲禮至京
反讚忠言在軍大取金寶周文以忠功重不問忠悔不
殺仲禮故至此殺綸忠問歲再舉盡定漢東地甚得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四三

附心賜姓普六茹氏行同州事及于謹代江陵忠為前
軍屯江津過其走路梁人束刃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二
象反走江陵平周文立梁宣為梁主今忠鎮穰城孝閔
踐阼入為小宗伯及司馬消難請降忠與柱國達奚武
援之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皆不反命及
去北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遷忠曰有進死無退生
獨以千騎夜趣城下

周書曰城西面峭絕徒聞擊柝聲武親來麾數百騎

以西忠勒馬不動

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伏散遠勒甲士三
千據東障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寶以
消難先歸忠以二千騎殿至洛南皆解鞍卧齊眾來追
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
食畢齊兵陽若渡水忠馳將擊之不敢逼遂徐引還武
歎曰達奚武自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進柱國大將軍
武成元年進封隋國公邑萬戶別食竟陵縣一千戶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四三

其祖賦保定三年為大司空時朝議與突厥伐齊公卿
咸以齊兵強國富斛律光未易可當非十萬眾不可忠
獨曰萬騎足矣光豎子亦何能為三年乃以忠為死帥
大將軍楊纂李穆王傑爾朱敏及開府元壽田弘慕容
延壽皆隸焉又令達奚武帥走騎三萬自南道進期會
晉陽忠乃留敏據什貢游兵河上自出武川過故宅祭
先人享將士席卷二十餘城齊人守陁嶺之隘忠縱奇
兵大破之留楊纂屯靈丘為後拒突厥木杆可汗控地

頭可汗步離可汗以十萬騎來會攻晉陽時大雪風寒齊人恚其精銳鼓譟而出突厥引上西山不肯戰衆失色忠率七百人步戰死者十四五乃班師齊人亦不敢逼突厥乃縱兵大掠自晉陽至平城七百餘里人畜無遺周武帝將拜忠為太傅晉公護以其不附已出為涇州總管是歲大軍又東伐晉公護出洛陽今忠出沃野應接突厥時軍糧少諸將憂之忠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誘稽胡首領咸令在坐使王傑盛軍容鳴鼓而出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陽怪問之傑曰大冢宰已平洛陽天子聞銀夏間生胡擾動故使傑就攻除之又令突厥使者馳告曰可汗入并州留兵馬十萬在長城下故令問公若有稽胡不服欲來其破之生者皆懼忠慰諭遣之於是歸命饋輸填積屬晉公護退忠亦罷兵還鎮又以政績稱賜錢三十萬布五百匹穀二千斛以疾還京周武及晉公護屢臨視卒贈大保都督同朔等十二州軍事同州刺史本官如故謚曰桓

愚按忠此傳本史已列隋文帝紀前所以改置者明其為周臣受周恩而深恨忠子堅纂周又族宇文致君臣與父子之道兩傷也

論曰李弼懷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締構艱難網繆顧過方面室其庸績帷幄盡其謀猷非惟攀附成名抑亦材謀自取密遣風雲之會奮其鱗翼思討函谷將割鴻溝暮月之間衆數十萬威行萬里聲動四方雖事屈與運乖天眷而雄名克振何其壯歟然志性輕狡終致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覆因其宜也

宋初新唐書贊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然禮賢下士乃田橫之徒去陳涉遠矣雖然使密不為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世云

宇貴貴負將帥之材蘊剛銳之氣遭逢喪亂險阻備嘗自致高位亦云美矣忻武藝之風高一代及晚節遇禍雖烏盡方藏然亦昂昂斯暨愷學藝並設思理通瞻規

矩之妙參蹤班爾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
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原抑亦由此至
今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侯莫陳
崇以勇逢戰爭輕騎啓高平之扉連馬得長坑之俊茂
績元勲位上襄而識慈明哲遂以凶終惜夫王雄身參
佐命其人傑乎

揚忠弘將略於周朝啓帝圖於隋室非所望也亦云

功我雖然忠子不如雄子義 謂王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星

初魏孝莊以爾朱榮有翊戴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
丞相上榮敗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周文建
中興之業始命為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
此職自大統十六年已前任者凡八人周文威權甚重
魏廣陵王欣元氏懿威容容禁閨而已此外六人各督
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瓜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
為此故今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今并十二大將軍
錄之於左 使持節太師柱國大將軍總百揆都督中外

諸軍宇文泰 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宗伯大司
徒廣陵王元欣 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
宗伯趙郡開國公李弼 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
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壹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虎
本史止作李諱今改從名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內郡開公公獨
孤信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大司寇南陽郡開國公
趙賁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大司 常山郡開國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星

于謹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
公侯莫陳崇 是為八柱國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
少保廣平王元贊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淮安王元
育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
廓即魏恭帝也令狐德棻以唐人作周書不敢書李
虎名猶云本祖太祖耳若擠於廣陵王前則非至字
文泰書周帝而魏恭帝反書姓名史臣倒置冠履乃
爾北史因而未正何也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 使
 持節大將軍大都督秦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
 開國公宇文導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雍七州諸軍
 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 使持節大將軍
 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李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
 范陽郡開國公豆盧寧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
 郡開國公宇文貴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荊州諸軍
 事荊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 使持節大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四八

大都督陳留郡開公公楊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
 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武威郡開國王雄 是為十二
 大將軍 每大將軍督二開府凡為二十四員分團統
 領是二十四軍每一團儀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編戶貫
 都十二大將軍十五日上則門欄陞戰警晝巡夜十五
 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每兵惟辨弓力一具月簡
 閱之甲槩戈弩並資官給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
 將軍外義王王元子孝梁王元儉及念賢王思政亦拜

大將軍子孝儉以宗室而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
 俱不在領兵之限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
 矣咸是散秩無所統御故自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後有
 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諸公下並不得預於
 此例

愚按此八柱國者除文帝列周本紀外餘皆有傳獨
 無李虎傳謹摘兩唐書所載錄于左 劉昫舊唐書
 曰虎隴西狄道人西涼武昭王嵩後西魏左僕射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四九

隴西郡公與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馬獨信孤等
 以功參佐命當時稱八柱國家賜姓大野氏周受禪
 追封唐國公謚曰襄隋文帝作相復本姓 宋祁新
 唐書曰虎西魏時官至太尉餘皆與舊唐書同略無
 事迹故予為之論曰吾今而知子若孫為帝翻不及
 子若孫為相也唐房玄齡魏徵為相則父彥謙與祖
 釗之虛譽忽隆唐高祖為帝則祖虎之實績亦掩今
 讀北史彥謙傳津津數百言幾如碑板家溢美其而

子力哉而劍則從魏書無名內突見名北史且力止

魏太武殺掠降城撫眾眈如又謚如也何昔晦而今

昭或孫騰而祖憑乃獨於功高望重列名八柱國之

虎寂然也僅題曰柱國大將軍隴西郡開國公李諱

或曰諱唐祖耳不諱姓又諱功耶且八柱國中除字

文泰列本紀外若元欣獨孤信若李弼趙貴若于謹

侯莫崇崇皆炳煥史傳而獨缺虎傳不見十二大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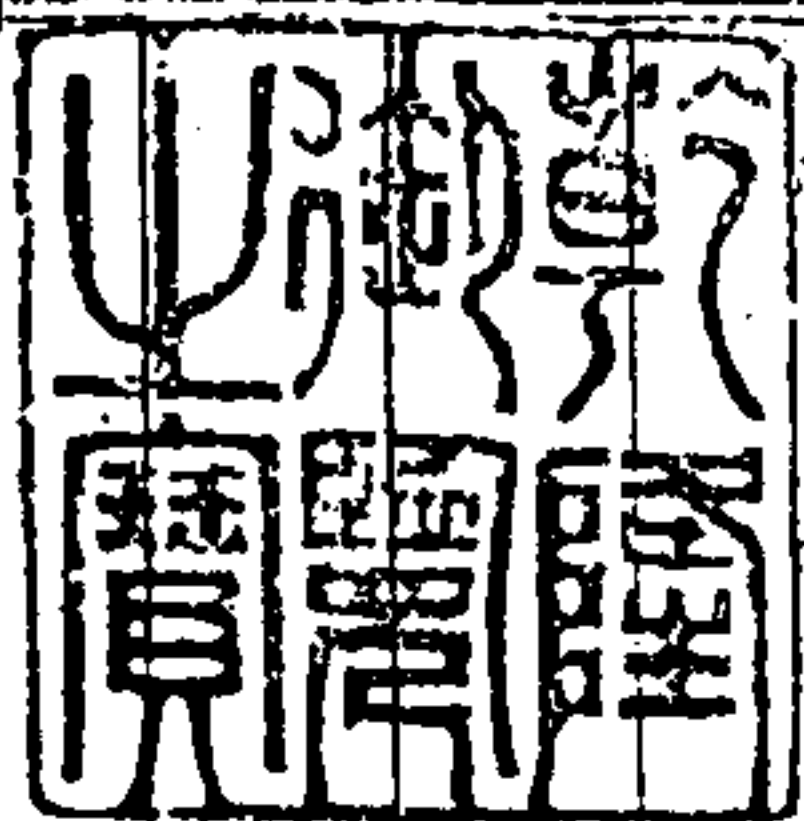
軍乎又缺隋文帝父忠傳以詳列本紀首所以教後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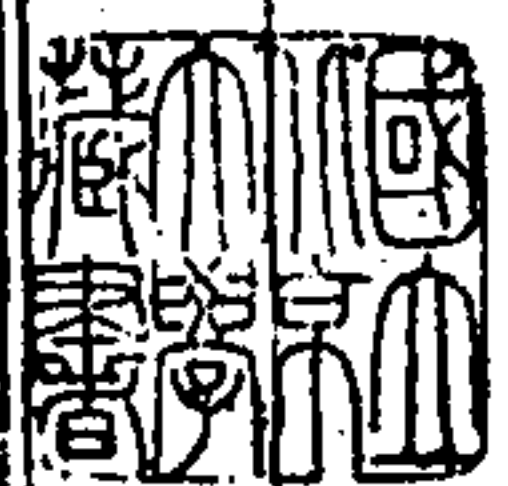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七

手

代也乃後之兩作唐高祖本紀者或未讀隋文紀又
或并不記周書北史無虎傳而以詳忠例詳虎諱誌
耳官爵耳若無功豈不惜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八

明李清撰

北史六十二

孫誼 獨孤信 子羅

賀蘭祥

閻慶 子毗

史寧 子雄祥

權景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王盟字仲明德后兄也其先樂浪人父羅伏波將軍以
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韓拔陸攻陷諸
鎮盟亦為所擁拔陸平流寓中山復以積射將軍從蕭
寶夤西征寶夤偕逆盟逃匿人間及爾朱天光入關盟
從之隨賀拔岳擒万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及周
文平侯莫陳悅除盟原州刺史大統三年拜司徒迎魏
文帝悼后於柔然遣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
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



輔太子出頓渭北事平爵長樂郡公賜姓拓跋氏

周書作拓王氏

九年進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盜度弘雅仁而汎愛雖居師傅冠群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十一年卒贈本官謚孝定子勣字醜與性忠果有材幹年十七從周文入關及平秦隴定關中周文嘗謂曰為將生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勣曰意欲兼之周文大笑尋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三

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為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卧内小心謹厚魏文帝常曰王勣可謂不二心臣也沙苑之役勣以都督領禁兵居左翼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勣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周文深悼之贈使持節太尉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謚忠武勣弟懋字小興盟西征以懋尚幼留山東永安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累遷右衛將軍時疆場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並墨縗從事及盟

卒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開府儀同

三司侍中領軍將軍懋性温和小心敬慎宿衛宮禁十

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廢帝時爵安寧郡公累官小

司寇卒於官盟兄子顯位大將軍卒子誼字宜君少有

大志使弓馬博覽群言周孝閔時為左中侍上士時大

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

不恭誼勃然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

無敢不肅遷御正大夫父艱毀瘠過禮廬於墓側負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三

成墳武帝即位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為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

周書曰帝賴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挫劔將班師誼因

諫

資治通鑑曰誼以為去必不免

齊平自相州刺史徵為大內史汾州稽胡亂誼擊之帝

弟越王盛燕王儉雖為總管並受誼節度賊平封一子

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
不須遠任及即位是為宣帝憚誼剛正出為襄州總管
及隋文為丞相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以誼為行軍
元帥攻之未至消難奔陳又攻巴蠻渠帥蘭洛州之附
消難者

嗟乎周朝諸將相不及一巴蠻蘭洛州知義可羞也
本史兩攻皆書討今改正之

旬月皆平帝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隋文有舊亦歸心焉及受禪
顧遇彌厚帝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儀戶口
滋多人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給人誼奏曰此皆歷世
勲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

周書又曰如臣所虞正恐朝臣功德不逮何患人田
不足

帝然之竟寢及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
未洽何用此行帝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

節為臣或當耻也此行也欲振揚武威服公心耳誼笑
而退尋奉使突厥帝嘉其稱旨進鄖國公未幾其子奉
孝卒踰年誼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
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
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
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
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夫婦之
則人倫攸始喪紀之制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梓暮歌譏以忘哀之早
誼爵位已重欲為無禮薄俗傷教為父則不慈輕禮易
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止恐傷風俗詔不問然恩禮
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帝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
不遜之言實無反狀帝賜釋之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
意誼歎與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
道罪當死帝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同學甚相憐愍奈
國法何於是詔曰誼有周之世早預人倫朕共遊庠序

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正現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
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心寔不悛乃說四天
王神道誑應受命書有誑讖天有誑星桃鹿二川岐州
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
說其身是明王聖主信用左道所在註誤自言相表當
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為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復
令大理正趙綽謂誑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賜死於家
時年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六

獨孤信雲中人本名如願魏初有四十六部其先伏留
屯者為部落大人與魏俱起祖侯尼和平中以良家子
自雲中鎮武川因家焉父庫者為領民酋長少雄豪有
節義北州咸敬服之信美容儀善騎射正光末與賀拔
度等同斬衛可環由是知名後為葛榮所獲信既少年
好脩飾服章軍中號獨孤郎爾朱榮破葛榮以信為別
將從征韓婁信匹馬挑戰擒賊漁陽王表賜周後以破
北海王元顥黨賜爵受德縣侯遷武衛將軍賀拔勝出

鎮荊州表信為大都督及勝弟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勝
令信入關撫岳餘眾屬周文帝已統岳兵與信鄉里少
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洛請事至雍州大使元毗
又遣還荊州尋徵入朝魏孝武雅相委任及西遷事起
倉卒信單騎追及於灑澗孝武嘆曰武衛辭父母捐妻
子隻身從我世亂識忠良然哉進爵浮陽郡公時荊州
雖陷東魏人心猶戀本朝乃以信為衛大將軍都督三
荊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七

刺史以招懷之

周書曰信至武陶東魏遣弘農太守田八能率蠻眾
拒信又遣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出信後信曰今
我士卒不滿千人而首尾受敵若退擊齊民則敵謂
我却走必來要截未若先破八能遂奮擊八能敗之
齊民亦潰

既至東魏刺史辛纂出戰

周書曰士庶既懷信舊恩信臨陳諭之莫不解體

信縱兵擊纂大敗之都督楊忠等前驅斬纂三荆遂定東魏又遣其將高敖曹侯景等奄至信以衆寡不敵率麾下奔梁居三載梁武方許信還北信父母在山東梁武問信所往荅以事君無二梁武義之禮送甚厚大統三年至長安以虧損國威上書謝罪魏文帝付尚書議之七兵部書陳郡王元玄等議既經恩降請赦罪復職周書曰玄等議信任當推較遠襲襄宛斬賊帥辛纂寔合嘉賞但庸績不終旋致淪沒然孤軍數千後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未接難以自固既經恩降理絕刑書請赦罪復職魏文帝詔曰信荆襄之役寔展功效及力絕道窮還朝路絕適事求宜未足稱過况避難勾吳誠貫夷險良可嘉嘆止云免咎理乖通變

詔轉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尋拜領軍將軍仍從復弘農破沙苑改封河內郡公俘鹵中有信親屬始得父凶問乃發喪行服尋起為大都督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潁豫襄廣陳留之地並款附四年東魏將侯景等

圍洛陽信據金墉城隨方拒守旬有餘日及周文帝至瀝東景等退走信與李遠為右軍戰不利東魏有洛陽六年侯景寇荊州周文令信與李弼出武關景退即以信為大使慰撫三荆尋除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人有冤訟歷年不決及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中公私富實流民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賜名信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公定舉兵反詔信討之公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尋為部下所殺而公定子弟仍收其餘衆信乃勒兵向萬年頓三交谷口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趣稠松嶺賊不虞信兵至望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並出降加授太子太保邛山之戰大軍不利信與于謹帥散卒自後擊之齊神武追騎驚擾諸軍因得全及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周文令信率開府怡峯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襲其西南達明克之擒仲和鹵其六千戶送長安拜

大司馬十四年進柱國大將軍錄前後功增封聽回授諸子於是第二子善封魏寧縣公第三子穆文侯縣侯第四子藏義寧縣侯邑各千戶第五子順武成縣侯第六子施建忠縣伯邑各五百戶信在隴右歲久啓求還朝周文不許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凶問信發喪行服

周書曰魏太子與太祖巡北邊因至河陽弔信

信陳哀苦請終禮制又不許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母費連氏常山郡君周文閔踐阼累遷大宗伯進封衛國公邑萬戶趙貴誅後信以同謀坐免居無幾晉公護復欲殺之以名望素重不欲顯其罪過逼令自盡於家王志堅讀史商語曰信歸西魏自言事君無二似已顧以孝武為君則已被弑若以元氏子孫為君東西魏等爾視父母所在歸之於臣節未失若以高歡逐君不入其國則秦亦弑孝武者棄父與母而盡忠於未定君臣之宇文卒以自殉信之去就誤已 愚按

此言極正然既從孝武入關豈可迴面高歡信亦欲負吾初心云爾

時年五十五信美風度雅有奇謀大略周文初啓霸業惟有關中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之既為士民所懷聲震憐國東魏將侯景南奔梁魏收為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乃云無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人也又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帽微側詰旦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其為憐境及士庶所重如此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羅先在東魏以次子善嗣及齊平羅至而善卒又以羅嗣信長女周明帝敬后第四女唐元貞后第七女隋文帝獻后周隋及唐三代皆為外戚古未有也隋文帝踐極乃下詔褒贈信太師上柱國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封趙國公諡曰景其父母皆加贈謚羅字羅仁父信隨魏孝武入關羅遂為高氏所囚及信為宇文護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承業以宗族哀之為買田宅以資畜初信入關後復娶二妻妻郭氏

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隨整崔氏生隋獻后及齊亡隋文帝為定州總管獻后遣人求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不以兄禮事之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競后由是重之文帝為丞相拜羅儀同常置左右既受禪詔追贈羅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號不當承襲帝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襲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三

趙國公以其弟善為河內郡公穆為金泉縣公藏為武平縣公隨為武喜縣公整為千牛備身累擢羅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進上柱國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諡曰恭子纂嗣位河陽都尉纂弟武都為河陽都尉庶長子開遠別見善以上開府除兗州刺史政在簡惠士民安之卒官隨任周胥附上士生父徙蜀十餘年宇文護誅始歸長安隋文帝受禪拜上開府累轉延州刺史隨性好左道其外祖

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

隋書曰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轉入其家與北史不同帝微聞而不信會獻后及楊素妻鄭氏俱疾召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疾帝以隨后之異母弟隨妻楊素之異母妹意隨所為陰令其兄左監門即將穆以情喻之帝又避左右諷隨言無有帝不說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帝令左僕射高頊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索之隨婢徐阿尼言本從隨母家來常事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三

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隨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隨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呪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隨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拽者云猫鬼

已至帝以其事下公卿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絕矣帝令犢車載阼夫妻將賜死於家阼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阼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人猫鬼所殺者帝以為妖妄怒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阼未幾卒煬帝即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累贈銀青光祿大夫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後漢大鴻臚章之後章子統靈帝時為鴈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為部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代賜姓紇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略平遠將軍孝文時復氏竇

愚按新唐書云代北諸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不列之中國姓氏而仍列代北恐竇氏自附扶風與于氏自附東海皆假托也

熾性嚴明有謀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陽折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粗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人魏正光末北鎮擾亂乃隨略避地定州投葛榮榮欲官略

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略於冀州將熾及熾兄善隨軍爾朱榮破葛榮熾乃將家隨榮於并州時葛榮別帥韓婁等據薊城不下以熾為都督從驃騎將軍侯深討之熾手斬婁以功拜揚烈將軍魏孝武即位柔然等諸蕃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殿前帝知熾善射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應弦落諸蕃人咸嘆異帝大悅尋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爾朱仲遠仲遠奔梁時梁武又遣元樹入寇據譙城子鵠令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擊破之封上洛縣伯時帝與齊神武構隙以熾有威重堪處爪牙拜朱衣直閣遂從帝西遷仍與其兄善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官城取御馬四十匹并鞍勒進之行在帝大悅賜熾及善駿馬各二匹大統元年從周文帝擒竇秦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熾時獨從兩騎為敵人所追至邛山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敵眾漸多天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並為敵人所射破熾乃摠收其箭射之所

中人馬應弦而倒敵乃相謂曰得此三人未足為功乃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又從太保李弼討白額稽胡破之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熾從周文援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邙山為陣周文命留輜重於瀍曲率輕騎奮擊中軍與右軍大破之悉鹵其步卒熾獨追至右濟而還大統十三年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為涇州刺史熾職數年政號清靜魏廢帝元年除原州刺史熾抑挫豪右中理幽滯在州十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七

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泉側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後吏民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恭帝元年進爵廣武郡公屬柔然寇廣武熾與柱國趙貴分路討之柔然引退熾渡河至魏伏川追及大破之武成二年拜柱國大將軍周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勲望兼重欲獨為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周明不許尋帝崩事方寢保定元年進封鄧國公邑一萬戶天和

五年自大宗伯為且州刺史先是周文田於渭北令熾晉公護分射走免熾一日獲十七頭護十一頭獲恥不及因以為嫌至是熾又為周武年長有勸護歸政之議護惡之故左遷及護誅徵拜太傅熾既元老名望素隆軍國大謀常與參議嘗有疾帝幸其第問之因賜金石之藥其見禮如此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熾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觀誅剪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七

復餘恨帝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為左二軍總管齊平後帝召熾歷觀相州官殿熾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悅進上柱國宣政元年兼雍州牧及周宣營建東京以熾為京洛營作大監宮苑制度皆取決焉隋文帝入輔政停洛陽宮作熾請入朝屬尉遲迥舉兵熾移入金墉與洛州刺史平涼公元亨同心固守仍權行洛陽鎮事相府平熾方入朝屬文帝初為相國百寮皆勸進自以累世受恩遂不肯著殿時人皆高

其節及帝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開皇四年八月卒時年七十八贈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恭熾事親孝奉諸兄以悌順聞及望位隆重子孫皆處列位遂為當時盛族子茂嗣熾兄善封永富縣公善子榮定沉深有器局容貌魁偉美鬚髯便弓馬初為魏文帝牛備身周文帝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後從周文與齊人戰北邙西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擊却齊師以功再進開府襲爵永富公除忠州刺史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六

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為行軍元帥率九總管出涼州與鹵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澍雨軍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進爵安豐郡公復封子憲為安康郡公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帝欲以為三公榮定上書固辭陳畏懼之道隋書載榮定上書曰臣每觀西朝衛霍東都梁鄧罷積驕盈成至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九

懼

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伏飛中大夫其妻乃隋文帝姊安成長公主文帝少與之甚厚榮定亦知帝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帝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摠露門內兩廂伏衛當宿禁中遇尉遲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為意拜榮定為洛州總管鎮之賜西涼女樂一部及受禪來朝生事除名公主曰天子姊乃作田舍兒妻帝不得已拜右武侯大將軍數幸其第恩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歷

其弟慶襲陳公慶亦有姿容性和厚頗工草隸歷衛尉卿大業末出為南郡太守為盜所害慶弟璉亦工草隸頗解鍾律歷潁州南郡扶風太守熾兄子毅字天武父岳早卒毅深沉有器度事親以孝聞魏孝武初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時齊神武擅朝毅慨然有狗主之志從孝武西遷又從擒寶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爵安武縣公恭帝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出為幽州刺史周孝閔踐阼進爵神武郡公保定三年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並交結突厥為外援突厥已許納女於周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狄人便內悔乃令楊荐等累使結之往返十餘方復前好及往逆女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勲戚素有威重乃令為使及毅至齊使亦在突厥君臣猶貳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后歸朝議嘉之歷大司馬

唐書毅第二女唐太穆后聞隋文帝篡周自投堂堂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拯舅家禍毅及襄陽公主遠

掩其口曰無妄言滅吾族然以是奇之

隋開皇初拜定州總管累居藩鎮咸得民和二年卒於州贈襄鄆等六州刺史謚曰肅毅性溫和每以謹慎自守又尚周文帝第五女襄陽公主特為朝廷委信雖任兼出納未嘗有矜情之容時以此稱焉子賢嗣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乞伏者為賀蘭莫何弗因以為氏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真少知名為鄉閭所重尚周文帝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年追贈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為周文帝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生教以書傳周文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之解褐奉朝請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居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將薛長儒復攻回洛拔之還拜左右直長大統十四年除都督荆川刺史以前後功累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雖未暮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士民安之漢南流入極負

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親巡境內觀政得失倘見發掘古墓暴骸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為政邪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境內多古墓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雖周文密親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宣帝時以岳陽王刺史雍州欽其風素乃以竹屏風締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三

取付所司周文後聞之並賜祥十六年拜大將軍周文以涇渭漑灌處渠堰廢毀乃令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既畢民獲其利魏廢帝二年以祥刺史同州尋拜尚書左僕射周孝閔踐阼進柱國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帝祥有力焉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郡詔祥與宇文貴搃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與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

二城以其地為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進封涼國公卒贈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景有七子第三子璨開府儀同三司宣陽郡公建德五年從駕并州戰歿贈上儀同大將追封清郡公

叱列伏龜字摩頭陁代郡西部人其先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為第一領民酋長至龜五世矣龜容貌瓌偉腰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為領民酋長魏孝昌三年以別將從長孫稚西征累遷金紫光祿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夫從還洛授都督遂為齊神武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周文帝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自此常從征討有戰功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卒子椿嗣

閻慶字仁度河陰人家雲州之盛樂郡父進有謀略勇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瓌作亂攻圍盛樂進率眾拒守

周書曰進率衆拒守綿歷三載晝夜交戰未嘗少息以少擊衆城竟獲全

以功拜盛樂郡守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隨父固守盛樂頗有力拜別將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軍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將有篡逆之謀豈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稍遷後將軍以功

周書曰邛山之戰先登陷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爵安次縣伯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獲勲勞累遷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周孝閔踐阼出為河州刺史州居河外地接戎夸慶留心撫納頗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太安郡公入為小司空歷雲寧二州刺史慶性寬和不苛察士民悅之天和五年進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護雖擅朝慶未嘗阿附及護誅武帝以此重之詔慶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

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自守時以此稱之建德

二年抗表致事優詔許焉慶既衰老恒嬰沉痾宣帝以其先朝者舊詔靜帝特至第問疾賜布千段醫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文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壘藥費開皇二年卒年七十七贈司空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謚曰成子毗嗣毗七歲襲爵石保公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草隸尤善為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之因命尚主隋文帝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瑠麗之物取悅皇太子甚見親待每稱於帝尋拜車騎宿衛東宮帝嘗遣高頴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頴言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為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為官奴婢二歲放免煬帝嗣位盛脩軍器以毗性巧練習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贈損擢拜起部郎帝嘗大

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為可毗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為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為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義兼六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右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旒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之數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毗摠其事尋轉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涿郡以通漕毗督其事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

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流矢中所乘馬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遷將作少監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從至高陽郡卒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史寧字未和建康袁氏人家於撫寧鎮父遵樓煩郡守寧少以軍功累加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賀拔勝為荊州刺史寧以本官為勝軍司隨勝之部會荆蠻騷動三鴉路絕寧先驅平之因撫慰蠻左翕然降附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五

除南郢州刺史及勝為大行臺表寧為大都督攻梁下澧戍破之又攻拔梁齊興鎮等九城未及論功屬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寇荊州寧隨勝奔梁梁武引寧至香橙前謂之曰觀卿風表終是富貴我當使卿錦還寧答曰臣位為列將本朝傾覆不能北面事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寔多因涕泣橫流梁武為動容在梁二年勝乃與寧密圖歸計寧曰朱异為梁主信任請往見之勝然其言寧乃見异申以投分之言微託思歸

之意辭氣雅至亦嗟悒為奏聞梁武果許之大統二年同勝自梁歸久之遷車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帥莫折後熾寇掠居民寧率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東義州刺史東魏亦以胡梨苟為東義府刺史寧僅得入州梨苟亦至寧逆擊破之斬其洛安郡守馮善道州既隣接疆場士民流移寧留心撫慰咸來復業轉涼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亂詔獨信信與寧討之寧先至涼州為陳禍福城中吏民皆相率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元

降附仲和仍據城不下尋亦克之後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十六年宕昌叛羗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并連結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詔寧率軍與宇文貴豆盧寧等討之寧別擊獠甘而山路險阻纔通單騎獠甘已分其黨立柵守險寧進兵攻之遂破其柵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羗鞏廉玉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遂進軍周書曰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

聞之復招引叛羗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羗入吾術中矣當進兵擒之諸將咸欲歸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舍將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為如更阻東寧豈不能斬諸君乎大破之生獲獠甘狗而斬之并執鞏廉玉送闕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寧無私焉師還召寧率所部鎮河陽寧先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遷鎮後邊人並思慕之魏廢帝元年復除梁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初柔然與魏和親後更離叛尋為突厥所殺殺其主阿那瓌部落逃逸者仍奉瓌子孫抄掠河右寧率兵邀擊獲瓌子孫二人并其種落酋長自是每戰破之前後數萬人凡四進爵為安政郡公二年吐谷渾通使於齊寧擊獲之就拜大將軍寧後遣使詣周文帝請事周文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稍等賜寧謂其使曰為我謝涼州孤解衣衣公推心委公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谷渾周文令寧率騎隨之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元

至番禾吐谷渾已覺奔於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郭賀真二城是吐谷渾巢穴若拔其本根餘種自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為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渾娑周王率眾逆戰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樹敦是渾舊都多諸珍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偽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浮鹵男女財寶盡歸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三

突厥澤賀羅拔王依險為柵

周書曰周迴五十餘里

欲塞寧路寧攻破之木汗亦破賀真鹵渾主妻子大獲珍物寧還軍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握寧手歎其勇決并遺所乘良馬令寧於帳前乘之本汗親自步送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師木汗又遺寧奴婢一百口馬五百匹羊一萬口還州尋被徵入朝屬周文帝殂寧悲慟不已乃請赴陵所盡

哀并告行師克捷周孝閔踐阼拜小司徒出為荊州刺史荆襄浙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鎮防諸軍事寧有謀畫識兵權臨敵指擣皆如其策甚得時譽及在荊史頗自奢縱貪濁不脩法度嘗出有人訴州佐屈法寧還付被訟者治之自是有事不敢復言聲名大損於西州保定三年卒於州謚曰烈子雄嗣雄少勇敢膂力過人便弓馬有算略年十四從寧迎周文於牽屯山仍從校獵弓無虛發周文歎異之尋尚周文女永富公主累遷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三

馭中大夫從柱國袍罕公辛威鎮金城遂卒於軍雄弟祥字世休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隋文帝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爵陽城郡公在州頗有惠政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出九江道破陳師進拔江州文帝大悅下詔慰勉之進上開府後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破突厥於靈武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論舊行兵時事中以恩旨祥為書陳謝

隋書載太子與祥書曰將軍總戎塞表胡鹵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愧能昔余濫舉推轂治兵同行軍旅契闊戎旃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餽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近者陪隨鑿駕言旋上京本即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三十三

書寂然想望吾賢疾如疾首祥荅書曰行人戾止恩紀綢繆不謂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毳幘韋韞之鄉俄聞九奏祥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駕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才曩者王師薄伐絕漠揚旌猛將謀夫如雲如雨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幸免逗遛之責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已非庸人之擬議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愛客眷南皮出遊疇昔之恩無忘

造次祥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明月孤照想鳴葭之起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潛結

太子甚親遇之及即帝位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母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又新得志謂其眾可恃恃眾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脩其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三十三

具公理使謀知之果屯兵河陽城內以備祥祥乃艤舟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簡精銳于下流潛渡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趨黎陽討綦良棄軍走其眾大潰進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斐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擢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手詔曰昔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

公竭誠奮勇一舉而克故聊示所懷何謝也尋賜鴻臚卿從征吐谷渾祥出玉門道擊鹵破之進右光祿大夫拜右驍衛大將軍及征遼東出蹋頓道不利除名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涿郡卒於塗

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父曇騰魏隴西郡守景宣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歎異之年十七魏行臺蕭寶夤見而奇之表為輕車將軍及寶夤敗景宣歸鄉里孝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三四

西遷歷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轉祠部郎中景宣曉兵權有智畧從周文拔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轉外兵郎中從開府于謹援洛陽景宣督課糧儲軍以周濟時初復洛陽將脩繕宮室景宣率徒三千先出採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衆少拔還屬城悉叛道路擁塞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走從騎畧盡景宣輕馬突圍手斬數級馳而獲免因投民家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計乃為作周文書招募得五百餘人保據宜陽

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等率衆至九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得西道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拔孔城洛陽以南尋亦來附周文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東魏將王元軌入洛景宣與延孫等擊走之以功授大行臺左丞進屯宜陽攻襄城拔之獲郡守王洪顯周文嘉之徵入朝錄前後功封顯親男除陽陽郡守郡隣敵境舊制發民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而姦宄猶作景宣至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三五

除之唯脩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迹人得肄業士民稱之周文特賞粟帛以旌其能遷廣州刺史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政經畧應接既而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以景宣為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為刺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卒戍卒及山蠻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貴平退之進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潁川陷後周文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絕悉令拔還襄州刺史杞秀以狼

須獲罪景宣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
仍留鎮州州委以鷓南事初梁宣帝為岳陽王將以襄
陽歸朝仍勒兵攻梁孝元於江陵其叛將杜岸乘虛襲
之景宣乃率騎三千助梁宣梁宣因送其妻王氏及子
察入質景宣又與開府楊忠取梁將柳仲禮拔安陸隨
郡久之隨州城民吳士英殺刺史黃道玉因聚為寇景
宣以英小賊可以計取若聲其罪恐同惡者眾廼與英
書偽稱道玉凶暴歸功英等果信之遂相率至景
宣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宣執戮之獲其黨與進攻應城拔之獲夏侯珍洽於是
應禮安隨並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累進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諸軍事唐
州蠻田魯嘉自號豫付伯引致齊兵大為民害景宣又
破之獲魯嘉以其地為郡轉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
洪遠初款後叛景宣惡其懷貳密襲破之鹵其家口及
部眾洪遠脫身走免自是酋帥懾服無敢叛者燕公于
謹征江陵景宣別破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涪水

又遣別帥攻拔魯山多造舟艦益張旗幟臨江欲渡以
懼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遺書喻以禍福琳遂遣
長史席壑因景宣請舉州款附周孝閔踐阼徵為司憲
中大夫尋除基却破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
大將軍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別畧河南齊豫州
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景宣以開府
謝徽守永州開府郭彥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
千人歸京師尋洛陽不守乃棄二州拔其將士而還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昌州而羅陽蠻反景宣回軍破之還次霸上晉公護親
迎勞之天和初授荊州刺史總管十七州諸軍事進爵
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款附表請援兵救景
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
任遇隆重遂驕傲縱恣多自矜伐兼納賄貨指麾節度
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
戰艦器仗畧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諸以景宣負敗欲
繩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卒贈

河渭鄯三州刺史謚曰恭子如璋嗣

論曰王盟始以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
列周行參迹功臣弗由恩澤誼文武奇才以剛正見忌
有隋受命鬱為名臣末路披猖信有終之克鮮獨孤信
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昭鄰國雖不免其身
而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竇熾儀表魁梧器識
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屢陳出總藩條則惠政斯洽毅
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播於殊俗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三六

以國華人望榮映一時熾運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玉
公恨恨何以加此榮定以功懋賞以勞定國保其祿位
貽厥子孫盛矣賀蘭祥叱列伏龜閣慶等雖階緣戚屬
各以功名自終而叱制造之功亦足傳於後葉史寧權
景宣並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克敵之
功布政蒞民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良翰歟然
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惜
矣楊諒干紀祥獨克之効亦足稱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八

三九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九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五十一

北史六十二

王 羆

王思政

尉遲運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為州郡著姓羆質直木強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魏太和中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鑒見羆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啟羆為長史執政者恐羆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為都督南討復啟羆為長史帶銳軍朝廷以亮頻羆故當可用及亮硤石罷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叛拜羆冠軍將軍鎮梁州討平諸賊還受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奉祿優厚何為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

法人間又違犯憲以此致辭耳後除荊州刺史梁復遣

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既內外多虞

未遑救援乃遣羆鐵卷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

盡羆乃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每出戰常不環甲冑大

呼告天曰荊州孝城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

中王羆額不爾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

年義宗方退封霸城縣公北海王顥入洛以羆為左軍

大都督顥敗孝莊以羆受顯官故不得本時年秦數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以羆行南秦州事羆至州召其魁帥為腹心擊捕反者畧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生為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反者又詔羆行秦州事屬周文帝徵兵為勤王舉羆請前驅効命遂為大都督鎮華州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議同三司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攻潼關人懷危懼羆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脩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

乘梯入城羅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
徒跌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羅當道卧貉子那得
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拔城
遁文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民間穀食以供軍費
或隱匿者令遞相造多被榜捶人多逃散唯羅信著于
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讀沙苑之後神武
士馬甚盛周文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羅令加守備及神
武至城下謂羅曰何不早降羅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三

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後移鎮河東以前
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
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羅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如聞天
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羅受委于此
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
任出城如有忠臣能與羅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
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柔然渡河南寇
侯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

澁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召羅議之羅不應命
卧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羅率鄉里旬
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動由周家
小兒狂法致此羅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
還鎮河東羅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羅為設食
使裂去薄餅綠羅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
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幾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
慙又客與羅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羅意嫌之及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四

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食之客有愧色性嚴急嘗有吏
挾私陳事者羅不暇命捶打手取鞞履持擊之每至享
會自稱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平而嘆其碎羅舉
動率情不為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後見
思卒于官贈太尉都督相英等十州刺史謚曰忠羅安
于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
日家甚貧登當時服其清潔子慶遠先羅卒孫述字長
述少孤為祖羅所養聰明有識度年八歲周文見而奇

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羅亮居喪過禮有詔褒之

周書曰時東西交爭金革方始羣臣遺喪者卒哭後皆起視述請終禮制辭理懇切太祖命中使就視知其哀切乃特文之

免喪襲封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周受禪累遷廣州刺史甚有威惠朝議嘉之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隋文為丞相授信州總管位上將軍王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五

起兵遣使致書於述因執其使上書又陳取謙策隋文大悅前後賜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攻謙以攻進柱國開皇初獻平陳計修營戰艦為上流之師帝善其能頻加賞勞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末至卒帝甚傷惜之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自曹魏大尉凌誅後冠冕遂絕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遠等擾亂關右魏北海

王顥討之聞思政壯健故與隨軍謀議並與參祥時魏孝武在藩素聞其名引為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

以心膂為武衛將軍俄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摠宿衛兵乃言于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

士馬精強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駕西幸必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脩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六

太原郡公歷散騎常侍大都督大統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文曾在同州與郡公宴集出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擣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虛者與之羣公擲遍莫得次至思政乃欽容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為虛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慨慷一座

盡驚即拔所佩刀橫膝上攬擣蒲拊髀擲之比周文止之已擲為盧矣徐乃拜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路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敝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于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弘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七

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議同三司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親接援之乃驛召思政將鎮城臯未至班師復命思政鎮弘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解衣而卧慰免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于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守禦者皆具焉弘農有備自思

政始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營臺都督荊州刺史境內旱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修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之送上周文佳之賜錢二十萬思政去玉壁周文命舉伐人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稱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八

翟周文聞思政已發乃遣太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收軍遁思政入守潁川外稱畧地乃密送款于梁先是周文遣帥都督賀蘭願德助景扞禦景異圖厚撫願德等冀為己用思政知景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周文乃以所授使節大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喻惟受河南諸軍士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

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衆

周書曰岳等來攻潁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鼓噪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突岳不能當引軍亂退

岳又築土臨城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積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焚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有水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久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亦崩顏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城水大至城中衆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為閉共乘樓船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大風暴起其舟飄至城下城工人以長鈎牽舟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斃搗永珍并獲舟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破亡在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

紹宗等尸以禮埋葬岳既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

三國典畧曰澄親至潁川蓋發其衆號曰決命夫更起土山

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仰天大哭左右皆慟思政西向再拜欲自刎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通直散騎常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以下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于所事趙禮之接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益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竟無叛者

三國典畧曰初潁川未陷夜有聲如車騎從西北向城居二日黑風起于乾地吹水入城壞風羊角而上

思政以勤王為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政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白奴未滅去病辭家况大賊來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棄之故身陷後家無蓄積齊文宣受東魏禪以思政為都官尚書議同三司卒贈以本官加兗州刺史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凡所舉荐咸得其才子康沈毅有度量復為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益三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十一

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大將軍侍中開府議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進爵為公揆弟邗封西安縣侯邗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頽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隨尉遲迴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為郿州刺史後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于汴州刺史

尉遲運代人父綱改見奸迎運少疆濟志在立功仕魏及周累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運職無文武甚見委任三進爵至廣州業郡公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臨佞數有罪失武帝于朝臣內選忠諒鯨正者匡弼之以運為右宮正建德三年帝幸雲陽宮入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衛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真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十二

運指僅得閉直既不得入縱火運恐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蓋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擊之直大敗走是夜微運宮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岐樂金帛車馬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為同州刺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帝將代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帝崩於雲陽宮秘未發喪運摠侍

衛兵還京宣即位授上柱國運之為宮正也數諫帝帝不納反疎忌之運又字王執宇文孝伯等皆為武帝親侍執屢言帝失于武帝帝謂預其事愈衝之及執被誅運懼及禍尋得出為尋州總管至州猶懼不免遂以憂卒于州贈大後丞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忠子靖嗣運弟勤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迴

論曰王羅剛峭有餘弘雅未之間也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梁人為之退舍高氏不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十三

加兵信此見稱信非虛矣子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及策名霸府作鎮頽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眾抗傾國之師率疲駘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推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于本朝義聲動于隣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于百世矣尉遲運積勞王室破散逆藩觀其忠諫周宣比而父二乃厥心不敢優乎雖曰幹蠱可也

愚按王思政為東魏高澄敬禮欲死不得猶可情原既為齊宦何所逃罪猶言忠節義聲也史臣過矣西魏不加之罪可增邑則不可命其一子襲爵可封其四子一公一侯二伯與封其女為郡君則不可未已也又封其同臨敵國長子之子為侯則愈不可無乃向者擲虛一舉投赤心於宇文泰故然乎噫秦之庇其私人濫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九

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二

北史六十四

周惠達

馮 景

蘇 綽

子威 從凡亮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父信歷樂鄉平舒成平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魏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王肅寶賁為瀛州刺史令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下甚禮之及寶賁還朝惠達隨入洛寶賁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賁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賁謀反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曰寶賁逆謀已決何為故入虎口惠達曰渠必為左右所誤今往使其改圖乎及至寶賁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為光祿勳中書舍人寶賁既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賁語惠達曰

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為關中大行臺惠達為岳府屬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周書曰悅得惠達欲官之惠達辭以疾不許乃遁惠達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歸於周文周文復以為府司馬委任之

冊府元龜曰周文以惠達為長史赴洛陽奉迎孝武至潼關遇駕已西謂惠達曰昔周東遷晉鄭是依今乘輿降臨吾雖猥當其任而才愧昔人公宜勦力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取富貴惠達曰富貴之事非所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惠達得效其尺寸則志願畢矣

周文出鎮華州留意達知後事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為朝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為功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周文奉魏文帝東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摠留臺事

周書曰惠達前後辭讓魏文帝手詔答曰西顧無憂

惟公是屬簫冠之重深所寄懷

及邛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禦之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為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達雖居顯職性兼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拔良士皆敬而附之卒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三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父傑為伏與令景少與周惠達友俱以客從蕭寶夤正光中寶夤為關西大行臺景為行臺都令史及寶夤敗還長安或議歸闕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夤不從遂反及寶夤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先有諫言故不罪後事賀拔岳為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至甚喜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即與景歃血託岳為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此妾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

臣無私盟吾料此熟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摠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景獻及酋渠為盟誓共會平涼移軍乘下俱有專任之嫌使景啓孝武帝帝甚悅又為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後侯莫陳悅平周文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後以迎孝武功封高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事卒於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四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周文餞餘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中誰可任用讓因薦綽乃名為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綽方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為此議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周文與

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即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說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卧聽之綽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遠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五

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潼關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私強國富民之道故綽得殫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令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是以前代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

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理民之本莫若守宰最重凡治民之體當先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之謂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六

心其次又在治身人君之身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貴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人君必心清如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孝悌躬行忠信禮讓躬行廉平儉約然後繼以無倦加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故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

化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故
貴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則質直化於澆
偽則浮薄浮薄則衰弊之風質直則敦和之俗自古安
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然世道彫喪已類百年大亂且
二十載唯兵革是聞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
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
登給徭賦差輕衣食不均則教化可脩凡諸牧守令長
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七

以淳風浸以太和被以道德示以朴素使民日遷於善
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消化而不知所以然此之謂化
也然後教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以
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
讓則不競於物三者備則王道成此之謂要道也其三
盡地利曰人生天地間以衣食為命飢寒切體而欲使
民興禮讓不可得也古之聖主知其若此必先足其衣
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由地利盡地利所以

盡由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寔也
智不自周必待勸教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教部民
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昏令就田懇發以時勿失其
所及布種既訖嘉禾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
時昏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如援溺救火寇盜將至方
可使農夫不失業蠶婦得就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
好逸惡勞不勤事業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
罪一勸百此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夏種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八

收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失其一時則穀不
得食若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是則絕民之命驅
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
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
蔬菜脩其園圃畜有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供養老之具
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
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適煩簡之中如不能爾必陷
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必立君以理之君

不能獨理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郡國得賢則安失賢則亂令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皆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問資者乃先世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中賢良是策騎驥而取千里也若資中得愚瞽是土牛木馬形似而不可涉道也若刀筆中得志行是金相玉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內外俱美實人寶也若刀筆中得澆偽是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克棖楛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恨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為卿相則伊尹傳說是而況州郡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維帝王之盾不能守而况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材為治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因其官為亂何治之可得乎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志行有

善者舉之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未之思也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投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騏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意何以異及任以事業責以成務方與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屠釣百里奚飯牛甯生扣角管夷吾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功成事立始識為奇士彼瑣瑣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凡品況降此者哉士必從微至著功必積小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若識此禮則賢可求士可擇天下之治

何向不可成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官官省則善人易充
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
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清濁之由在官之煩省案今吏員
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而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
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諸
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
爰至黨族閭里之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
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十二

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
察之自居家至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
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庶無愆悔其五恤獄訟曰善
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欲使察獄
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以五聽參以證驗妙觀情
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
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

人心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
人人皆通識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聽察之理
必窮所見然後考試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
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
肆其殘暴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獲免辭弱者乃無
罪被罰斯則下矣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
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
之制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今之從政者不然深文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十三

劾寧致善人與法不免有罪於刑非皆好殺人也但云
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
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
毒之下以痛自誣遂陷刑戮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
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
田臘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
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四時順序蒼生悅樂
者不可得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

俗不忠不孝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是以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民瘼然宜令平均使丁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紡績織績起於有漸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麻土早脩紡織先時而備至于時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十一

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復恐稽緩以為己過捶朴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綠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民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皆王政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嘗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

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文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王庭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於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十二

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夤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神皇肇膺明命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實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黎庶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績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黎蒸罔克自又

上帝降鑒獻聖植元后以乂之時惟元后弗克獨乂博
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
以恤民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肱股惟弼上下
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彛訓曰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
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后弗
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何弗繹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
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惟四海之不造載由二紀天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絕我祖宗之命用錫元輔國家將陞公惟棟梁皇之弗
極公惟作相百揆營度公惟大祿公其允文允武克明
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他於九
士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
皇帝若曰郡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
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
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原生惟時三事若三
階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成歲天工人其伐諸皇帝若

曰列將汝惟膺揚作朕爪牙寇賊姦究蠻夷猾夏汝徂
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
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
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
貴女工民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悖於禮讓則
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實為教本嗚呼為上在寬寬則
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
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
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
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
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
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
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
因而未革將以移俗興化庸可盍乎嗟我公輔庶僚列
辟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

列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叶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
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偽崇厥誠勿誓勿忘一乎
三代之異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
之休克綏萬方永寧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泰
洎庶僚百辟拜首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
母惟三五之王率由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
載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邈致於雍熙庸錫降丕命
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臣聞靡不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十七

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
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命
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
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
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
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
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或出游常預署空紙
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綽常謂

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
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
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九周文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
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
志恐悠悠之徒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
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昔晏子齊賢大夫一
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清
白謙挹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因薦瑤於朝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六

綽歸葬武功惟載以布車一乘羣公皆步送同州郭外
周文親於車後酌酒言曰尚書平生作事妻子兄弟不
知者吾皆知之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遽
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危墜於手葬日又遣使
祭以太牢周文自為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行於
世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周文

冊府元龜載隋文帝開皇初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
義魏武挹子幹之風魏度支尚書蘇綽文雅政事遺

跡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跡宜開土茅用旌善人可
追封邳國公邑千戶

子威嗣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若成人襲
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
女新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為叔
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山寺以誦讀為娛未幾授使
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親摠萬機拜稍伯下
大夫前後所授俱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九

世雄先與突厥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
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世
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隨文帝為丞相高頴
屢言其賢帝亦素重其名召入卧內與語大悅居月餘
威聞禪代之議適歸里高頴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
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邳國公以
威襲爵俄兼訥言威表讓優詔不許帝嘗與文獻皇后
對觴召威及高頴楊素廣平王雄謂曰太史言朕祚運

盡於三年朕憂慙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嶮處與公
等固之以觀時變如何威進曰周文脩德旋地動之災
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
棄德恃險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阻安足固哉
帝善其言屬以酒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
法頗重既而嘆曰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
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
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十

中以銀為幔鈞因盛陳節儉之美帝為改容雕飾舊物
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帝怒
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阻帝
帝拂衣入良久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
匹錢十萬歲餘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
如故治書待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惡劇無舉
賢以自代帝曰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關何遽
迫之因謂朝臣曰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威何

以行其道楊素才辨無雙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
匹也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
幾拜刑部尚書斛少保御史大夫官後京兆尹廢檢校
雍州別駕時高頴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
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戶部尚書納言如故
冊府元龜曰威上表陳讓詔曰舟方者任重馬駿者
馳速以卿有兼人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

屬山東諸州民飢令威振恤之遷吏部尚書兼領國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三

祭酒隋承戰爭後憲章踳駸帝今朝臣釐改舊法為一
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尚書右
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救勉諭殷勤未幾起
今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命與高頴同總
留事俄追詣行在使決民訟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便
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晉以來刑法疏緩
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後牧民者盡改變之無長幼
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民嗟怨使還奏言江表

依內州責戶籍帝以江表初平名戶部尚書張嬰貴以
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
吳世華起兵為亂生鬻縣令唱其內於是舊陳率土皆
反執長吏袖其腸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耶尋詔內史
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為患復令威至可
汗所威子夔以公子威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
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
為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三

妥惠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所屈遂奏
威與禮部尚書盧愷禮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宏
考功侍郎李同和等為朋黨省中呼王弘為世子李同
和為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
徹肅等罔冒為官又國子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為書學
博士威屬盧愷以為其府參軍帝令蜀王秀上柱國虞
慶則等雜按事者驗乃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
讀之威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免威官爵以開府

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德行
行者但為人誤耳命通籍歲餘復爵邛國公拜納言帝
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
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
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帝幸仁壽宮以威總
留事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怒詰責威威謝帝
亦止煬帝嗣位加上大將軍及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
高穎賀若弼誅威坐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歷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子鴻臚少卿夔先為關中簡默大使一家三人俱使關
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玉以潔聞丹紫莫能渝其
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房公威先後舊臣朝之
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
三傑轉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與國之寶
器其在得賢參變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獻
替銓衡時務朝寄為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
當時尊重朝臣莫比後從幸鴈門帝為突厥所圍朝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光祿大夫復為訥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
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
稱五貴後又進光祿大夫賜爵房公以年老乞骸不許
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
楊玄感反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
不為患乎威曰玄感羸疎必無所慮但恐成之亂階耳
威見勞役不已民皆思亂以此微諷帝帝竟不悟從還
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其孫尚輦直長儼為副而威

察上饋多以珍玩獻尚書一部微諷帝帝稱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怯畏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異端懷挾詭道微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送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胷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啟沃之道其若是乎乃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三五

不能上感瑕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威昏耄羸疾乃止宇文化及弑逆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李密密敗歸東都東恭帝以為上柱國邳公資治通鑑曰王世充以威隋文重臣欲眩曜士民每諸人勸進必冠威名及受九錫殊禮扶威署百官上乃南面正坐受之
王世充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處

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唐太宗以秦王平世充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稱老病不能拜起太宗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于家時年八十二
隋書年八十八

威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小事必固爭之時以為無大臣體所脩格令章程並行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三六

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為非簡久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奏聞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遂致敗亂為物議所譏

愚按一蘇威耳既以減賊致國亂又以言賊干帝怒何相背乃爾作史者殊欠斟酌

子夔字伯尼聰明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

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之
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改
之頗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見而奇之
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
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
人以罪免家居數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
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夔乃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
見文帝望夔謂侍臣曰惟此一人稱吾所舉拜晉王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煬帝嗣位立太子洗馬司朝謁者以父免亦去官後為
燕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
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
鴻臚之職須歸今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接賓客者
為之乎咸以夔對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
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後延和弘化
等數郡盜賊屯結詔夔巡撫關中及突厥圍鴈門夔於
鎮城東南為弩樓車箱獸圍一夕就帝見善之以功進

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丁母憂不勝哀卒時年四
十九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沈勇有決斷魏正光中關
右賊亂椿應募討之授盪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
大統初賜姓賀蘭氏後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
強濟特為周文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師自非鄉望允
當衆心者不得預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
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
功郡守既為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驛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卒綽從兄亮字景
順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
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
內常景景深器之謂人曰秦中才學可抗山東將此人
乎魏齊王蕭寶夤遷大將軍亮為之掾寶夤雅相知重
凡文徵謀議皆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
亂以亮為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
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長孫稚爾朱天光等西討並

以亮為郎中典專文翰賀拔岳為關西行臺引亮為左丞典機密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刺史秦州

本史乙弗后傳又作武都王戌

以亮為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為秦州司馬因朕愛子出藩故委以心腹勿以為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除中書監領著作脩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周文甚重之有所籌議悉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秘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騎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為榮十年徵拜侍中卒于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稍不逮亮至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于世亮弟湛別見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賁遂契閣戎寇不以夷險易志篤終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脩太平之禮終斷雕為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蓋蘇綽之力也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繆綽任遇窮極寵榮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廣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二帝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均眾庶子遠汝弼徒聞其言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關於興王抑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與傳內所云傾險無行何相背也

若天假之年不虧堂構矣

禮寶賁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

禮寶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

百五十一

明李清撰

北史六十五

受于世康 韋瑱子

子機 機子述 機弟弘 旦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少以字行世為三輔著姓

父旭歷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以賊數為抄竊旭隨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招撫並即歸附尋卒官孝寬沉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

屬蕭寶夔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

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稚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

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為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

為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

史源子恭鎮穰城以功除浙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

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荆部吏民

號為連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城周文自原州赴雍州命

孝寬隨軍及克潼關授弘農郡守從擒寶夔兼左丞節

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陽城守後與宇文貴

怡峯應接潁川義徒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

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

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大將軍行宜陽郡事尋

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

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

獲道恒手跡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意又為落爐燒跡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琛營琛得

書果疑道恒所欲經畧皆不用孝寬知其離阻出奇兵

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嶠澗遂清大統八年轉晉州刺史

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為劫盜

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

傾山東之眾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

十里至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以入當其山處城

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

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火以皮排吹之火氣即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排楯不能抗孝寬乃繼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焚布并焚樓孝寬復長作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三

鈎利其鋒刃火竿一來鈎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以火焚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杆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珽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珽謂城中人曰韋城

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畧無顧意士卒無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沒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四

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脩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當堠處植槐代之既免脩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今境內同之乃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子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

孝閔踐阼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璧置勳州

三國典畧曰改玉璧為勳州

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璧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忽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陷於齊因其請和或可致之遂令司門大夫尹公正至玉璧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並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託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斬首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絕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

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四年進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六

陳不可護不從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峭東來圍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國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鄭國公增邑通前萬戶是歲齊人果解宜陽圍經畧汾北築城守之其

丞相斛律光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光云宜
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孝寬曰宜
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君輔
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
搆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間橫尸
暴骨苟貪尋常之利塗炭疲弊之人竊為君不取孝寬
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相殺戮孝
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明月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字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崩樹不扶自豎令謀
人多齎此文遺於鄴祖珽聞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被殺
建德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疏陳三策其一策曰臣在
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
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
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
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讐有繫不可失也今大軍
若出軼關方軌而進燕與陳氏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

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
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
其爵賞使為前驅百道俱進並趨賊庭必當摧殄一戎
大定實在此機其二策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
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
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
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
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眾我無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高緯昏
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良闔境熬然覆亡可待
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推枯其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
據關河獨有事三分未遑東畧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
畧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
存遵養且復相峙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民和
眾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
兼并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開府伊婁謙

等重幣聘齊後遂大舉再駕定山東卒如孝寬計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帝曰往已面申本懷何頓重請五年帝東伐過玉璧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先驅帝以玉璧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敕孝寬為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克其西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還復幸玉璧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九

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謀然朕惟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為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大象元年除徐兗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為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邨公梁士彥攻廣陵孝寬率眾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絕

孝寬遠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育果遣決堰已無及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潛以數百騎襲孝寬營時亮國官茹寬密白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功別封一子滑國公宣帝崩隋文帝輔政尉遲迥先為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利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十

至相州求醫樂密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易粟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處輒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為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關東鮮卑迴若先往據之則為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迴

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陽受
賜既洛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
兵以孝寬為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迴所署儀同薛
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
之東南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迴已遣兵據之諸將士
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
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次於武陟
大破迴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十一

自出戰又破之迴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

游豫園

釋道宣咸通錄曰是敗也俘鹵將百萬人總集相州
游豫園中明旦斬決園牆有孔出者縱之至曉猶斷
六十萬人於漳河岸血流成河隋文後亦悔之曰逆
止尉遲迴餘並被驅惜當時匆匆不獲縱之可於游
豫南山立大慈寺仍命六時禮佛加一拜為園中枉
死者憶如此慘毒大事史官何不詳記

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十一月
卒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諡曰襄
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畧布置之初人莫之
解見其成事方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
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
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賑
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十歲周文欲以女妻之

本史作魏文帝簡世康傳及隋書皆周文也今正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十二

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周文嘉之遂以妻世康次子總
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
京兆尹帝嘗戲總曰卿師尹帝卿故當不以富貴威福
鄉里邪總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鑿愚誠今
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
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五年從武帝東
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敵遂於并州戰歿時年二十九
贈上大將軍柱國五州刺史追封河南郡公諡曰貞子

國成嗣後襲孝寬爵鄆國公隋文帝追錄孝寬舊勳開
皇初詔國成食封三千戶收其租賦曼字敬遠孝寬兄
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
也遂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周文經綸王
業側席求賢曼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
將命雖情諭甚至竟不能屈彌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
之宅枕滌林泉曼對翫琴書蕭然自逸人號為居士至
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曼亦為盡歡接對忘倦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為詩貽之曰六爻貞遯士三辰光
少微頽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
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
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曼
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
逍遙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曼至宅訪以政
事曼仰視其堂徐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
未或弗亡護不悅識者以為知言陳遺其尚書周弘正

來聘素聞曼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曼談詭
盡日恨相遇晚後請曼至賓館曼不時赴弘正乃贈詩
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當時欽挹如此武帝
常與曼夜宴大賜緋帛令侍臣數人負送曼唯取一匹
示承恩旨而已帝益重之孝寬為延州總管曼至州與
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曼曼以其華
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
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遠遠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志乃乘舊馬歸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曼辨其優
劣曼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跡似有深淺其致理如
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
亦遣曼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之道曼對
曰傳不云乎儉為德之恭侈為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
可滿並聖訓之願殿下察之曼子瓊行隨州刺之因疾
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山問俱至家人相
對悲慟而曼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

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曼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
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時與族人處玄及
安定梁曠為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
數十萬言晚年虛靜惟以體道會真為務舊所制述咸
削其稿故文筆多不存建德中曼以年老預戒其子等
曰昔士安以篋條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遠非
庸才能繼吾死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身牛
車載柩墳高四尺墳深一丈餘煩雜悉無用朝脯奠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仍薦蔬
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吊祭者並不得受恐臨終恍
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時勿違吾志宣政元年二
月卒于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弔祭賻賜有加喪制
葬禮諸子等並遵其遺戒子世康幼沉敏有器度年十
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
授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時東夏初
定世康綏撫之士庶胥悅三轉司會中大夫尉遲迴舉

兵隋文時為丞相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
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
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有止
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夙憲纓弁驅馳四紀並登衮命
頗蒞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不貪為寶頗為時悉今
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聞更劇不
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超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
待暮有疾便辭况孳春秋已高晨昏有關罪在我躬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六

世穆世文並從武後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陝岫瞻望此
情彌切極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禮教未訪
汝等故遣及此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
遂乃止在任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為禮部尚書世康寡
嗜慾不慕勢貴未嘗以望位矜物聞之善若已有之亦
不顯人之過咎以求名譽進爵上庸郡公轉吏部尚書
選用平允請託不行以母憂去職因辭乞終私制帝不
許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由襄州刺史再遷信

州總管十三年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
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
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
嗣答曰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三疏伏奉尊命後
因侍宴世康再拜乞骸帝曰冀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
請深乖本望縱筋力衰謝猶屈公卧臨一隅於是出拜
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荆并揚益四大總管并揚益三
州並親王臨餞唯荊州委世康時論以此為美世康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七

政簡靜士民愛悅卒于州帝聞而痛惜贈大將軍諡曰
文世康性孝友初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
達共推父時田宅盡與之世多其義次子福嗣位內史
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亂從衛玄戰敗於城北為玄
感所獲令為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
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歿
世康兄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數從
征伐累遷開府隋文為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遲迥於

相州以功拜柱國進襄陽郡公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
咸陽洸統兵出原州道與酋相遇擊破之伐陳之後為
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定九江

隋書曰陳豫章太守徐璿持兩端洸遣開府呂昂長
史馮世基繼進璿偽降率二千人襲擊昂等因合擊
敗之擒璿高梁女子洸氏率眾迎洸

遂進圖嶺南至廣州嶺表皆降帝聞大悅許以便宜從
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禺夷王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六

宣反以兵圍洸洸拒之中流矢卒贈上柱國諡曰敬子
協好學有雅望位秘書郎其父在廣州有功帝命協齎
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以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秦
三州刺史有能名卒官瓊弟警守世文周武帝時以軍
功位上儀同出為魏郡太守及隋文為丞相尉遲迥陰
圖舉兵朝廷遣警季父孝寬馳往代迥孝寬將至鄴詐
病止傳舍從迥求藥以密觀變因投孝寬
周書曰迥遣警迎孝寬孝寬問迥所為警黨於迥不

以實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狀孝寬因將藝西
道高祖以孝寬弗問加藝上開府

即從孝寬擊迴以功進上大將軍文帝受禪進封魏興
郡公拜齊州刺史為政通簡士庶懷惠遷營州總管藝
容貌瓌瑋海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見之獨坐滿一
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脩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
鉅萬頗為清論所譏卒官諡曰懷藝弟冲字世冲以名
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從大將軍元定渡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九

伐陳為陳人所南周武帝以幣贖還之帝復令冲以馬
千匹使陳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
冲有辭辨奉使稱旨累遷小御伯下大夫隋文帝踐阼
進開府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
帝呼冲問之冲曰皆由牧宰不稱所致請以理綏靜可
不勞兵而定帝因命冲綏懷叛者月餘並赴長城尋拜
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起為南寧總
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既至南寧

渠帥首領皆詣府參謁帝大悅下詔褒揚之時兄子伯
仁隨冲在府掠人妻又士卒縱暴邊人失望帝聞大怒
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按冲無所貸竟坐免官
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帝謂太子曰古人
云酷酒酸而不售者為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
除名後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
帥羅慧方並聚眾為亂冲率兵破之封義豐縣侯遷營
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眾心撫鞅鞞契丹皆能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十

其死力奚雷畏懼朝貴相續高麗嘗入寇冲擊走之文
帝為豫章王暕納冲女為妃徵拜民部尚書卒官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著姓父英代郡守
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周文帝有丞相轉行臺左丞遷
南郢州刺史復入為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
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
夫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周文禦之軍還以本
官鎮蒲津關帶中渾城主歷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

加帥都督進散騎常侍魏恭帝三年賜姓宇文三年除
瓜州刺史州通西域番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
寇犯邊以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畧番夷贈遺一
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周孝
閔踐阼爵平齊縣伯秩滿還京吏民戀慕老幼追送留
連十數日方得出境帝嘉之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卒贈岐宜二州刺史諡曰惠又追封為公詔
其子峻襲峻弟師字公穎少沉謹有志性初就學始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三

書與師素懷勝負時廣為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楊
雄尚書左僕射高頌並為州都督引師為主簿而世康
弟世約為法曹從事世康志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
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
據世康傳云世康性恬素有止足之志而此傳所言
又躁競乃爾何云止足北史一依隋書並載不刪其
一何也
後從帝幸醴泉宮召師與左僕射高頌上柱國韓擒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三

孝經捨書數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
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象
宰宇文護引為賓曹參事師雅知諸番風俗及山川險
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
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為雍州牧引為主簿本官如故
齊平詔師安撫山東為賓部大夫隋文帝受禪累遷河
北道行臺兵部尚書奉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
使奏事稱旨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為吏部尚

大義無涉子史雅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蚪秀才兖州刺史馮雋引蚪為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並棄官還洛屬天下喪亂乃退耕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惟蚪在陽城裴諷在潁川信等並徵之以蚪為行臺郎中諷為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語曰北府裴諷南府柳蚪時軍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省四年入朝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欽定四庫全書

周文帝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醫藥周文許焉又為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為秦州刺史以蚪為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緣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周文被留為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紀事所以為鑒戒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

矣而漢魏已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且著述尚密縱人能直筆外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自今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脩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秘書丞秘書雖領著作舊丞不參史事自蚪為丞始令監掌焉遷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中書侍郎脩起居注仍領丞事時論文體者謂有古今之異蚪以為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為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秘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脫人間不事小節與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有四贈兖州刺史諡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于世弟檜見忠義檜弟子帶韋字孝孫深沉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周文辟為

參軍事侯景作亂江南周文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
仰陵王綸南平王恪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帶韋
乃矯為周文書安之並降及見仰陵具申周文意仰陵
遣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後違吳武經畧漢川以帶韋為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
梁宜豐侯蕭脩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
修

周書載帶韋說修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三五

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
足固也武興陷於前白馬破於後自餘川谷首豪路
阻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敢恃也夫顧親戚懼誅
夷貪榮慕利此生人之常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人
懷轉禍家國安堵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
本朝喪亂社稷無主雖欲盡忠將何所托莫若肉袒
軍門免生靈於塗炭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孰與
進退無據身名並滅者哉

降之廢帝元年出為解縣令轉汾陰令發捕姦伏士民
畏而懷之周天和五年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
為益州總管漢王贊為益州刺史武帝以帶韋為益州
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民事大軍
東討徵為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
府儀同大將軍卒諡曰愷族弟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
量博涉羣書不為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三六

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
慶立讀三徧便誦之無漏時僧習為潁川郡守地接都
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既定
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
答汝等各以意為吾作書慶乃具書草

冊府元龜載書草曰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能者
進不肖者退此朝廷常典

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

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家更有宜斬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凶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考武將西遷慶以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周文共論時事周文即請迎駕仍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何如慶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彊國荊州地無要害寧足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固鴻基

周書曰關中天下彊國宇文泰忠誠奮發陛下收泰力用進可東向而制羣雄退可閉關而固天府此萬全策也荊州地非要害眾又寡弱外迫梁寇內拒歡黨斯乃危亡是懼寧固鴻基

帝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鎮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閣祭酒天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

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人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况才子也尋以本官領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為兇橫或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以桎梏後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狀言畢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有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三

人持金二十斤詣長安寄人居止每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乃台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為十二部以慶為計部郎中別駕如故時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烏合

可以詐求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
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
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謀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
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慶守正明察皆此類每
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關高門以待封僮斯言有驗吾
其庶幾乎除尚書左丞周文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
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莫敢諫慶乃進爭之周文愈怒
曰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于前慶辭氣不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三五

抗聲曰竊聞君達不達為不明臣有不爭為不忠慶謹
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之君耳周文悟乃
赦茂已不及矣默然久之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
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慶威儀端肅樞
機明辯周文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
避周文以以深委仗馬六官建累遷司會中大夫周考
閔踐阼賜姓宇文氏晉公護初執政欲引為腹心慶辭
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叅知政事慶遂見疎忌

出萬州刺史明帝尋悟留為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
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為即迄為司會府庫倉儲並其
職也及在宜州寬為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案
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剝錦
數匹時服其燕慎又入為司會先是慶兄檜為魏興郡
守為賊黃衆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
衆寶歸朝朝廷待以殊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
刃衆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囚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三六

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不
同國明公以孝教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
無屈竟俱免卒贈鄜緱丹三州刺史諡曰景子機嗣機
字匡時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
魯公引為記室及嗣位累遷太子宮尹宣帝時為御正
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鄭譯求出
拜華州刺史及隋文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
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

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
 飲酒不親細務出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
 州刺史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
 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顯要及此昂機並為外職
 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晏素戲曰二柳俱摧孤
 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從作守俱稱
 寬惠後徵還卒于家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諡曰簡子述
 嗣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畧頗涉文藝以尚主拜開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儀同三司內史侍郎帝於諸塔中特見寵遇歲餘判兵
 部尚書事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父
 爵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脩理為當時所稱
 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
 方貴重朝臣莫不警憚述每陵侮之數於帝前面折素
 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軌謂將命者曰語僕射
 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素被疎忌不知省事述任
 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

匪服抗表陳讓帝許之命攝兵部尚書帝於仁壽宮寢疾
 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太子無禮於
 陳貴人帝大怒令述召太子勇述與元巖出外作書
 楊素見之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
 坐除名徙龍川郡公主請與同徙帝不聽述在龍川數
 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機弟宏字匡道少聰穎工草隸
 博涉羣書辭采雅贍與楊素為莫逆交解巾中外府記
 室建德初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遠王偃人來聘武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令宏勞之偃人謂宏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
 齋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
 為尋此物宏曰昔淳于獻空籠前史稱為美足下假物
 而進詎是陳君命乎偃人慙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
 以偃人所進物賜宏仍令報聘以占對敏捷見稱後卒
 於御正下大夫贈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
 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
 長楊映照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友之所痛惜如此有

集行世弘弟旦守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仕周以行軍
長史從梁睿攻王謙立功授儀同三司大業初拜龍川
太守郡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為開設學校大變其風
帝下詔褒美後卒於太常少卿旦弟肅守匡仁少聰敏
閑於占對仕周位宣納上士隋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
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晏接時論稱其華辨歷
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故太子
勇過達答曰柳肅在宮大見疎斥帝問故答曰學士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奇之因奏為國子生以明經擢第拜守廟下士武帝有
事太廟嘗之讀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為宣
納上士開皇初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
廷以睿之有雅望善談諠又飲酒至一石不亂每陳使
至輒令接對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
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睿之燕散
騎常侍送主西域又突厥啓民可汗求和親復令睿之
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前後使二國得贈馬二千餘匹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臻嘗進章仇太翼宮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位
當儲貳戒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
相誑誤願勿納之勇不憚他日謂臻曰汝何漏泄使柳
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
罪也乃召守禮部侍郎後守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幸
遼東嘗委之留守涿郡卒官機從子睿子字公正父蔡
年周順州刺史睿之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風神爽
亮進止可觀為童兒時周齊王憲遇于塗異而與語大

從內送王子相於我誠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
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疎遠子相
若從我言有益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惟國及
身敗無日矣吾受教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力幾
無今日矣若與魯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教魯之曰今
以卿作輔於齊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
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擅寵喬令則之
徒深見昵狎譽之知其非不能匡正及王得罪魯之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坐除名帝幸遼東召檢校燕郡事帝班師至燕郡坐供
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滙口

論曰高氏籍四胡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
基關右似商周不敵若楚漢爭雄久連官渡之兵未定
鴻溝之約雖弘農沙苑東卒先奔而河橋北邙西師撓
敗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東謂燕并有餘西則自守
不足

論內東西皆作周齊今正之

韋孝寬奇材異度緯武經文居要害之地受平城之託
東人怙恃其衆悉力來攻將欲釀酒未央飲馬清渭迺
馮茲雉堞抗彼仇讐事甚折駭勢危負尸終能奮其智
勇應變無方城守六旬竟摧大敵雖即墨破燕晉陽存
趙何以能尚若使平陽不守鄴城無衆人之師王璧啓
關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城得喪實亦二國興亡者
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愚按韋孝寬以功臣元老手握重兵乃與楊堅同心
而不與尉遲迥合力周之亡也實孝寬罪隱安得如
近時羅結以百七遐齡儼然立朝庶死受周武唾而
生荷隋文眷猶不虛此塗抹乃周末亡而孝寬先亡
僅七十二耶吾愧其猶自稱關西男子也

韋瓊隱不負人貞不絕俗怡神墳籍養素丘園哀樂無
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慮確乎不拔實近代高人明
帝比諸國綺豈徒然哉世康風神雅量一代稱偉簪纓
人物見重京華瑱素望高風亦云美矣柳蚪雅道是基

譽重播紳豈虛至也慶東帝立朝匪躬是踰蒞官從政
清白著美至於畏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訕一時實獲
申千載矣機立身行已本以寬雅流譽登朝正色可謂
不違直道雖陵谷遷貿終以雅正自居古所謂以道事
人者與始則幹畧見稱終乃敗于驕寵惜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四

北史六十六

達奚武

若干惠

怡 峯

劉 亮

王 德

赫連達

韓 果

蔡 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辛 威

梁 椿

梁 臺

田 弘

子仁恭 孫德慈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父長為鎮將武少個儻好馳射賀
拔岳征關右引為別將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武與趙
貴收骸歸平涼同翊戴周文從平悅封涇昌縣伯大統
初自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出為東秦州刺史齊神武與
寶泰高敖曹三道來侵周文欲并兵擊秦諸將多異議
唯武及蘇綽與周文意同遂擒之周文遣圖弘農遣武

從兩騎覘侯武與其侯騎遇即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周文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
 如法往往捷之具知敵情以告周文遂從破之進爵高陽郡公四年周文援洛陽武為前鋒與李弼破莫多婁
 貸文又進至河橋力戰斬其司徒高敷曹再遷雍州刺史復從戰印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軍至陝
 武禦之乃退七年詔武經畧漢川梁州刺史宜豐侯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脩固守南鄭武圍之脩請服會梁武陵王蕭紀遣其將楊乾運等救脩脩更不下武擊走乾運脩乃降
 周書曰武見脩據城不出恐援軍至表裏受敵乃簡精騎三千逆擊乾運于白馬大敗之乾運退走武乃陳俘級于城下脩知援軍破乃降
 自劄門以北悉平明年振旅還京朝議欲以武為柱國武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以大將軍出鎮王壁周孝閔踐阼授柱國大司寇齊豫州刺史司馬消

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歸武成初轉大宗伯進封鄭國公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禦之敦退武築柘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遷太保其年大軍東伐隨公楊志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知齊將斛律光遣武書曰鴻鵠已翔于寥廓羅者猶視于沮澤武乃班師出為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時尉遲迴圍洛陽為敵所敗武與齊王憲禦之印山至夜收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憲從之遂全軍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微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一兩人門外不施戟恒畫掩一扉或謂曰公位冠羣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時豈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言者勉而退武在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變理

陰陽不可同衆在此常祀所須登峯展誠尋其聖與岳
既高峻人迹罕通武年逾六十惟將數人攀藤而上稽
首祈請晚不得還即于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
武手謂曰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祇肅至旦雲霧
四起俄澍雨遠近霑洽帝聞之璽書勞武

周書載璽書曰公年尊德重遠涉高峯神道聰明無
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賓無忘于懷

賜綵百匹武性貪吝其為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當時實之武因入庫取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勲重
不彰其過因賜之特論深鄙焉卒贈太傅十五州諸軍
事同州刺史謚曰桓子震嗣震字猛畧少驍勇走及奔
馬周文嘗于渭北校獵時有兎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
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兎顧
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賜震
雜綵一百段武成初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震雖出
自膏腴少習武藝然頗有治方

周書曰保定四年大軍東討諸將皆奔退震軍獨全
天和三年拜柱國

周書曰四年從高祖東伐為前三軍總管五年又從
東伐克義寧烏蘇二鎮破并州進位上柱國

建德初襲爵鄭國公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拜太宗
伯震父嘗為此職時論榮之隋開皇初卒於家震弟基
大象末為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被害

若干惠字惠保代武川人其先與魏俱起以國為姓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樹利州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戰沒贈冀州刺史惠以
別將從賀拔岳有功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惠與寇洛
趙貴同謀翊戴周文仍從平悅拜直閣將軍從擒竇泰
復弘農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陣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封長樂郡公大統四年從魏文帝東巡洛陽與齊神武
戰于河橋力戰破之七年遷領軍及高仲密舉北豫州
來附周文迎之軍至洛陽齊神武屯于印山邀我惠為
右軍與中軍大破之齊神武兵乃萃左軍將趙貴等戰

不利會日暮齊神武進兵攻惠惠擊之皆披靡至夜中神武騎復來追惠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子乃建旗鳴角收軍而還神武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弘農見周文陳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虧于一篲敵敵不自勝周文壯之乃遷司空惠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于撫御將士莫不懷恩及侯景內附朝議欲收輯河南令惠以本官鎮魯陽遇病卒于軍惠于諸將年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六

周文嘗造射堂新成于諸將宴射惠竊嘆曰親老矣何時辨此周文聞之即日徙堂于惠宅其見重如此及卒為流涕久之惠喪至又臨撫馬加贈秦州刺史謚武烈子鳳嗣尚周文女

怡奉字景阜遼西人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少以驍勇聞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岳被害奉與趙貴等同謀翊戴周文及齊神武與魏孝武構隙周文令奉與都督趙貴赴洛陽至潼關屬孝武西遷奉即從周文拔迴洛復

潼關後以討曹泥功爵華陽縣公又從破竇秦于小關復弘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東魏行臺任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奉復以輕騎五百邀擊大破之自是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及周文與東魏戰河橋時奉為右軍不利與李遠先還周文遣班師詔原其罪拜夏州刺史大統十五年東魏圍潁川奉與趙貴赴援至南陽卒奉沉毅有膽畧得士卒心當時號驍將周文嗟悼久之贈華州刺史謚襄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七

子昂嗣

劉亮中山人本名道德父特真位領民酋長亮少倜儻有從橫計畧姿貌魁傑見者憚之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常先鋒陷陣侯莫陳悅害岳亮與諸將謀迎周文及平悅後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衆至數萬周文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為備亮乃輕將二千騎先豎一燧于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猝見亮至衆皆駭愕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州門

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蕭命二騎白出追大軍賊黨先
懼一時降服及周文置十二軍簡諸將領之亮領一軍
每征討常與怡峯俱為騎將以復潼關功尋加侍中從
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力戰有功遷開府儀同三司
大都督爵長廣公以母憂去職居喪毀瘠周文嗟其至
性每憂惜之起復本官亮以勇敢見知為當時名將無
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周文謂曰卿文武兼資孤之孔明
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出為東雍州刺史為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清靜士民安之卒于州喪還京周文親臨之泣謂人曰
股肱喪矣腹心何寄追贈太尉諡曰襄後配享周文于
昶嗣昶尚周文女西河長公主以亮功封彭國公
王德字天恩代武川人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以孝悌
稱初從爾朱榮討北海王元顥又從賀拔岳討平万俟
醜奴及侯莫陳悅官岳德與寇洛等議翊戴周文除平
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斷決處分良吏無以過涇州所
部五郡德常為最及孝武西遷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

百姓懷之賜姓烏丸氏常從周文征伐累有軍功加開
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先是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
威名拜河州刺史群羌率服後卒于涇州刺史諡曰獻
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年幾百歲後德終于慶嗣
小名公奴性謹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貧無以
葬乃賣公奴并一女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
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赫連達字朔周盛樂人夏主勃勃之後曾祖庫多汗因
避難改姓杜氏達性剛毅有膽力少從賀拔岳征討有
功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趙貴建議迎周文達贊成其
議

周書載達言曰宇文夏州明畧過人一時之傑今日
之事非是公不濟趙將軍議是也

請輕騎告周文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
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謀遂定
令達馳往周文見達慟哭以數百騎南赴平涼令達率

騎據彈箠時民皆惶懼奔走軍爭欲掠之達止之

周書載達言曰遠近民黎多受制于賊今值便掠縛何謂伐罪弔民不如因而撫之以示義師之德

乃撫以恩信民皆悅附周文間而嘉之加平東將軍周文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日君等性命懸于賊手杜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同雪讎耻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疋考武入闕褒敘勲義以達首迎元帥巨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從儀同李偉破曹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後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詔復姓赫連從大將軍達奚

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脩拒守積時後乃送款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獲城策之上也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仁者不為如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武遂受脩降

周書載達言曰觀修士馬尚強城池猶固攻之縱克彼此俱損如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卜况行師之道以全軍為上武曰公言是開府楊寬等並同達謀乃受

脩降

師還邊縣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保定初為大將軍夏州總管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于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累進爵樂川郡公位柱國亮子遵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引為帳內擊万俟醜奴

周書曰果擊万俟醜奴及其枝黨轉戰數十合並破之齊力絕倫披甲荷戈升陟峯嶺猶馳平路雖數十日不以為勞

後從周文討平侯莫陳悅大統初累進爵為石城公果性強記兼有權畧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周文以果為虞侯都督每從征行常領侯騎晝夜巡察畧不眠寢

從平實泰于潼關周文因其規畫軍以勝還賞真珠金帶一條又從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歷朔安二州刺史從戰印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將軍破稽胡于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悍果勁勇越拔號為著起人周文聞之笑曰著起之名寧戎飛將果遠開府儀同三司進爵襄中郡公保定三年拜少師進柱國天和初年授華州刺史為政寬簡吏民稱之卒子明嗣為黎州刺史與迥同謀被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徙居高平因家焉父襲名著西州魏正光中乃侯醜奴亂關中襲乃背賊棄妻子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孝武西遷始拔難西歸除岐雍二州刺史祐性聰敏有行檢襲背賊東歸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膂力周文在原州召為帳下親信及遷夏州以祐為都督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迎周文周文將赴之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入計事

周書曰太祖與祐議執元進祐曰狼子野心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大決也

既而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

周書曰祐持刀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議夕謀

豈是人也祐今日必斬奸人頭舉坐皆曰願簡擇

叱元進斬之并其黨伏誅一坐皆戰慄于是與諸將結

盟同心誅悅周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

其父事我後迎孝武于潼關以前後功封長鄉縣伯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擒實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及從戰河橋祐下馬步闢左右勸乘馬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

周書載東魏人謂祐曰觀君似勇士若降必富貴祐

罵之曰死卒吾今取汝頭自當富貴何假賊官號也

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厚甲長刀者直

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

此一天豈虛發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敵乃稍却祐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周文已還祐至弘農夜與周文會周文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周文驚不得寢枕祐股乃安以功進爵為公授京兆郡守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于邛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敵東魏人咸曰此鐵猛獸也皆避之歷大都督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賜姓大利稽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進爵懷寧郡公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周文不豫祐與晉公護賀蘭祥等待疾及周文殂祐悲痛不已遂得氣疾周孝閔踐阼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帝廢明帝為公子與祐特相友昵及即位禮遇彌隆加拜司馬御膳每有異味輒賜祐羣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別炬鳴笳送佑還宅祐以過蒙殊遇常辭疾避之至于婚姻尤不願結權要尋以本官權鎮原州頃之授宜

州刺史宋之邵卒于原州祐少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常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言訖各大笑後皆如言及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周文每歎之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論敘性節儉所得祿秩皆散宗族死之日家無餘財贈柱國大將軍原州都督謚曰莊子正嗣祐弟澤頗好學有幹能後為邛州刺史以不從司馬消難起義被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辛威隴西人少慷慨有志畧初從賀拔岳征伐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及周文統岳衆見威奇之引為帳內周書曰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先鋒陷敵勇冠一時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屯氏出為鄜州刺史威時望既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頗領二鎮頗得民和庚信神道碑曰保定四年朝廷徵公從威里之貴乃

以魏文帝女為公夫人觀此則周待故君女猶厚況其子孫乎

周大象二年累進封宿國公卒于少傅威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無其家有義五世同居時以此稱之子永達嗣

梁椿字千年代人初從爾朱榮入洛又從賀拔岳討平萬俟醜奴仍從周文平侯莫陳悅大統中累以戰功封東平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周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于位贈都督恒州刺史謚曰烈椿性果毅善于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貨產時論以此稱之子明襲

梁臺字洛都葦池人少果敢有志操從爾朱天光平關隴

周書曰一年中大小二十餘戰

及天光敗于韓陵賀拔岳又引為心膂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翊戴周文從平悅累功

周書曰臺為平涼郡守時莫折後熾結聚剽寇掠州刺史史寧討之歷時不克臺陳賊形勢兼論攻取之策寧善而從之遂破賊

授潁州刺史賜姓賀蘭氏周孝閔踐詐爵中部縣公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禦之有數人為敵所執已去陣二百餘步臺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被執者遂還齊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郿州刺史臺性疎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恕以待物蓋人尤以惠愛為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啟詞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蹻馳射戈獵矢不虛發復以疾卒

田弘字廣路高平人少慷慨有謀畧初隨萬俟醜奴爾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及周文統眾弘求謁見乃論時事即處以爪牙問文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累功賜姓紇干氏授原州刺史以弘勲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調文在河州文武並集

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平蜀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未從朝化韶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叛羌及鳳州叛氏等並破之每臨陣推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周孝閔踐阼爵雁門郡公保定元年出為岷州刺史弘雖武將動遵法式士民賴安之三年從隋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

周書曰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潛相應接弘獲其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十五王拔其七十六柵遂破平之又破齊將段韶斛律光等拔宜陽等九城

後進柱國大將軍歷大司空少保襄州總管卒于州

庾信神道碑曰公學不專經畧觀書籍兵無師古自得縱橫青鳥甲乙之占白馬星辰之變天弘射法太

乙營圖皆成誦在心若指諸掌

子仁恭嗣仁恭性寬仁有局度歷幽州總管隋史帝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

歡禮賜甚厚尋奉詔營太廟進爵觀國公卒于左武衛大將軍贈司空諡曰敬子世師嗣次子德懋少以孝友知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帝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復降璽書存問賜帛及米下詔表其閭大業中卒于尚書駕部郎

論曰周文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跡平涼撫征闕

右時外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清通尊克國鴻基雖東莒廟實責成將帥達奚武若干

惠怡奉劉亮王德赫連連韓果恭祐辛威梁椿梁臺田

弘等並兼資勇畧咸會風雲或效績中權或立功方回

均分休戚同濟難危可謂國之爪牙朝之禦侮者也而

武叶規文后得雋小關周瑜赤壁之謀賈詡烏巢之策

何以能尚一書興邦斯之謂矣惠德本以果毅知名而

能率由孝道雖圖史所歎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

不烈矣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以仁恕恭祐之敢勇而

終不以伐斯豈企及所致抑亦天性而已仁恭出內則榮顯豈徒然哉德懋道協天經亦足嘉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二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三

固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五

北史六十七

王 傑

王 勇

宇文蚪

耿 豪

高 琳

李 和 子徽

伊婁穆

達奚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劉 雄

侯 植

李延孫

韋 祐

陳 欣

魏 玄

泉 企

李遷哲

楊乾運

扶 猛

陽 雄

席 固

任 果

王傑金城直城人本名文達父巢魏榆中鎮將傑少有

壯志每以功名自許周文奇其才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但恐勇敢太過耳從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邛山皆以勇敢聞親侍日隆賜姓宇文氏累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喜用長稍將士登者多為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遂拔之謹曰濟我大事者公此矢也周文閱踐阼爵張掖郡公為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勳望俱重故授以本州後與隋公楊忠自漢北伐齊又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二

齊公憲東樂齊將斛律光進位柱國建德初除涇州總管以忠恕為心頗為士民所慕宣帝即位拜上柱國卒追封鄂國公謚曰威

王勇代武川人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決數從侯莫陳悅賀拔岳征討功多拜別將周文為丞相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眾軍所當必破周文歎其勇敢賞賜特隆邛山之戰

周書曰邛山之戰勇率敢死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

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無敢當者

大軍不利惟胡仁及王文達耿令貴力戰皆有殊功軍還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胡仁等然州頗有優劣令探籌取之胡仁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封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柔然破之爵新陽郡公賜姓庫汗氏又論討柔然功別封永固縣伯時有別封者例聽迴授次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三

勇獨請封兄子興時人義之尋進大將軍勇健猛為當時驍將然於功伐善好論人之惡時論亦鄙之柱國侯莫陳崇勳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聞勇數論人短乃於眾中折辱之勇慙恚疽發背卒子昌嗣

宇文蚪字樂仁代武川人驍悍有膽畧少從征討累有戰功封南安侯孝武西遷以獨孤信為行臺信引蚪為帳內都督隨信奔梁大統三年歸關進爵為公擒竇泰復弘農及沙苑河橋之戰皆有功又從獨孤信討梁公

定破之累遷南秦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周書曰十七年與大將軍王雄征上津魏興等郡並
平之又敗梁將楊乾運於白馬

蚪每經行陣必身先士卒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剋卒於
金州刺史大將軍

耿豪鉅鹿人本名令貴其先家於武川豪少羸獷有武
藝好以氣陵人賀拔岳西征引為帳內岳被害歸周文
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從討侯莫陳悅及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魏孝武錄前後功封平原子

周書曰從擒竇泰復弘農皆以先鋒陷陣

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周文歎曰令貴

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驗不須更論級也進爵為

公從周文戰却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

刀左手把稍直斫直刺慎莫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

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殺俄奮刃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

傷相繼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

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周文嘉之

拜北雍州刺史賜姓和稽氏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豪性凶悍言多不遜周文惜其驍勇每優容

之豪亦自謂意氣冠羣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

時開府後並居豪右豪不能平謂周文曰人間物議謂

豪勝李穆蔡祐周文曰何以言之豪曰人言蔡穆蔡祐

是丞相驍解敗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在上故勝豪羸猛

皆類此卒周文痛惜之子雄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仕燕歸魏賜姓羽真氏琳母

嘗被襖泗瀆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歸是夜夢人衣

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

寶持必生令子母驚悟舉身流汗俄有娠及生因名琳

字季珉從孝武西遷河橋之役琳勇冠諸軍周文謂曰

公即我韓白也復從戰却山除正平郡守齊將東方老

來寇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

未見如此健兒

周書曰老又密使人勸琳東歸琳斬其使以聞

後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周孝閔踐阼爵

健為郎公武成二年討平文州氏師還明帝宴羣公卿

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實車騎為謝霍將軍

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日獵檢陸梁未時款

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天和三年為江陵副總管時陳

將吳明徹來寇梁孝明帝與總管田弘出保紀南城唯

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抗之晝夜拒戰凡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旬明徹退走梁孝明表其狀武帝乃優詔追琳入朝

親加勞問六年進柱國卒贈本官加五州諸軍事冀州

刺史諡曰襄子儒襲

李和本名慶和朔方人父僧養以累世雄豪為夏州酋

和少勇敢有識度狀貌魁偉為州里所推賀拔岳作鎮

關中引為帳內都督後從周文賜姓宇文氏周文嘗謂

諸將曰慶和累經委任每稱吾意又賜名意保定二年

除司憲中大夫封德廣郡公出為洛州刺史和前刺史

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

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簡靜進柱國大將軍隋開皇元

年遷上柱國和立身剛簡老而逾勵諸子趨事若奉嚴

君以意是周文賜名市朝已革慶和乃父所命義不可

違復以和名

和有亡父之思而無故國之感忠孝不兩立洵哉言乎

二年卒贈本官加司徒公諡曰肅子徹嗣徹字廣遠性

剛毅有器幹周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又從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帝平齊錄前後功

周書曰武帝拔晉州班師徹與齊王憲屯雞栖原憲

追齊主高緯大軍引兵西上緯遣其驍將賀蘭豹子

躡憲憲敗於晉州城北徹與楊素等力戰憲軍賴以

全復從帝破齊師於汾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擒高

潛于冀北俱有力焉

再進爵隋受禪遷左武衛將軍及晉王廣鎮并州妙選

府官詔徹摠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

鎮益州常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遠者乎其見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詔衛王爽為元帥擊之以徽為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請襲之

隋書載充言於爽曰周齊互競中夏力分突厥每侵邊將輒以全軍為計莫能死戰故突厥勝時多而敗少每輕中國今沙鉢略悉國中之衆屯據要險輕我而無備我以精兵襲之可破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諸將多以為疑唯徽變成其事請同行

冊府元龜曰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

遂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稱藩開皇十年進柱國及晉王為揚州總管以徽為司馬三徙封乃為城陽郡公後突厥犯塞徽復領行軍總管破之及左僕射高穎得罪以徽素與穎善因被疎忌後出怨言帝聞召入卧内賜宴言及生平因遇鴆卒大業中其妻元氏為孽子安遠

誣以呪詛伏誅

隋書元氏作宇文氏既云為孽子所誣則伏誅者安遠乎抑宇文氏手語意不明

伊婁穆宇文干代人父靈善騎射為周文所知嘗謂之曰若伊尹阿衡於殷致主堯舜鄉既姓伊庶不替前緒因賜名尹歷衛將軍隆州刺史盧奴縣令穆弱冠為周文帳內親信以機辯見知歷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周文望見悅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拜儀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三司周孝閔踐阼進驃騎大將軍

周書曰天和時唐州山蠻恃險逆命穆卒軍討之蠻首等保據石窟十四處穆分軍進討旬有四日並破之函獲六千五百人

建德中卒

達奚寔字什伏代河南洛陽人父顯相武衛將軍寔少修立有幹局從周文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力戰有功累遷相府從事中郎寔性嚴重深見器遇

周書曰魏廢帝二帝大軍伐蜀以寔行南岐州事先是山氏生獷歷世不供賦役寔導之以政氏人感悅並從賦稅大軍糧餼咸取給焉

六官建行蕃部中大夫進爵平陽縣公周保定初卒於刺史諡曰恭子豐嗣

劉雄字雄雀臨洮子城人少辨機慷慨有大志初為周文親信後拜中大夫兼中書舍人賜姓宇文氏周孝閔踐阼加大都督天和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

周書曰齊將斛律明月卒衆逼通關城齊王憲令雄往使責其負約雄辭義辯直齊人憚之

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周書曰雄攻齊所築伏龍等五城又齊將段韶等嘗圍柱國宗文威於長城以西時營外先有長塹大將韓歡與韶戰不利雄身負排率所部二十餘人據塹力戰韶等乃去

歷內史中大夫侯正武帝嘗從容謂曰古人云富貴不

歸故鄉猶錦衣夜遊今以卿為本州乃以雄為河州刺史雄先已為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及皇太子西征吐谷深雄自涼州從滕王迥先入功居多

周書曰迥軍去伏候城二百餘里使雄先至城東舉火與大軍應渾洮王率七百餘騎逆戰雄時所部數百人並分遣斥候在左右者僅二十許人雄即率與戰與首七十餘僅亡其三騎自是從迥連破之

加上開府儀同三司從平并州拜上大將軍進爵趙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一

公平鄴城進柱國宣政元年突厥寇幽州雄戰歿贈亳州總管子昇嗣以雄死王事授儀同大將軍

侯植字仁幹其先上谷人家於北地之三水植少儻有大節容貌奇偉武藝絕倫

周書曰正光中羣盜蜂起植散家財募勇敢討賊

仕魏為義州刺史甚有政績後從孝武西遷賜姓侯伏氏從周文破沙苑戰河橋進大都督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逆植從開府獨孤信討擒之封肥城縣公賜

姓賀屯氏從于謹平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踐作進爵郡公時帝幼冲晉公護執政植從龍恩時為護所親及護誅趙貴諸宿將多不自安植謂從兄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誅戮自立威權何止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敗周書載植曰今共為唇齒尚憂不齊况以纖介自相夷滅恐天下因此解體

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竟不能用植又承間語護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三

周書載植曰君君之分情同父子理酒同休戚期之始終

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

周書曰使國有太山之安家傳世祿之盛

則率土幸甚獲曰我誓以身許國卿豈謂吾有他志耶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懼不免禍遂以憂卒贈大將軍平州刺史謚曰節子定嗣及護伏誅龍恩及其弟萬壽並預禍武帝以植忠於朝廷特免其子孫

李延孫伊川人父長壽性雄豪少與蠻酋結託侵掠關南魏孝昌中朝議大其為亂乃以長壽為防蠻都督給以鼓節長壽盡其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稍息永安後長壽招集叛亡徒侶日盛孝莊籍其力用因而撫之累遷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後為黃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攻之城陷遇害追贈太尉延孫亦雄武有將率才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賀拔勝刺史荊州表延孫為都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三

肅清鴟路頗有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收集父眾自孝武西遷朝士流亡廣陵王元欣錄尚書長孫稚賴王元斌之安昌王元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携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延孫率眾衛送并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齊神武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擊延孫獎勵所部出戰大破之乃授延孫京南行臺兼節度河南諸軍事又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既蒙重委每以克清伊洛為己任頻

以寡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為長史楊伯蘭所害贈
司空子人傑有父祖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潁川
郡公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以字行為州郡著姓父義上
洛郡守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游皆輕獨
亡命

周書曰人有急難相投者多保祐之雖屢被追捕終
不改其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古

父歿事母以孝聞慕李長壽為人遂娶其女因寓居關
南正光末王公避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為貴游
所德及孝武西遷法保赴行在所封固安縣男及長壽
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
少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授延孫法保至
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曰恐子此後難以吉還法保
曰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
周書曰縱為國隕身亦非所恨

遂倍道兼行與延孫兵接

周書曰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
命所部為圓陣且戰且前數日乃得與延孫兵接

乃并勢置柵於伏泥未幾周文追法保與延孫還朝賞
勞甚厚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
柵

周書曰延孫頻與東魏交兵每身先士卒單身陷陣
是以戰必被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五

嘗與東魏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久乃蘇大統九年鎮
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附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留之法
保疑其貳乃固辭還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尋遷爵為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
邀中流矢卒於陣諡曰莊子初嗣
陳欣字永怡宜陽人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咸
敬憚之魏孝武西遷欣於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寇
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授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

累遷宜陽郡守

周書曰大統十六年欣敗齊將東方老於石泉俘獲甚衆東魏每遣兵送米饋宜陽欣擊之而每多克獲恭帝元年又大破齊將段孝先於九曲

恭帝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賜姓尉遲氏周文以欣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為儀同三司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欣與韓雄等恒令間謀覘其靜動齊兵每至輒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六

故永業深憚欣等不敢為寇周孝閔踐阼進爵許昌縣公卒於熊州刺史欣與韓雄里閭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數對勅敵而常保功名雖並有武力挽彊射中欣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雄不如欣身死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勵子萬敵嗣朝廷以欣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

魏玄字僧智其先任城人後徙新安玄少慷慨有膽畧

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心各懷去就玄每率鄉兵抗拒

東魏邙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為東魏守而玄母及弟並在宜陽玄念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關南鎮撫周文手書勞之封廣宗縣子周保定元年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閩韓

周書曰天和元年陝州總管尉遲綱遣玄等率步騎五百人擊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於鹿盧交南永業衆二萬餘玄輕將五騎前覘之猝與遇使即交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七

殺傷數十人永業遂退

遷雒州刺史政存簡惠士民悅之進爵為公及齊將斛律光率衆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衆禦之每戰輒克後以疾卒

泉公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世雄商洛自晉東度常貢屬江東曾祖景言魏大延五年率鄉里歸化仍引王師平商洛拜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父安志復為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公九歲喪父哀毀類

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公為縣令州為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公年少請別選終此一限令公代之宣武詔依皇平等所請也俗事道尤重老子之術公雖童幼而好學恬靜士民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起復本任後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兵趨青泥圖取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公與刺史董紹掩襲二姓二姓散走寶夤亦退遷浙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永安中大破梁將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八

玄真於順陽除東雍州刺史進爵為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從弟恃椿侵擾百姓守宰多被陵侮皆畏不敢言公收之將加極刑楊氏慙懼闔宗請恩自是豪右無敢犯者

愚按楊門不率一見寇雋傳再見泉公傳乃知魏書所作佳傳出自魏收媚楊情者未可盡信

性情約纖毫不擾於人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內屬詔公為行臺尚書撫

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公昔蒞東雍為吏民所懷乃表公復為刺史詔許之蜀人張國雋聚黨剽掠州郡不能制公戮之閩境清肅及齊神武專政孝武有西顧之心欲委公山南乃除洛州刺史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眾至潼關公遣其子元禮禦之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岳弟猛畧與順陽人杜密等謀翻洛州應東魏公知之殺岳及猛畧傳首詣關大統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公志尚廉慎每除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十九

官憂見顏色寢食輒減至是頻讓魏文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圍逼州城杜密為其鄉導公拒守旬餘矢餘援絕城乃陷謂敖曹曰泉公力屈志不服也及寶泰被擒敖曹退走遂執公而東以密為刺史公臨發密戒二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令令長幸逢聖會位亞台司今爵祿既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堪立功効

周書載公曰爾等志業方強忠孝不可兩全宜各為

身名弗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

弗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乃揮涕而訣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士君子風為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公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密雖為刺史然巴人素輕杜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言潛與豪右結託遂率鄉人襲州城斬密傳首長安朝廷嘉之詔襲州城刺史從周文戰長苑中流矢卒子貞嗣仲遵一名恭少謹寔涉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經史年十三為郡主簿十四為縣令

愚按泉氏父子俱以少年為令何奇也

及長有武藝高教曾攻洛州與公力戰拒守矢盡以棒杖扞之為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公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密以功封豐陽縣伯東豫州刺史及元禮戰歿復以仲遵為洛州刺史頗得譽

周書曰仲遵夙稱幹畧為鄉里所歸及為本州頗得

嘉譽

大統十三年行荊州刺史事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為邊寇周文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先取仲禮則桓和不攻自服仲禮對曰若棄和深入仲禮未即就擒則首尾受敵此危道也

周書曰若先攻和指麾可克克和而無反顧之憂

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已出乃先登城遂擒和從擒仲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行荊州刺史十三州諸軍事尋遭母憂請終喪不許大將軍王雒南征上津魏興仲遵從雒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為刺史仲遵留情撫接士民安之初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所據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青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許青和遂結安康首帥黃泉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遣王雒討平之改巴州為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

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羣蠻帥服仲遵雖出自己夷有方雅之操歷官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迴授一子尋出為都督金州刺史卒官贈大將軍三州刺史謚曰莊子暉嗣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世為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父元直仕梁歷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沔陽侯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主帥其父為衡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二十三

留遷哲本鄉監紀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羣下甚得其情後襲爵沔陽侯位都督東梁州刺史侯景篡逆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七年周文遣達奚武王雄等畧地山南遷哲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執送京師周文責以不早歸國答曰世受梁恩不能死節寔以此愧耳周文深嘉之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黃國等連結為亂周文深嘉之信著山南乃令與開府賀若敦同經畧熾等尋並平蕩仍與敦南出徇地遷哲

先至巴州入其封郭梁巴州刺史年安民開門請降安民子宗微等猶據巴城

周書巴城作琵琶城

不下遷哲破克之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瞻視猶高得無詐也因遂不許梁人果設伏道左邀擊哲遷哲破之遂屠其城自此巴濮之人降歎相繼軍還周文賜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三十三

直州刺史即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
周書曰軍次并州梁刺史杜滿送款進克疊州遷哲每率驍勇為先鋒所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
時信州為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遣遷哲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車周

文令遷哲留鎮白帝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
收葛根造粉兼米給之遷哲亦自取供給時有異膳即
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軍中感之人思效命
黔陽蠻田烏度田烏唐等每抄掠江中為士民患遷哲
隨機出討殺獲甚多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送子弟入
質者千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處之并置四鎮
以靜岐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周明帝初授都督
信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三四

周書曰時蠻酋蒲徹為隣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
之諸將以途阻憚行遷哲曰夫蒲徹蕞爾之賊擒之
方畧已在吾度內諸君見此小寇便有憚心後遇大
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擊之拔其五城
武武元年朝京師帝甚禮之賜甲第及莊田等天和三
年進大將軍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
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孝明帝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
遷哲往救遷哲率所部守江陵城外

周書曰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親自陷陣
手殺數人會救至陳人乃退陳又因水泛長壞龍川
穿朔陽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北堤止水
又募驍勇出擊頭有新獲衆心稍定俄敵又入郭內
焚民家遷哲乃自率騎云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三五

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騎自北門出兩軍首尾邀之陳
人多投水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城登者
已百數人遷哲又率驍勇捍之陳人復潰俄大風暴起
遷哲乘間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江陵摠管
陸騰復破之西隄陳人乃遁建德二年再進爵安康郡
公三年卒於襄州贈金州總管謚曰武遷哲累業雄豪
為鄉里所服性復華侈厚自奉養妾媵至百數男女六
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分處其
中各有僮僕侍婢閹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
間縱酒歡譙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
簿審之長子先遷哲卒第六子敬猷嗣還統父兵位儀

同大將軍

楊乾運字玄邈儻城興勢人少雄武為鄉閭信服

周書曰弱冠辟州主簿

為安康郡公陷梁歷潼南梁二州刺史及武陵王蕭紀

稱尊號以乾運威服巴渝拜梁州刺史鎮潼州時紀與

其兄湘東王繹爭帝乾運兄子畧勸乾運歸附

周書載畧說乾運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

初平生民離散理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今兄弟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三六

戈敗道也可謂朽木不雕世衰難佐今若適彼樂土

送款關中必當功名兩全

乾運然之會周文令乾運孫法洛至略即夜送之乾送

乃送款周文密賜乾運鐵券授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

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迴征蜀遂降迴迴因此進軍

成都數旬尅之及至京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贈尚書

右僕射

扶猛字宗略上甲黃土人其種落號曰白獸蠻猛仕梁

位南洛北司三州刺史魏廢帝元年以衆降周文厚加

撫納割二郡為羅州以猛為刺史令從開府賀若敦南

討信州敦令猛直道所由之路人迹不通彼時猛梯山

捫葛備歷艱阻

周書曰時雪深七尺糧運不繼猛獎勵士卒晝夜而

行

遂入白帝城撫慰民夷莫不悅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

司俄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平之爵臨江縣公後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三七

田弘破漢南諸蠻進大將軍

陽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累葉豪族父猛

周書曰魏正和中万俟醜奴作亂關右以猛商洛首

望擢為大谷鎮將以禦之元顥入洛魏孝莊渡河范

陽王誨脫身投猛猛保藏之俄廣陵王恭偽瘖疾復

來歸猛猛亦深相保護

從孝武西遷以功封鄧陽伯雄起家奉朝請以軍功

周書曰從于謹攻盤豆柵復從李遠經沙苑陣並力

戰有功

封安平縣侯得子孫相襲拜邑陽郡守

周書曰後入洛陽戰河橋解玉壁圍迎高仲密援侯

景兼有戰功世襲邑陽郡守除洵州刺史俗雜實渝

民多輕滑雄威惠相濟夷夏安之

累遷平州刺史

周書曰時寇亂後戶多逃散雄在所安撫民並安輯

除通洛防主雄處疆場務保境息民接待敵人推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三六

伏信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移書稱美之

歷大將軍遷江陵總管封魯陽縣公卒於鎮追封郡公

謚曰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任兼出內保全爵祿子

長寬嗣

帝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因姚氏之亂寓居襄陽仕晉

為建威將軍遂為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梁大同中為

齊興郡守久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孝

元時遷興州刺史軍人募從者至五千餘人固欲自據

一州以觀其變

周書曰固圍內屬謂其腹心曰今梁氏失政揚都覆

役相東不能復仇雪恥而骨肉相殘宇文丞相創啟

伯基携招以禮吾決意歸之

大統中以地歸魏時周文方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

至甚禮遇之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大都督侍中湖州刺史啟求入覲及至進爵靜安郡公

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蒞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三九

頗有聲績卒於州贈大將軍五州刺史謚曰肅毅襄州

賜其墓田子雅嗣雅性方正少以孝聞位大將軍

任果字靜鸞南安人本方隅豪族父襄仕梁為沙州刺

史新巴縣公果性勇決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

來附周文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策深納

之乃授沙州刺史從尉遲迥伐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周文以其方隅

首領早立志節封安樂郡公賜鐵券聽相傳襲并賜路

車駟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為刺客所害

論曰王傑王勇宇文蚪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侯植等

咸以果毅之姿効節擾攘之際各能屠堅覆銳自致其

功高爵厚祿固其宜也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

溫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資其弊也敢悍

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

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李延孫韋祐陳欣魏

玄等以勇畧之姿受扞城之委灌瓜贈藥雖愧昔賢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三

侮折衝足駕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崑函高氏阻西

路之謀宇文綬東貢之慮皆其力也泉公長自山谷臨

難慷慨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之徒歟元禮仲遵

成功業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

徒屬方咸知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

觀周文有尚義之氣乾運受任武陵乖人事之道若乃

校其優劣不可以同年而語陽雄任兼文武聲著

抑亦志能之士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三

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四

明李清撰

北史六十八

山世廣

楊纂

令狐整子熙

柳敏子昂

王士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崔彥穆字彥穆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安陽侯林九世孫祖蔚遺從兄司徒浩之難南奔江左仕宋為給事黃門侍郎汝南義陽二郡守延興初復歸於魏拜潁川郡守因家焉終郢州刺史父稚終永昌郡守彥穆幼明悟神彩卓然魏吏部尚書隴西李神雋有知人鑒見而歎曰王佐才也永安末再遷大司馬從事中郎孝武西遷彥穆時不得從大統三年乃與兄彥珍舉義成臯攻拔滎陽擒東魏郡守蘇叔仍與鄉郡王元洪威攻潁川斬

其刺史李景道即拜滎陽郡守十四年授散騎常侍司

農卿時軍國草創衆務殷繁周文乃引彥穆入幕府兼

掌文翰及於謹伐江陵彥穆以本官從平之周明帝時

累遷御正大夫陳氏請敦隣好詔彥穆使焉彥穆風韻

閑曠器度方雅善立言解談諧甚為江表所稱轉戶部

中大夫天和三年聘齊還累遷小司徒及宣帝崩隋文

帝輔政三方起兵以彥穆為行軍總管與襄州總管王

誼攻司馬消難軍次荊州疑總管獨狐永業有異志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收而戮之及事平隋文帝徵王誼入朝即以彥穆為襄

州刺史總管六州諸軍事加授上大將軍累爵東郡公

頃之永業家自理得雪彥穆坐除名尋復官爵開皇元

年卒子君綽嗣君綽性夷簡博覽經史有父風

楊纂廣寧人父安仁魏朔州鎮將纂少慷慨有志畧勇

力兼人年二十從齊神武起兵信都以軍功稍遷武州

刺史自以賞薄志懷怨憤每歎曰大丈夫富貴何必故

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大統初乃間行入關

周文執纂字白人所貴者忠義所懼者危亡能不憚危
亡蹈忠義者今見之卿耳即授征南將軍大都督從周
文解洛陽圍經河橋却山之戰纂每先登軍中咸推其
敢勇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賜姓莫
胡盧氏俄授岐州刺史周保定元年位大將軍累爵隴
東郡公除隴州刺史從隋公楊忠東伐至并州而還天
和六年進柱國大將軍轉華州刺史纂性質樸不識文
字前後蒞職但推誠信而已吏民以其忠恕頗亦懷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三

尋卒於州

段永字永賓其先遼西石城人晉幽州刺史疋碑後後
徙高陸之河陽永幼有志操閭里稱之魏正光末六鎮
擾亂遂携老幼避地中山後赴洛陽拜平東將軍青州
人崔社客舉兵反永討平之除左光祿大夫時有賊魁
元伯生西自嶺潼東至鞏洛屠陷城壁所在為患孝武
遣京畿大都督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
賊既無城柵唯寇抄為資

周書曰安則蟻聚窮則鳥散

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
足矣

周書曰若徵兵而往彼必遠竄雖大衆無所用

帝然其計命永代昭以五百騎倍道兼進遂破平之帝
西遷永時不及從大統初乃結宗人潛謀歸款與都督
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京師授徐州刺
史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封昌平縣公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四

橋之役永力戰先登授西汾州刺史累遷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賜姓爾綿氏廢帝元年授恒州刺史時
朝貴多其部人謁永之日冠蓋盈路時榮之周孝閔踐
詐進爵廣城郡公歷戶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拜大將軍
永歷任內外所在頗有聲稱輕財好士則朝野以此重
焉天和四年授小司寇尋為右二軍總管率兵北道講
武遇疾卒喪還武帝親臨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同華
等五州刺史謚曰基

令狐整字延保敦煌人本名延世為西土冠冕父蚪早
以名德著聞歷鄯州刺史魏大統末卒於家周文傷悼
之遣使者監護喪事敕鄉人為營墳壟贈龍驤將軍瓜
州刺史整幼聰敏沉深有識量學藝騎射並為河右所
推刺史魏東陽王元榮辟整為主簿加盪寇將軍整進
趣詳推對揚辯暢謁見之際府州傾目榮器整德望嘗
謂僚屬曰令狐延保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
所可繫維但一日千里必基虎步吾當委以庶務畫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一百五十四

五

唇齒今陳軍漸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摧衄
則禍及此主宜分遣銳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軍
可圖然後保境息民計之上者保然之未知所任整又
令說保曰歷觀城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
狐延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御若使為將蔑不濟矣保納
其計且以整父兄等並在城弗之疑也遂令整行整至
玉門郡召集豪傑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
興進軍擊保州人素服整威名並棄保來附保遂奔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一百五十四

六

而已頃之孝武西遷河右擾亂榮杖整防扞州境獲寧
及鄧彥竊據瓜州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應使
者申徽執彥送京師周文嘉其忠節表為都督尋城民
張保又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構逆規據
河西晉昌人呂興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
將圖為亂慮整守義不從既成慶因欲及整以整民
望復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內甚忌整整
亦偽若親附密欲圖之令所親說保曰君與仲和結為

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去今卿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周文稱之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周文又謂整曰卿勲同婁項義等骨肉立身敦雅可以範人遂賜姓宇文氏并賜名整宗人二百餘戶並列屬籍周孝閔踐阼拜同憲中大夫處法平允為當時所稱進爵彭城縣公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來附周文以固為豐州刺史固蒞職既久猶習梁法凡所施為多虧政典朝議密欲代之而難其選令整權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廣布威恩傾身撫接數月間化洽州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為湖州豐州舊治不居人民賦役參集勞逸不均整請移居武當詔可其奏獎勵撫導遷者如歸旬月間城府周備固之遷也其部曲皆願留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許莫不流涕而去及暨秋滿代至民吏戀之老幼送整遠近畢集數日停留方得出界拜御正中大夫兩遷始州刺史整雅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七

情偽尤明政術恭謹廉慎常懼盈滿故歷居內外所在見稱進大將軍晉公護初執政欲委整以腹心整辭不敢當頗忤其意護以此疎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稱其洗覺卒贈本官加四州諸軍事鄜州刺史謚曰襄子無嗣熙存張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為吏部上士轉夏官府上士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不勝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八

其父戒之曰大孝在于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少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間其哭聲莫不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衰從事授職方下大夫襲彭城縣公及武帝平齊以留守功進儀同歷司勳使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譽隋文帝受禪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上開府後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

大治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帝幸洛陽熙來朝吏民
恐其還陽悲泣於道及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
州獲白鳩為慶嘉麥甘露降于庭前柳樹八年徙為河
北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泣碑頌德及行臺廢累遷
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判五曹尚書事號為
明幹帝甚任之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
伏以熙為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
門者杜之舟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落僞人遂令
歸本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帝聞而嘉之顧侍臣曰
鄴都天下難臨處敕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法其年
來朝考績為天下最賜帛三百疋頒告天下以嶺南夷
數起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
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帛五百疋發
傳送其家累改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
帥更相謂曰前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以手教相諭我
輩其可違乎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九

官寄政于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設學校民夷
感化時有竊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
在陳世已據南海平陳後文帝因撫之即拜安州刺史
然驕倨時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
母有疾熙復遣以藥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為非熙
以州縣多有同名於是奏改安州為欽州黃州為峯州
利州為智州德州為驪州東寧州為融州皆從之在職
數年以老疾表請解任優詔不許賜以監藥熙奉詔令
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為亂請至仲冬就道熙
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帝
聞佛子反問至大怒以為信然遣使鎖熙詣闕熙性素
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病卒帝怒不解沒其家
財及行軍總管劉方擒佛子送京師言熙寔無贓帝悟
乃召其四子聽仕少子德榮最知名整弟休幼聰敏有
文武材與整同起兵逐張保授帥都督後為中外府樂
曹參軍時諸劫臣多為本州刺史晉公護謂整曰以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十

熱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無容遠出然公一門
內須有衣錦之榮乃以休為敦煌郡守在郡十餘年甚
有政績卒於合州刺史

唐永北海平壽人父倫青州刺史永身長八尺少耿介
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正光中為北地
太守當郡別將俄賊將宿勤明達車金雀等寇郡境永
擊破之境內稍安永善馭下士人競為用臨陣常著帛
展襦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十一

賊數十戰未常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逢唐將永所營
處至今猶稱唐公壘也行臺蕭寶夔表永為南幽州刺
史夷人送故者莫不垂淚當路遮留相隨數日始得出
境大統元年拜東雍州刺史尋加衛將軍封平壽伯卒
贈司空公永性清廉家無蓄積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
稱之子陵少習武藝頗閑吏職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陵子悟美風儀博涉經史文辭河觀周太象中頗被
宣帝任遇位至內史下大夫漢陽公隋文帝得政廢於

家而卒陵弟瑾字附璘

金石錄載瑾碑云字子玉

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
貌甚偉年十七周文聞其名乃貽永書曰聞公有二子
曰陵曰瑾陵從橫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
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
軍事軍書羽檄瑾多掌之從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累
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十二

典瑾並參之遷戶部尚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賜姓宇文氏時燕公于謹勲高望重朝野所屬白周
文言瑾學行兼修願與同姓結為兄弟庶子孫承其餘
論有益義方周文歎異久之更賜瑾姓萬紐于氏謹乃
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瑾亦從羅子孫行弟姪之敬其
為朝望所宗如此進爵臨淄縣伯轉吏部尚書銓綜銜
流雅有人倫鑿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六尚書皆
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六俊然瑾尤見器重于謹

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並沒為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幽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惟得書兩車載歸或白周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然欲明其虛寔遣使檢閱惟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論平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十三

陵功爵姑臧縣公亦官建授禮部中大夫出為蔡州刺史歷拓州硤州所在皆有德化民吏稱之轉荊州總管府長史入為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內史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指紳咸以為榮卒於司宗中大夫兼內史贈小宗伯謚曰方

金石錄載碑云謚曰懿碑于志寧撰貞觀中其孫皎所立後周書北史皆唐初脩距瑾之卒歲月未久而錯謬如此當以碑為據

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服恒著衣冠對妻子遇迅雷風利雖聞夜晏寐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乏者又割膏腴田宅振之所遺子孫者並境均朝野以此稱之撰新儀十篇所著賦頌碑誄二十餘萬言孫大智嗣瑾次子令則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輕艷為時人所傳仕隋位太子左庶子太子勇廢被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十四

柳敏字白澤河東解縣人晉太常統七世孫父懿魏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敏九歲孤事母以孝聞性好學涉獵經史陰陽卜筮之書靡不究習年未弱冠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敏本邑故有此授敏雖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甚得時譽及周文克復河東見而器異之謂曰今日不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即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戶曹參軍兼記室每有四方賓客恒令接之吉凶禮儀亦令監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為朝廷政典遷禮部郎中累進大都督遣母憂

居喪旬日間鬚髮半白尋起為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周文見而歎異之特異稟賜及尉遲迴伐蜀以敏為行軍司馬軍中籌略並委之益州平累進尚書賜姓宇文氏周孝閔踐阼除河東郡守尋復徵拜禮部出為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並齋酒餽及物產候之於路敏乃從化道還復拜禮部後改禮部為司宗仍以敏為之敏操履方正性又恭勤每日將朝必夙興待旦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儀或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五

先典者皆案據舊章刊正取中遷小宗伯監修國史轉小司馬又監修律令進大將軍武帝平齊累進爵至武德郡公敏自建德後寢疾積年武宣二帝並親幸其第問疾隋開皇元年進上大將軍太子太保其年卒贈五州諸軍事晉州刺史臨終戒其子等喪事所須務從簡約其子涕泣奉行少子昂字千里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為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當途用事百寮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為謙虛自處未

嘗驕物時論重之武帝崩受遺輔政稍被宣帝疎然不離本職隋文帝為丞相深自結納以為大宗伯拜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文帝受禪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表請勸學行禮帝覽而善之優詔答昂

隋書載昂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風成惟新自魏道將謝關右山東久為戰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晚世因循遂成澆散自非上哲挺生則儒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十六

之道經禮之制莫肯用心陛下稽典故獎因情緣義為其節文然儒風尚墜禮教猶微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而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風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詔見本紀

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昂在州甚有惠政卒官子調歷秘書郎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版正色曰調信

無取公不當以為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
贍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
右司郎中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賦貨唯調清素守常為
時所美然幹用非其所長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晉陽人後避地涼州魏太武
平阻梁氏因家於代父延蘭陵郡守士良少脩謹不妄
交遊孝莊末爾朱仲遠啓為府參軍事歷大行臺郎中
諫議大夫後與紇豆陵步藩交戰軍敗為藩所擒遂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十七

河右偽行臺紇豆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孫女
士良既為姻好便得盡言遂曉以禍福伊利等即歸附
朝廷嘉之太昌初累遷爵琅邪縣侯王思政鎮潁川齊
文襄率衆攻之授士良大行臺左丞加鎮西將軍進爵
為公令輔其弟演於并州居守齊文宣即位累遷至侍
中吏部尚書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
合禮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帝
見其毀瘠乃許之臥疾歷年帝每自臨視疾愈除滄州

刺史乾朔初徵還鄴授儀同三司孝昭即位遣三道使
搜揚人物士良與尚書令趙郡王高叡太常卿崔昂分
行郡國但有一介之善無不以聞齊武成初累加開府
儀同三司出為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
護東伐權景宜以山南兵圍豫州士良舉城降授大將
軍小司徒賜爵廣昌郡公尋除荊州總管行荊州刺史
三遷復為荊州刺史士良去鄉既久忽臨本州耆老故
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為榮加授上大將軍以老病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十六

骸許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
論曰昔陽貨外叛庶其竊邑而春秋譏之韓信背項陳
平歸漢而史遷美之蓋以運屬既安君道已著則狗利
忘德者罪也時逢擾攘臣禮未備則轉禍為福者可也
崔彥穆楊纂段永等昔在山東沈淪下位並以羈旅遭
回燕雀之伍終佩龜組可謂見機者乎令狐整幹用確
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勲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
出內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不然何以自致顯名而取

高位也熙歷職流譽風政克舉雖古之循吏何以加茲
而毫釐為真邱山成過命也夫唐永良能之名所在著
美清白之譽顯於累職所謂幹能之士也瑾敏並挺杞
梓之材蘊瑚璉之器博觀載籍多識舊章國之名臣時
之領袖周無君子斯焉取斯王士良仕齊職居卿牧而
失忠與義臨難苟免其背叛之徒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四

九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七

北史六十九

豆盧寧

子勣 孫毓揚 紹子雄

王 雅

子世積 韓 雄子捨虎

賀若敦

子弼 弟粒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前燕北地王慕容精之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二

高祖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
義為豆盧因氏焉父萇魏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
寧少驍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姿容善騎射永安中以
別將隨爾朱天光入關破万俟醜奴嘗與梁人公定遇
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相去百步懸莎草射之七發五
中公定服其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從侯莫陳悅及周文
討悅寧與李弼來歸從擒寶泰復弘農破沙苑除衛大
將軍兼大都督大統七年從于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

上郡及梁企定反以寧為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進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周文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印山遷左衛將軍十六年拜大將軍羌帥傍乞鐵公及鄭五醜等叛寧討平之恭帝二年遷尚書右僕射周孝閔踐阼授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遷大司寇封楚國公邑萬戶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兵東討寧與疾從軍卒於同州贈太保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昭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勳及生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二

講親屬皆請讚為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吾何擇焉遂以勳嗣時以此多之及寧薨勳襲爵勳字定東生時周文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軍周文因字曰定東勳聰悟有器局周孝閔受禪封丹陽郡公明帝時為左武伯中大夫勳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學齊王憲納勳妹為妃恩禮愈厚武帝嗣位渭源燒當羌因饑作亂以勳有才畧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鳥鼠山谷呼為高武隴其

下渭水所出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勳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方去有白狼見於襄武人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曰玉漿泉後得父報毀瘁過禮襲爵楚國公大象二年拜柱國隋文帝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舉兵勳嬰城固守謙將達奚恭等攻之起土山鑿城為七十餘穴堰江灌之勳時戰士不過二十晝夜相拒經四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三

隋書曰出奇兵擊之斬級數千降二千人梁虜軍且至恭解去授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中為夏州總管帝以其家貴盛勳克彰後為漢王諒納其女為妃恩遇彌厚七年追守利州功詔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並至勳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絕卒謚曰襄子賢嗣次子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為王府主簿征突厥有功授儀同三司煬帝即位諒納諸議王頰

謀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今且偽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人齎敕書至毓所與計諒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議拒之

隋書載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孤負家國耶當與卿出兵拒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四

濤拂衣不從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以諫避囚毓出之與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等

隋書載同謀者開府守文昌儀同成端長孫愷車騎安成侯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顯等五人

閉門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攻之

隋書曰毓見諒至紿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毓特遣稽胡守堞稽胡不識諒矢下如雨諒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素識諒即開門納之

城陷見害時年二十八諒平

詔稱毓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去逆歸順志身殉義

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謚曰愍

唐書曰高宗永徽三年詔求毓後官之

子願師嗣

或曰毓不得改列節義何也曰煬帝弑父與君正名

仗義討之可矣諒師固屬無名毓死豈盡義舉仍舊

以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五

讚以寧熹建德初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武陽郡公永思少有識度與寧俱歸周文屢從征討皆有功周孝閔踐阼改封沃野縣公保定元年為司會中大夫寧封楚國公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並沃野之封詔許焉卒於官贈少保謚曰敬子通嗣隋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尚文帝妹昌樂長公主厯定相二州刺史夏洪二州總管並以寬惠稱

楊紹字子安弘農華陰人父國中散大夫紹少慷慨有

志畧屢從征伐力戰有功大統四年為郿城郡守紹性
怒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

周書白稽胡屢為邊患紹討之匹馬先登破之於默
泉之上從大將軍達奚武征漢中梁宜豐侯蕭循固
守梁州紹以為懸軍敵境圍守堅城曠日持久糧餉
不繼城中若致死于我懼不能歸請為計誘之乃頻
至城下挑戰設伏以待循初不肯出紹又遣人罵辱
之循怒果出兵紹率衆偽退城降又從燕國公于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六

圍江陵紹戰于批把門流矢中股力戰不衰 愚按
周書紹率衆偽退以下必有脫簡今姑仍之

賜姓叱呂引氏周孝閔踐阼進爵儻城郡公位大將軍
卒贈成文等八州刺史謚曰信子雄嗣雄初名惠美姿
容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武帝時為太子司旅下
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
遷右衛止大夫大象中進爵邦國公隋文帝為丞相雍
州牧畢王賢陰圖之雄時為別駕知其謀密告文帝賢

遇害

本史作畢王賢作難又云賢伏誅今皆改正之

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
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上柱國文帝受禪累
遷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封廣平王以邦公別封一子
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頴朋黨帝言於朝雄
深明其虛

周書載雄曰頴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七

惟陛下察之

帝亦以為然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頴虞慶則蘇威
稱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顧屬帝陰忌之不欲其典兵
馬乃改授司空外示優崇內實奪其權也雄乃閉門不
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帝以清漳不允聲望命
職命進地圖指安德郡示羣臣曰此號名德相稱改封
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元德太子薨屢遷懷州刺
史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及還

改封觀王遼東之役又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瀟河鎮遣疾卒帝為廢朝有司請謚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靈乃謚曰德贈司徒襄國等十郡太守子緄性和厚頗有文學歷淮南太守及父卒起為司隸校尉遼東之役楊玄感反其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緄緄避人偶語久之司隸刺州劉休文奏之時恭仁將兵於外帝寢其事緄憂發病卒雄弟達字士達有學行仕周位儀同內史下大夫文帝受禪累遷內史侍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鄒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後帝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達為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唯楊達耳獻后及文帝山陵制度達並參預煬帝嗣位轉納言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左光祿大夫卒於師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

王雅字度容關西新固人少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周文聞其名召入軍從擒竇泰於潼關沙苑之戰

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以順討逆豈計眾寡大丈夫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擐甲出戰所向披靡周文壯之又從戰印山時大軍未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眾稍退雅乃還周文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進爵居庸縣伯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為政民庶悅附自遠至者七百餘家卒於夏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子世積嗣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人傑之表在周以功拜上儀同高頰美其才能甚善之嘗謂頰曰吾輩俱周臣子社稷淪沒若何頰深拒之隋文受禪進封宜陽郡公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後以舟師自蘄水趨九江

隋書曰與陳將紀瑱戰于蘄口大敗之

進柱國荊州總管後桂州人李光任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進上柱國甚見隆重世積見帝忌刻功臣

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帝謂有酒疾舍之官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煬帝征遼東世積與漢王並為行軍元帥至柳城過疾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孤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數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否道人云當為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為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十一

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國由是被徵崇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昊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頴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馮之贈世積竟坐誅昊胄等免官拜孝諧為上大將軍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少敢勇膂力絕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畧及西武西邊雄便慷慨有立功志大統初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眾至千人與河南

行臺楊瑀共為犄角每抄掠東魏所向克獲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郡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眾略盡兄及妻子皆為賢獲將以為戮乃遣人告雄皆免之

周書載賢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與其所親謀曰雄奮不顧身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若忍而不赴人謂我何既免後更思其計未晚也

雄乃詣賢軍隨賢還洛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洩逃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十二

謁周文於弘農封武陽縣侯遣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眾從獨孤信入洛陽印山之役周文命雄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并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畧接境頗為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都督韓仕於畧城東服東魏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畧出馳之雄自後射之每發咸中遂斬畧首除河南尹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周孝閔

踐阼進爵新義郡公賜姓宇文氏明帝二年除都督中
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
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
深憚之卒於鎮贈大將軍五州諸軍事謚曰威子擒虎
嗣

隋書作擒虎本史去虎字避唐諱也今正之

擒虎字子通少慷慨以膽畧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
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畧知大旨周文見而異之令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三

諸子遊集以軍功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
伐齊擒虎說下獨孤永業於金墉城及平范陽加上儀
同隋文帝作相遷和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
等共為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虎屢挫其鋒陳人
奪氣開皇初文帝潛有吞江南志拜擒虎廬州總管委
以平陳之任甚為敵憚及大舉伐陳以擒虎為先鋒擒
虎領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遂取之進次姑熟
半日而拔次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畫

夜不絕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端等相繼降晉王遣行軍
總管杜彥與擒虎合軍陳後主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
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憤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
擒虎擒虎以精騎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搗之曰
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遂平塗陵執陳主時賀
若弼亦有功下詔晉王曰二公深謀大畧東南道寇朕
本委之悉如朕意

隋書曰平定江表二人力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三

又下優詔於擒虎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
使東南之人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公等功也
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
擒虎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
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
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取偽都弼敢先期逢賊遂
戰致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
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粟六弼至夕方

扣北掖門臣啓開納之救罪不暇安得比臣帝曰二將俱合上勲進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勅擒虎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得國公及真食邑大軍之始出也帝敕有司曰亡國物我不入府可於苑內築五塚當悉賜文武百官大射以取之及是帝御立堂大列陳之奴婢貨賄會王公文武官七品已上武職領兵都督已上及諸考使射之先是江東謠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虎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十四

名豹

本史豹作禽武今從隋書

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後突厥來朝帝謂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孰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真食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寇即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恩禮殊厚無何其隣母見擒虎門

下儀衛甚威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虎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聞羅王擒虎子弟欲捷之擒虎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足矣因寢疾卒子世諤嗣世諤個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亂引為將

資治通鑑曰擒虎子世諤觀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蘊子爽大理卿鄭善果子儼周羅暉子仲等四十餘人皆降於玄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十五

每戰先登玄感敗為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在所世諤日令守者大市酒殺飲餼甚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為漸以酒進守者守者押之遂飲令醉因逃奔山賊不知所終擒虎母弟僧壽字玄慶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為侍伯中旅下大夫隋文帝得政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授大將軍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擒虎為廬州總管朝廷不欲其兄弟同在淮南轉熊蔚二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破突厥於雞

頭山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後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破突厥進上柱國煬帝即位封新蔡郡公自是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時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命觀之僧壽亦預坐除名尋命復位卒于京僧壽弟洪字叔明少驍勇善騎射膂力過人任周以軍功拜大都督隋文帝為丞相從章孝寬破尉遲迥加上開府及帝受禪封甘棠縣公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六

有猛虎在園中眾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皆為數服王大喜賜練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廉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洪驍勇令檢校朔州總管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鹵於恒安眾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鎗將士沮氣鹵悉眾圍之矢下如雨洪偽與鹵和圍少懈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鹵亦倍洪及藥王除名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恒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對曰是韓洪往與鹵戰處也帝憫然傷之敕改葬命五郡沙門為設齋供拜洪隴西太守未幾朱崖人王萬昌作亂詔洪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平之還師遇疾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七

賀若敦

魏內八諸姓有賀若氏孝文因而不改

河南洛陽人其先居漠北世為部落大人曾祖貸魏獻

文時入國為都官尚書父統勇健不好文學以祖蔭為

秘書郎齊神武初起以統為潁川長史執刺史田迅以

州降

周書曰敦至長安魏文帝謂統曰卿自潁川從我何

日能忘

賜爵當亭縣公歷北雍恒二州刺史卒贈司空公諡曰

哀敦少有氣幹統將執田迅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既多

難以自救沉吟久之敦年十七進策贊成其謀

周書載敦進策曰大人往事葛榮又入爾朱今高歡所以委任無異於前者正因天下未定方藉英雄之力耳一旦清平豈能相容恐將來有危亡之憂願思全身遠害無顧念也

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西魏時羣盜蜂起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走統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畧者未見其人非惟成我門戶亦當為國名將明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六

從河內公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營三石弓矢不虛發信大奇之言於周文引至麾下授都督嘗從獵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越逸周文大怒人皆股戰圍內惟一鹿俄亦突圍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擊之而下周文大悅諸將因得免責廢帝二年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岷蜀初開人情尚梗巴西人熊淹據南梁州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共為表裏扇動羣蠻周文令敦討平之

周書曰時山路艱險人迹罕至敦身先將士攀木援崖倍道兼行乘其不意又遣儀同扶猛破其別帥淹乃與開業率其兵眾口累就梁王緄敦邀破之淹復依山立柵南引蠻帥向白彪為援敦設反間離其黨與後破之斬淹悉俘其眾

累進爵武都郡公尋為金州都督蠻帥向白彪向五子王等聚眾為寇圍逼信州詔敦與開府田弘赴救未至城陷乃進軍追討白彪等破之遂平信州是歲荊州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十九

帥文子榮自號仁州刺史復合敦與開府段韶討擒子榮并由其眾武成元年入為軍司馬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逼絕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次湘州俄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以米

周書曰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遠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

召側近村人陽有訪問隨遣之瑱等聞之以為實敦又

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間遂廢農業瑱等無
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
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
餉舟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
馬投瑱瑱執之敦又別取一馬障以趨舟令舟中遂
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舟不上後伏兵江岸使
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
牽馬馬既畏舟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三

亡奔瑱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
制求借舟送敦渡江敦慮其或詐謂瑱使曰舍我百里
當為汝去瑱等留舟於江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知非
詐徐理舟載勒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獲以
敦失地無功除其名保定五年累遷中州刺史鎮函谷
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為大將軍已獨未得兼以湘
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恣言晉公護怒徵還
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欲平江南不果汝當成

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
慎言建德初追贈大將軍諡曰烈弼字輔伯少有大志
統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周齊王憲聞而
敬之引為記室遷小內史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
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隋文帝為丞相尉遲迥舉兵帝
恐弼為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及帝受禪陰有平江南
志訪可任者高頴薦弼有文武才幹拜吳州總管委以
平陳事弼忻然以為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三

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
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帝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
舉伐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將渡江酹酒呪曰弼親承廟
畧遠振國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
葬江魚腹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時必集歷
陽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
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常為不復設備及此
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覺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

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廣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擊走之魯廣達相繼逃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士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入時韓擒虎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不獲叔寶與擒虎相約挺刃而出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牋命乘騾車歸已事不果帝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之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以弼屬吏帝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裏邑三千戶寶劔寶帶金璫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為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三

愚按陳後主一妹為宣華夫人一妹賜楊素又一妹賜弼凡三見矣此宣華所以名大寶殿之禍也

拜右領軍大將軍平陳後六年弼撰其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所上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為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以為獵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舟而匿之買弊舟五六十艘於濱內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三

人以為國內無舟其四積葦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濟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克其七臣奉敕兵以義舉及平京口浮五千餘人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宣喻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轉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為武都郡公弟東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所

貯珍既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弼獄帝謂曰我以高頴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惟堪噉飯是何意也弼曰頴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帝曰此已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五

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為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帝低徊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帝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十九年駕幸仁壽宮譙王公詔弼為五言詩詞意憤然帝覽而容之明年弼又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帝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為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此心終不改邪他日帝謂侍臣曰初欲平陳時弼

謂高頴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頴云必不然平陳後便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高頴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豫朝政弼後語頴皇太子於已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他日安知不得弼力何脉脉耶意圖鎮廣陵又求荊州總管並作亂處此意終不改後突厥入朝帝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帝曰非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否則不中遂一發而中帝大悅頴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五

在東宮嘗謂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圍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擇意蓋自許為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時為大帳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啟民可汗饗之弼以為太侈與太頴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為人所告竟被殺時年六十四妻子為官奴羣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

司坐弼為奴俄亦誅死敦弟誼性剛果有幹畧周文據
關中引之左右累遷儀同三司畧陽公府長史周孝閔
受禪歷原信二州總管及兄以讒毀誅坐免官從武帝
平齊拜洛州刺史封建威縣侯開皇中位左武侯將軍
海陵郡公後以突厥為邊患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
進柱國誼時年老猶能重鎧上馬甚為北夷所憚數載
上表乞骸卒於家子舉襲

論曰周文帝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內大則連兵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三五

萬繫之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關於旬月是以兵無
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豆盧寧楊紹
王雅韓雄等或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移年代而名成
終始美風哉豆盧勣譽宣分竹毓節見臨危可謂載德
象賢也觀德王位登台袞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實仁厚
所致乎王世積雋才雖多適足為害賀若敦志畧慷慨
深入敵境勣冠絕其糧道江淮阻其歸塗臨危而策出
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利涉死地全師以反

周書曰非忘身殉國孰能若此俯窺
土不若

而茂勳莫紀嚴刑已及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之不終也
自南北分隔將三百年隋文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
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虎奮發勇勇以爭先隋
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
謀實二臣之力其倣儻英畧弼因居多武毅威雄擒虎
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弼功成名立矜
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
言不及斯禍矣韓擒虎累業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
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畧並為當
時所推赳赳干城難兄難弟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五

三五